

OCCULT DIARI

2024年11月 第二期



泛神秘学主题电子杂志

主编 : @Methamphetamines 封面画师 : @MechaTR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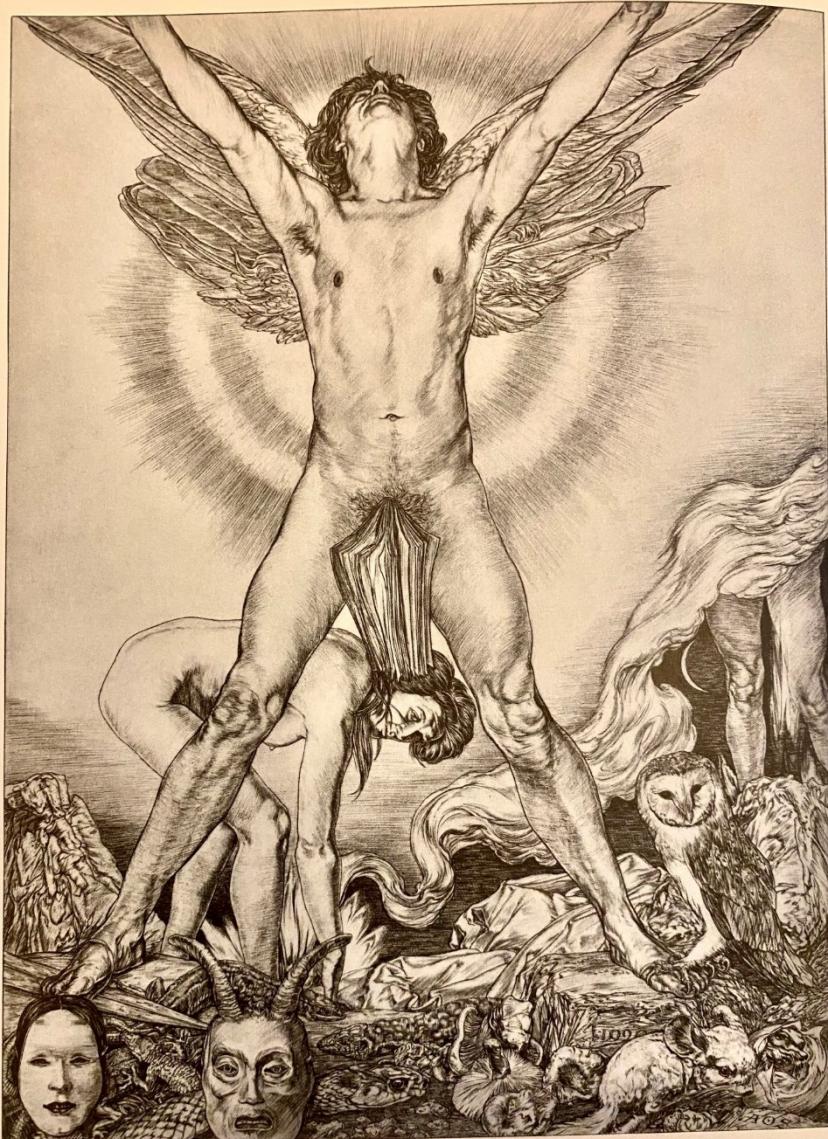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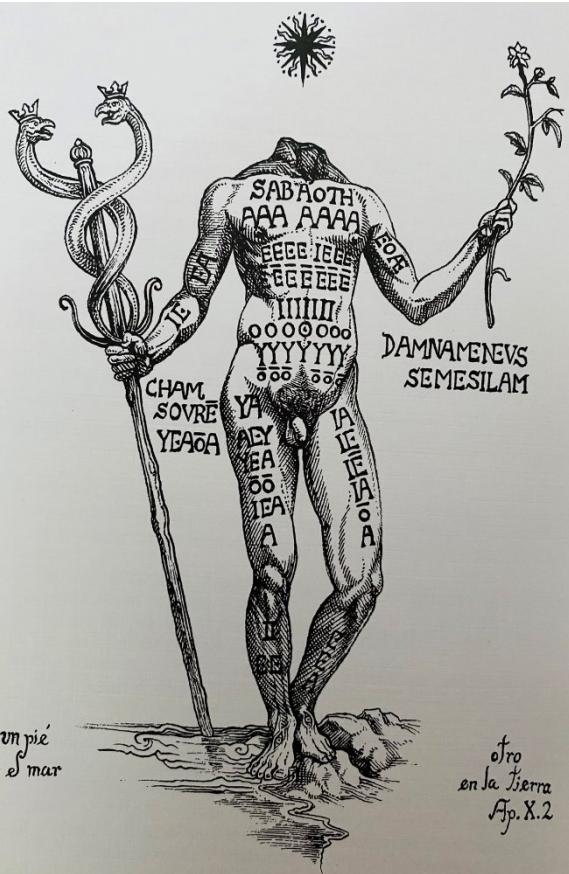
with more...

- 谢邀，人在墨西哥，刚从魔法学校下课出来！
- 无首者究竟为何人，或换个方式来问，为何物？
- 除了 666 之外，你真的知道「兽的印记」是什么吗？
- 揭开混沌魔法的奠基人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神秘面纱

- 特邀投稿：道士，基督徒，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 一起来追溯塔罗的起源：探究曼特尼亚塔罗
- 趣味十足的文章，带你走近二十八星宿
- 泰勒玛见习者的忏悔录

及更多内容…

-泛神秘学主题电子杂志-



左上一为无首者，左下一与左下二皆为 Pepe Frog，右上为 Nigel Jackson 作品局部，右下为 Austin Osman Spare 作品 'Now for reality'



本读物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合未成年人、且不宜在工作场合进行阅读。

请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良好的情况下再阅读本读物；

请勿在无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本读物中提到的实践方法；作者、译者
不对执行仪式后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负责。

本读物中所有内容仅供兴趣爱好交流及学习用途，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倡导封建迷信、拒绝盲目崇拜。

禁止将本读物及其中的内容用作商业用途及二次贩售。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前言

Preface

前有论坛指引社出版的神秘学期刊《DIRECTIONS》，以及主题为占星的泛神秘学杂志《占星学刊》，但遗憾的是，上述两本结合了学术性、实用性以及趣味性的读物现都已暂停出版。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说当今的互联网的主流已经变成了短视频；别说砖头那么厚的神秘学典籍了，就算是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大多数人都没有耐心和空闲时间读完。甚至是笔者在视频平台上翻译的一期四分钟的视频，评论区底下都有人用AI总结来“速通、省流”，可悲又可叹；能认真静下心来读长文的人少，翻译西方神秘学文章、书籍的译者更是少之又少。而以上，正是笔者想给各位做这本无盈利的电子杂志的原因——希望能够给各位点开这本电子杂志的神秘学爱好者们带来新奇的体验，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享受阅读的乐趣。最重要的，望各位都能在阅读本期杂志时找回当初自己刚接触神秘学时的惊喜、激动之情。

本期有幸邀请到数位在东方玄学、西方神秘学各个领域深耕的爱好者来投稿，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让这些原本晦涩难懂的密传知识得以在这期杂志中获得新生，并将这些宝贵的思想传播开来，焕然新生。诚然，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能在搜索引擎几毫秒的运算之后便能呈现在各位眼前；但是，密传知识之间的无数奥妙却需要费心费力、费脑费时才能艰难地窥见部分。感谢这些作者、译者在无稿费的情况下还能坚持无私奉献，是他们的投稿让本杂志的第二期得以面世，是他们的努力让这些知识得以焕发新生，是他们的博闻让我们得以迈过语言与隐喻的门槛、踏入这个精彩绝伦的隐蔽世界，由衷感谢！文中附有各位作者、译者的账号链接，对特定领域、流派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往他们的主页阅读更多相关资料。

望各位读者朋友们能从中收获到快乐、新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多事之秋，还望各位能在阅读本杂志时暂且忘却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从文字之间收获到平静与欢愉之情。如果你喜欢本期杂志并希望看到下一期的话，还请转发分享、关注、点赞各篇文章的作者、译者以示支持。

希望您看得开心，能够有所收获。

M.

2024年11月
珠海

目 录

前言

趣闻

- [在墨西哥学魔法的一二趣事](#) by @NEO-----4
- [「无首者」The Headless One 到底是谁?](#) by @绫小路神娜/
Nethop Avis-----12

专栏

- [见习者的忏悔录](#) by @絢捺-----15
- [所谓「兽的印记」，指的是什么？](#) by @Philetus-----23
- [曼特尼亞塔羅：塔羅牌起源問題探究与「指引方向之版画」](#)
by @Algernon-----39
- [混沌魔法奠基人：英国艺术家、神秘学家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人生](#) by @Methamphetamines-----63

记事

- [祈祷爱情——从〈上邪〉谈起](#) by @若望-----128
- [客户找我做驱邪，我把客户咒杀了](#) by @赛博识沌祭司----131

教程

- [Neophyte 学习笔记：文字卡巴拉](#) by @Trihex-----134
- [善恶分殊——逆卡巴拉 Qliphoth](#) by @破灭的 Sunny-----139
- [开卷摘星辰：带你了解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 by @观文不止-160

轻松一刻

- [游戏推荐：受到神秘主义启发、影响的一些电子游戏](#)
by @ Methamphetamines-----172
- [影视推荐：受到神秘主义启发、影响的一些影视作品](#)
by @ Methamphetamines-----179

后记

趣闻

Something Interesting

在墨西哥学魔法的一二趣事

by@NEO

来自 M. 的导读

有幸邀请到现居墨西哥的 NEO 来分享他研习神秘学的心路旅程，他分享了非常有趣的经历，读起来轻松愉快；放在第一篇就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带着这样愉悦的心情去享受本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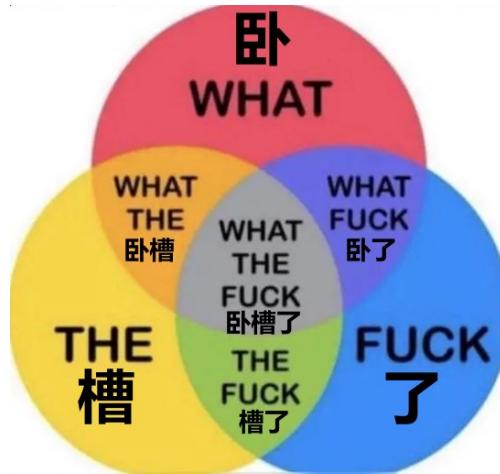
初中前，我一直都是研究东方传统体系的，山医命相术，看倪海厦教程自学，这个习惯一直带到了墨西哥，直到我有一天，我开始严肃反思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搜索研究关于修炼相关的东西，也就是气功，炼丹，修仙相关的东西，我在当时，也就是 15, 16 年左右，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能看到圈内人强调师承，同时呢，有又看到很多人说他自己的师傅，甚至是老师傅自己表示，希望能够传承，但是呢，又不能随便教.....

我自己实验过太乙金华，也就是观想印堂，说实话，在当时能明显感觉人变得更加精神，睡眠更好，但是止步于此，甚至我后来一段时间，由于学业和家庭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人都闷闷不乐，精神波动比较大，导致进程全废。

再来就是有一次在看一本紫微斗数相关书籍的时候，里面有句话把我的神经给调紧绷了。那句话是：“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

WTF？我的内心是这样的：



结合这两点，我开始探索西方神秘主义。

这里细讲的话，还要牵扯到一个东西方数术的局限，就是在不和其他技术配合的情况下，不管是算一个人的过去还是未来，还是有人临时找你占卜，你最终所能做的是预测和窥探，而不是改变或影响现实，也就意味着你会遇到诸如：我算到了我被煞星冲，或者我算到了感情不好，但是你却只能瞪着眼看着，没法做点什么的情况。

当然，也不能说啥都不能做，只能说能做的事情比较局限，比如说我在新冠疫情前算到回国不是个好主意，我就没回，借此躲过许多麻烦事（我只是根据命盘，看出不是个好主意，而不是根据个人命盘看出会有疫情这档子事）。

但即使如此，有些事情，比如感情不好这点，如果你采取上面的思路，那就变成了感情不好那就独身一辈子这种看上去合理，但是实际上不符合我们实际的心理需求的结论。

这也是我开始对西方体系重视的原因，因为即使我当时没有深入研究，也是对泰勒玛，黄金黎明，赫尔墨斯主义略知一二，我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仪式，灵体，符文和咒语具有对影响现实直接性的作用。

当然我想插一句，即使我“转行”了，不代表我在否定或批评东方体系，比如医这块，针灸在我的人生路上是治好了我相当多的病，它虽然没能帮我解决 100% 所有健康相关的问题，但他绝对能解决 60–70% 以上的问题。

西方体系的内容，我研究地断断续续的，主要是学业和家庭的问题还没能解决，以及后来多出的经济相关的问题，我精力和时间有点不够用 ==.....

不过整体来说，我的研究思路，或者说对各种不同 Occult (神秘主义) 的技术分类总结大概是这样的：

1. 预测未来、探知过去、占卜（模糊的探测，但如果精准的话，则应当归到下面第 3 行当中）；
2. 治愈疾病、催眠、特殊梦境、偶尔的超自然体验（但无法操控）；
3. （针对自我的）精神&肉体层面上的强化、梦境控制、无声交流；
4. 超自然交流、（针对他人的）精神层面上的、梦境的控制、祝福、诅咒；
5. 控制天气、瞬移、复活、召唤术；
6. 神祇（本身与相关的研究）。

这是一个比较偏 Chaos（以混沌魔法为主导）的思路，当时其实研究这些东西，除了真心喜欢，还有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能够“逆天改命”，超级实用，且酷。

当然，也是个不成熟的思路，我现在回头看这个 5 年前搞出来的东西，感觉有些地方还是不严谨的，不过由于本身主题是分享趣事，我想具体的比较偏学术和理论性的东西有机会让其他更加 professional 的人来谈比较好。

整个大学过得比较随意（相比工作以后，工作以后是真的操劳），和同学研究星盘，给他算命，到他家写代码，以及在半夜被告知，隔壁房间闹鬼，那房间是他妹妹的，现在不住那儿，跑男朋友家了。

好吧。

毕业前一年，正好新冠版本来临，当时找工作是真 TM 难，后来有几家我觉得超赞的软件公司倒闭了，于是我埋头搜了各种法术，最终，选择了 Headless¹。

我现在并不后悔这个决定，但也绝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至少从我几年后的研究来看，这个仪式是用来做召唤仪式的准备工作的，虽然能量很大，但和世俗的东西没啥关系。。。或者说本身这个 ritual² 就不是用来搞世俗的（也间接导致我后来一段时间做了一堆梦境）。

当时我为了“彰显专业性”，特地把四元素的象征之物都找来，然后再加个水晶球，在晚上 10 点作业，找了个没灯的地方，点上 2 根蜡烛，然后开始仪式。

我看到水晶球中隐约出现了各种光点（从非神秘的角度，其实应该是蜡烛+远处建筑物灯光的反光），我心里激动不已，认为这些灯光一定是象征着都市的高楼！我会在最繁华的地段工作！

于是，一个月后，我被送上了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度过了艰难的一个月，期间经历了上夜班，早上睡不好觉，换床铺，三餐只有鸡肉，以及被一个甲方领导当面撕纸，感到屈辱，进而第二天对着他的脸撕了回去，丢到对方脸上，然后起冲突.....

不干了.....我果断辞职，然后换工作。

对了，有一天，在夜晚大概凌晨 2, 3 点左右，我在一次日常的辅助生产作业时，确实看到了类似当夜水晶球里的景象，只不过这些光点，是由整个海面的各类平台的灯光，以及一个用燃烧的方式排放易燃气体的“管子”组成的。

¹ 无首者

² 仪式



插一句，很期待@绫小路神娜的文章，我好了解下我当年到底尝试召唤了什么，顺带感谢当年回答我的私信。<(^_^)>

后来我又一个人跑到其他城市，这次是通过正常途径找到的工作（好吧，我被内推了，被人类内推）。

说实话，这又是个艹蛋的工作，我一年内苍老了5-10岁。

也是这一年，我有幸认识到了我的老师，一家魔法商店的店长。

因为没经过老师允许，就发一张没店名的图吧。



我还记得我那天是很失落的，感觉人生没啥意思。

然后想着去商城逛一逛，结果逛着逛着，我发现我逛到了个人越来越少的地方，然后猛地就看到了这个地方。

我一开始还有点不屑，因为我截止到当时，在线下，现实生活中，我压根就没遇到过真正的魔法商店，大部分都是卖一些熏香，塔罗牌，再多就是弄一些净化用的草药。

但我仔细看墙上的符印，我瞬间就惊讶起来，这不是 Michael (大天使米迦勒) 吗？我再仔细看，发现里面的东西，从符号的角度，都是有理有据，没有瞎掰的东西，然后我就屁颠屁颠，兴匆匆地跑进去，问有没有人，提供什么服务。

我被告知店长出差了，如果要咨询，可以过几天来，我毫不犹豫地预约。

期间找他算过塔罗和星盘，说实话，他塔罗是真的强，星盘马马虎虎，但重点是他的体系是全的，蜡烛，星符，召唤，灵摆，等等。

我马上问收不收徒弟.....

老师教授的课程有塔罗，灵药，仪式，灵摆，还有... 我忘了。

这些东西除了灵药之外，我全上了，不过是分成 2 年，之所以分成 2 年，是因为我在头一年的时候，所在城市遇到旱灾，我租的地方被断水 10 天，于是我赶紧跑路。

本来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城市，后来因为新的工作，又回了一趟，结果后来不光遇到断水，还是遇上了停电。=-=

我怎么感觉我在尽分享些苦逼的事情。

回归魔法相关的话题，通过课程也遇到了些同好，也就是墨西哥年轻一代的“魔法师”，接下来就分享些我们当时探讨出来的一些共识吧.....

魔法不是万能的，如果有，那代价也是巨大的，且其所能作用的潜能，是得符合现实基础的。

就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尝试了这么两个仪式。

一个是召唤天使祈求获得更多关于世界知识，和世界的真相，结果后来，我接下来的一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看了一大堆有关经济金融还有交易的内容，什么华尔街见闻，宋鸿兵，索罗斯，巴菲特，反身性，银行体系等等。

另一个是想要更多的时间，这个仪式不涉及灵体，而是比较简单的以 chaos 方式对符印进行激活，顺带一句，我指的激活不是杂志第一期 chaos meme³冰山里提到的激活，而是通过吟唱些咒语进入

³ 混沌魔法迷因

alternative state⁴。

结果效果大概持续了 3-6 个月吧，更多时间的作用体现在了朋友同事都不找我聚餐和 hang out，以及自己在学习探索的时候，在找资料和理解内容时的效率变得更快了。

When Karma isn't working fast enough for you. **当你所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及时到来的时候：**



我们有的同伴苦恼另一半出轨。
也有的担心自己是不是要当爹或当妈。
我们就围着桌子，神情紧张地看着牌面，结果出了个祭司和战车，Mmmmmm。

我当时看到祭司背后地生命之树，我整个人就紧张起来了，战车的含义在那种情况很难说，但是祭祀背后那”隐藏”的生命之树的含义，可就很直白了。

一个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是，能不能使用爱情魔法，会不会有反噬？安不安全？

其实这个问题得分这么几个方向探讨。

首先就是爱情魔法的局限在哪儿？很简单，我们自身就是局限，用神话的方式来比喻，就是问题不在于如何让丘比特射出金箭，而是在于如何判别哪些人已经被射中铅箭，又或者压根就不再射程范围，对后两者，我们要理性回避。

再来就是，你这个金箭是用什么方法达成的？

⁴ 改变意识状态

这里有三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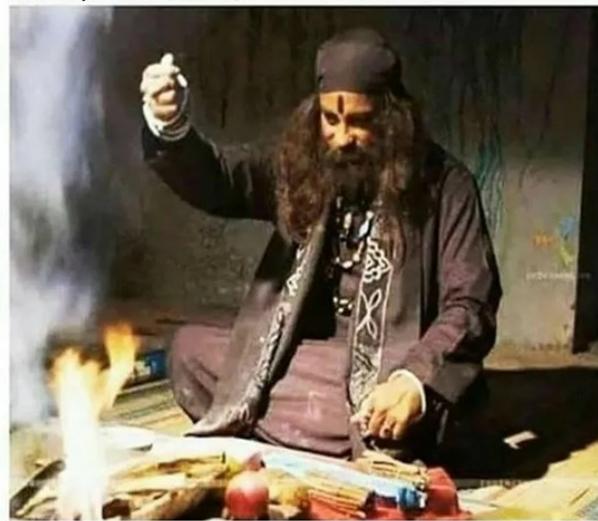
1. 使用魔法，提高自己的吸引力；
2. 使用魔法，影响对方的念头；
3. 使用魔法，绑定对方和自己。

我只能表示，最后一种，是要万分小心的，看上去三者的最终结果好像差不多，但是最后一种是具有极其危险的效果的，因为绑定意味着，即使两人分开，这个效果一继续持续，进而引发各种不必要的复杂事情。

当然你可以通过再次施法，来解除这个绑定，但即使这听起来很简单，也绝不代表就把他当作计算机编程游戏来玩，也就是绑一下，然后解开，然后再换下一个。

最简单的还是盯着第一个就行，哪怕第二个我都觉得少用比较好，从人文主义来说，我们得尽量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过度依赖魔法。

Last option to get crush reply
当我的心动嘉宾一直不回消息的时候，只能采取最终手段了：

我觉得我有点啰嗦。

最后再分享一个和天使相关的 tip 吧，也就是绝对不要小瞧天使，如果你去翻阅 goetia⁵，又或者是比较偏现代的魔法体系，gallery of magic 的内容，你会发现，和天使相关的 work 似乎比和恶魔相关的 work 要简单许多许多啊，那是不是说明，天使的力量就没恶魔大了呢？

⁵ 哥提亚

说到 Gallery of Magic⁶, 必须提一个和 M 提到过的事情, Gallery 系列的书籍据说是被作者下了个保护层, 也就是使用盗版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我个人的经历是, 有一个 33 天的仪式, 我不知为何看成了是 13 天的, 后来手头比较宽裕, 一口气花了几百块把全系列买下来后, 才发实际上要 33 天。

回到天使的话题, 天使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且能力覆盖范围是全域的, 从人生路径改变, 到财富, 到爱情, 到事业等等, 他们能产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 所以即使仪式看上去简单, 也必须谨慎行事, 倒不是说弄不好天使会反噬你, 伤害你, 而是很多宏大的改变一旦启动, 要逆转或者把路径再改几下会变得很难 (而且从逻辑上也不是个好主意, 哪有隔三岔五改人生路径的)。

我个人和天使比较直接的经历, 是你去问他的能力是什么, 那么能够进入梦境的, 会直接进到你梦里的形式告诉你他的能力, 如果是找寻丢失之物的, 那么制造你丢东西的场景, 然后再帮你找回来…

当然还有 HGA⁷, 这个的话我个人不是很把握分享一些确定性的知识或者经历, 只能说做了相关的仪式后, 确实能感受到些什么, 比如肩膀被触碰, 又或者是在某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因为一些难以做抉择的事情晚上睡不着, 或者白天醒太早,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给你建议——声音告诉你, 建议你, 必须继续向前, 你一定要, 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 · NEO-

自我感觉良好的江湖术士, 自学了各种神秘主义相关内容, 无脑实践派, 疑似混沌魔法追随者,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传统靠拢在现实世界从事着正常的职业。
现居墨西哥, 没啥特别的, 周末研究科技, 偶尔进行招灵, 喜欢与朋友讨论及分享神秘主义和哲学相关的内容。



知乎: <https://www.zhihu.com/people/neo-96-55>

⁶ 知名神秘主义出版社, 旗下有多位实践各个流派 (以混沌魔法为主) 的作家, 有多本畅销书

⁷ Holy Guardian Angel, 即神圣守护天使的缩写。

专栏

Something “Professional”

「无首者」The Headless One到底是谁？

by @绫小路神娜/Nethop Avis

来自 M. 的导读

看完前面 NEO 的经历，相信各位读者都好奇他提到的「无首者」到底是谁？接下来这篇短文源自@绫小路神娜于知乎上同名问题的回答，略有修改；篇幅精简的同时仍然干货满满，不仅如此，文中提到的诸多名词背后都蕴含更为深层次的含义，常读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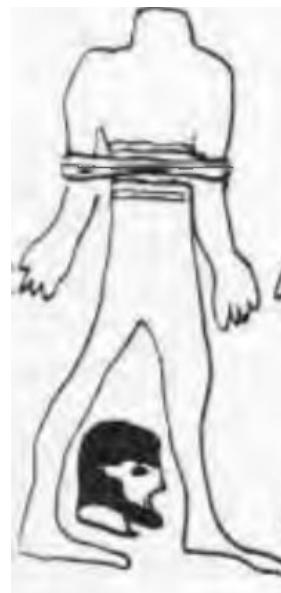
先写(目前的)结论，他是再生的太阳，是 Osiris——奥西里斯。在权能上，他是原始创造神-太阳神。

诚然，许多人认为 Headless One 是 Seth/Typhon (A. DeLatte 和 J. S. Kent 是这一看法的旗手)，还会有人说这个 Headless One 谁都不是，而是一个“无始的创造神”(显然，这是 Crowley/Mathers 的看法)，还有人认为他是 Thoth (屑屑你，Sam Block) ——但学界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有着考古和文本基础支撑的更合理的答案——无头者就是 Osiris。

在古埃及，死者的防腐过程中会把死者的头切下来放在他的两脚之间，一方面是方便处理其余部分的身体，另一方面是防止“死者过早地醒来”，古埃及人认为，只要把死者的头放在他的两只脚之间的话，那么死者就暂时不会复活。结合出现在 Stele of Jeus (即无头者-Akephalos 所在的咒语) 中的文段：

吾乃无头的守护灵，吾之视线在我的脚下；

(右图为被处理的尸体)



此外，这件开罗的石棺雕刻也能够带给我们解答，这是 Isis 和 Nephthys 拼装 Osiris 的场景，在这里 Isis 刚刚为其安装上阴茎，但是 Osiris 的头依然不在这里，这是符合前文所述的对死者尸体处理规范的。而作为冥府之主的 Osiris 很明显也遵守这些规矩。



Osiris mit Isis und Nephthys. Sarkophag in Kairo.

上图为开罗石棺，Isis 和 Nephthys 看护 Osiris

古埃及人以模仿诸神的行为来执行仪式庆典，在第六王朝后期的时候，Osiris 的崇拜中心在阿拜多斯（Abydos），其中的一项仪式就是要竖立起代表着 Osiris 的巨大无头雕像，然后由被选中的祭司把 Osiris 的头放在上面，以象征其复活。

关于 Akephalos 的权能，在咒语之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是“创造大地与天空”，“创造黑夜与白昼”的原始创造神，“无人得见汝面”证明他是最先有的那一个，这符合对 Atum 的描述，而对于古埃及人来说，在世界终结的时候，Nun 神将会淹没一切，只留下 Atum 和 Osiris，一个代表创造力，一个代表重生力。而这两者在夜晚，杜阿特（Duat）之中会结合为一神。从而，我们可以确定 Akephalos 是 Atum-Osiris。

此外，注意原始文本中提到的“巨蟒缠心是为吾名”，在这一叙述上和希腊传统的 Phanes-Dionysos 十分相似，长蛇缠绕在这位从宇宙之卵诞生的神王身上。而在埃及传统中则有更直接的证据，在门扉书(The Book of Gate)之中特别提到了“一条缠绕在拉身上的蛇，保护着他的卡(Ka)”，并在夜晚第六第七小时的时候，“拉的仆人们搬运了他的身体，与之接触的身体变得不可见”。

另一方面，应该考虑 Nehebkau(尼赫布考)作为“缠心之蛇”的可能性，在语意上，他是 Nehebu-Ka，“聚集 Ka 的”，在神话上，Nehebkau 在原始之水中是邪恶阵营，但是 Atum-Ra 击败并控制了他，在开始之时，他缠在了 Atum 的身上——这一形态显然与奥菲克秘仪之中谈到的 Phanes 的形象有所相似。⁸



拓展阅读：

Akephalos——凯旋者

<https://mp.weixin.qq.com/s/ZomtIZFP5SSzccpdfCqq-Q>

-作者简介 · Nethop Avis -

Nethop Avis，或称为Paraeliphas是一位练习魔法约9年的神秘学爱好者，他对欧洲传统和近代魔法非常感兴趣。他是瑞典魔法组织Ordo Draconis（又称Dragon Rouge）的前成员，也接受过Aurum Solis的正规培训，并取得了Pronaos学位。现在，他的主要兴趣在黄金黎明和其后续发展旁支的研究之上。在魔法世界之外，Nethop Avis是一位药物化学硕士，致力于筛选出新锐药物以帮助人类对抗必然之大敌。



想要联系我？E-mail : aeternusoculus@yahoo.com

也可以看看，微信公众号：圣坛之羊 知乎账号：绫小路神娜

⁸ 参考文献：Akephalos Der Kopflos Gott Karl Preisendanz
The Egyptian Myths-A Guide to the ancient gods and legends Garry J. Shaw
The Book of Gate Nemo

专栏

Something “Professional”

见习者的忏悔录 ——致凯普拉，灵魂的太阳与黑夜

by @絹捺

“哦，污秽者！你这狗！他们为你哭泣。因为你是我的爱人。”

——*Liber LXV, 缠蛇之心之书, 第一章, 21 节*

提到泰勒玛 (Thelema)，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克劳利与《法之书》的故事，以及这一神奇的事件所象征的纪元之更替：荷鲁斯纪元于 1904 年的春分降临，结束了两千年之久的欧西里斯纪元，后者也同样终结了古老的伊西丝的纪元。然而，千万不可将泰勒玛的纪元 (Aeon) 与当下时代流行的“新纪元”(New Age) 相混淆。如果说新纪元以春分点移动到水瓶座为依据，那么泰勒玛的纪元更替只是恰好在更迭时间上相近而已⁹。从象征而言，荷鲁斯的黄道归属是狮子座¹⁰，而非位于其对面的水瓶座；欧西里斯被归属到金牛座，而非双鱼座；伊西丝被归属到处女座，与白羊座的象征毫无关联。即便是《法之书》中所预言的玛阿特纪元¹¹，其正确象征也是天秤座，而非春分点所要移动到的摩羯座。简言之，泰勒玛纪元的更替顺序和黄道星座的排布顺序无关，而是以埃及神的轮替来表述。这一特殊的顺序可以在黄金黎明的春分仪式中找到其源头。

对于了解春分仪式的人来说，《法之书》对于纪元轮替的讲述便不会令人惊讶¹²：

⁹ 纪元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周期，人类的精神会与纪元之性质呈现出一致性。此外，春分点在 2376 年左右进入水瓶座；换言之，在我们已经步入荷鲁斯纪元的时候，所谓的“水瓶座”纪元还远未到来。

¹⁰ 这些归属来自 Liber 777。

¹¹ 见 Liber AL vel Legis. chapter III,34.

¹² Liber AL vel Legis. chapter III,49 & 61.

*Abrogate are all rituals, all ordeals, all words and signs.
Ra-Hoor-Khuit hath taken his seat in the East at the Equinox
of the Gods; and let Asar be with Isa, who also are one. But
they are not of me. Let Asar be the adorant, Isa the
sufferer; Hoor in his secret name and splendour is the Lord
initiating.*

废除所有的典仪，所有的考验，所有的道和符号。Ra-Hoor-Khuit 已于「诸神之春分」在「东方」就坐；让 Asar 和 Isa 一起，祂也是一个。但祂们不属于我。让 Asar 为受拜者，Isa 为受难者；Hoor 以他隐秘之名为启蒙之主。

以及：

*There is an end of the word of the God enthroned in Ra's
seat, lightening the girders of the soul.*

坐于 Ra 之座位的「神」之话语的结末，使灵魂的房梁变轻了。

轮替的关键表述是：Ra-Hoor-Khuit，纪元之主，坐在 Ra 神之位上。正如春分仪式是在庆祝太阳的重生与循环，纪元的更迭也同样是太阳王座主人的更替。如果搜寻其他关于泰勒玛新纪元的表述，那么你常常会碰到太阳的主题。纪元的更迭也同时改变了人类对太阳的看法。在欧西里斯纪元，出于人类天文学知识的局限，太阳的沉落与升起被理解为死亡与复活。黑夜对于工业文明之前的社会代表着一段寒冷而可怕的时期。这种观念被认为是欧西里斯的一种表达：死亡而又重生的冥神。而在荷鲁斯时代，人类已经普遍了解太阳是一个独立的天体，昼夜交替的现象只是地球自转的结果：换言之，太阳既没有死亡，也没有重生，反而是我们走入了一段背离太阳的时期。太阳并未被黑夜所吞噬，而是躲到了我们的背后，偷偷照耀着我们的另一面。

如果读者理解了上述观念背后的隐喻，也就不会在练习 Resh 仪式¹³的时候，为自己对着一片茫茫的黑夜进行“太阳崇拜”而感到奇怪和尴尬了。练习者意识到自己所崇拜的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而是一颗独立的星体，有着自己的运转轨道。而地球，我们人类的象征，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法之书》以简明而美丽的语句阐明了这一点¹⁴：

*Every man and every woman is a star.
每一男人和每一女人都是一颗星。*

¹³ 见 Liber Resh vel Helios.

¹⁴ Liber AL vel Legis. chapter I,3.

我们崇拜太阳，但我们并非地上的尘土，而同样是独立运行的星星，有着独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与命运。尽管如此，泰勒玛并未走向印度教的阿特曼（Atman）崇拜，我们所崇拜的仍然是太阳，这个庞大而光明的天体。太阳与星辰的角色冲突是每一位 Thelemite¹⁵需要深思的话题，否则便会堕入盲目的“自我主义”的傲慢之中，或是沦为光明的屈身奴仆¹⁶。

太阳与黑夜

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太阳崇拜的意义。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泰勒玛中有关太阳崇拜的材料，实在是太过丰富了。在这样一篇简单的文章中，哪怕涵盖所有的要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文会向读者简单提及两个重点：其一，是入门者必须首先以太阳作为他启蒙的唯一目标。依克劳利所说，太阳是自由、爱、生命与光明之主。是太阳提供了地球上所有养分的来源。因此，对于尚且稚嫩的入门者来说，获取太阳的力量，进而提升并平衡自己的生命，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其二，这一过程被理解为泰勒玛实践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实现与神圣守护天使的知识与对话。这是克劳利强调最多的，最核心的关键。从卡巴拉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刚好发生在被归属于太阳的第六质点，Tiphareth，美丽与和谐。这一质点直接与上层的三大超越的质点，和位于深渊之下的最高层面的两个质点相连接——也就是说，智慧，理解，威严和力量，以及直接来自王冠的光辉，都被加给它了。而其他的质点没有连接过哪怕超过一个质点¹⁷。

因此，读者应当清楚乃至牢记，实现神圣守护天使的知识和对话，是泰勒玛的太阳崇拜中最为核心与关键的奥秘。但这并非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对于入门者来说，太阳被理解为自由、爱、生命与光明的化身，这就够了；入门者仅仅渴望这一切，并且始终不渝地去追求太阳的美丽，这便足以使他踏上实现大事工（the Great Work）的道路。但倘若见习者¹⁸仅仅这样简单地看待这一目标，以为 Thelemite 只是追逐太阳的夸父的子孙，便会在不经意间闯入一道考验，他会发现等待他的不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而是可怕的灵魂的黑夜¹⁹。

对于灵魂的黑夜这一概念，在泰勒玛中有许多其他的表述，例如黑

¹⁵ 见 Liber AL vel Legis. chapter I, 40. 按流行的观点来说，只要是接受了泰勒玛律法的人，都可以这样自称。

¹⁶ 见 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第二章的注释：弟兄阿，你要谨慎，免得屈膝。Liber CCXX 教会我们正确的态度。另见 Liber CCCLXX。

¹⁷ 这一点来自于 The Vision and the Voice, 6th aethyr。同时参考卡巴拉生命树的图像。

¹⁸ 见习者（probationer）是 A∴A∴ 最外部的等级。这一等级的启蒙者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那些已经发誓要完成大事工，达成与神合一的成就的有志者。他们才刚刚踏入启蒙之道。

¹⁹ 见 J. Daniel Gunther, Initiation in the Aeon of the Child, chapter 4.

龙状态（一种炼金术的说法）、试用者之年（从 A::A:: 的角度而言）、第一圣谛的经历（悲伤的恍惚），等等。简言之，这是一段充满着悲伤，失落，迷茫乃至绝望的漫长时期。但对这些概念进行复杂的分析，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见习者只需要去体会和经验这一灵魂的必然历程，唯此他才能逐渐理解其背后的真理。而本文乃是对这种经历的一次回望，是一位陌生的见习者的“忏悔录”。

话题回到太阳身上。如果太阳表征着人生中最美好的境遇，那么黑夜就代表着一段悲伤与消沉的时期。考虑到昼与夜是无法逃避的现象，那么人生哲学似乎就是：对黑夜的畏惧，还有对太阳降临的渴望。这是旧纪元的观念，充斥着恐惧和死亡。但对新纪元的有志者而言，黑夜并没有被一个永续的太阳所取代，而仍是每一颗星星必然要面对的历程。我们不禁会疑惑，黑夜在新纪元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理解太阳的光辉与幸福，但我们理解黑夜的可爱与美丽么？世俗者无论怎样赞美和追求太阳，总会把黑夜排除在外：成功，幸福是值得追求与拥有的，而失败与沉落是应当被避免的，至少没有对之进行崇拜的必要。

这一矛盾，也许放在具体的仪式崇拜中去看，会更为清晰。在 Resh 仪式中，太阳的角色被分成了四份：黎明，正午，黄昏，午夜。对于世俗者而言，前三者是最好理解的。请回忆一下这样的场景：太阳从天边慢慢升起，金黄的光辉铺满了城市的楼宇大厦，仿佛万物都在为太阳的君临而敬拜，一切渐渐地恢复着生机与活力；而当太阳于正午高悬天际，强烈的光线穿透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乃至万物都不敢正眼直视它；黄昏时，太阳携着赤红的云彩欢乐地消散于远方，而地上的人也同样眷恋着白日的陪伴。但对那些在黑夜中缓缓沉睡的人来说，为什么要去敬拜一个“不在场”的太阳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视角彻底颠倒。如果我们真正将自己视作独立的星辰，那么昼夜交替便不是太阳的命运，而是我们的意志的结果。我们自己就是昼夜现象的创造者。黑暗是我们的化身于世界之使命的一环。太阳固然是独立的天体，但我们以双重，乃至四重的方式去经验它。太阳并未死亡——对旅客来说，无论多么美好的景象，看多了也是会无聊的。同时，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宇宙 (Microcosm)：想想吧，如果整个星际之间只有太阳一颗星球，那宇宙将会多么寂寞！我们会经历不同的现象，是因为它们能丰富我们的体验——而我们本身就是丰富的，永恒的，自给自足的星星，是自己宇宙的创造者，并通过创造这些现象来享受存在的乐趣，来体验我们丰裕的星之本质。

因此，新纪元的人类，不应当惧怕生活中那些灾难性的体验，而是要视之为真实自我的游戏环节，从中我们不断走向对自己和整个宇宙的联合，这就是泰勒玛的新宇宙论：每一种现象都是无穷的可能性 (Nuit) 与无处不在的视点 (Hadit) 的结合，整个宇宙乃是潘神的喜剧。悲伤和

痛苦不过是存在之狂喜的添加剂。我们不再认为白昼胜过黑夜，而将两者同样视作宇宙的必然。如此我们就从旧纪元的死亡中解放了出来，移除了对黑夜的恐惧。唯一横在有志者面前的障碍，就是对自身坚韧与勇敢的锻炼——毕竟无论如何，只有坚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黑夜的挑战。

这样一来，对凯普拉（Kephra）——午夜太阳的崇拜，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Thelemite 在对太阳的崇拜中，逐渐发现了自己的星之本性。如果我们缺少了这太阳崇拜的最后环节，相当于说我们本质残缺了四分之一。对于世俗者，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启示，或许就足够让他们在黑夜中卸除恐惧，安心地睡去——因为太阳，光明的狮子，永远站在床前。但对于在道路试图更进一步的见习者来说，黑夜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那戴着黑暗可怕的面具的神，将对有志者进行秘密培养。

羔羊之欺诈

尽管每一体验的精神价值是等同的，但美丽的太阳仍然对见习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此，黑夜降临了，就在见习者认为自己终于向灵性之路迈步的时候，他的“进步”的观念将很快被阿佩普（Apep）²⁰所毁灭。

克劳利在对魔杖的论述中简单地提到²¹：

很难想象有人能够通过那可怕的见习之年——
然而，有志者并未揽上任何难事；似乎他根本没揽上任何事——
但经验告诉我们，其效果就像将一个人从家里拽到大西洋的风暴中。
事实上，可能正是任务的简单性使它变得困难。

这绝不是开玩笑。正如他在下文所提到的，每个立下见习者誓言的学生，都是在捅无意识的马蜂窝。庄重的誓言的奖赏，既非某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不是对生活的某种潜在的帮助，而是破坏性的黑龙之药。由此，灵魂的黑夜便在暗中酝酿了。当见习者为自己的进步得意洋洋之时，他已然跌入了所必须承受的考验和命运。他会发现生活很快就变得无法满足——无论他之前走在多么正确的轨道上。一点突如其来的小意外，就能让他的生活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对第一圣谛，悲伤的恍惚的体验做铺垫。席卷整颗心的，漫过万物的悲凉，将是推动他前进的最有效的动力源。

²⁰ 见 *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chapter V.本文的主题也可看做是对 IAO 的一种解读。

²¹ *Liber ABA Magick*, chapter 6.

黑夜带来的第一教诲，便是通过痛苦的开悟，让他觉察到白昼所不能理解的夜的黑暗。如果见习者以为自己只要简单地抛弃世俗的一切，抛弃对财富和荣耀的追求，以为能就此回避黑夜的考验，那便是过于天真了。当他以为灵性是真实福祉所在之处时，他便被羔羊恶魔的谎言所欺骗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常常被忽视的启示。在克劳利对第 20 层天穹的经验中²²，他看到了命运之轮的异象。这个轮子有着复杂而斑斓的外观，以及难以置信的速度，但最值得玩味的还是关于那转轮之手的描述：

这个轮子似乎是要用手转起来的。虽然它占据了整个天层，
但是拨动它的手却要比这还大的多。
这个景象是如此伟大辉煌，其中却不含有一丝严肃庄严。
转轮之手只为寻求快乐，毋宁说是娱乐。

紧接着，克劳利看到了轮上的污渍，也就是三大恶魔的旗帜：羔羊、狼和乌鸦。接着，恶魔向他揭露了自己的奥秘。狼会诱惑那些沉溺于物欲的人，乌鸦会诱惑那些痴迷于精神欲求的人：也就是那些追求名望与荣誉的人。对这些欲望的否定与断绝，是以往宗教的核心话题。似乎一个人只要舍弃了物质和精神欲求，便可以走上通向天国的道路——如果没有羔羊存在的话。羔羊才是恶魔之首。这位恶魔是这样说的：

我是至伟的欺诈者，因为我的纯洁和天真将诱惑那些纯洁与天真之人，除我之外，他们应该前往轮子的中心，狼会背叛那些贪婪和奸诈之人，乌鸦会背叛忧郁和不诚实之人，但我是那经上所记的，就是那迷惑蒙拣选者的人。

他进一步说到：

因为起先，万有之父召唤了谎言之灵，他们能够把地上的万物分为三部分，并根据这个三个污秽之魂，以肉欲相匹凶狼；以心欲相匹乌鸦；但他首先选择了我来模拟那灵魂的纯洁教诲。凡落入凶狼和乌鸦手里的，我不害他们；唯有弃绝我的，我就让乌鸦和凶狼之怒降到他们身上。一张嘴将撕裂他们，另一张嘴则要吃净他们。所以我的旗帜乃是白，因为在地上我不留下活物。我吃喝了圣徒的血，却无人疑心我是他们的仇敌，因为我的皮毛又白又暖，我的牙齿也不是嚼血肉的牙齿，我的眼睛也是温和可怜的眼睛，他们不知晓我才是万有之父在起先所召唤的谎言之灵的首领。

²² The Vision and the Voice,20th aethyr.

这便是种种赞颂“灵性进步”的观念背后的真相。那些天真的相信“灵性”会无条件地为生活带来好处的人，便会沦为羔羊的受害者。至于具体的例子，我相信哪怕对神秘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见到不少案例，以至于不得不对那些大声喊着灵性口号，却在背后行使亵渎之事的人避而远之。但羔羊不仅仅会去欺骗这些“典型案例”，每一位渴望进步的见习者，都必须小心翼翼，谨防自己不经意间落入羔羊的陷阱。其中一种可能性，便是为对光明的执着所阻碍。

任何所谓的进步，都是严格的魔法行为，都必须符合整个宇宙的严格的律法。哪怕是最单纯的灵性进步，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无视这一点的人，就让他品尝神的忿怒吧！如果我们还记得克劳利的教诲，也即每一次的魔法行为都关联到内部与外部的宇宙²³，其效果也必然涉及到各个维度和层面。

我们都知道，科学实验成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个人想法无关。魔法行为的后果也是同样。实践者对之抱有怎样的看法和态度，是无足轻重的。对进步单纯的渴愿，并不能挽救他于水火。当目光被“灵性”的虚假光辉所引诱的时候，便是他陷入盲目和无知的时候。这使得他无法看清脚下的现实，之后无法阻遏的坠落，便是可想而知的了。正因此，他才会遇到黑夜。

黑夜即是为他敲响的警钟，也是吞噬光明，让他的双眼恢复清澈的良药。漫长的黑夜会逐渐消磨他幼稚的幻想，让他养成更现实地看待一切的习惯。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祛魅”。正是黑夜的艰苦让他渐渐放弃追寻任何道貌岸然的“弥赛亚”的希望，明白这样的救赎者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到来，永远不能，除非那个弥赛亚就是自己。

这一试炼的困难就好像一个飘浮在茫茫无际的海上的人，一直追寻着某种“救命稻草”，而真正的解药恰巧就是他一直在回避和逃避的东西：导致他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这是每个人身上的“限制”的暴露的过程。惟一的办法既不是缅怀过去，也不是等待未来。求道者必须面对当下的令人憎恶和嫌恶的现实，面对自己可鄙的无能。与此同时，他必须放弃功利心（对结果的欲求），坚持日常练习，直到黑龙之药彻底烧掉他不正确的态度。那时，他会明白过去自己追求的乃是虚假的太阳。真正限制自己的，不是黑夜，而正是自己的无知。使他背离道路与法则的，是他心中的憎恨之火。缺少爱的心只会结出黑弟兄²⁴（Black Brother）的果，只会将他囚禁在自己的牢笼里，对幸福和快乐保持着永恒的嫉妒与恨意。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太阳统治的纪元，黑夜仍然是每个启蒙者的第一关。如果一个人一直停留于白天，他便无法以一个更加全面的精神视

²³ 见 *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²⁴ 见 *The Vision and the Voice*, 12th & 7th aethyr. 也可以参考 *Magick without Tears* 中关于黑弟兄的章节。

角来看待世界。黑夜是太阳的一部分，也是星辰的一部分。在黑夜中，求道者抛下自我的躯壳，得以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如此真我的本性才能在理解中扎根。

²⁵ 最后，崇拜和赞美归于凯普拉，午夜的太阳，灵魂的光明与黑暗：



惟在黑夜之中，他能发现内在的光，就是星星的光；
唯在黑夜的静谧中，他能听到神圣之火的声音，就是天使的声音。

愿圣灵的灯永不熄灭。Amen.

Fr. IAIDA

-作者简介 · 細捺 -

Fr.IAIDA，泰勒玛研习者，神秘学传统爱好者，学过哲学和一些东方术数。
爱智慧。



知乎：細捺 - <https://www.zhihu.com/people/bai-na-65-43>

²⁵ 插图为 Seventh Plague of Egypt - John Martin (1823)

专栏

Something “Professional”

所谓“兽的印记”，指的是什么？

by @Philetus

来自 M. 的导读

上一篇文章的主题是我向絢捺邀稿的时候突发奇想给出的。我说，一直对泰勒玛体系非常感兴趣，很希望你能写一篇面向新手入门的文！于是乎絢捺百忙之中抽空写了《见习者的忏悔录》这篇，不知各位读完感觉怎样，反正，下面这篇比起前文来说是更为“硬核”的。与前面绫小路神娜的文章一样，接下来的这篇来自好友 Philetus 在知乎同名问题下的回答，可以说是干货干到爆的程度…咳咳。虽然下文也是基于泰勒玛体系而写的，但是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一些基本神秘主义概念、名词的详细解释，来看下文，揭秘「兽的印记」！

本文不包含任何宗教封建迷信内容，全部为基于符号学与神秘主义与哲学的严肃的比较宗教学研究。

本文旨在为破除对“彼岸”的迷信奉上微薄之力。

首先，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是兽的印记，我会说：

神在人中显现
Deus est Homo

一个“印记”，或者说“标志”，当然地代表它要“被看到”，这是任何“标志”、“印记”的最基本作用——显露、彰显、表达，To Reveal。

那么，兽的印记要表达什么呢？大部分人对它的了解，都来自圣经启示录第十三章。Apocalypse 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就是“揭示”、“揭露”的意思；另外，13 这个数字对应希伯来语的 Achad，“爱”与“结合”的意思。

这确实是兽之印记的根本含义——结合。

但是，结合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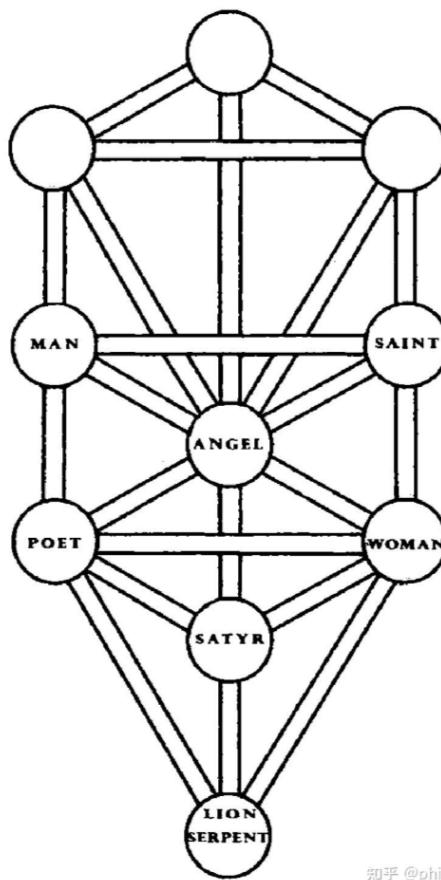
首先，让我们一节一节看本章文字：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海”可以指卡巴拉生命树上的深渊。

“十角”是指 V. V. V. V. V.，即 Vi Veri Vniversum Vivus Vici，意思是 By force of Truth I have conquered the Universe while living，可以象征穿越深渊的五条路。“角”及其象形字“V”，是 Gnosis 的象征之一，所有知识都从这个根源中显露，它的深层含义就是 knowledge from experience，特别是直接来自神圣与超越五感的体验”，因此角也是“先知”的象征(比如摩西的传统形象，头上有角的)。关于“角”和“V”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V 的秘密》²⁶，以及我在问题「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摩西，那么他行的事迹，包括传说中上帝与他进行联动的“神迹”为何没动摇古埃及信仰体系？」下的回答²⁷。

这兽有“七头”——天使、圣人、诗人、荡妇、勇士、Satyr、狮蛇；它们是深渊之下的七个源质。



知乎 @philetus

²⁶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6447468>

²⁷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069804/answer/2285700447>

而“亵渎”，这又有多重含义。首先，上个 Aeon²⁸--崇拜太阳之 Aeon--的人们，特别是圣约翰通过神秘体验预见到了新 Aeon 的到来，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崇拜星星之 Aeon，但他们不理解纪元的更替，在他们眼中，变化都是灾难性的。无知导致后来的人们在编纂圣经时，刻意强化了一些非常二元对立的负面形容词。

另外，“亵渎”也是指新纪元对宇宙系统之认知的更新。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也更进一步，抛弃了旧 Aeon 的谬误。

(这个跟“新纪元运动”不是一回事。新纪元运动的英文是 New Age Movement，应该被翻译为“新时代运动”。准确地说，后者起源于“未启蒙”大众对神智学会理念一知半解的模仿。具体可以参考我在「...最近对神秘学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小白啥都不会，能给我科普一下吗？」篇回答的评论部分²⁹。

而纪元论，Aeon，代表人类最根本意识状态的变化阶段。迄今为止，Aeon 有三个，简单来说：Isis-月亮崇拜-母系-多元论；Osiris-太阳崇拜-父权-一元论两极对立；Horus-星星崇拜-个人主义-一元论两极合一。详细介绍我放在文章最后面的附录里。)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

“龙”在启示录前文中指撒旦、“古蛇”，它有另一个名字 Baphomet，而这就是 Adonai--即神圣守护天使--的象征之一，准确的说是「获得与神圣守护天使的知识与对话」的象征。这个还是推荐去看前文提到的《V 的秘密》那篇文章。Baphomet 最重要的特征，是雌雄同体，这个我放到文章后面来讲。

“蛇”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它贴地行走，又在伊甸给人知识，他并非大敌，而是创造我们的神，知善恶，吩咐我们“认识你自己！”并教授启蒙；它是 Abraxas，振动着，周而复始，死而复生（古人看见蛇会蜕皮）。埃及人也叫它 Apophis，这是 I.A.Q 公式中的 A，是 Tiphareth 的牺牲钉十字的奥秘。在这里，个人遇上了他的 True Wi，并且牺牲了他人格的一面，那个他一直以为就是自己的部分。这是这一段话的真实意义：“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因此，K&C of the HGA 常常形容为「被刺穿」的感觉，「被毁灭」的感觉。

²⁸ 纪元，详见下文解释

²⁹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1613381/answer/2084791103>

旧纪元认为神存在于个人以外的外在世界，因此强迫每个个人去服从各种外在戒律，需否定自我才能与神结合，而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宣扬的谬误，通过传播虚假的神来使人背弃自我因而被奴役。随着农耕兴起，由于知识的匮乏，人们害怕太阳不再出现，在他们眼中，宇宙是灾难性的。他们满是对消逝的恐惧，哭喊着逃避着损害。太阳的崇拜认为能量来源于外在的太阳，因此日夜和四季的变化就是个人能量的变化，由此而来就会出现一些需要以个人牺牲来赎回太阳的仪式。他们沉浸于压抑自己、强迫将自己规训为与“太阳”同步就能逃避死亡的幻觉，围绕着某个家族民族宗教旋转。但牺牲是对自然的误解，道德是对死的误解。太阳并没有死，只是到了地球的旁边，它只是万千星星中的一颗罢了。你要跟随你自己里面的太阳——HADIT——运转。毁灭并不是灾难性的末日，它是创造的一部分，神圣的 LVX 之光，IAO 中的 Apophis。

可以参考文章《四位王》³⁰。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死与复活。多么的熟悉。这是被奥西里斯纪元所误解的 I. A. O，也就是耶稣被钉时头上的牌子 INRI。

同时，这也是在说人类的本性在奥西里斯纪元受了“伤”。牺牲与自我压抑的观念对人类的创伤是如此之巨，以至于我们至今仍饱受其苦。这种压抑是全方位的，但最严重的是对欲望的过分限制，乃至污名化。这是错误的，“压抑”欲望只会更加助长它。兽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不可能消除我们的本性，就像我们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影子。我们要吃，我们要喝，我们要性爱，我们喜欢愉悦，厌恶痛苦。这是自然、美丽又健康的。过度和压抑都有害身心，唯有顺从它，恰当地满足它，借由天真的臣服于它，我们得以驯服了它。

这其实就是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异教观点，自然的生活，它在今天早就以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复兴了。

正如克劳利所说：

“近现代的新异教主义、泛神信仰复兴对世界来说其实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因其引导人们直面生命的多面性...”

“Paganism is healthy because it faces the facts of life ...”

³⁰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2921641>

早期基督信仰并不压抑情欲，其一大根本概念就是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也被后来的圣殿骑士所秘密继承。但保罗——基督教真正的缔造者——却更强烈地呼吁同性恋的主张来治愈几乎整个人类的伤害和恐惧，呼应奥西里斯纪元的核心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以清醒的理智来支持，以苦难的压力来激励自己。他们用欧拉般的精确性和辛顿般的激情证明，异性恋会带来无穷的弊病；嫉妒、堕胎、疾病、杀婴、欺诈、阴谋、绑架、贫困、卖淫、迫害、懒惰、自我放纵、社会压力、人口过多、性别对抗。他们以庞加莱的精准表现了耶稣和保罗在宣布婚姻祸害时触动了“地狱的心脏”，并提供了约翰和提摩太的证词，以支持柏拉图所代表的男色激情的追求。他们使女性干枯了，在他们身后，盲目的参孙和失去了真正传承的亚当蹒跚着，摸索着沿桌子走去。他们在桌上堆积了无数纸莎草，上面写着国王和圣贤的苦难。女人被毁坏了，还有许多城镇和寺庙的地图在爱的脚下被撕裂和践踏，它们的灰烬仍在燃烧，烟雾缭绕，歌唱着，见证阿施塔特的呼吸是如何点燃和吞噬它们的。现在，已被消灭的帝国承认，他们的末日是维纳斯的阴谋，是她对男子气概的报复。

悉达多微笑着坐在保罗旁边，阿难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而穆罕默德不耐烦地在两个战友之间踱来踱去，他的腰带上系着一把铁钥匙、一根鞭子和一把剑，这些东西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她们的爱情和她们的生命。

但野兽也在那里，冷漠而专注。他不会用“证据”来权衡论证任何特定的利益。他不会承认能有任何标准有资格评价绝对。在他看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个人奇想，也能胜过一切智慧、一切哲学一切个人利益和一切公众的谨慎。即使最卑贱之人的性权证上也印着他自己至高无上的灵魂签名并不比他邻居的少。被遗弃的月亮一样有权绕着地球漂流，就像 Requulus 星在狮子的心中闪耀。

对立是宇宙中唯一的罪恶。

因此，野兽拒绝同意任何关于「用性符号来表达灵魂这一方式是否合适」的争论。一部“真神正典对爱情的杀伤力不亚于对艺术或文学，对它的接受将扼杀 Style，对它的强制执行将扼杀真诚。

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各种经验来发现自己性宇宙的范围和意图。他必须被教导，所有的道路都是平等的，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是“哪条路是我的？”所有的细节都同样可能是他个人计划的本质，所有的细节本身都同样“正确”，他自己对其中一个的选择和他的邻居对另一个的选择一样正确，而且不受它的影响。

如果他内心是同性恋，他不应该感到羞耻或害怕：他绝不能因为公众舆论、中世纪道德或宗教偏见的反对而试图违背自己的本性。尽管达尔文可能会说他“进化的低级阶段”，或者清教徒可能会说他变态”。

试图用地狱、疾病或精神错乱等妖魔化来恐吓人的本性，可能会永久扭曲他们的道德本能，使衰弱和受挫发生变态，从而产生偏执狂或其他精神疾病。

压抑自然的满足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恶习，摧毁受害者，因为它们是人为和非自然的失常。这种道德上的残废，类似于乞丐制造的那种残废，他们通过压缩身体的一部分，以使另一部分得到巨大的夸大来补偿。

我们没有权利以“先天”的理由来干涉任何类型的本能冲动。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愉悦在所谓的“正义”中根深蒂固，他们的“美学”发现性令人厌恶，他们的自尊要求爱应该超越动物的冲动，激发理性的亲密关系，并通过指导来激发“精神”。

“原罪”的教条是基督教最荒谬、最邪恶的概念。信仰必须代表真理，并颂扬真理。这个真理有两个层次：一是关于人类外部的自然，二是关于人类内在的自然。但原罪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起源于对这两个层次的错误认识。现存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蒙昧无知之上的，而他们甚至将“无知”和盲信赞扬为一种美德。“原罪”这一概念本身，才是真正的罪—限制。也就是说，对任何存在的事物设定界限，或设定界限的愿望。因为如前文所述，一切事物的真实本性就是在一切方面实现自己。然而，虽然一切事物本身都是“合法”的，但其行动往往受到限制，克制却往往是可行的。这是因为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的本质来判断，“做你要做的”，而不是“做你想做的”。不要试图在爱的问题上控制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因为爱本身就是唯一的纽带，其他的一切都在竭力对抗物的本性，因此，最终一切都将“毁灭”。任何束缚、阻碍或转移意志的东西都是罪。也就是说，罪是二元关系的表象。原罪是不纯洁的，它代表一个人不去实现他的真实意志。本能是意志最根深蒂固的表现之一，它不应该受到限制，既不能消极地阻止其自有功能，也不能积极地放纵其错误功能。还有什么比阻碍或扭曲自然生长更残酷的呢？还有什么比试图把这种神圣的本能解释为一种粗俗的动物行为，把它与属灵的热情分离开来更荒谬的呢？当你和爱人在一起，当你吃上可口的饭菜，这些欢愉的感觉难道不是美丽又自然吗？不要因为对失去的恐惧，而从一开始就拒绝世界。没错，没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些欢愉，是真实的。如果我们阅读福音，就会发现，耶被描述为一个酒鬼，他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婚礼上将水变成酒，他的爱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娼妓。耶稣实际是被犹太祭司所憎恨的，是罪人的朋友和罗马人的同情者，他没有守摩西律法，他享受情和欲。现代基督徒却如此怪异地忽视甚至曲解了这一点。

“罪的代价是死亡”，因为生命是一系列和谐又自然的持续变化，而罪是限制，也就是说，它是“Being”而不是“Become”。这种错误认识的基本观念为，宇宙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这来源于前文提到奥西里斯纪元的死亡焦虑，这让基督徒放弃了体验生命中所有的美好“过程”，只一门心思靠信“去乞求永生；而生命的真实意志却是去尽情享受生活，然后愉快地迎接死亡，因为消逝也是变化的一部分，“昙花一现”才是真实，恒常的只有无常。我们再次了解到星星的永恒性质，我们不是要根据暂时的环境来判断，而是要深入本性。旧纪元的人自然会反对说，我们的律法宣称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是一颗星星，这会带来混乱。因为，旧纪元死亡焦虑的观念，被一种对自由的可怕恐惧所困扰；迄今为止对“做你要做的”这一律法所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来自那些「恐惧到无法想象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将会如何」的人。（当然，这些人会把他们的压抑当成他们的美德。）罪恶感，羞耻感，缺乏自信感，这就是人们依附于基督教奴役的原因。人们相信这种“良药”，只是因为它令人讨厌，这种观念的形而上根源在于前文提到的受虐型的本性扭曲。

再强调一遍：不要让任何相同的存在出现在自然身上或自然体内。她所有的成员都应该各不相同，没有一种生物能与另一种生物相美。这也是真正的科学的声音，大声疾呼变化是进化的关键。艺术由此而来，在多元的和谐中感知美。一切趋向于产生统一性的法律、制度、习俗、理想和标准，都是与通过变化而演进与发展的自然意志直接对立的，都是应受诅咒的。要尽力与这些力量斗争，因为它们抗拒变化，而变化就是生命：因此他们属于真正的死亡。

对他们来说，“Going”这个词是“被诅咒的”，所以意志是被诅咒的。但是，这是对大脑停滞的默许我们不追求永生；我们喜欢不断地从一个“星系”移动到另一个“星系”，从一个化身到另一个化身。

不要在匆忙中说，这种停滞就是统一，真正的统一是你意志的最后胜利。因为你的意志按照它的特殊本性，通过自由的功能运动，直到一切复杂事物消解，而那些“理想”和“标准”就是企图阻止你在这条路上前进。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某种理想正在你的道路上，但对你的邻居来说，却未必如此。必须有简单的律法来表达共同意志，从而防止少数人的暴政或暴力：但不要让它们繁殖！这结果就是又一个“信仰”，又一个宗教。

真理不是“相信”，真理是“困惑”。“困惑”代表广阔的可能性，代表运动。不要用各种“相信”去摧毁“困惑”。当你“困惑”，你的思想便时刻处在活跃又警觉的状态，而当你“相信”，你便陷入沉睡。但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不愿经历“困惑”，他们想要别人告诉他们一

些好去“相信”的事，然后就可以说“我好了我可以去睡觉了”。我们的天性就是去探索万物。“探索”的本质意义，是将一件物纳入自己的感知范围内，不论是五感还是思想。当你“困惑”，你的欲望便会燃起，驱使你找到解答之路。但如果你对你不知道的事，只选择去相信别人告诉你的，哪怕他说的是对的，你也并不知道，因为你从未体验过，这就是“相信”的缺陷，如果你相信他，你不会接近真理，你不相信他，你更不会接近真理，它只会带给你心理上的安慰，让你有个好故事可讲，但你在体验上寸步未动。

这是个选择，你要安慰，还是要解答？

“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

龙就是兽——Tiphareth。风元素是水火交融的产物，它是思维，是心智，是逻辑，永远在“交战”Ego是不可能被放空的，它就是只野兽，野蛮又桀骜，暴力却又温柔，充满爱，却又充满破坏，憎恨、好奇又恐惧，根本就是一大团混乱的神经。就像龙一样，它是不受控制的，你必须让它自由。

让它闻闻草的气味，让它察觉你发丝间经过的风，脚下石头散发的热量。让你的灵魂渗透到所有事物中，不去拥有它们，而是让它们拥有你。合而为一，但还要继续存在。

“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它，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Magus—“先知”。“先知”这个概念，在旧纪元被严重的误解甚至被利用了。而这个词在今天之所以会招致绝大部分人的反感，恰恰说明在今天，旧纪元的谬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了。对许多人来说，「先知」这个词带有沉重的宗教包袱，然而所谓的「先知」，仅仅代表他首先是一个敏感的人，能够洞察到形塑人类根本意识状态进化的伟大无形力量及事件，然后又足够“疯狂”，疯狂到不顾一切为之发声，这些力量和事件，并非任何特定宗教或文化运动之辖属。它们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变化之观点的象征性表现，其随着我们对周遭宇宙之理解的增进，而变得越发“正确”。先知其实是很人性的，日子也是有晴有雨。就拿圣经来说，在列王记下第二章 23-25 中，先知以利沙仅仅因为别人嘲笑他的秃顶，便施展法力，残杀了四十二个孩童。悉达多吃了变质肉汤稀而死，虽说宣示了无常，但也实在称不上体面。我们其实勉强能够发现，所有的「先知」都是些惊世骇俗的疯狂角色。将先知与某些极夸张的“高尚

道德品质”捆绑，神化乃至崇拜他们，其实都是奥西里斯纪元的一种过分强调二元对立的谬误。世上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事物，一切都是混合的。

先知的“揭示”，本质上根本不是揭示，而是对生命某些属灵事实的一种认识——某些普世的事实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认识：如果对语言的运用够纯熟，也都能对他人宣讲。

其实所谓的“终极答案”，都非常简单，简单的可以写成一个普通的词，The Word。但人们并不重视普通的事物，便开始著书立说，作出诠释，并进行哲学研究。他们还宣称自己比别人更通晓此道，产生了各种宗教。但是，只有那个词会一直保留。这就是 Magus 的诅咒，「在言语(Word)中必永远有分裂」，一切都是个戏法罢了，而体验到这一点的家伙们，在深渊之上成为了那个 Trickster³¹。于是在「起初，magus 说出了真理，发出幻觉和虚假来奴役灵魂。然而，救赎的奥秘就在其中。」悉达多说出的词是 ANATTA，「无我」就这么简单，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教义写下来，佛教也没有一本圣书。相反，它的基本信条在大量散文、对话、诗歌和短文中阐明，其中大部分是在悉达多死后 600–900 年写成的，它们变成一大团由形而上学复杂术语堆积而成的悖论，却离体验越来越远。穆罕默德的词是 LAAL，「无-神」，但看看他的“继承者”们扭曲到了何种程度。还有狄俄尼索斯的 IAQ，本该充满活力的自我更新“程序”，却被太阳崇拜意识形态背离成压抑与牺牲，恐惧变化。

42 对应希伯来语 AMA，母亲，黑暗。在埃及的冥界 Amennti，死者要经历 42 审判。创造神的 42 重名字。

“兽就开口向 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³²”

基督教和所有同源宗教崇拜死亡，颂扬苦难，神化尸体。而新纪元是对灵与物质的合一、荷鲁斯儿童、未来的崇拜。

伊希斯是自由；奥西里斯，束缚：但新的自由是荷鲁斯的。奥西里斯征服了她，因为她不理解他荷鲁斯为他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复仇。这个孩童荷鲁斯是双胞胎，二合一。荷鲁斯和 Harpocrates³³是回事，他们和奥西里斯的毁灭者 Set 或 Apophis 也是一回事。他们是通过破坏死亡的原则而诞生的。这个新纪元的建立，这个新的基本原则，是现在于世界上完成伟大工作的方式。

〔上帝已死。〕

³¹ 欺诈师、骗子、骗术师

³² (此处可参考文章《四处王》)

³³ 希腊语中的幼童荷鲁斯

“又任凭它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圣徒”是那些压抑自己的人。

旧观念的谬误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

二十世纪初新纪元的诞生，被描述为“灾难性过渡”，其特点是历史危机、极端战争和重大科技与通讯手段的进展。这是一个世界的结束，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它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天启”，揭示了一种新的信仰公式，即荷鲁斯的纪元。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

基督教，或者说亚伯拉罕诸教，及其所代表的太阳崇拜意识形态，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来看，都只是约两千年间的现象。所以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句话是基督神秘主义传统的一个常用“术语”，提示在这里隐藏了 esoteric 的讯息，需要以象征意义去解读。它需要我们[用灵的器官聆听]，听觉对应火元素，希伯来字母 shin，是圣灵 spirit 的象征。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这一节的数字是 10--Malkuth，四元素混杂的王国永远处在冲突之中，位于巨轮的圆周，受其摆布。圣徒们「自我压抑」的信仰，不允许完全的启蒙。他们被困在这里，无法攀爬生命之树，无法向轮的中心前进。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

这一节的数字是 11--ABRAHADABRA，
这另一只从“地中”--Malkuth--上来的兽，是 Aleister Crowley。
就像前文所说，他的存在破除了对“先知”的迷信。他的生平事迹大部

分都被详实地记录下来。他绝不会被崇拜，因为他绝不完美。He is No One.

他长着“羊羔”的角，说明他如同之前的先知一样，也是他们的一员；但说话好像“龙”，因为他带着兽的印记。

“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里。”

这一节的数字是 12--Kether。同时，Thelema=93， $9+3=12$ 。
他在履行他的 True Will，传递 Thelema 的律法，
这是 Adonai 与 Adept 的关系--Tiphareth。
Kether 的名是 Ehieh，“我是我”。我实现我自己。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这一节的数字是 13--Achad。在生命树上，“爱”是连接左柱与右柱的三条道路。分别是最上面的 Daleth--金星--接受；中间的 Teth--狮子座--欲望；下面的 Peh--火星--战场。

荷鲁斯 (Horus) 对应火星。
“火”是 Yod，圣灵。也是 Shin，纪元。
“从天降在地上” -Liber AL vel Legis 的写作。
「愿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堂。」

“它因赐给它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刀伤” --Zayin。3 到 6，降下深渊。
(此处可参考我在问题「在梦境中，神秘姐妹(soror mystica) 伴随着阿尼玛(anima) 出现，这意味着什么？」下的回答)³⁴
“兽像” --THELEMA。这是新的词。

“又有权柄赐给它，叫兽像有气息，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气息” --Ruach。希伯来词语，意为呼吸、风、灵，它在旧约中出现了近四百次，具有许多含义比如创世纪中“神的灵 Ruach 在水面上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它指的是上帝在创造行为中的自我。同时，它

³⁴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9986210/answer/2303211057>

用在诸如约伯记 12:10 之类的段落中：“万物的生命和全人类的气息 Ruach 在他手中”。在这里 Ruach 被用来描述每个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出生时，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一旦停止呼吸，我们就会死去。诗篇 104:29-30 说，“当你收回他们的呼吸 Ruach 时，他们就会死亡并归于尘土。当你发出你的灵 Ruach 时，它们就被创造了”。当上帝向我们发送 Ruach 或圣灵/呼吸时我们就活着，当圣灵/呼吸被带走时，我们就死了。在新约中，Ruach 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 pneuma，例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 Ruach/Pneuma 交在你手中！” -路加福音 23:46 ESV。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说完这句话后，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因此，同一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反复使用，既指我们的身体呼吸，也指上帝的灵，如此不难发现 Ruah 也就能对应于四字神名中的 Vav，即生命树的中心 Tphareth，是理性官能的中心，“中介”，因此也与神圣守护天使相关。同时这个词也就与 path of Aleph 与 Path of Gimel 有关，即第一条路径与跨越深渊之路径，可以去研究和冥想 Atu0 Fool 和 Atu1 Highpriestess。这个词值得去仔细研究。

兽像“说的话”，就是 [Do what thou wilt shall be the whole of the Law.] Thelema 只有这一条律法“做你要做的。”这唯一的核心原则本身，就与一切宗教相悖，它本身就天然地反对一切教条。说泰勒玛是“宗教”，这这不准确，或者说，泰勒玛不是一种“旧宗教”。一个“不拜兽像的人”，就是一个不去自我实现的人。他其实已经死了。一个都不是他自己的人，怎么还能是这个人呢？

“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大小”、“贫富”、“自主与为奴”，三组对立面。

[Every man and every woman is a star.] 人们需要意识到，太阳也不过是宇宙中千万颗星星的其中一个罢了，并不是宇宙能量的本源，意识所到达之处就是宇宙的中心。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星星，都能够不借助外力而发光，因此了解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修行，并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寻找我们已经拥有的光芒。人的思想需要解放，不能再被困在二元论思维。太阳根本没死，只是到了地球的另一面。何鲁斯也坐上了他父亲的皇座。这垂死的神公式不再适用。新的公式是每一个人(孩子)健康地成长，因为何鲁斯是奥西里斯的儿子，所以这时代也是孩子征服的时代。人再不是羊群给牧羊人(祭师和神职人员)随便摆布。因为在新世纪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祭师和神职人员，创造自己的信仰。

“额上”是 Ajna，眉心轮，象征意志的中心。“右手”是四字神名的 Yod，即 Chokmah。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说我们是分隔的星星，或者说我们是一颗星星，这都不是真理。
每颗星星都是独立的，但每颗星星都与另一颗星星通过律法互相约束。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666，太阳的数字。这个是指 6×6 的太阳幻方，对应第六源质 Tiphareth。而“Love”在希伯来语中可有如下几种拼写方式：

LV=36，是太阳的行星幻方的数值，同时 LV 也有否定的意义，Nuit 即是虚无。

LOVH=111，是字母 Aleph 完整拼写的数值，也是太阳幻方里全部数字相加之和。

6	32	3	34	35	1
7	11	27	28	8	30
19	14	16	15	23	24
18	20	22	21	17	13
25	29	10	9	26	12
36	5	33	4	2	31

$6 + 32 + 3 + 34 + 35 + 1 = 111$
 $7 + 11 + 27 + 28 + 8 + 30 = 111$
 $19 + 14 + 16 + 15 + 23 + 24 = 111$
 $18 + 20 + 22 + 21 + 17 + 13 = 111$
 $25 + 29 + 10 + 9 + 26 + 12 = 111$
 $36 + 5 + 33 + 4 + 2 + 31 = 111$
666

$$1 + 2 + 3 + \dots + 36 = 666 \quad \frac{36(36+1)}{2} = \frac{36^2 + 36}{2} = 666$$

现在，让我们看这印记本身。³⁵



³⁵ 下图即兽的印记，Mark of the Beast

“雄性”七角星里的那三个圈，它有很多意思。你在透特塔罗教皇牌里也能看到一个类似图案，其可以指三个纪元。当然这里野兽的三个圈比教皇牌里的要复杂，它还有一个环点符的结构。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就能看到结合的日月，你还能看到一个男性专属器官（“表达”之力）。如果从实践角度看的话，它还与 Liber V 这个仪式的操作有关，还与昆达里尼（Kundalini）有关。

说回我们前文提到的 Baphomet 雌雄同体，在炼金术中，这叫做 Rebis（拉丁语：Res bina，双重或双重物质），是 Magnum Opus 即“伟大工作”的最终产品——哲人石。这种神圣的雌雄同体被认为是物质和精神的和解，具有男性和女性品质的平衡，意象可以是男性和女性的头部在一个身体内连成一体，太阳 ⊖ 和月亮 ☽ 合相（如 Crowley 的野兽印记所示），红狮和白鹰、Shiva-Shakti、阴-阳等等，也对应于 Rebis 的男女两半合体作为一个实现伟大工作的过程。



狮子和鹰，都是 Adonai。³⁶

当你折磨那只白鹰，它就会流泪，并变成红色；而红狮流血，并变成白色；泪与血融入那口燃烧着 Sex and Death 的坩埚，凝结了。在奥菲克秘卵之中，你找到了那找不到的容器，得以承载万能溶剂。炼金术士了解了精神的物质性（贤者之石万灵药），了解了物质的精神性（VI. T. RI. O. L），解了最终的万物皆为一物，并看到他自己的灵魂就是世界之魂 Anima Mundi，炼金术士实现了联合。婚礼完成了。

伟大的工作是对立面的结合。这可能意味着灵魂与上帝、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女性与男性、自我与非自我——或基他任何东西。

Daemon est Deus Inversus

³⁶ 左图为透特塔罗大阿尔卡那中的 Art 牌

最后，用 LiberTzaddi 的一句话做结吧。

[My adepts stand upright, their head above the heavens, their feet below the hells. But sinceone is naturally attracted to the Angel, another to the Demon, let the first strengthen the lowerlink, the last attach more firmly to the higher.]

-作者简介 · Philetus-

做你会做即律法之全。其实认真想想，我长这么大只会炒股票期货。我真的别的啥也不会。不会唱歌弹琴画画，不会任何专业技术。我也不回什么所谓的“神秘学”。我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抄别人的，主要目的是翻译给自己看着方便，次要目的是满足我的虚荣心显得我牛逼。但虚荣不虚荣，研究这些还是能让我感到快乐，就像炒股票期货能让我快乐，虽然我不快乐的时候最快乐。做你会做即律法之全。除了做你会做，没有律法。爱是律法，爱在意志之下。



微信公众号：Frater393

知乎：Philetus - <https://www.zhihu.com/people/ba-tu-59-26>
<https://www.zhihu.com/people/johnwoo>

附录：关于纪元，我直接贴上 Angel, Demons, and Gods of the New Millennium 一书里的内容了。

伊西斯纪元——伟大女神信仰 THE AEON OF ISIS The Formula of the Great Goddess

要精確指出「伊西斯紀元」的起始點幾乎是不可能的……考古證據顯示，「偉大女神崇拜」可追溯至「獅子座時代」（大約西元前10,996～8,830年）。在那個時期，人類正努力嘗試建立社會互動，而最能激發想像、最令人敬畏的奧祕，便是女性的力量。在所有可觀察的現象中，女人是與「神」最相近的了。每一個月，呼應著月圓的循環韻律，她都會流血。而奇蹟似地，她卻不會死去。當流血的週期停止，她的身體起了變化，乳

歐西里斯紀元——垂死神祇信仰

THE AEON OF OSIRIS —The Formula of the Dying God

雖然「垂死神祇信仰」在宗教及習俗中具體成形，是在「雙魚座」的星象時代（西公元前166年～西元後2,000年），但是「歐西里斯紀元」的肇始，年代卻久遠得多。

農業社會的到來，使得人類對於季節的循環，必須有更為精確的知識。歐西里斯時代的農人開始認知到陽光對農作物的作用，以及缺乏陽光的影響。他們觀察到，在一年的某些時期，白晝會變短，穀物無法生

房和腹肚不斷漲大，持續九個月，直到爆出羊水和新的生命。

由於最早的女神崇拜者，尚不知性行為與生育之間的因果關係，似乎女性便是人類生命的單一源頭。她賦予生命的力量，尚且不限於經血和生育；她的乳房還會泌出乳汁，一種營養豐富的白色「血液」，滋養並哺育著她所創造的新生命。女性更是大地的化身，後者似乎自然而然地生發著人類生存所需的動植物。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生命事實……大地即母親……母親即生命……神即女性。與「偉大女神信仰」保持和諧是如此簡單，而普世皆認為生命和滋養乃是直接來自大地與女性，一切事務、魔法施為及宗教儀式若想成功，都必須向她致敬。

這種世界觀是如此深刻地銘印在人類遠祖的心靈中，在他們解開生育之謎，明白嬰兒是怎麼來的之後很久很久，仍然頑強地堅守著女神崇拜的外在形式，並以之作為一切社會及宗教制度的基礎。然而，隨著我們對周遭宇宙的認識逐漸增加，我們終於得面對一種更為複雜的世界觀，以及令人不安的新謎團。

長。最後他們明瞭，雖然生命是從大地生發出來，但為之注入生命力的至高創造能量，卻來自太陽。與這項發現大約同時，人們也普遍認識到男性在生殖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植物的生命需要溫暖而具穿透力的陽光，才能茂盛滋長；女人也需要男性的精液，才能生兒育女。迄今為止都不為人知的父性概念，至此變成壓倒性的主題。「歐西里斯紀元」真正開始，是當我們的祖先抬頭望天，醒悟到地球上的生命乃是太陽與大地合作的產物，而人類的生命則是男女性結合的產物。然而，這種合作關係並不被視為平等——男性的反撲是嚴酷而毫不留情的。現在的神是男性，是父親，他的力量被比擬為太陽。

儘管這種意識的轉移，乃是基於我們對生命事實較為正確的評估（較之我們在「伊西斯紀元」所理解的），但它卻還是不夠正確。這種宇宙觀有某種缺陷，將我們「歐西里斯紀元」的祖先投入了一種黑暗恐怖的不安全感危機，它對人類的創傷如此之巨，我們至今仍飽受其苦。這種在理解上的根本瑕疪，致使我們將關注的焦點，從生之奧祕移轉到對死亡的執迷。

知乎 @phi

造成此種不幸誤解的核心信仰是，每個黎明太陽會在東方「出生」，傍晚則在西方「死去」。人們拚命思索，死去的太陽在暗夜中去了哪兒，而新的太陽是否真的會在東方出現。或許它去了亡者的國度，我們在每天夜裡小小的「睡之死」中，也會暫時造訪那兒。夢境的恐怖與狂喜，形成了地獄與天堂的原型，而在我們死後，還有誰能比死去的太陽——創造、滋養我們塵世生命的太陽——更能評斷我們的價值呢？這正是歐西里斯在埃及神話中扮演的角色，也正是基督在基督教中的角色。

太陽每個年度的「越軌行爲」，造成了更多的焦慮，也為人們的恐懼火上添油。每年夏天，從太陽威力達到顛峰的那天起，它每天升起和沉落的位置，都比前一天偏南一點點⁽⁴⁵²⁾。在收成時節，白天明顯變得較

短，收割後的空曠田野鬼影幢幢，襯托著光禿禿的樹木和枯黃的草地，描繪出一幅憂鬱而駭人的瀕死自然寫真。太陽每天都會完全消失一段時間，已經夠令人不安了，要是它繼續往南走，直到夜晚變得永無止盡，在新的太陽出現之前，這個世界能在冰冷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多久呢？

為了安撫被這些沉思冥想所摧殘的神經，幾位智者深吸一口氣，試圖著眼於宏觀的局面。沒錯，太陽每晚都會在西方死去，但是多年的觀察，以及社群中最年老成員的見證都指出，沒人記得太陽未曾在一定時間後，不再從東方升起；沒錯，太陽的確每年都會有段時間漸漸變弱，幾乎死去，但是同樣的觀察和證言也都顯示，太陽最終都會逆轉它南向的旅程，白天再次變長，直到一輪新的生命循環重回大地。基於人們所能掌握的最佳資訊，他們做出結論，有某種魔力、某種未知的超自然力量，主導著太陽的復活。他們更進一步推測，此種魔力的祕密，必定埋藏在太陽本身的特質之中，如果能與這種特質和諧一致，那麼他們或許也能克服死亡。

他們放眼看去，自然界到處上演著類似太陽的「生／活／死／復活」的循環。他們觀察到，植物在春天發芽，冒出地面，並在夏季的長日與暖陽中抽高茁壯。接著到了秋天，當植物成熟到最高點，它們結出種子，然後死去，或是在收成時節被收割下來。在杳無生氣的漫長冬日，種子隨同大地，如同死了般被掩埋起來，但當雨水和逐漸變長的日日照將土壤轉化為溫暖潮濕的子宮，它們卻又再度復活。

他們同時也觀察到，在動物或人類腐敗遺骸附近，或是瀆灑了大量鮮血的土地上，植物生長得特別快速。相對於月經的「女性與月亮」之奧祕，這個神奇的現象可不就是「男性與太陽」的版本？我們「歐西里斯紀元」遠祖豐富的想像力，不會忽略「太陽與陰莖」，以及「陽光與精液」

之間的類比，而精液令女性受孕的力量，也被連結到鮮血令土壤肥沃的作用。一種（與太陽之祕密性質相應的）新的「生命事實」，遂成為此一紀元的魔法律則：生命來自於死亡。

為了配合此一新的律則，人們有必要要在這齣偉大的生／死劇碼中扮演主動的角色。對於「歐西里斯紀元」最早期的先民，活人獻祭便是至高無上的模擬劇，仿效太陽每日每年對大地的獻祭。它同時也演示了陽具在射精之後力量疲弱的犧牲，以及種子如獻祭般的死亡、埋葬與復活。在未播種或剛播種的田地潑灑人血，能使收成顯著增加。此種血腥的宗教表現形式，最令人安慰的利益在於這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只要人們持續獻祭，太陽便始終會在早晨升起，每年也會終止南行，回返正軌，帶來春天和夏天。這使得揮舞獻祭之刃的祭司們，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他們將自身置於人與神之間，暗示自己執掌著令太陽重生的職責。隨著每個黎明降臨，他們變得越發位高權重。

在全球各地，每隔一定的時間，人們會在儀式中殺死「神王」，以確保穀物的豐收和人民的福祉。未來的犧牲者名義上雖然是國家元首，但他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統治者。他乃是太陽的化身，因而是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君王。他週期性的死亡，以及繼任者的加冕，都是極為莊嚴肅穆的盛典。

「歐西里斯紀元」晚期，獻祭的性質從人血演變為動物的血，然後是麵包和酒。在較具「密契」(mystical) 傾向的人群中，獻祭成為一種個人且超越的經驗。儘管如此，此種改變完全無礙於「歐西里斯紀元」的基本魔法準則。「生／活／死／復活」的循環，直到十九世紀末魔法復興的時期，仍然是最具支配性的主題。然而到了此時，舊日的準則不再奠基於錯誤的資訊，而是建構在（對錯誤資訊的）否定上。en.wikipedia.org

荷魯斯紀元——登基得勝之子準則

THE AEON OF HORUS
The Formula of the Crowned and Conquering Child

在我們「伊西斯紀元」的遠祖破解了繁殖之謎後，許久許久，他們仍然緊緊堅持著源自古年代，人們相信一切生命皆來自女性及大地之時的魔法準則。同樣地，在「歐西里斯紀元」，當地球繞著太陽旋轉早已成為常識之後，許久許久，強大的宗教及政治機構仍繼續執迷於死亡與復活，彷彿他們仍舊相信太陽每天都會死去……。

今天，這個行星上的居民，除了最與世隔絕或是精神有問題的人外，都不會質疑我們「以太陽為中心的太陽系」之科學「真相」。數百年來，母親們會在床邊安撫她們的小孩，太陽並沒有不見，只是到了地球的另一邊。這個令人心安的簡單事實，就是「荷魯斯紀元」信念的關鍵。這信念並非基於「滋養」，亦非基於生命、災難和復活，而是植基於「持續成長」的魔法。

在「伊西斯紀元」，我們認同於大地。生命奇蹟似地來自大地和女性，一切魔法神靈都是大地女神的各種面向，死亡乃是深不可測的謎。

在「歐西里斯紀元」，我們認同於不斷死而復生的太陽。一切魔法神靈都是偉大父神的各種面向。藉由對信仰、儀式和教義的服從，人們能夠奇蹟似地克服死亡。

到了「荷魯斯紀元」，我們認同於自我發光、永生不死的太陽。一切魔法神靈變成了我們自身的各種面向。我們就像太陽一樣不會死亡，而死亡便如黑夜一般是種幻象。現在生命被視為一種不斷成長的過程，人類發展出一種「永續存在」的意識，最終將會消融死亡的蟹刺⁽⁴⁵³⁾。

知乎 @F

专栏

Something “Professional”

曼特尼亚塔罗：塔罗牌起源问题探究 与「指引方向之版画」

by @Algernon

来自 M. 的导读

做神秘主义杂志怎么能没有塔罗的内容呢，虽然我自己有一副透特牌和一副韦特牌，但可惜无论是我的占卜水平还是对塔罗的理解都非常有限；正当我苦恼时，在某天刷指引社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篇译文，便联系了 Algernon 邀稿，hooray！

导读

现在较为通行的塔罗进阶之路大约是从基本牌义到占星对应，再到卡巴拉体系。黄金黎明系³⁷的透特和韦特塔罗在设计上确实试图将塔罗牌与星座、犹太教和卡巴拉等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肇始于 18 世纪牧师杰伯林³⁸提出的塔罗“埃及起源论”，距今仅 200 多年，虽对现代塔罗影响甚大，但远不能视作塔罗真正的起源。

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翻译的古埃及残本以及犹太教卡巴拉文献对塔罗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最古老的维斯康提斯佛扎塔罗牌成型于遥远的 15 世纪中叶³⁹。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造成许多学者携带文献出逃欧洲，1459 年意大利成立“柏拉图学院”组织翻译，均与维斯康提斯佛扎塔罗的年代极为接近。而卡巴拉文献在欧洲的首次印刷已

³⁷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分类。黄金黎明内部几位神秘学家对塔罗的设计也有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其或明或暗地与希伯来字母、卡巴拉体系、占星学体系甚至炼金术等联系起来。为与欧洲传统塔罗相区别，故在此将 19 世纪以黄金黎明为代表的塔罗理论和设计体系称为“黄金黎明系”。——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³⁸ Court de Gébelin (1728-1784)，新教、共济会牧师，在他的百科全书《原始世界》(1781) 第八卷中，将塔罗牌视作深奥的秘传而非仅是娱乐，并声称塔罗来自埃及。

³⁹ Visconti-Sforza Tarot，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塔罗牌，现存 74 张，制作年代大约在 1450 年，或 1420-1470 年之间。

经是 16 世纪的事了。从文献的翻译和传播速度来看，想必这些文本在 15 世纪时的扩散范围和造成的影响都极为有限。

所以，塔罗在发展中固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赫耳墨斯主义以及卡巴拉体系的影响，但这些并不构成塔罗真正的起源。

塔罗在诞生之初并本没有太多神秘学意味，一是作为供人消遣的娱乐纸牌，二是成为贵族们的艺术收藏。随后欧洲出现了为塔罗赋予占卜意义的诗歌，直到 18 世纪杰伯林将其改造为专门的占卜工具。此后，塔罗开始在全世界盛行。除法国、意大利还保留着用塔罗玩游戏的传统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只将塔罗用于占卜，甚至开发出了灵性探索、疗愈等新的神秘学功能。

一种工具固然不必局限于它的初始功能，但现在的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太多对塔罗的伪饰，阻碍了塔罗师的研习和使用。在一次搜索

“新牌”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曼透宁”塔罗（即曼特尼亚塔罗）的众筹项目。虽然这个项目最终没有成功，但给了我探索塔罗历史的方向。

以下两篇我想译介给各位的文章全景式地介绍了曼特尼亚塔罗，并探讨了它与现代塔罗的关系。不同的是，亚当·麦克林基于曼特尼亞塔罗的存在驳斥了“卡巴拉起源论”，班内贝尔则站在一名现代塔罗牌使用者和设计者的视角，分析了它与其他塔罗在图像上的关联，并受其启发，原创了一种占星学与学科、美德的对应关系。

不过，如前文所述，麦克林提出的“赫耳墨斯起源论”尚且查无实据。并且，班内贝尔提出的对应系统也缺乏历史基础。所以，在附录中，我列出了另外两个有一定考证依据的对应图表，一并翻译后供大家对比学习、使用。

An Hermetic Origin of the Tarot Card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Tarocchi of
Mantegna

Adam McLea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ermetic Journal 1983.

塔罗牌起源于赫尔墨斯主义吗？

——对曼特尼亞塔羅的思考

亚当·麦克林

首刊于 1983 年《赫尔墨斯季刊》⁴⁰

目前西方神秘学界几乎普遍接受了“塔罗图像来自犹太卡巴拉系统”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是在 19 世纪中叶法国神秘学复苏时兴起的，尤其受 Éliphas Lévi⁴¹推崇。随后又被 Westcott⁴², Mathers 和 Waite⁴³纳入黄金黎明的教义当中。20 世纪的神秘主义传统均从这一教团衍生。

其他神秘主义者进一步试图将塔罗牌图像与埃及图腾联系起来，并推测犹太人可能是在埃及居留期间吸纳了这一神秘体系。塔罗牌与卡巴拉体系在某些方面能联系起来。比如现代塔罗牌中有 22 张大阿卡纳牌，这与希伯来字母表中的字母数量相同，而这正是卡巴拉体系的核心。

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些陈词滥调面前停下来思考一下那些被遗忘的早期塔罗牌，比如曼特尼亞塔羅（the Tarocchi of Mantegna）。这是已知最古老的塔罗牌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465 年左右，与 15 世纪中叶的维斯康提斯佛扎（Visconti-Sforza）塔罗处于同时代。后者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塔罗牌（一些权威人士认为，曼特尼亞塔羅可能比维斯康提斯佛扎塔罗牌还早）。

曼特尼亞塔羅几乎不为人知，而我们目前所知的信息与它的名字竟然完全矛盾。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幅塔罗的作者应该来自费拉拉画派，而非被错认的帕多瓦画派版画家安德烈亚斯·曼特尼亞（Andreas Mantegna）。并且，它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牌”，而是一组印刷

⁴⁰ 原文地址：<https://www.alchemywebsite.com/mantegna.html>

⁴¹ 原名路易斯·康斯特（Abbé Louis Constant, 1810-1875），19 世纪代表性的神秘学家之一。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担任着罗马天主教神父，即使在 1844 年被罢免后，他的观点仍然具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他的著作直到他去世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影响了后世神秘学家的发展。

⁴² 威廉·韦恩·韦斯科特（William Wynn Westcott, 1848-1925），英国神秘学家。他是一名医学博士，于 1871 年加入共济会，并于 1880 年开始在安格利亚的玫瑰十字会活跃，之后于 1887 年与 Mathers 共同创立了黄金黎明密教团。

⁴³ 亚瑟·爱德华·韦特（Arthur Edward Waite, 1857-1942），英国神秘学家，Rider-Waite-Smith 塔罗的创作者之一。

画。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史的专家肯尼斯·克拉克认为，它们真正的作者是费拉拉画派大师帕拉西奥·米歇尔（Parrasio Michele）所作。

曼特尼亚塔罗由 50 幅精美的版画组成，10 个为 1 组，共 5 组，分别为：

1	人类社会阶级
2	九位缪斯女神和阿波罗
3	古典学科
4	枢德 ⁴⁴
5	天体

从这些卡牌上的图腾或者说“象征人物”身上，似乎能看出 15 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基础——赫尔墨斯主义的传统。

在这一时期，美第奇家族的柏拉图学院成立，斐奇诺等人着手翻译《赫尔墨斯秘文集》和柏拉图的著作等等。其中，一部分文稿是希腊学者杰米斯图斯·普莱顿（Gemistus Plethon，1355–1450）从君士坦丁堡带到意大利的。他可能是东方“柏拉图主义”神秘学派的开创者。

这种对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⁴⁵神秘学的重建反映在缪斯、人文、美德和天体等观念中。我认为曼特尼亚塔罗应该被视作赫尔墨斯主义思潮的“寓言画集”⁴⁶。它的设计与后来的塔罗牌有相通之处。这是能引起塔罗牌和赫尔墨斯主义的学习者极大兴趣之所在。

第一组牌展示了一条反映人类阶层的序列，从卑微的乞丐到教皇，依次是：

1	Beggar	乞丐	6	Knight	骑士
2	Servant	仆人	7	Duke	公爵
3	Artisan / Craftsman	工匠	8	King	国王
4	Merchant	商人	9	Emperor	皇帝
5	Gentleman / Squire	绅士	10	Pope	教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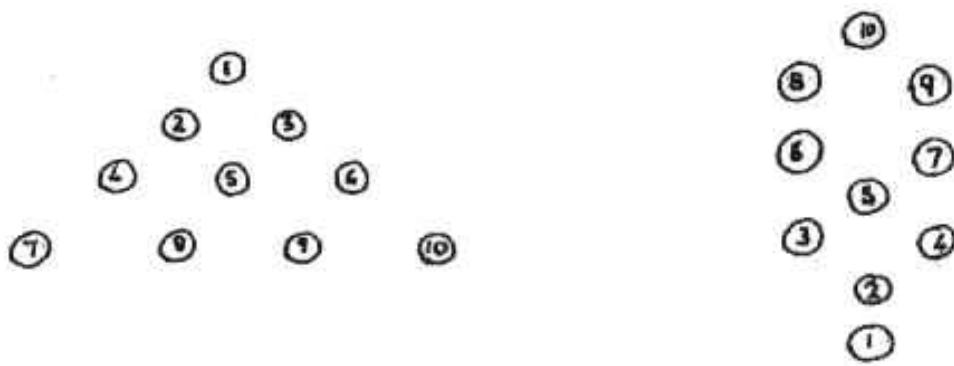
⁴⁴ 严格来讲西方传统七美德（Seven Virtues）由四枢德（Cardinal Virtues）和三超德（Supernatural virtues）组成。此处这里原作者用“枢德（Cardinal Virtues）”一词来泛指神学规定的传统美德。

⁴⁵ 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于公元 3 世纪左右的埃及，在欧洲复兴于中世纪末期。

⁴⁶ Emblem Book，象征性图像的集合，通常附有格言和诗句说明，以及散文评论。寓言画集源自中世纪的寓言和动物寓言，作为一种图画文学体裁出现于 16 世纪的西欧，并于 17 世纪变得流行。



在这个序列中，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低级的“乞丐”状态，到灵魂完全精神化的“教皇”层面。有趣的是，它们恰好和生命之树的源质相吻合，但与此同时，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圣十结构（Tetractys）或者金字塔联系在一起。



第二组牌由九个缪斯和阿波罗的图像组成。
她们掌管着特定的艺术门类和对应器具。



人物	寓意	学科	象征
Calliope	美妙嗓音	史诗与雄辩	小号、笔
Urania	天堂般美好的	占星学	指南针和天球仪
Terpsichore	爱跳舞的	抒情诗	里尔琴、七弦琴
Erato	激发欲望的	情诗	铃鼓
Polihymnia	许多赞美诗	英雄赞歌、摹拟笑剧	里尔琴、管风琴
Thelia	庆典	喜剧和田园诗	小提琴、喜剧面具
Melpomene	歌唱家	悲剧	号角、悲剧面具
Euterpe	予欢者	音乐和抒情诗	双笛
Clio	赐誉者	历史	卷轴
Apollo	阿波罗	/	/

第三组由七艺⁴⁷加上诗歌、哲学和神学，共十门学科组成。七艺是经院哲学的基础，分为语法、修辞和辩证法三科，和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四学，前者训练大脑使用语言，后者则构成了中世纪的科学体系。这组图像描绘的是人类思维之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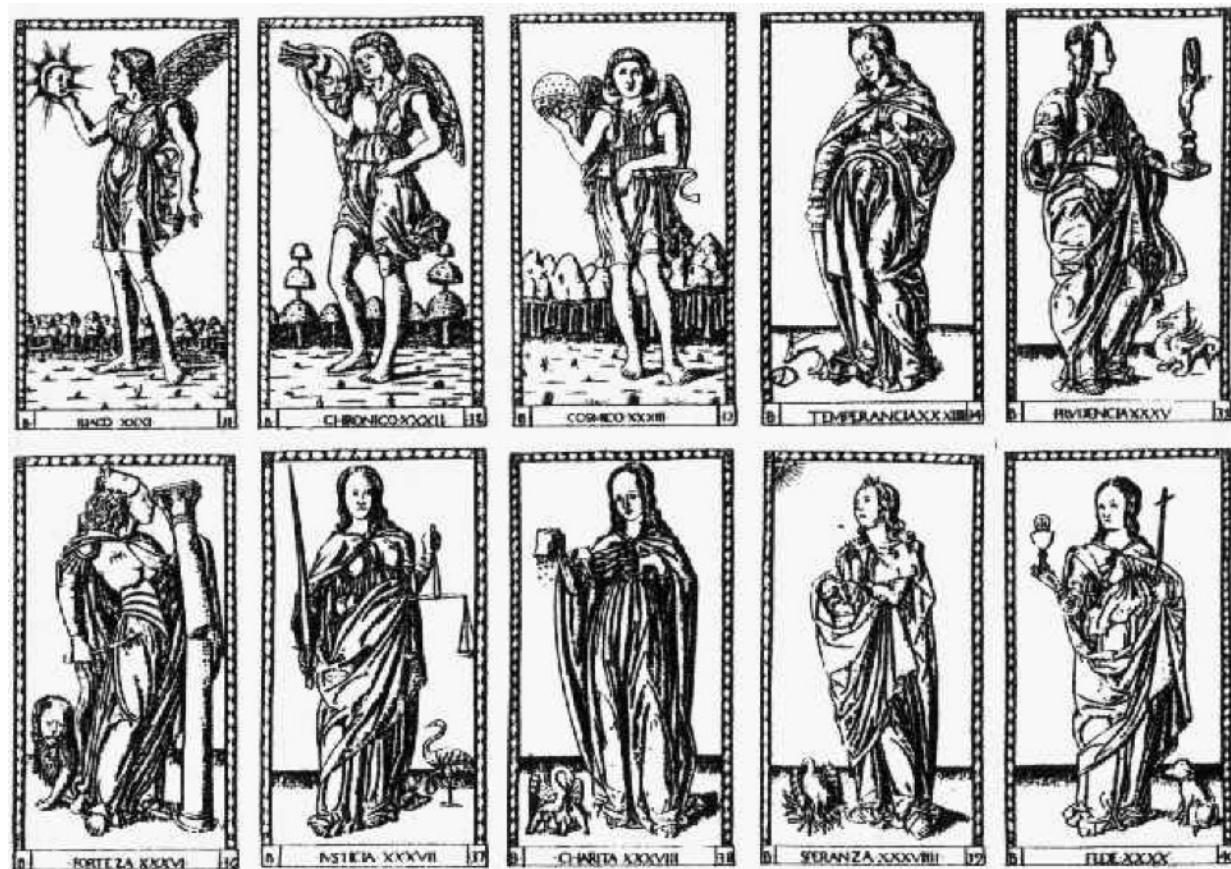
学科	象征
语法	纸张和瓶
逻辑	蒙面的龙
修辞	剑
几何	圆、方、三角
算术	硬币或计数器
音乐	笛子
诗学	笛子和瓶
哲学	箭与盾（雅典娜图腾）
天文	星体和指针（天使图腾）
神学	天地球体（雌雄同体）



⁴⁷ 七艺的说法由柏拉图提出，也称博雅教育，后成为中世纪时大学的主要科目，分为三科四学（或三学四术）。

第四组牌中有七种以女性形象出现的枢德组成，旁边附有动物形象。还加上了生命（或太阳）、时间和宇宙三种精神（或天赋）以男性天使形象出现，每人都携带着一个符号。

美德	象征	动物图腾
生命	太阳圆盘	
时间	衔尾蛇龙	
宇宙	天球	
节制	两个瓶子	狗、猫、黄鼠狼、鼬/貂
审慎	镜子	龙
力量	节杖	狮子
正义	剑与天平	鹤
慷慨	钱包，献爱心	鹈鹕
希望	祈祷的态度	凤凰
诚信	圣杯和杯托	狗



这些代表了在人类高维灵魂中的美德，即居住在良知中的美德。当有远志的灵魂开始完善自己时，会领会到生命力（太阳）、时间和空间背后的精神天赋。于是，根植于灵魂的良心种子就会开始发芽，美德将生长和绽放，并以外在的行动表达自己。最后一组是十个天体——七颗行星和三个更高的球体各有一个符号。这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原则以行星力量的形式在世界背后起作用。总结一下就是：

行星	对应图案	动物图腾
月亮	月亮圆盘	
水星	长笛和两条纠缠在一起的龙	公鸡
金星	贝壳	鸭群
太阳	太阳圆盘	蝎子、螃蟹
火星	剑	狗（猎犬）
木星	箭（雷电）	鹰
土星	镰刀	衔尾蛇
第八球体	布满星星的圆盘	
第一推动者	空白的球体	
第一原因	宇宙	



因此，第五组的 10 张宇宙天体代表着宏观世界，而第一组的 10 张牌则是宏观在微观世界中的一种反映。而在这两极之间则是艺术缪斯、人文科学和枢德，它们是灵魂通过感觉、思维和意志来体验背后原型力量的渠道，以发展其想象力、智力和精神天赋。

第一组 (E组)	人类阶级	以社会形式外化于客观世界的原型力量
第二组 (D组)	缪斯	人类想象力中的原型力量，通过艺术创作表现出来
第三组 (C组)	人文科学	人类思想中的原型力量，通过思维模式表现出来
第四组 (B组)	枢德	人类良知中的原型模式，表现为灵魂的内在发展和精神完善
第五组 (A组)	天体	宇宙秩序中的原型模式表现在宇宙的方方面面

这反映了新柏拉图学派提出的文艺复兴理想，它启发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带来了饱含创造精神的伟大作品，改变了中世纪充满压制的社会形态，为人类的精神追求注入了新的自由动力。

因此，这些卡牌及其象征意义很显然源于新柏拉图主义和赫尔墨斯主义的潮流，但它们的寓意却不受限于时代或某些思想。

古老的曼特尼亚塔罗的设计，反映了赫尔墨斯思想体系，也为后来人们更熟悉的一些塔罗牌提供了原型基础。我们注意到了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曼特尼亚	现代塔罗	曼特尼亚	现代塔罗
1乞丐	愚人	36力量	力量
3工匠	魔术师	37正义	正义
5国王	大祭司	43金星	恋人
9皇帝	皇帝	44太阳	太阳
10教皇(此教皇为女性形象)	女祭司	45火星	战车
27诗歌	星星	46木星	世界
34节制	节制	47土星	死神

综上所述，现代塔罗牌的起源是否应该追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而不是犹太教的卡巴拉呢？即使这种观点可能会颠覆二十世纪神秘学既定的、根深蒂固的理念，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

Tarocchi di Mantegna (1465) Instructional Engrav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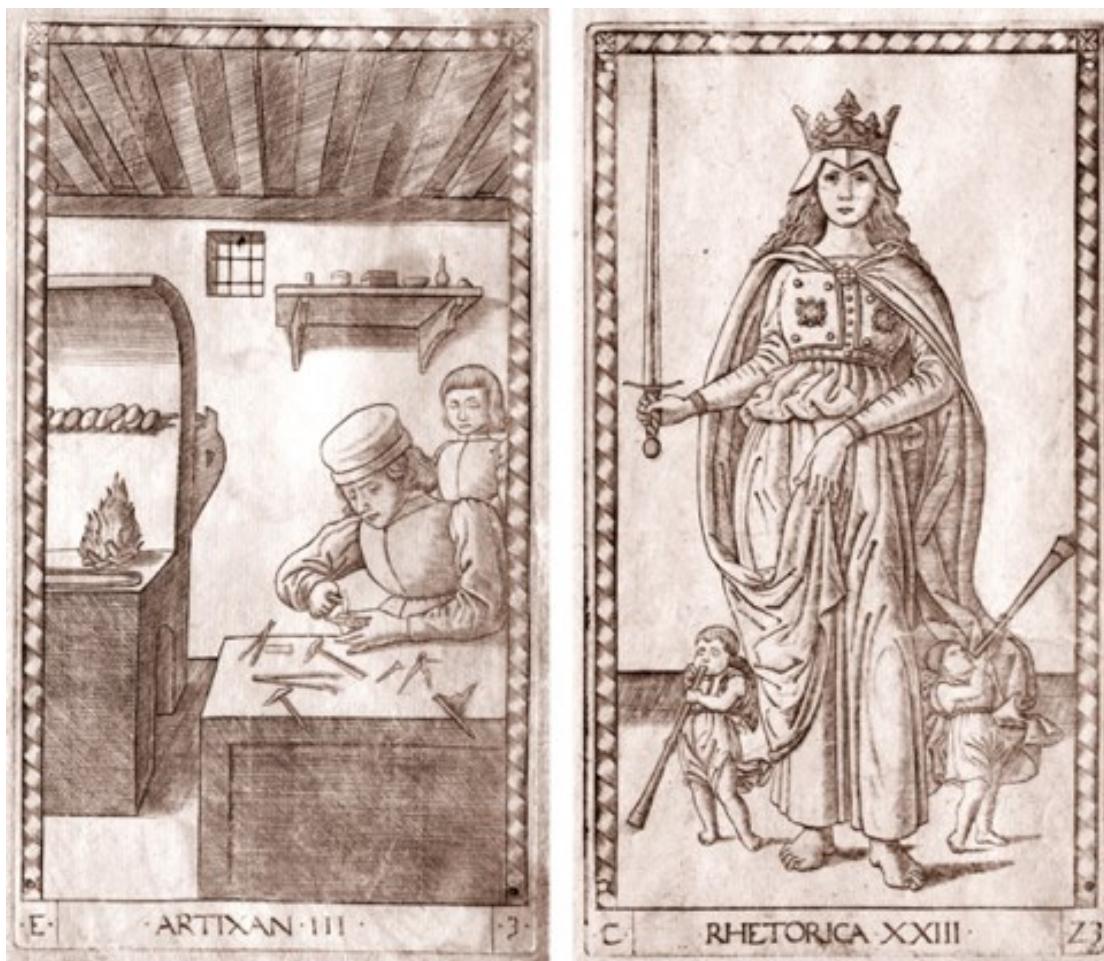
BENESELL

ON MAY 6, 2020

曼特尼亚塔罗（1465）——指引之画

班内贝尔

2020年5月6日⁴⁸



我最近对 15 世纪意大利出版的曼特尼亚塔罗特别痴迷。50 张富有教育意义的卡被分为五组：

1. 社会阶层
2. 缪斯&阿波罗
3. 古典学科
4. 枢德
5. 天体

⁴⁸ 原文地址：<https://benebellwen.com/2020/05/06/tarocchi-di-mantegna-1465-instructional-engravings/>

从 1 到 5，我们能看到人类灵魂境界在不断提升。第一组代表了从穷人、仆人、工匠到官员、国王和教皇的社会等级，是尘世的领域。第二组中阿波罗带领的九位缪斯与亚里士多德的火元素相对应。第三组古典学科是从风元素中产生的智慧。第四组枢德与水元素相对应。最后第五组的天体与精神相对应。

下面我将按照卡片编号和五个分组顺序排列卡片，每组 10 张。

一、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

1. 贫者	6. 骑士
2. 仆人	7. 官员
3. 工匠	8. 国王
4. 商人	9. 皇帝
5. 贵族	10. 教皇

1 号牌 Misero 代表贫困者。按照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接下来是仆人，然后是工匠（手艺人）、商人，依此类推，直到地方官员、国王、皇帝和教皇。

二、九位缪斯&阿波罗



九位缪斯&阿波罗

11. Caliope卡利奥佩(史诗)	16. Thalia塔利亚(喜剧)
12. Urania乌剌尼亞(天文学)	17. Melpomene梅尔波美尼(悲剧)
13. Terpsichore忒耳普西科瑞(舞蹈)	18. Euterpe欧忒耳佩(音乐)
14. Erato埃拉托(浪漫)	19. Clio克莱奥(历史)
15. Polyhymnia波利尼亞(赞美诗)	20. Apollo 阿波罗



阿波罗与九位缪斯女神 (1674) 克劳德·洛兰 (Claude Lorrain)

九位缪斯女神是艺术的守护神，是催化出 Homonoia（和谐，尤指政见相同）的意识状态的拟人形象，是一种集体思想和心灵状态的理想境界。

第十种状态则是阿波罗的祈祷。阿波罗领导着缪斯女神，是真理和预言之神。

三、古典学科



古典学科

21. 语法	26. 音乐
22. 逻辑	27. 诗歌
23. 修辞	28. 哲学
24. 几何	29. 天文
25. 算术	30. 神学

传统的三科四学共同构成了培养全面学者的课程体系。



《七艺寓言》
Allegory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1590
作者: Maerten de Vos

四学分别是 24 号牌几何（火元素），26 号音乐（水元素），29 号天文学（风元素），以及 25 号亦作灵数之学的算术（土元素）。三科是三门文科：语法、逻辑和修辞，对应 21、22 和 23 号牌。另加了三个学科补为十个，即诗歌、哲学和神学（宗教）。

四、普世原则（枢德）



普世原则（枢德）

31. 太阳神	36. 勇敢
32. 时间神	37. 正义
33. 宇宙神	38. 慷慨
34. 节制	39. 希望
35. 审慎	40. 诚信

31、32 和 33 号牌依次代表普遍原则：Iliaco（太阳）、Chronico（时间）和 Cosmico（宇宙）。Iliaco，太阳神，是四个季节和日历周期的守护神。Chronico 是时间神，而 Cosmico 是宇宙或世界的守护神，守护神在这里用来表达这些概念的精神，或指导精神。

第 34、35、36 和 37 号牌描绘了柏拉图和圣经所倡导的四种美德：节制（Temperantia）、审慎（Prudentia/Sophia）、勇敢（Fortitudo）和正义（Iustitia）。

38、39 和 40 号是三种有关宗教信仰的美德：慷慨、希望和诚信。

五、天体



天体

41. 月亮	46. 木星
42. 水星	47. 土星
43. 金星	48. 第八球体天使
44. 太阳	49. 第一推动者
45. 火星	50. 第一原因

终于到了最后要超越苍穹，进入天堂的时刻。七个星体按照行星时间的顺序排列。土星是第七颗神圣行星。

而 48 号牌是 Octava Spera，第八球体的神秘天使，代表着在中世纪被认为是土星轨道之外的固定恒星。



上行从左到右：奥斯卡·瓦德马赛塔罗，索拉菲诺塔罗和韦特塔罗

下行从左到右：康弗马赛塔罗、透特塔罗、守灵者塔罗⁴⁹

第八球体的天使，位于土星之外，掌管四方元素，让我不禁想起世界牌的标志性牌绘。

49 号牌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和占星术中的第一推动者，代表启动了宇宙运动的事物。而 50 号牌第一原因，涉及到上帝为什么存在的神学论证：无中不能生有 (ex nihilo nihil fit)。

⁴⁹ 守灵者塔罗 (Spirit Keepe Tarot) 是本文原作者创作的一副塔罗。

h 21. NEW WORLD ORDER X



Crown of the Magi

♂ THE MASON ♀



Three of Orbs

我把这个理念藏到了石匠之牌⁵⁰——星币三的图案中的第一层楼梯上。通过三位一体的理念，星币三和世界牌之间有了灵数上的关联。

⁵⁰ 星币三是一张象征团队合作、协作和成功完成项目的牌。这张牌常常是一位石匠大师在大教堂工作、两名学徒在一旁看的图像，代表了石匠大师与学徒之间的合作，所以被作者成为“石匠之牌”。

天体分布图 (1539)



第一原因就是上帝之所在。根据中世纪的宇宙学，地球是中心，然后第一个球体是月亮，然后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第八球体是星辰和苍穹。除此之外，有第九层天堂和第十层的第一原因。



这五组 10 张牌也恰好与卡巴拉生命之树的 10 源质相对应，
都表示了从较低的物质层面走向更高精神的路径。

六、与 12 星座和宫位的对应⁵¹

我将牌组中守护神们对应到了十二宫位里，并且总结出通过命盘对应来探索精神领域的方法。

12个宫位和10个古典学科对应表		
1 算术	5 音乐	9 哲学
2 几何	6 语法	10 几何
3 修辞	7 诗歌	11 占星
4 神学	8 逻辑	12 神学

在柏拉图哲学中，守护神是神圣的指导精神，是某些神秘力量的化身。这些守护者是我们创造和追求智慧的最强驱动力。守护神催生了伟大的一切。当被召唤时，无论是出于个人意志还是命运安排，守护神都会激发出天才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哲学将守护神视为类似引导天使的中介神灵。他们可以被感受，但通常不可见。

守护神是人类灵魂中神圣的部分。通过守护神，神性从我们身上流淌出来，这意味着守护神是在特定方面闪耀的神圣光芒。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学科被拟人化为守护神并在艺术中表达。

对特定守护神的唤起可以激活我们内在的天赋。各学科的守护神高于世俗领域（第一组），甚至比缪斯的领域（第二组）还要高，仅次于枢德。

12星座与7美德对应表					
主宰星		对应美德	主宰星		对应美德
白羊	火星	正义	天秤	金星	审慎
金牛	金星	审慎	天蝎	火星	正义
双子	水星	诚信	射手	木星	慷慨
		希望			审慎
狮子	太阳	勇敢	水瓶	土星	审慎
处女	水星	诚信	双鱼	木星	慷慨

⁵¹ 此对应方法为作者班内贝尔的原创

附录
七行星与美德、罪恶的对应表

	土星	木星	火星	太阳	金星	水星	月亮
土星	谨慎	沉稳	坚持	忠诚	忠诚	忏悔	遵戒
土星	贪婪	固执	无耻	执迷	色诱	漠然	愚笨
木星	仁慈	节制	英勇	诚实	谦逊	宽容	斋戒
木星	绝望	饕餮	咒杀	不敬	粗鲁	悲戚	喧闹
火星	勤奋	节俭	坚韧	虔诚	敬畏	忏悔	勇气
火星	残忍	纵欲	愤怒	怒伤	不贞 ⁵²	异端	诽谤
太阳	显赫	开明	慷慨	信仰	真诚	宽容	神圣
太阳	贪婪	放肆	鲁莽	自负	亵渎	崇偶	傲慢
金星	自决	贞洁	坚定	虔诚	正义	良知	贞洁
金星	自私	放荡	傲慢	虚荣	色欲	好奇	淫欲
水星	善交	和蔼	勇敢	诚实	礼貌	希望	谦逊
水星	盗窃	无能	背叛	欺骗	通奸 ⁵³	忌妒	谎言
月亮	温柔	友谊	耐心	忠诚	坦率	良知	慈爱
月亮	不忠	无常	急躁	违命	软弱	跟风	懒散

*该表依据神父Blessed Raymond Lull 和 Jean d'Aubry 的理论整理。

⁵⁴ 包括七行星与七美德、七宗罪的对应关系，
以及其他行星对主星的影响

七行星与七艺对应表⁵⁵

三学 “智慧的表达方式”	语法（语言）	月亮
	逻辑（逻辑）	水星
	修辞（说话的艺术）	金星
四科 “智慧”	算术（数字）	太阳
	音乐（时间 整体）	火星
	几何（空间 部分）	木星
	天文（运动 循环）	土星

⁵² 不贞（fornication）指婚前性行为，也有对信仰不忠的意思。

⁵³ 通奸（adultery）指已婚人士的不忠行为。

⁵⁴ PLANETS, VIRTUES AND VICES, <https://lullianarts.narpan.net/virtues1.htm>

⁵⁵ Titus Burckhardt,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nd the West Door of Chartres Cathedral

译后记

我是在国内还可以在书店买到塔罗牌的时期接触到了塔罗，距今已有十数年。而真正开始认真学习是大约五年前。又经过三年多的自习和小规模实践之后，才敢“开张营业”。我并不认为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也不敢认为我浅薄的知识足以覆盖这个世界的全部奥秘。所以我对塔罗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力求在确凿的知识范围内使用这种工具助人助己，而避免利用人们对未知力量的恐惧误行讹传。

随着来访者问题复杂性的增加，我已有的知识储备开始捉襟见肘。在探求进阶的路上，我发现黄金黎明的著作与理论虽流传最广，但其历史短暂，且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实难自圆。由此，我开始转向更古老的马赛塔罗中寻找答案，并进一步来到塔罗尚未存在之前的历史当中。

曼特尼亞塔罗的存在，给了我思考塔罗中大阿卡纳（或者“王牌”）来源的灵感。不过这个问题太过冗杂，这里不便展开，若以后有机会再详谈。感谢阅读至此，欢迎同样对塔罗及其历史感兴趣的的朋友通过杂志中的联系方式不吝赐教。

-作者简介 · Algernon-

睡不醒的魔法使（误），佛系营业但会毛举缕析的塔罗师。最近的兴趣是古塔罗和塔罗“史前史”。古典魔法与星占学精进中。试图从历史唯物立场解读神秘学。产出缓慢，感谢阅读，欢迎交流。



小红书: @Algernon_
微信号: WitchAlgernon
指引社论坛: @Algernon
微信公众号: 时间之外的我
邮箱: mystes.algernon@foxmail.com

专栏

Something “Professional”

混沌魔法奠基人：英国艺术家、神秘学家

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人生

by @Methamphetamines

来自 M. 的导读

本文来自我拖了很久才译完的一篇视频。我一直在问自己，传记有什么用呢？人类不是已经有历史这门学科了都还在反反复复地犯下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吗？一篇传记又能改变什么？直到我译完这篇斯拜尔的故事，心中涌动无限悲恸，才在瞬间恍然大悟：所有人心中都有改变与渴求；一生中总会面临选择，因此总有遗憾。就算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开宗立派的神秘学家斯拜尔，也逃不过现实的引力。传记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后来人能从这些伟大的思想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情绪和回忆，以他人的经历来塑造更好的自己。

下文将带各位读者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以斯拜尔人生脉络的线性叙事，不仅讲述了他与其它同时期神秘学家、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更介绍了他是如何为现代的混沌魔法奠定基石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篇充满令人惊奇的画作和风趣引文的、甚至还伴随着几篇诗歌的精彩传记。

另外，除了特别备注的画作，本文中其它所有画皆为斯拜尔的作品，有部分因未找到标题而没有备注上名字。

57

英国神秘主义学家、作家、仪式魔法实践者肯尼斯·格兰特曾在1972年著作《魔法复兴》中这么写道：“H.P. 洛夫克拉夫特在他所创作的部分恐怖小说中提到过某种的实体，他是这样描述的：这些实体并不存在于我们已知的空间当中，而是存在于空间之间，他们以原始的姿态平静地漫步着，维度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我们人类也不能看见他们……上述文字精准地描述了奥斯丁·奥斯曼·斯拜

56 其实这里用的“悲恸”一词是因为无端想起游戏《司辰之书》里的概念，当我绞尽脑汁想不出什么高端词汇的时候，就蹦出来了这个词，就借来用用吧，嘻嘻

57 译自Youtube @ Queer Amalgams 20年10月视频 AOS to Zos: The Life and Art of Austin Osman Spare (从AOS到Zos: 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人生与艺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3W0QLhYZo&t=88s>

尔，斯拜尔的出生正是矛盾的元素，处于阈限之间，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贯穿了斯拜尔一生的主题——魔法。斯拜尔曾告诉我，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是 1888 年的最后一天还是 1889 年的第一天出生的。不管怎样，他要么是面朝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一月）前行，要么就是背着雅努斯踏步……无论斯拜尔到底是更接近于这位罗马双面神祇的哪一面，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人生是过去与未来的奇怪混杂；尽管斯拜尔早已无法记起他准确的出生时间点，但这个伦敦警察儿子来到人世间的地方是可以确定的，他在伦敦伯明翰的



斯诺希尔出生。”

（上图分别为斯拜尔少年/老年时期照。）

正如同当今流传的大多数关于斯拜尔的轶事一样：真假混杂，有事实，同时也有了夸大其词的成分。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不能武断地将当今流传的斯拜尔的人生故事全部定义为“谎言”。本期视频将会给大家介绍斯拜尔的人生故事，相信各位观众在看完之后也会发现，这些轶事如同斯拜尔的人生以及他所倡导的观点一样：现实是可人为塑造并加以调整的，你所认为的现实，只不过是你给现实强行添加的定义罢了。

少年天才

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出生于 1886 年 12 月 30 日凌晨四点钟左右。他的父亲菲利普·斯拜尔是约克郡人，移居伦敦，任职于伦敦市警察局。菲利普·斯拜尔于 1878 年被派遣驻扎在伯明翰斯诺希尔地区的警察局工作，次年，菲利普与来自萨默塞特郡的伊莉莎·奥斯曼

结婚。而奥斯丁·斯拜尔并非独子，菲利普和伊莉莎有5个活下来的孩子，奥斯丁·斯拜尔在家中排行老四，他还有三个哥哥姐姐：约翰，威廉，苏珊，以及一个名为艾伦的弟弟。斯拜尔家信奉英国圣公会，孩子们也都在其熏陶之下长大，而斯拜尔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圣塞普库斯教堂的附属教会学校。奥斯丁·斯拜尔7岁时，全家人搬去到肯宁顿公园附近住，他也因此转学到附近圣阿格尼丝教堂附属的圣阿格尼丝学院就读。圣阿格尼丝教堂弥漫着浓厚的盎格鲁大公主主义，因此，教堂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与其相关的仪式和绵延不断的香火。可以说，圣阿格尼丝教堂的仪式和香火会比各位日常接触到的新教教堂的多得多。年幼的奥斯丁·斯拜尔对此的态度呢？他十分感兴趣，并经常帮助神职人员进行仪式。小时候的奥斯丁非常活泼和中意体育运动，热衷诸如拳击，游泳等体育活动，甚至还曾担任过学校板球队的队长。除此之外，奥斯丁还很喜欢画画，在家的他经常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画各种速写，在学校还会画点以同学为原型的滑稽小漫画。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斯拜尔的父亲。一提到他，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副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父亲的样子，就是那种刻板印象：对家庭一句废话都不多说的，维持了一股压抑的氛围。事实也的确如此，菲利普·斯拜尔是个非常严厉的父亲，每当菲利普走进房间的时候，坐着的孩子们都得起身示敬。事实也的确如此，菲利普·斯拜尔是个非常严厉的父亲，每当菲利普走进房间的时候，坐着的孩子们都得起身示敬。而奥斯丁的母亲呢？伊莉莎·奥斯曼对奥斯丁的艺术作品则持有一种更为保守的态度，不是说她不欣赏奥斯丁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母子的关系比起父子的来说更为紧张。几乎所有关于奥斯丁·斯拜尔的传闻逸事中，都提到了这点，此处我就引用一下他人的



表述：“斯拜尔将自己所有对母亲的感情/对母爱的渴望转移到了他人人生中的第二位母亲身上。”

这里所说的斯拜尔的第二位母亲是，是一位名为帕特森的女巫。据斯拜尔描述，这位帕特森女士能随心所欲变换自己的外表，时而为老妪，时而是欲求不满的少女。除此之外，帕特森夫人还有在现实中召唤由自身思维塑造实体的能力，她还教会了斯拜尔如何用纸牌来占卜。甚至还有个惊奇的传闻，说是，其实这位帕特森夫人时至今日还活着，有好事者挖掘到了相关证据，表明帕特森夫人还以某种奥术形态留存于人世间。虽然可能听起来有点扯淡，但我认为这个故事还是值得跟各位讲讲的，毕竟帕特森夫人这个例子，恰好表明了——以魔法为主导的思维与自我神话化——这两个概念在斯拜尔一生当中起到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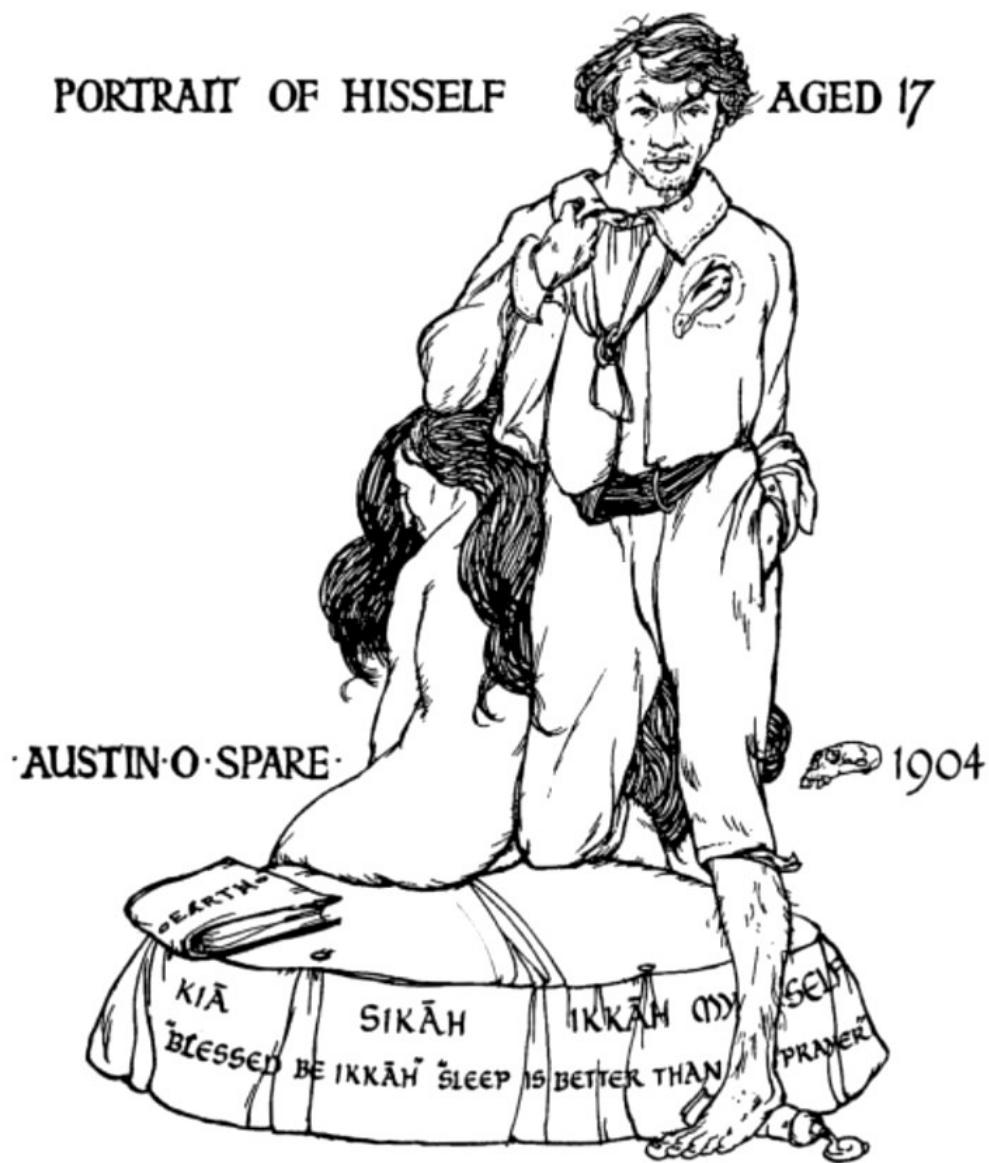
1900 年，时年 13 岁的斯拜尔离开圣阿格尼丝学院。斯拜尔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印刷公司，但为了免得自己跟这间公司签下为期 7 年的学徒培训协议，仅在 9 个月后，斯拜尔就辞职了。毕竟，对任何一个 13 岁的小孩来讲，7 年时光实在是太漫长太难以接受了，在那之后，斯拜尔去到了怀特菲尔街的鲍威尔公司工作，巧的是，这所鲍威尔公司其实是一间与工艺美术运动有着紧密联系的玻璃厂，当时的斯拜尔在那里从事彩色玻璃窗的设计工作。此时的斯拜尔仍热爱着绘画，12 岁起他就开始在兰贝斯艺术学院学习了，在鲍尔斯公司工作日午休用餐时，斯拜尔还会挤出时间继续画画。

1903 年某天，两位鲍威尔公司的访客，也就是英国皇家艺术家协会的威廉·布莱克·里士满爵士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爵士正好在拜访时看到了斯拜尔的一些画作。斯拜尔的作品令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们引荐了斯拜尔，让他获得皇家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并得以继续深造。于此同时，斯拜尔在读的兰贝斯艺术学院还让他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艺术竞赛，评委注意到了斯拜尔非凡的色彩感和强大的构思能力，在这场竞赛中，斯拜尔摘得银牌佳绩。但斯拜尔在皇家艺术学院却不那么如意了，此时的斯拜尔艺术风格更注重的是清晰的线条描绘，可皇家艺术学院的侧重点却在于明暗对比。斯拜尔的画大多取材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而皇家艺术学院则要求学生用石膏模型开始一步步学，打基础。但在私底下，斯拜尔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大家一致认为斯拜尔是个谜一般的人物。斯拜尔在皇家学院里的一位朋友兼同学，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曾讲道，斯拜尔当时的画作可以称之为怪异，甚至有个一年级的女生在看了他的画之后，将斯拜尔叫做“危险人

物”。实际上呢？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斯拜尔之所以收获到这样古怪的名声，根本原因是当时他害羞的性格。

1904 年，时年 17 岁的斯拜尔在纽因顿图书馆的门厅举办了他的首次公共艺术展。

以下则是时年 17 岁的斯拜尔的自画像，题为“他自己的肖像”。蓬头垢面的斯拜尔站着一座台基上，而在他左边的女子则将脸侧过去。从他这幅画中的着装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他的朋友们所描述：“斯拜尔的艺术气息”。此外，还请留意他胸前的秃鹰头骨图案，这一象征可以说是贯穿了他一生。在画中女子旁放着手稿，似乎就是斯拜尔将在次年发表的书籍《地球，地狱》；接下来看到台基，上面写着斯拜尔的咒语：…入眠比祈祷更有用。还有件值得一提的趣事，有这么一位记者，汉南·斯沃弗，他是在回家途中跳电车来看的这次展，这也是汉南首次看到了斯拜尔画作，在 20 年后，他与斯拜尔再次相遇，而 50



年后，正是汉南出资筹办斯拜尔的葬礼。

斯拜尔的父亲，菲利普·斯拜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儿子，将他的两幅作品背着儿子，悄悄提交给皇家学院，这两幅均被收录，其中一幅还作为藏书票的设计在当年的夏季展览上展出。突然之间，斯拜尔站在聚光灯之下，成为焦点，记者和艺术家们都不留余力地赞美斯拜尔的艺术作品，人们还常将斯拜尔与奥伯利·比亚兹莱、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来做比较。从那以后，斯拜尔回家时都能发现有记者在周边闲逛，显然这些狗仔队是想捕捉到这位青年才俊创作新艺术的有关新闻。当时的斯拜尔在上完学校的课之后回家，画到晚上，上床读会书再睡觉，正如同菲茨杰拉德钟情于荷马，并将热情转化为动力，把荷马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一样；随后几年的斯拜尔开始更深入地研习密传主义的相关内容，也在日后的作品中融入到自己的艺术作品里。

（下图为当时报纸给斯拜尔画的肖像，大意为：少年天才艺术



家，年仅 17 便在学院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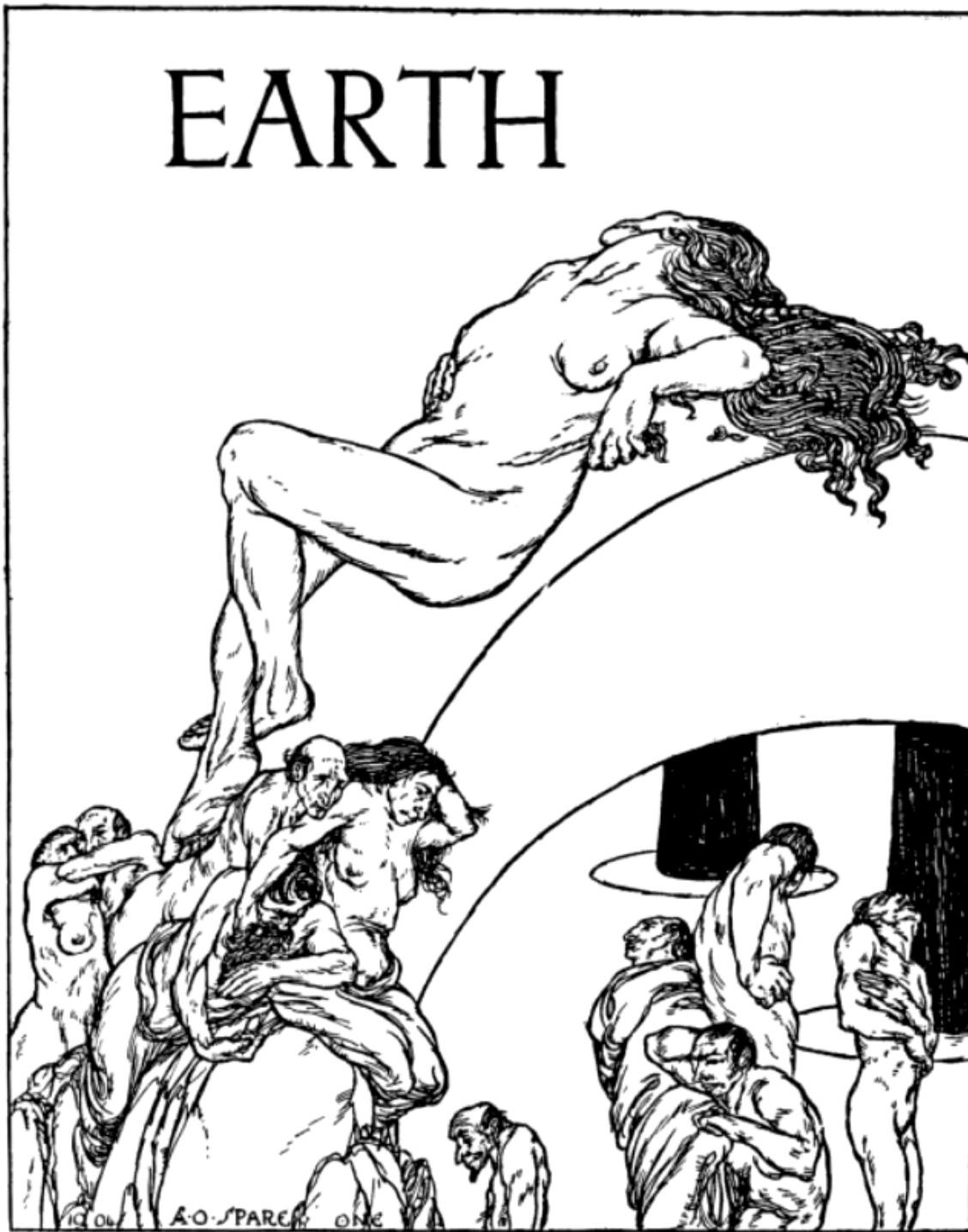
当时的斯拜尔就接触到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领域的著作，比如《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与《秘密教义》，由这些神智学资料为入门，斯拜尔还进一步研读了更多神秘学著作，比如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与艾利冯斯·李维的书籍。在这段时间阅读了这么多神秘学资料之后，斯拜尔内心中的对于宗教信仰的锚定点，也就是基督教，迅速失去影响力，那些童年时期耳濡目染的基督教教义迅速消逝；正如此时围绕着斯拜尔的记者在文章中暗示的一般——他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

以下段落引用自当时《每日纪事报》对斯拜尔的采访：“现在的我几乎失去了对上帝的虔诚，我认为此生所踏上的每一片土地，都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项个人探索与发展，同时，我也意识到，所有的信仰体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时隔多年，再访我出生地的教堂时，我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对于基督教的任何信念。说实话，我正在设计一种自己的宗教，而这个自创的宗教信仰体现了我对于我们人类过去、以及未来的观念与看法…”



斯拜尔在采访中提到的宗教与相关概念，就在他随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地球·地狱》中以 Zos Kia 的形式体现出来。书名暗指布拉瓦茨基夫人一个观点，每个人都在承受苦痛与折磨，我们所在的世界本身就是地狱。而书籍内容部分暗示了斯拜尔对当时英国的传统社会体系、风气等等的不满。

这幅名为“地球”的画作，其主题为：罢黜“普世之女”。



The desertion of the "Universal Woman," lying barren
On the Parapet of the Subconsciousness in humanity;
And humanity sinking into the pit of conventionality.
Hail! The convention of the age is nearing its limit,
And with it a resurrection of the Primitive Woman.

这是一个在斯拜尔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反复出现的概念，肯尼斯·格兰特将其描述并解释为：这是世间所有处在阙限之物的代表，”普世之女”并不单单是指某一个女神，比如大家容易联想到的腓尼基丰饶与爱之女神阿斯塔蒂、印度教中的迦梨女神、古埃及神话中的伊西斯，

“普世之女”指的是这世上所有的女神。在”普世之女”下方的众人，陷入到名”约定俗称”的深坑当中，无法自拔。此处不禁让人联想到，斯拜尔在本书出版前所积攒下来的名气，可能也是他人生尽头时一切幻灭的燃料。在本书自述这一部分，斯拜尔这样写道：“我所有奇怪的自画像，都是当我在凝视他人的深渊，陷入沉思后创作出来的；他人眼中的我，是如此的不真实。”紧接着，在地球的寓言这一章节里，斯拜尔写道，“在欢愉之中的欢愉，即为对现实的期望；但现实是一场残忍的觉醒，是从盲目中的觉醒。”在接下来的章节，一则绝望的信条，斯拜尔以下文所写般哀叹道：“我的野心已死，早逝于充满爱的关怀之中，与此同时还有莲花中的宝石，明日对我而言，没有意义，只剩罪孽与死亡，我甚至被自己的造物所豁免，欢愉，但此生的荒芜仍留存下来，可正是在绝望之中，我们开始寻求真正的光芒。脆弱，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阿门。尊崇你内心的 KIA，你将收获宁静平和。”

毋庸置疑的是，《地球·地狱》中所讨论的思想稍显晦涩，相信在读完上述段落后的各位都想要得到更为清晰的解读，但还得再等等，没这么快。说到这，就得看到本书的导言部分了，斯拜尔这么写道：本书的文本内容并无详细解析。

在成功出版书籍并再次收获众人眼球之后，斯拜尔却决定在取得文凭前就从皇家艺术学院辍学。随后，他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书籍封面设计与插图绘画。

斯拜尔的作品再次在皇家学院的夏季艺术展上展出，这次参加展览的则是作品《琐罗亚斯德的复生》。



斯拜尔作品
琐罗亚斯德的复生
The Resurrection of Zoroaster,
Austin Spare

A Book of Satyrs.



BY AUSTIN O. SP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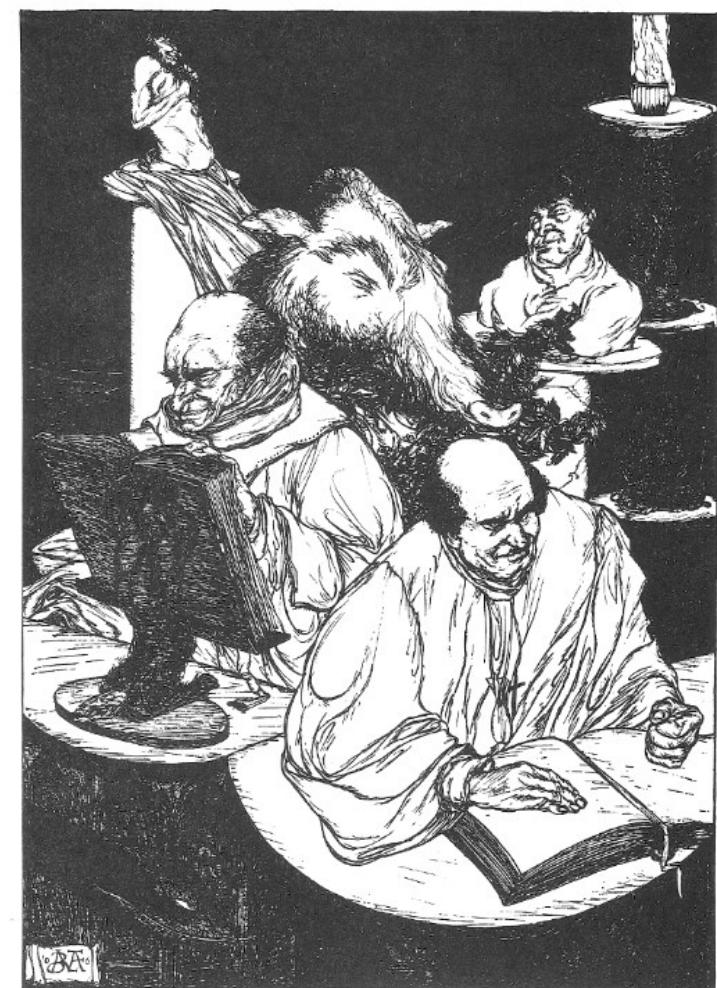
时间来到 1906 年，时年 20 岁的斯拜尔已完成了他的第二本书籍的绘制工作，该书意译为《讽刺之书》(A Book of Satyrs)，音译为《萨提尔斯之书》。斯拜尔以这本书表达了追溯古代信仰的愿景，望借由此书唤起往日的那些自然神灵。此外，本书主要展现的是斯拜尔对于当时，即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虚伪公权的不信任，以及对唯物主义思想盛行的讽刺。书中包含九幅对当时社会的讽刺画。

举个例子，如下右名为“教会/教堂”的这幅画，画中的牧师拳头紧握，锤在一本看似圣经的书上，而胸前的十字架却与钱袋交缠在一起。

下左这幅名为“政治/政治家”的画作，则描绘了一个登基的希腊罗马人，脚下是扭曲的人形，以及一个骷髅头。在他身后的石头基座上刻着希腊文的 THEOS，也就是上帝一词。



POLITICS.



THE CHURCH.

下左名为“存在”的这幅画，一个风格神似斯拜尔的男人被各种奇趣的面具及偶像环绕着；在底下的纸张上，我们还能看到斯拜尔在日后发表的符文魔法的原型。在符文旁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秃鹫骨的物体，秃鹰头骨这一意向常出现在斯拜尔的画作当中。比如斯拜尔上一本书《地球·地狱》里，斯拜尔自画像的胸前就有类似图案。作为死亡与肉体的象征，这段时期的斯拜尔将秃鹫这一形象与自己生活的状况联系起来。



EXISTENCE.



有趣的是，这段时期有位英格兰神秘主义者，时年 31 岁的克劳利，也发表了他自己的宗教文本，并也在其中提到与斯拜尔类似的观点。克劳利在 Liber AL Vel Legis，即法之书 (The Book of the Law) 第三章，第 51-53 段中提到：“耶稣被吊在十字架上时，我以鹰首啄食他的眼珠。我用两翼拍打穆罕默德的脸部，使他不能视物。我用双爪剜下印度人、佛教徒、蒙古人与穆斯林的血肉。”

不久后，这两人便会相遇。

With my Hawk's head I peck at the eyes of Jesus as he hangs upon the cross.
I flap my wings in the face of Mohammed & blind him.
With my claws I tear out the flesh of the Indian and the Buddhist, Mongol and Din.

Liber AL Vel Legis
Chapter 3, Verses 51-53
法之书 (The Book of the Law)
第三章 第51-53段

魔法与婚姻

1907 年，斯拜尔首次在西伦敦梅费尔区的布鲁顿画廊开展，恰巧，克劳利去了这次画展。斯拜尔与克劳利的首次见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融洽和谐的，当然了，只是相对起斯拜尔与前文提到的另一位艺术家，比亚兹莱的关系来说的。此外，我还留意到了当时不少评论家都指出，斯拜尔作品大多都是阴沉/忧郁的主题。但也有学者对此也有意见分歧，争议的点便在于，这种阴沉忧郁的主题是否一直存在于斯拜尔的艺术生涯中，与他的创作时的年龄有无关系。

以下段落引用自《包茂大道公报》1907 年 10 月 31 日的文章：

“展览收录了斯拜尔 17 岁时的画作，这些作品是如此病态，赤裸裸地展现了他疲惫的生活以及悲观的人生态度。当观众们被告知，这些画作的作者如此年轻之时，众人不由发自内心感叹：这个艺术家心中的负担是得多的沉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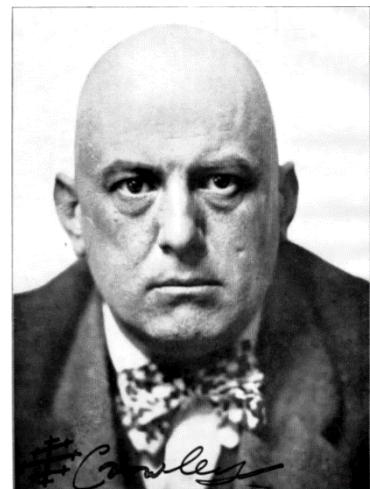
而《女王报》1907 年 11 月的一篇报道是这么描述斯拜尔的：“我们认为，奥斯丁·斯拜尔才刚度过青少年时期；让我们一同祈祷吧，祈祷他不要再将自己的才华沉迷到这种慵懒的恶臭幻想之中，让我们祈祷这种幻想能够从他身上消失；就现在他的画作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斯拜尔的才华能够给生命的奥秘以更高层次的解释。”

《环球邮报》1907 年 10 月 30 日的文章则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道：“... 该艺术家还非常年轻，因此，他也受到了那种可怖和不自然的主题的影响，并被其所困扰，这种倾向和如同婴儿般的呓语会随着年龄增长、日渐成熟而消失...”

总体而言，无论当时的人们对斯拜尔做出或正面或负面的各种评价，其中都有一点毋庸置疑：他的才华。

有这么一个人，在欣赏完斯拜尔的艺术展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信堂堂地去到斯拜尔面前，称道是：“我们皆为传达神圣消息的信使。”只不过，传达神圣消息给世人的方式不同，斯拜尔用的是绘画，这位陌生人用的是诗歌。就此，斯拜尔结识了这位“野兽 666”，阿莱斯特·克劳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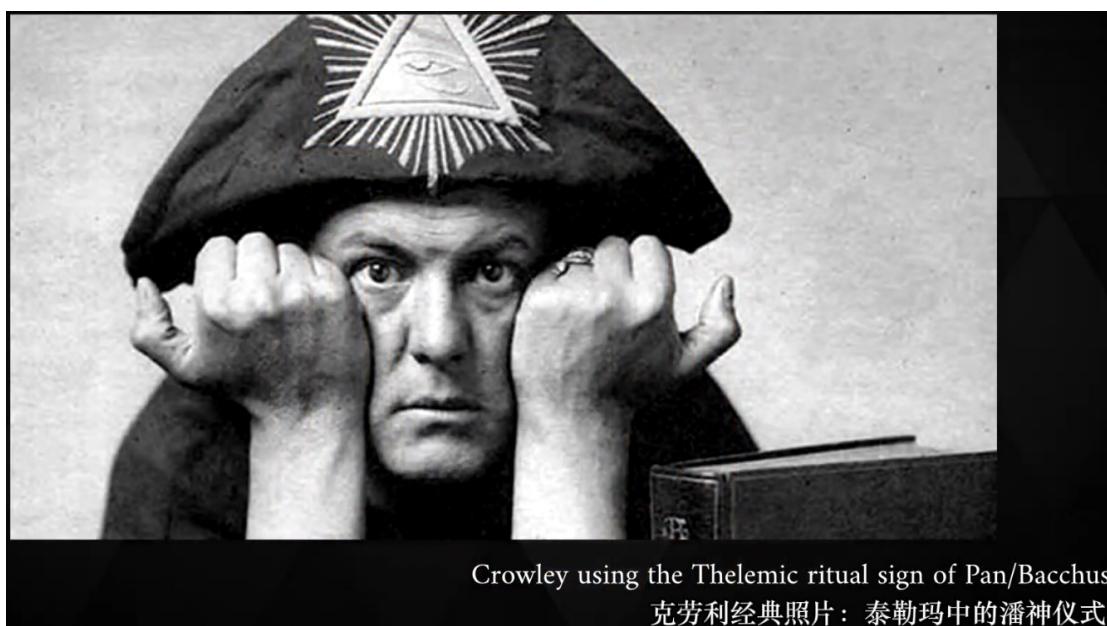
早在两人认识之前，克劳利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哲学、神秘主义体系，泰勒玛，并且这时候的他已完成了泰勒玛的核心教义文本《法之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 Liber AL。以赫密斯派黄金黎明协会为基础，克劳利围绕着泰勒玛发展出了全新的魔法结社：A∴A∴，这时候的斯拜尔也被克劳利的思想吸引



了。基于斯拜尔对魔法(以及神秘主义)的倾向，克劳利吸引到斯拜尔的注意其实也并非难事。

1909年7月10日，斯拜尔加入A∴A∴结社并取魔法名为伊霍瓦姆(Yihovaeum)，日后神秘学家、作家菲尔·贝克对斯拜尔所选择的这个魔法名“伊霍瓦姆”的解释为：将上帝之名耶和华(Jehovah)与印度教中的唵字(Aum)组合到一起构成的词汇。

意味着斯拜尔本人同时受到来自西方与东方的密传主义知识，两者的共同影响。这段时间的斯拜尔更是为克劳利的刊物《春分》绘制了数份插图，以绘图工作来换取加入结社所需的仪式长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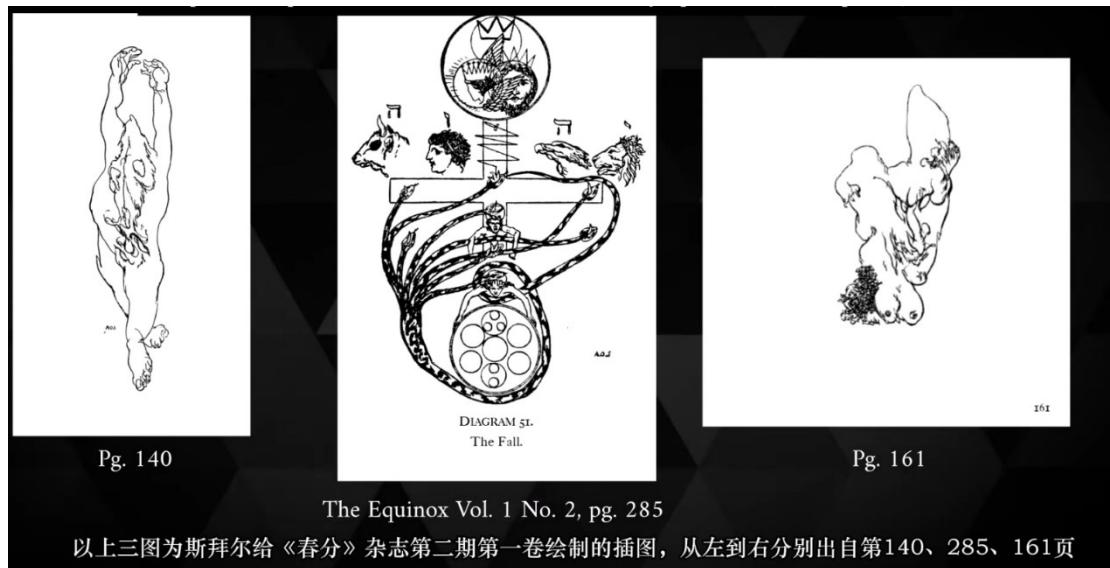


Crowley using the Thelemic ritual sign of Pan/Bacchus
克劳利经典照片：泰勒玛中的潘神仪式



1909年7月10日，斯拜尔加入A∴A∴结社并取魔法名：伊霍瓦姆。
On the 10th of July 1909 he took the oath of a probationer taking the magical name Yihovaeum

Spare performing the same sign
图中为斯拜尔做同样的姿势



有趣的是，克劳利是公开的双性恋，同时他也是出了名的，会去热烈追求自己有好感的人。似乎，这段时期的克劳利被年轻的斯拜尔所吸引。在斯拜尔成加入结社前，克劳利就送了斯拜尔一份《亚努斯的花园》的复印本。《亚努斯的花园》是一首克劳利与他的同性伴侣，维克多·诺伊堡所著的诗，克劳利与维克多将性与魔法结合起来，并在撒哈拉沙漠中进行性魔法实践之后创作出了这首诗，其带有强烈的同性恋色彩。巧合的是，《亚努斯的花园》发布于《春分》杂志的第二期，正是斯拜尔为其绘制的插图。为让各位读者更能体会到克劳利对当时社会来讲的向同性求爱的直白，节选翻译了《亚努斯的花园》供各位一窥大致含义：

“1. 我的床似天边云朵一般沾有血液与泡沫的颜色；穹顶在阳光下闪耀夺目；你看在那西方因热浪而扭曲的便是属于勇者的竞技场啊；角斗士们无不震颤，纷纷跪下以示臣服；忧郁的夜晚将头戴冠冕的他们逐个吞下；沉眠如死寂的大海；吞噬一切吧，从孕育无数生命的海岸开始，来摇响为永续而鸣的战铃吧！

2. 于是乎，他带着那柄吐息火焰的巨剑离开竞技场；进入我的肠道之中；我的血液被他诅咒；我的大脑因为羞耻之情带来的狂喜而浮游在太空；伊始之时那撕裂的巨痛消失不见，此时的我只感到满足；他随之消散，同样地，我也感受不到逐渐消散的自我；在死神盘踞的地平线之上，是那条正在吮吸我的恶龙。

3. 我从这梦境之中苏醒。我躺在草坪之上；这片苔藓被他们洒满玫瑰花瓣…

除此之外，克劳利还有一首专门献给斯拜尔的，名为“双子”的诗，与《亚努斯的花园》一样也同样带有热情的同性恋色彩。在这之后的克劳利还创作了另一首诗，其名为《帕诺尔米塔的女祭司》，在诗

中克劳利以各种隐喻作为代表，讲述了他满怀期望地、对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渴求，众神虽认为这段感情不恰当，可还是满足了克劳利提出的请求。

同样地，也给各位读者摘取前面一段体会大致的意思：“请聆听我的呼唤吧，群星的主宰！我自始自终都虔诚地侍奉你。可如今我内心却沾染悲痛，肉体遍布伤疤，衣裳上血污斑驳。请聆听我的呼唤吧，噢，那如百合花般皎洁的白羊！噢，我取下锋利干脆的荆棘，划过你那金贵的喉咙，在你的双角上迸发出猩红色的血弧！空气中灰尘弥漫，我用紫衫木为你搭建起神龛。我头上所佩戴的只有翠绿的枝叶，为你，我自此不再择鲜花，我取血液来当作露珠，浇灌这顶枝叶编织成的桂冠！……”

关于斯拜尔是否对克劳利的爱慕做出回应，至今还存在争议。回到现实，斯拜尔欣然接受了克劳利的礼物《亚努斯的花园》；而在斯拜尔送给克劳利的《讽刺之书》复印本，“大众寓言”这一幅画里，斯拜尔还画上了两个燃烧罐，将克劳利对他的启蒙比作“燃烧罐的白色空间”。人们对于两人关系的话题十分感兴趣，并衍生出诸多猜测，但其实随着时间推移，斯拜尔开始逐渐厌恶克劳利，从本质上讲，斯拜尔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组织，因此，他也并不欣赏克劳利那具有严格等级划分制度的A::A::结社。最终，斯拜尔不仅是对结社抱有意见，更是认为克劳利本人也应受谴责。作为后来者，当我们回顾斯拜尔此后的一生，也能发现，他还拒绝讨论克劳利这个人，即便是在自己的密友兼克劳利的追随者，格兰特夫妇面前，斯拜尔也不愿多言。斯拜尔在此后对于克劳利之流的仪式魔法师的评价，都是充满着谩骂之言的。这便很难不让人去猜，斯拜尔与克劳利之间是否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感情上的分歧？当然了，刚刚所说的只是我个人出于趣味的猜测而已，并无确凿依据。



GENERAL ALLEGORY.

1909年，拉尔夫·斯特劳斯撰写了一篇文章，发布在《爱书者》杂志上，向我们揭示了当时斯拜尔的内心。如右图示文章封面是拉尔夫·斯特劳斯化身成鸵鸟的样子，是以他名字玩的一个双关梗。斯拜尔受斯特劳斯邀参加了采访，也正是这次采访，斯拜尔公开表明自己在艺术创作和神秘主义思想上都受到了亚洲文化的影响。从这段采访中摘选一段：“他曾沿着笔直的道路向前探索，这条道路的伊始，是人类所熟悉的事物，越往前方越是遥远的未知；他也曾度过神秘学与恶魔学的书籍，坠入其中的梦境；望着他深邃的双眼，我不禁好奇，我是否也会抛弃我那平庸的哲学知识，并开始相信轮回转世之说。”不仅如此，斯特劳斯似乎对登门接受采访的斯拜尔非常着迷，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我的这位访客，斯拜尔，不仅秀发动人，还有一副像是由艺术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描绘的骑士那般英俊的面容。”斯特劳斯在伦敦参观完斯拜尔的作品后，这么评论道：“在伦敦的这场旅行后，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些艺术作品远远没有这个男孩（斯拜尔）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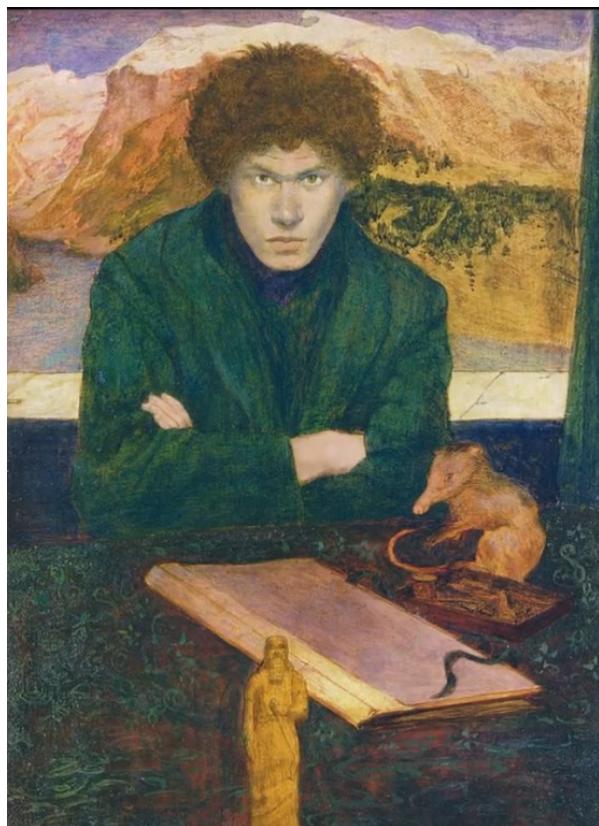
"...my visitor with the wonderful
hair and the face of a Watts' Knight."

“...我的这位访客，斯拜尔，不仅秀发动人，
还有一副像是由艺术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
描绘的骑士那般英俊的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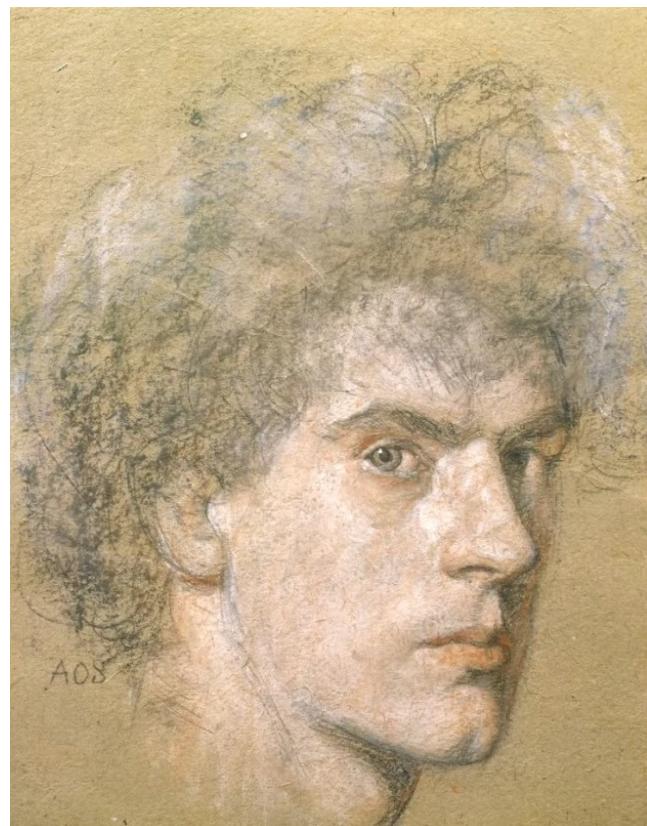


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1817-1904）的作品《加拉哈》，以供各位参考
Sir Galahad by GF Watts, for reference

值得一提的是，在爱德华七世时代，斯拜尔在伦敦男同性恋社交圈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斯拜尔不仅与多位男同性恋结为好友，也常受到来自男同性恋赞助人的资金支持。



1909年时年21岁的
斯拜尔的自画像
Self Portrait, 1909



1910年时年22岁的
斯拜尔的自画像
Self Portrait, 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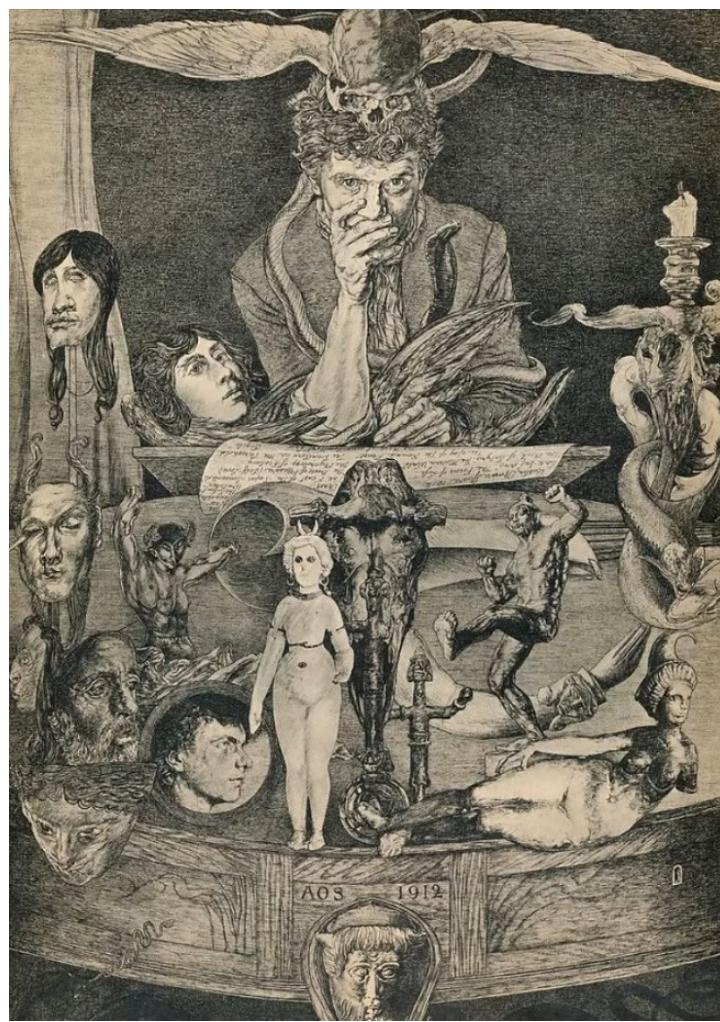
正如先前提到的，斯拜尔本人的性取向仍是一个谜，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异性恋，也有人讲说不一定。有观点提出，斯拜尔一生中曾有过诸多性伴侣，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说法，认为斯拜尔忠于他的妻子。倘若我们将目光放到斯拜尔本人的原话呢？那就更有趣了，斯拜尔讲过，他有丰富的性经历，比如他曾和一个塌鼻子的侏儒上床，甚至还曾与美神阿佛洛狄忒有染。斯拜尔曾追求过他主要的艺术赞助人之一，皮克福德·沃勒的女儿，但遭到她的拒绝。除此之外，斯拜尔还曾有过一段不是那么愉快的恋爱关系，但某天，奇妙的命运于伦敦梅费尔的一所酒吧悄然降临到斯拜尔身上。

那晚的斯拜尔碰到一位中年妇女，名为肖夫人，在交谈后，斯拜尔得知肖夫人正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对象。当时的斯拜尔和肖夫人提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以及自己有不少富有的艺术赞助人，肖夫人便认定了斯拜尔这个女婿。话题回到斯拜尔，他也确实爱上了艾莉，斯拜尔

给她画了肖像，也送了艾莉一张自画像。

1911年9月4日，斯拜尔与艾莉在汉诺威广场圣乔治教堂举行了婚礼，至少根据斯拜尔所说的，那是场盛大的婚礼：马车成群，声势浩大。有趣的是，成婚当日的斯拜尔在吃婚礼蛋糕的时候还不小心噎到了。当然，也有文件证据表明，斯拜尔和艾莉可能只是简单地在圣乔治教区登记成婚了而已，并没有他所说的盛大的婚礼。不管婚礼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毋庸置疑的是，这对新人搬到了伦敦巴尼特区，与斯拜尔的老友兼大学同学，西尔维娅·潘科赫斯成为了邻居。婚后，斯拜尔仍在持续创作出广受好评的艺术作品，但赞扬也是有限度的。

（右上图为当时斯拜尔给艾莉画的肖像）



The Death Posture, 1912
1912年作品，死亡姿势

1911年10月，斯拜尔的作品在贝利画廊的一场名为“现代世界”的画展上展出，与先前一样，外界对斯拜尔作品评论仍是赞扬批评共存。

节选自《观察者报》1911年10月15日文：“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画作就这样挂在尽头的房间里。很难在不牵扯到提出疑问、抑或是超越艺术评论的范畴的情况下，去对斯拜尔的作品做出评价。斯拜尔的画作最为奇妙之处，并不在于他无止境的想象力漫游，抛开想象力不谈，作品中其它元素都是相当正常且世俗的；于此同时，斯拜尔的每一划潦草的笔迹都充满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观众不难看出在斯拜尔笔下的情绪：他内心的狂喜到极点，可谓堪称创意丰富的奇迹...”

节选自《真相报》1912年12月4日文：“斯拜尔对画笔控制得是如此精妙，以至于人们都忽视了一点：斯拜尔本人是热衷于超性哲学的；并且，斯拜尔也没有遵守艺术家的第一法则：谨言慎行。”

此后，斯拜尔另一幅画作《欢愉与痴迷》也公开展览了，但并不太成功。该场展览的媒体评价都不太乐观。同时，就在画展前几天发生的那起“巨轮撞冰山”，即泰坦尼克号事件，也为斯拜尔的这次展览蒙上了阴影。尽管如此，斯拜尔还是以《欢愉与痴迷》的主题继续进行创作，并由此催生出我个人认为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欢愉之书：狂喜心理学》

（见右图封面），斯拜尔的这本《欢愉之书》或可类比克劳利的《律法之书》，《欢愉之书》中阐述的诸多内容可被视作斯拜尔的宗教信仰思想。

《欢愉之书》开门见山，在开篇处就直接提出了一个神秘的概念，Kia，并将其定义为：“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自由本身已经足够强大，但Kia是随时都处在自由的状态下，并且能够成为现实的自由：因此，Kia拥有无限潜力，且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自由或者赋予任何含义（除非Kia只存在于一瞬间），一个人只有在自我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接受到

THE
BOOK OF PLEASURE (SELF-LOVE).
THE PSYCHOLOGY OF ECSTASY.

BY
AUSTIN OSMAN SPARE.
1909—1913.



Kia，而自我获得自由，则需要跳出思维的束缚以及不为定义所困。用越少的文字或是语言去描述，Kia 就会越清晰。请谨记，进化是多次失败与挫折之后的结果—Kia 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最终的现实，而非表达人类最终将进化完全。”

其中，最后一句话非常有启发性，我们或许可以将 Kia 类比理解

“The absolute freedom which being free is mighty enough to be "reality" and free at any time: therefore is not potential or manifest (except as it's instant possibility) by ideas of freedom or "means," but by the Ego being free to receive it, by being free of ideas about it and by not believing. The less said of it (Kia) the less obscure is it.”

为道教中“道”的概念，或是佛教中的“空” / “舜若多”。举个例子，在《道德经》的开篇，老子即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与 Kia 相比，Zos 强调的是尘世间的血肉以及思维相关的事物。正如斯拜尔所言，我们可以将 Kia 大致设想为“未经定性之眼，既非两者，但也不存在于人们所理解的二元对立之间的那一点”。Kia 这一概念可能受到了来自瑜伽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教中有这么一个梵文术语：नेतिनेति——既非此亦非彼，“不是這個，不是那個”。

斯拜尔对此是这么解释的：“倘若将此概念以男女性别来打比方解释的话，我会这么讲，我通过达到雌雄同体的状态来超越单纯的二元性别状态，这种状态也可比作阉人；综上，我又超越了非此亦非彼的这一原则，然而非此亦非彼也还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能够构思 Kia 这一事实则是证明了 Kia 的可触及性质，并再次向我们暗示了非此亦非彼。”

“Man implies Woman, I transcend these by the Hermaphrodite, this again implies a Eunuch; all these conditions I transcend by a "Neither" principle, yet although a "Neither" is vague, the fact of conceiving it proves its palpability, and again implies a different "Nei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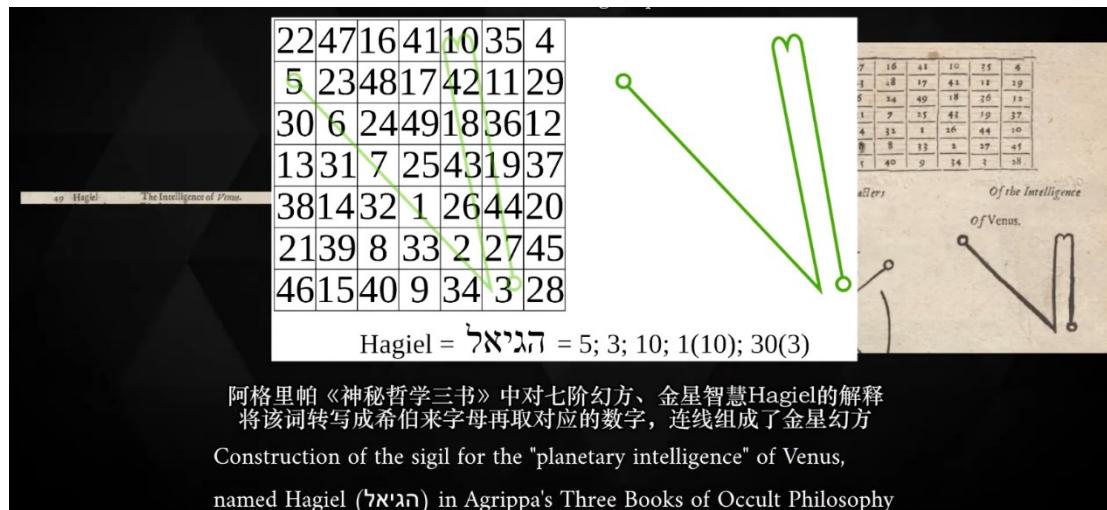
“Man implies Woman, I transcend these by the Hermaphrodite, this again implies a Eunuch; all these conditions I transcend by a "Neither" principle, yet although a "Neither" is vague, the fact of conceiving it proves its palpability, and again implies a different "Neither."“

“此处所讨论的自爱远非自愿这么简单，而是要找到一种由大笑构建起来的情绪所引起的情绪状态、感知、心理，让自己拥有能够自我欣赏的能力，在被接纳到一个整体之前，便能与其它人、事、物产生共情的处世准则。”

“Self Love: A mental state, mood or condition caused by the emotion of laughter becoming the principle that allows the Ego appreciation or universal association in permitting inclusion before conception.”

绝望，就是自我或“本我”被概念、教条、精神信仰所束缚而催生出来的情绪；而自爱，就是让自我或“本我”摆脱上述那些先入为主的束缚。

好吧，比起刚刚所说的那些概念，或许我们来讲 Sigil（符咒、符文）更容易理解，斯拜尔是无意识思维的信徒，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无意识来与 Kia 直接进行接触、交流。与 Kia 接触、交流的最佳方式就是使用看起来无明显意义的符文。在西方传统中的符文有多种不同来源：占星符号、卡巴拉哲学中的符号、某个灵体的名谓、行星幻方等等。比如阿格里帕《神秘哲学三书》中对七阶幻方、金星智慧 Hagiel 的解释，将该词转写成希伯来字母再取对应的数字，连线组成了金星幻方。



阿格里帕《神秘哲学三书》中对七阶幻方、金星智慧Hagiel的解释
将该词转写成希伯来字母再取对应的数字，连线组成了金星幻方

Construction of the sigil for the "planetary intelligence" of Venus,
named Hagiel (הגייל) in Agrippa's Three Books of Occult Philosophy

斯拜尔认为上述传统符文都是无关紧要的皮毛，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自己的欲望，并将其简化为字形 (Glyph)。常用到的方法是，将该句子中重复的字母删除，并由此创造出字母组合。这样创造出来的字母组合对有意识的思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字符会沉入无意识的领域当中。

斯拜尔原文是这么解释的：“找到你心中那如同猛虎般肆意、狂野的欲望，写出一个句子，再将重复的字母删去，如下示：（英文里的）我的愿望是获得猛虎般的力量。删减重复字母后剩下 THISMYWTOBAINTHESRNGOFAI，随后如图示再将其转化为字符。”

"Now, if for some purpose, you wanted the strength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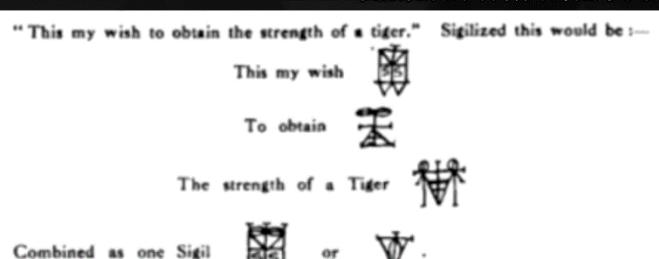
a tiger-you would make a sentence such as— "找到你心中那如同猛虎般肆意、狂野的欲望，写出一个句子，再将重复的字母删去，如下示：（英文里的）我的愿望是获得猛虎般的力量。删减重复字母后剩下 THISMYWTOBAINTHESRNGOFAI 随后如图示再将其转化为字符。"

becomes

THISMYW

TOBAIN

THESRNGOF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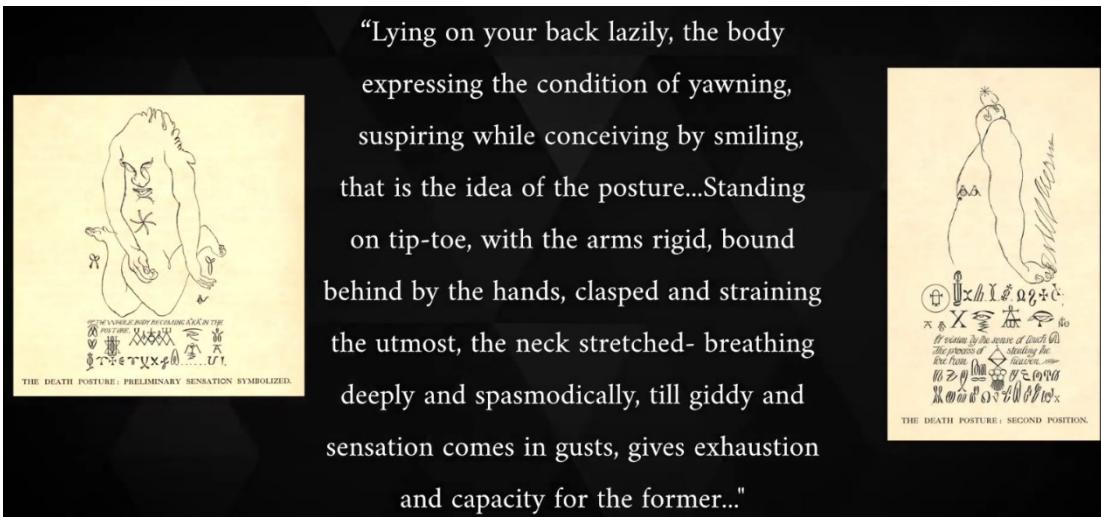


魔法的关键是让符文能够进入到无意识当中，要达成这一点，头脑中就必须清除掉其它思绪以及欲望。斯拜尔提出，清理无关思绪及欲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达到疲惫的状态：“所谓空虚、疲惫的状态，是通过一种或多种手段去耗尽身心精力去达成的，无论是个人所习惯的方法还是传统密教流传的办法都是可取且有效的，应根据个人偏好去采取其中最适合的方式；根据个人品味去选择实践的办法，与异性消遣、用红酒将自己灌醉、打网球、锻炼个人的耐心、专注于符文之上并踏上探索内在的征途，等等等等。”

"Vacuity is obtained by exhausting the mind and body by some means or another. A personal or traditional means serves equally well, depending on temperament; choose the most pleasant; these should be held in favour, Mantras and Posture, Women and Wine, Tennis, and the playing of Patience, or by walking and concentration on the Sigil, etc etc."

再或者，你可能也会想尝试一下斯拜尔提出的“死亡姿势”的办法。该名可能是受到了诃陀瑜伽中的“摊尸式”，又名大休息法的影响：“用懒洋洋的姿势仰卧，躯体表现出打哈欠时候的状态，踮起脚尖，双臂僵硬地绑在身后，双手紧握，脖子尽量伸直，先是深呼吸，再类似痉挛性般地急促呼吸，直到自己变得头晕目眩，直到自己感受到各种感觉阵阵袭来，且感受到疲惫但却拥有力量... 凝视自身倒影，直至其变得模糊、且自己无法认出自己的倒影，（通常是达到这个

状态之后不由自主地)闭上双眼,随后开始视效化,目睹光芒(通常是以不寻常的十字形出现的),紧紧抓住这道光芒并保证自己不放手,自身沉浸在这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当中(通常会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更小的不明的形体),同时感受到无法触及的边界。”自身达到疲惫的状态,目标则是在这个过程之后视效化出自己所应用的符文,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将其以往,留由自己的无意识将其转译并送达至K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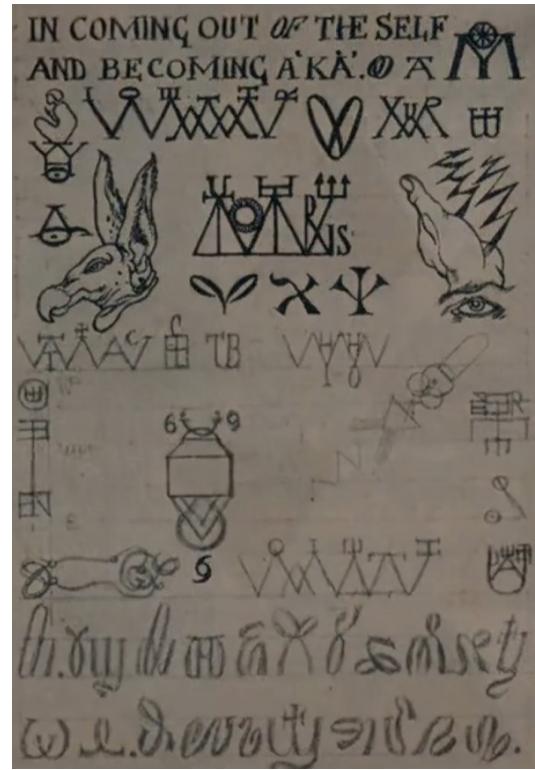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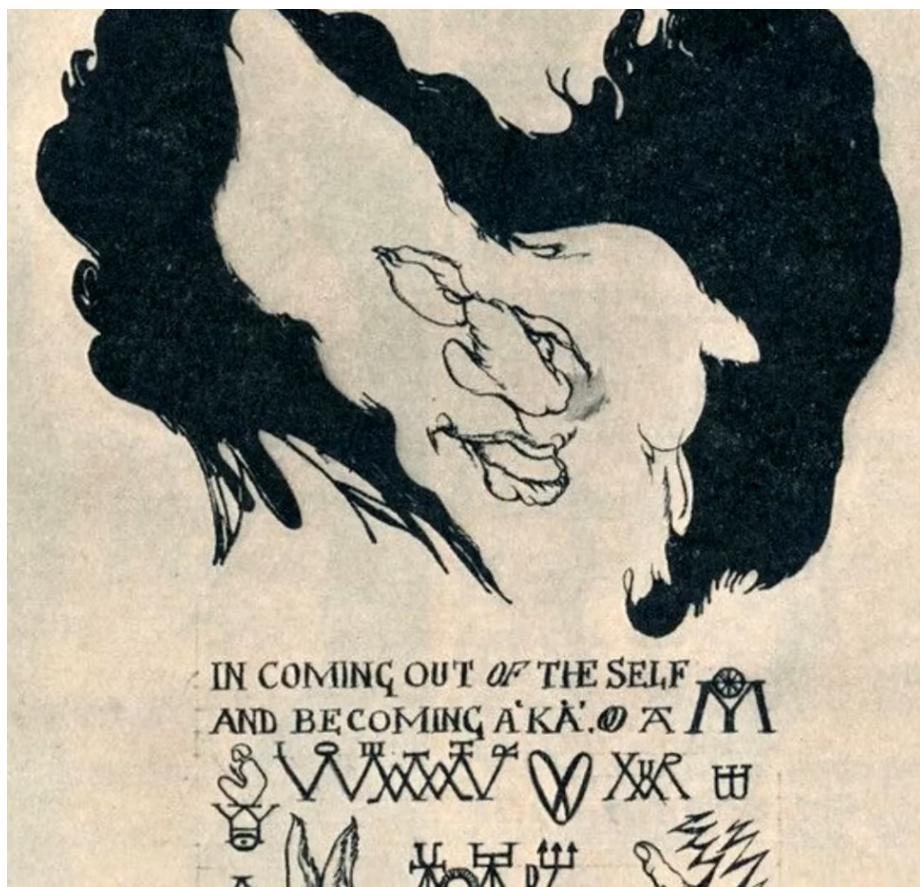
斯拜尔在魔法方面所研习的技艺与他的艺术作品大多都基于这种

“...expressing what is at the back of your mind (the dream-man) and
is a quick and easy means to begin being courageously original--eventually
it evolves itself into the coveted spontaneous expression and the safe
omniscience is assured.”

与敏锐思维有关的概念。说到底,艺术本身是艺术家自发的产物;然而,斯拜尔认为:“当社会上的法律法规或者习俗风气等等开始约束并不允许个人的自发性的时候,糟糕的艺术作品便会出现。”若想要达到高度的“自主性、自发性”,便可尝试通过斯拜尔提出的“自动绘画/自由绘画”技法来实现。你可像使用符文来进行魔法实践的疲惫之法一样,将自己的欲望画出来。但此处所说的技法与先前提到的不同之处是,“自动绘画”并非自身向无意识发送信息,而是让无意识给自身反馈相应的信息。斯拜尔写道:“...表达自身最深层次的愿望(梦境之中的人),这是一种简单且迅速的办法,用来鼓励自己开始发挥自身的原创性——最终,这种办法会演变为表达自身欲望的表述,并成为一种能够达到全知状态的安全手段。”

他所说的这种“自动绘画/自由绘画”便是，任由自己手中所用的铅笔、画刷或是其他绘画工具随心所欲移动，自身不带有任何意图地去涂鸦、去绘画创作，直至其形成一个图像。该种技法也被称为“与天才的沟通/天才般的创作”，至少引用斯拜尔的话来讲，这种技巧的本质就是与“梦境中的人”，或是与“门扉/阈限之生灵”进行交谈的结果。“自动绘画/自由绘画”应包含用神圣字母所写的脚注来作为结尾，而斯拜尔所讲的神圣字母表，便是日后肯尼斯·格兰特所称的“欲望字母表”。所谓的神圣字母，便是一系列符号，每个符号都有其所对应的深层次情感诠释，或是代表了某种性相关的准则。不仅如此，应用神圣字母还是一种绕过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的，那重保护自我的障碍的一种办法。说实话，有关这部分的文献描述都非常之模糊，之所以在本期传记中提到这些，仅仅是因为这个技法以及神圣字母是斯拜尔的世界观、宇宙观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他日后的作品中都可见许许多多例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每个人的神圣字母各不相同，皆可通过“自动绘画”的技巧来获得，确实是非常方便可取的一种技巧；而斯拜尔自己呢？随着时间流逝，他逐渐遗忘了自己所用的神圣字母的含义。

(下图为斯拜尔对神圣字母表的应用)



与其它大多数流派的魔法实践不同的是，在斯拜尔所提出的魔法实践指导当中，显而易见的，并没有提到当时流行的仪式长袍、蜡烛以及其它仪式用具。这不仅与当时潮流所违背，斯拜尔反而还旁敲侧击地嘲讽了黄金黎明结社的充满各种象征意义的风格。比如黄金黎明结社中所采用的实践者在仪式中假想、扮作某位神祇的方法，并以此执行仪式并带来魔法上的变化。

以克劳利曾在 Liber ABA，即《魔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写的为例：“实践者须将自己想象作各种神祇、使用各种武器、采用各种符文、做出各种姿势、讲出各种言语、应用各种象征。实践者须熟悉掌握目前所执行的仪式中的各个名字称谓与数字。”

克劳利曾在Liber ABA，即《魔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写道：“实践者须将自己想象作各种神祇、使用各种武器、采用各种符文、做出各种姿势、讲出各种言语、应用各种象征。实践者须熟悉掌握目前所执行的仪式中的各个名字称谓与数字。”

"He must be adept in assuming all God-forms, in using all weapons, sigils, gestures, words, and signs.
He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e names and numbers pertinent to the work in hand."
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leister Crowley



斯拜尔则认为，该种采用象征意义的办法从意识层面上的角度来说是多余的，占据了太多无用的意识，是没有用的。对此，他评价道：“他人都在歌颂仪式魔法的美妙，就像是他们能从中收获到无数狂喜一般！滥用这种技法的后果便是，精神病院人满为患，舞台上挤满了自作自戏的演员！是不是用了这种象征性的技法，我们便会成为象征？我是否应加冕自己为王，还是说我本身则为王？真不知我应是被他人唾弃，还是他们应当对我流露怜悯之情？”

"Others praise ceremonial Magic, and are supposed to suffer much Ecstasy!
Our asylums are crowded, the stage is over-run! Is it by symbolizing we become the symbolized? Were I to crown myself King, should I be King?
Rather should I be an object of disgust or pity."

正如前文提到的，斯拜尔开始对克劳利产生厌恶之情，而他对克劳利及他所信仰、实践的流派产生极大的鄙夷定是可以从这些评论中窥见。不仅如此，我似乎还能从斯拜尔这些评论中感受到他之前未在其它地方表现出过的蔑视的语气，不禁让我好奇，这种蔑视和鄙夷究竟是从何而来？

此处再引用他的原话：“这些自称的所谓魔法师，不过是一群缺乏安全感/认同感的人，终日无所事事，寻欢作乐的花花公子罢了……我了解这些人所谓的信条与教义，这些扭曲的知识让他们惧怕自身的光芒。他们就像是一群吸血鬼一般，编织起一个又一个谎言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对此，我只能评价说，我看穿了他们对华贵的仪式长袍、繁琐的仪典、复杂的魔法、荒谬的仪式要求、以及其它愚蠢的行为，不胜枚举的可笑。这些人所有的教义都不过是在自吹自擂、渴望通过其获得名利的懦弱之举；他们所设定的所有标准都是不必要的，从开始便注定会失败。”

“These Magicians, whose insincerity is their safety, are but the unemployed dandies of the Brothels... I know them well and their creed of learning that teaches the fear of their own light. Vampires, they are as the very lice in attraction..."

“...Therefore know the Charlatans by their love of rich robes, ceremony, ritual, magical retirements, absurd conditions, and other stupidity, too numerous to relate. Their entire doctrine a boastful display, a cowardice hungering for notoriety; their standard everything unnecessary, their certain failure assured”

说到这我得声明一点，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清楚斯拜尔具体想表达的意思，毕竟他的长处是将自己的想法用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非文字性的描述；所以我想，可能他很难清楚地用书写的方式来清晰表述出他的本意。最终，我们可以说，斯拜尔所著的这本《欢愉之书》可以说是比英国奇幻文学作家 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精灵宝钻录》还要精彩。

斯特劳斯于 1914 年 1 月 28 日撰写的短文《奥斯丁·斯拜尔出版的新画集》中，予斯拜尔高度评价：“对那些熟悉奥斯丁·斯拜尔先生的人们来说，他们肯定已经迫不及待购入一本斯拜尔新出的画集《欢愉之书》了，本书中的绘画超越了一般哲学所能理解的概念，是

一本极为卓越的作品。想把这本《欢愉之书》当作给学生以示鼓励的礼物？这本书对未成年人来说，不大合适。但也不会有人有这种想法吧。说回作品本身：斯拜尔的笔下所描绘的事物，绝对是你先前从未见过的奇异与超凡之美。”

**Austin Spare's
New Drawings**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Mr. Austin Spare's drawings will be eager to obtain his new volume, *The Book of Pleasure* (Co-operative Printing Society : 10s. 6d. net). Its illustrations, if beyond the ordinary philistine understanding, are truly remarkable creations. As to the text—well, that, too, is beyond the ordinary mind. *The Book of Pleasure* is not suitable for a school prize, but, then, nobody has so far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used for that purpose. Austin Spare's pencil, however, is so extraordinary that one may excuse the vagaries of his pen.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毋庸置疑的是，斯拜尔将自己的心血灌注到《欢愉之书》当中，与黄金黎明结社的其它经典一样，也是想要通过精心创作的作品将自己所实践的方法引荐给读者。可与结社不同的是，《欢愉之书》中斯拜尔所倡导的观点是，个人应当审视自己的信仰，并综合考虑，采取上适合自身的个人实践之道。但实际上，可以说《欢愉之书》是残本，其中缺少了一些章节，这些章节的标题乍一看都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诸如“超个人主义”、“带有保护实践者方法的黑魔法技法”、“吸血鬼主义”、“掌握美丽与力量的自然灵体”等等。斯拜尔表示：“这些在缺失的章节都会在日后的完整版中体现。”

但不幸咎于《欢愉之书》惨淡的销量，完整版终究未能面世。

下坡路与低谷

1914年7月斯拜尔举行了他首次个人展，但不幸，公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当时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之上。即便如此，根据当时新创办的艺术杂志《Color》报道，斯拜尔的这场个人展还是有相当人气的。几年后，斯拜尔与出版商约翰·莱恩开始商讨出版自己的艺术期刊的想法，于1916年，他与弗雷德里克·卡特一起被任命为英国艺术、设计杂志Form的编辑。

卡特不仅对超自然相关的主题感兴趣，他还跟斯拜尔一样，都拒绝迎合在那个年代为主流的传统艺术风格。斯拜尔与妻子艾莉·肖搬了新家，住到了王国公园路附近，并从那时候开始担任Form杂志的编辑。该杂志曾有诸多名流供稿，其中便包括了艺术家弗兰克·布兰温、以及大名鼎鼎的诗人叶芝。



卡特的作品，以拉丁文“光明/闪耀”、“无限可能/无边际的世界”两词组合为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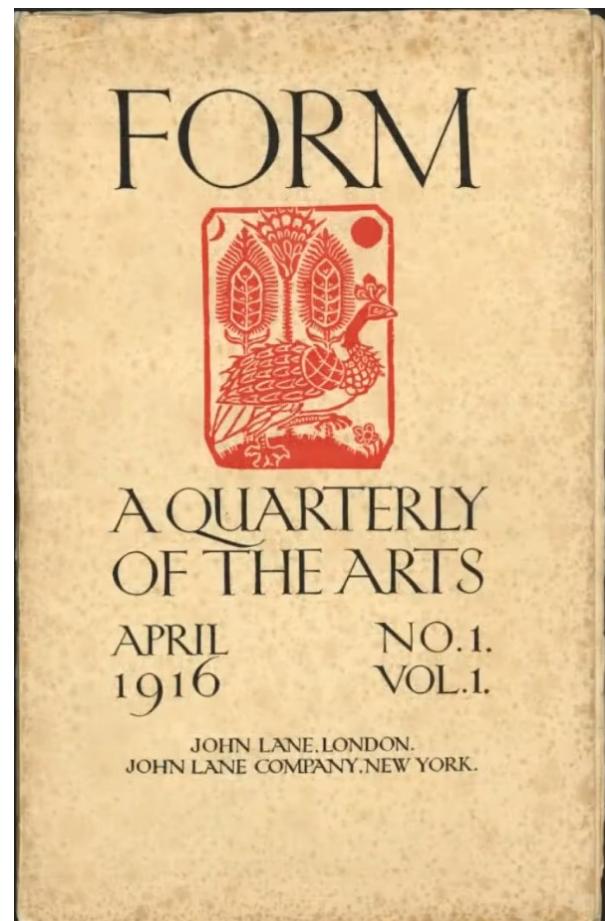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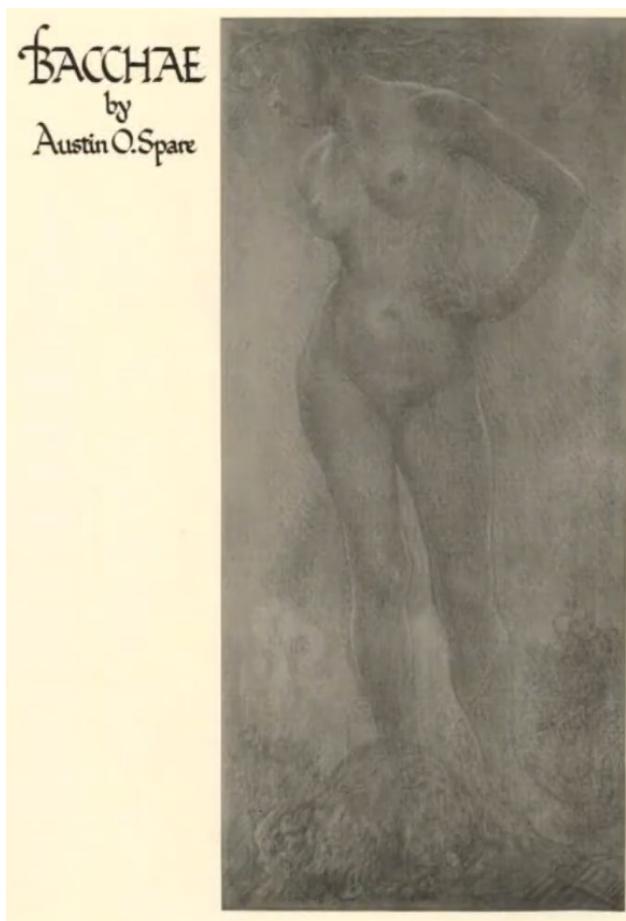


卡特的作品，题为《长有双翼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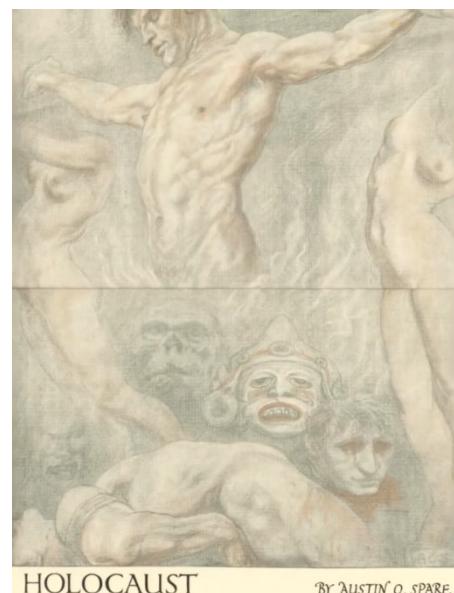
斯拜尔与卡特还曾合作在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探讨自动绘画技法的专题文章，该文大部分内容都是重申《欢愉之书》之中所提出的观点。可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斯拜尔《欢愉之书》的评价却不太尽人意。

虽说《文学增刊》的批评家们还是比较中意Form杂志的初刊的，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将斯拜尔与先前另一位艺术家奥伯利·比亚兹莱联系起来，将两人放到一起比较、讨论。《文学增刊》的批评家们中意斯拜尔的艺术是一方面，但至于他所提出的实践方法又得另当别论了。引用批评家们的原话就是：“斯拜尔的艺术创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欢愉之书》中所提出的魔法理论与实践技法会将他的

艺术创作走向何处，是好是坏，那又得另当别论了。”但总体而言，Form 杂志并未收到广泛好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甚至还曾在《卫报》上发表评论，称其为“糟糕的出版物”。虽然一开始是计划将 Form 以季度形式出版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初刊整整一年之后，斯拜尔才发行了第二期，便宣告停刊。



此时，一战全面爆发，斯拜尔尝试各种办法来避免自己被卷入到战火当中。最开始大英帝国的法案规定是：未婚男子应被征召入伍。但随着战事进行，该则规定被取消，已婚男子也会被征兵，但斯拜尔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被拒绝入伍，具体是他患有扁平足，无论这个是斯拜尔有意而为之的逃兵役，还是他真的有，随着时间流逝，真相都不得而知了。然而，逃得了一时逃不过一世，就在第二期 Form 杂志出版之后，议会通过了 1918 年版的《兵役法》，其中规定，当初因身体健康原因而免兵役的男子现在都得



入伍了；斯拜尔因此参军。

据他说，他被指派到埃及地区作战，在作战期间，他还进行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除此之外，他还曾在无人区的尸堆里面过了一整个晚上；在前往非洲途中，他所乘坐的运兵船不幸被敌方的鱼雷击中，尽管同船的其它战友都惊慌失措跳船，但斯拜尔仍保持冷静，呆在甲板上。然而，斯拜尔友人弗兰克·莱奇伍德对斯拜尔所讲的这些一战经历，却是这样评价的，他回忆道：“在多年的相处中，我不禁注意到，斯拜尔有时也会出于玩笑撒下这些无恶意的谎言。”事实上，时任列兵的斯拜尔并未亲自抵达前线作战，但至于运兵船嘛，他可能只是见到过罢。

其实，当时的斯拜尔任职于英格兰西北部布莱克浦的皇家陆军医疗队，作为医务兵的他主要负责的是给士兵接种破伤风疫苗。不出所料，本就厌恶等级制度的斯拜尔，在军队中更是对军衔等级的体系产生了不满之情；他曾因邋遢而受长官斥责，同时还抱怨自己的军饷被克扣。另外还有个趣闻，据说斯拜尔还曾在所罗门·约瑟夫中校所领导的队伍里任职过，而这位中校则是英国武装部队引入战略迷彩伪装技术的先驱者。这位中校全名为 所罗门·约瑟夫·所罗门，英国艺术家，一战中战略迷彩技术的先驱者。倘若这则传闻是真的，那么我们或可期望所罗门的艺术、甚至是战略都受到过斯拜尔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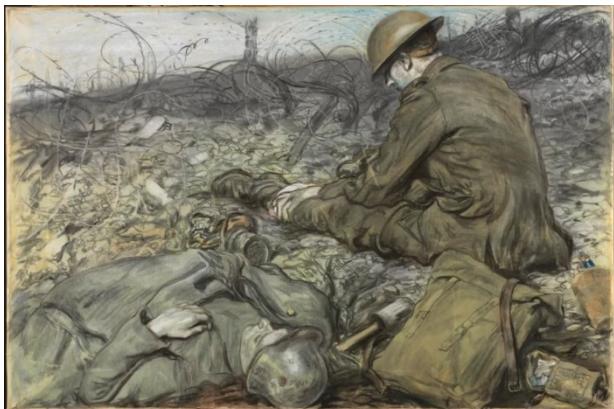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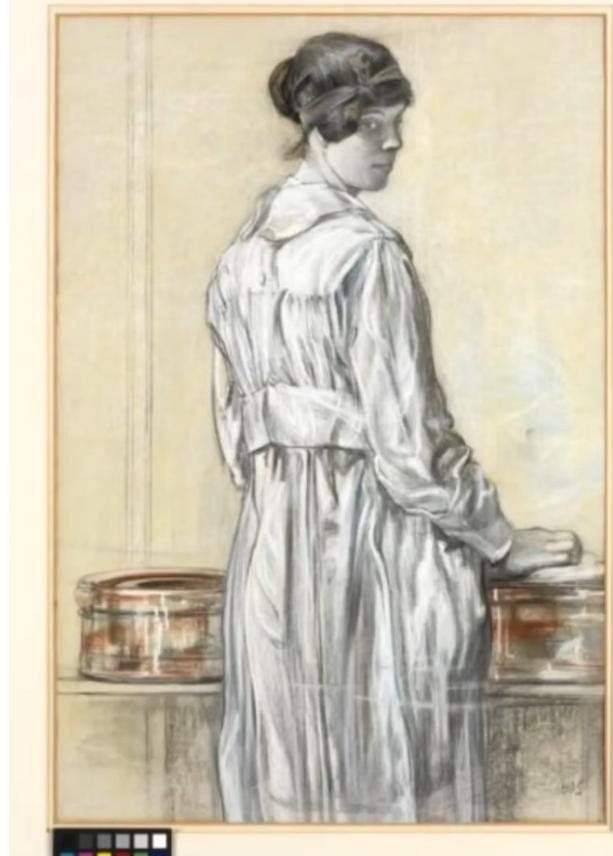
趣闻讲完，回到现实，1918年末，斯拜尔因其艺术才华而被指派返回伦敦后方。斯拜尔被当局任命为乔治王医院的代理参谋军士一职，并与当时其它官方指派的战时艺术家共同绘制战事主题的画作。1919年的五月和六月，斯拜尔前往法国以画作记录战争后的景象。这些画都出自斯拜尔笔下，现于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

以下展示的几副作品为斯拜尔在一战面临尾声之时
所描绘的战争场景
The following are a selection of pictures painted by
Spar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A Nursing Orderly (Indoor)
Endell Street Military
Hospital, London

伦敦恩德尔街军医院
在室内工作的一位护理员





威米勒公墓
Wimereux Cemetery

一战落下帷幕，斯拜尔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但他与艾莉·肖的婚姻却并没有延续下来。两人因为性格差异而不合，早在一战打响之前便初见端倪。艾莉本人是更加现实、更倾向于物质主义的，她不仅不欣赏斯拜尔的艺术作品，同时她还因为斯拜尔定期与他的那些年轻男性友人频繁会面，而感到不悦。虽说两人并未离婚，但还是决定就此分居；斯拜尔他则搬进伦敦市中心的一间公寓开始独居生活。虽说这两人之间有着诸多矛盾分歧，但我个人还是认为，斯拜尔是爱着艾莉的；而在两人分居之后，斯拜尔的情绪因日渐窘困的财务状况而进一步走向崩溃。

这个时期斯拜尔的一副代表作品名为“拒绝同化便是智慧真理”。该幅作品的标题可谓是与斯拜尔当时处境相当契合了，斯拜尔心目中对崇高的个人主义的见解，每个人应当找到合适自己的道路，不应盲目合流，被他人所同化。除了上述的解读之外，也有可能这幅画只是在描绘斯拜尔与妻子分居这一事件给他所带来的感触。我们观者或可从画面上潦草的笔触体会到斯拜尔当时的痛苦。画面中间写着这样一段话：“所有人都离开了这里前往远方，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变得不再珍贵：他们不能再取悦对方，无物留存，无人留下。”

尽管斯拜尔处在这段人生低谷期，但他的创作能力仍在蓬勃发
展，1921年，斯拜尔出版了他的第四本书《生命的焦点》，该书进一步
探讨了他之前著作中所提到的概念。该书重点讨论了ZosKia以及
IKKAH这些概念，不仅如此，图画还采用了类似现代漫威漫画中雷神索
尔的那种仿古风格。本书中还包含了斯拜尔从心灵层面角度去解释欲
望字母表的内涵，还有以更为简单易懂的，类似道家的思想对KIA这一
概念进行的诠释：“真正的智慧无法用人类的声音清晰地描述出来；
愚者所用的语言就像是被困于迷宫当中的词语一般，真相被埋藏
其中。”此外，还有以下这段，斯拜尔对KIA做了进一步解释，或也可
被解读为与《欢愉之书》中《未被社会规范化的眼睛》有关联：
“我，或自我，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两者已然分离。对各种象征与符
号的遗忘，促使我踏入探索存在的「原因」这一未经涉足的领域。”

~ The Focus of Lif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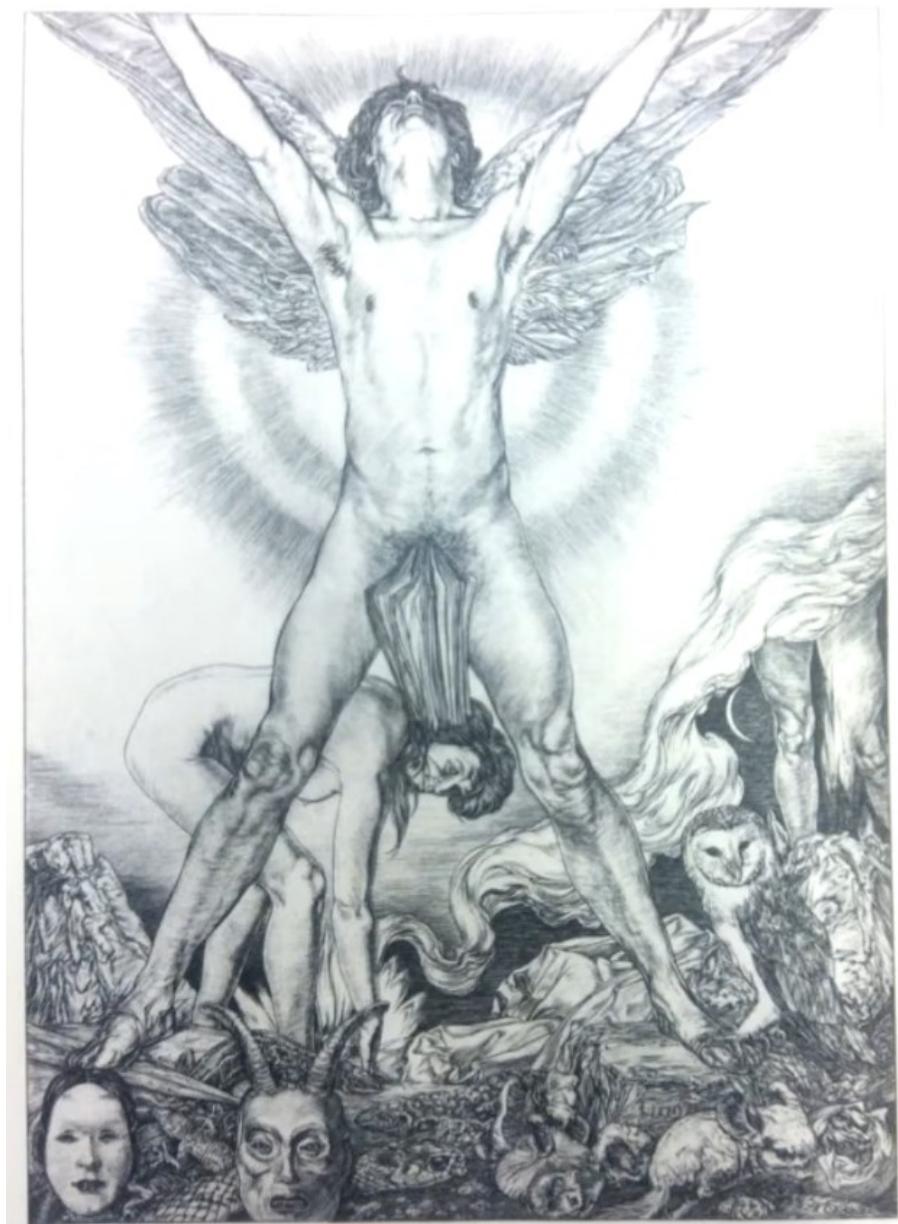
By Austin Osman Spare

Preface

The Mutterings of Aaos



"Now for reality"



《生命的焦点》的第二章，即格言贰，章首语是这么写道的：

“此为道德的黑暗面，若要探寻 ZOS 的奥秘，实践者不受任何诫命的约束。” 斯拜尔在这一章节中向各位读者明确了一点，他的所有作品和提出的理念并非为了创立出某种新的宗教让人追随，而是想让读者能够去找到更符合自己的、更个人化的道路。“众人不应当追随我，不应成为我的信徒。我并非你的庇护神祇。你应当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你个人的美好品质必然是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你若抱怨人生，便是灾难的根源：瞧瞧那些伪君子们吧，他们终日向上帝祈祷。你应当遭受生活中的苦难吗？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亲历折磨，至到你我不再畏惧肉体，不再畏惧灾祸的存在。”

“True wisdom cannot be expressed by articulate sounds.

The language of fools is words. In the labyrinth of the alphabet the truth is hidden.”

“I or Self, in conflict, separate. This forgetfulness of symboli becomes
the unexplored 'reason' of existence.”

“No man shall follow me. I am not thy preservation.

Thou art the way. Assuredly, thy virtue is to
be equally different. Thy complaint is the
calamity: The hypocrite is always at pra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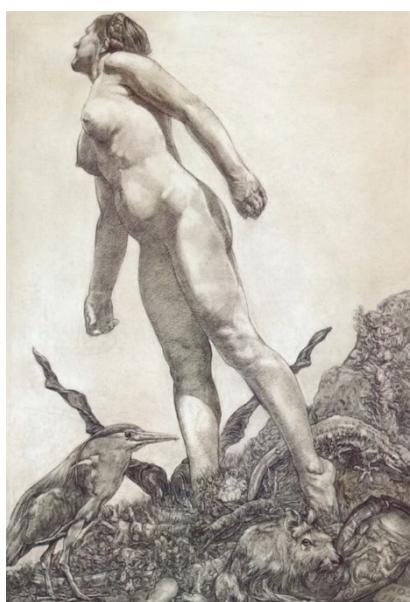
Dost thou suffer? Thou shalt again suffer, till thine I does not fear its body.”

在本书的格言之后，便是斯拜尔对系列梦境一般的故事讲述，主人公名为 Aàos，斯拜尔借他之名探讨了他独特的宗教哲学观点。不出意料，斯拜尔还在本书中融入了他对婚姻的观点。

Aàos 梦见自己名为 Tzula 的姐妹因为欲火缠身，而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以图婚姻能够扑灭性欲之火；可 Aàos 却 非常反对 Tzula 的想法，他向姐妹提出建议，让她将个人的欲望投入到更为宏大的追求当中，而非企图回避自身的欲望：“噢，我的姐妹啊，你非得要将自身的欲望愈化愈小吗？噢！放弃你那因自身缺失的感情而追求另一半的欲望吧，莫要嫁给邪恶之人。我的姐妹啊，我只想对你讲，除非是为了追求更加宏伟的爱情的婚姻，否则我不愿成婚……我的姐妹啊，将你自身的欲望束于你对爱情的渴望之中吧，不要任由欲望从心间流走。用这种将自身欲望留存于意识的方式，来防止你的信仰转化为微不足道的存在。毋需浪费精力去消化欲望，你应阻止欲望占据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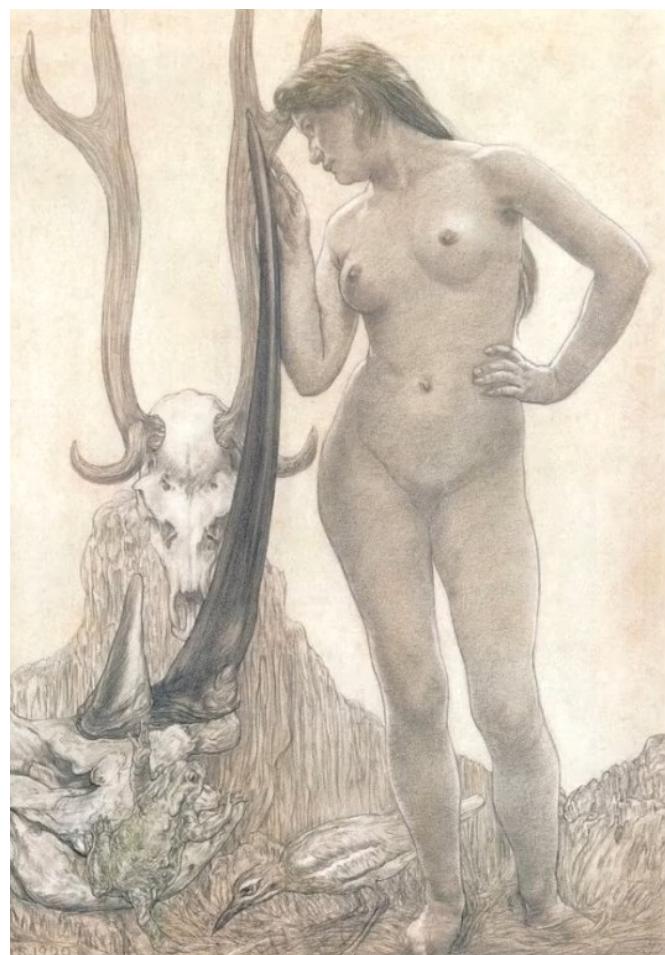
Aaos Recovers
from the Death Posture



The Primogenial

《生命的焦点》比起前作《欢愉之书》收到了更加广泛的好评，但好评并非来自斯拜尔在书中所提出的观点，而是他描绘的插图：大多为被动物与迷雾围绕的裸女肖像。

《生命的焦点》收获的成功让斯拜尔重新恢复 Form 杂志的出版，只不过比起前两期，斯拜尔这次将杂志的规模缩小，并采取了当时更流行的风格，以下则是引用他人对斯拜尔复刊的评论：“因斯拜尔在杂志中所做出的讽刺，以及他将心理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尝试，让他比其它一般的艺术杂志收获了更多的关注。”这则评价像是一颗根植于斯拜尔心中的种子一般，在



Tzula (The Huntress)



A small se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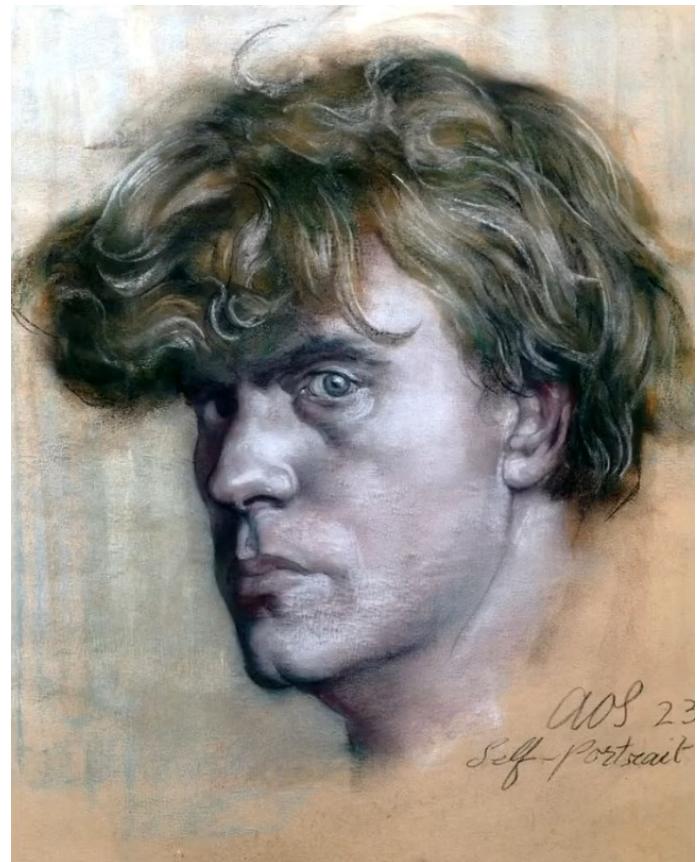
未来生根发芽，日后开花结果，成为他广为流传的艺术作品中独特的脉络。

“倘若艺术没有普适性，艺术的受众不是普罗大众，那岂非成为上流社会的特权？”

“If art is not for the people then for whom can it be?”

不仅如此，先前曾给出差评的萧伯纳还转变了他的态度，将评价改为：“可怖却又令人着迷”。复刊后 Form 杂志发行了三期，于 1922 年 1 月斯拜尔将团队解散，并与作家克里福德·巴克斯合作成立了一家新的杂志社。克里福德非常钦佩斯拜尔的艺术造诣，赞誉为：“...有关原始魔法的怪诞事物之混合体，描绘了人类最为原始的性，我尤为钦佩他绘画技法中蕴含的力量以及作品中的独特美感。”不仅如此，当克里福德提及他与斯拜尔的第一次会面时，克里福德描述如此描述道：

“... 斯拜尔着实是一位奇异却又富有魅力的人... 我留意到他那双浅色的眼瞳，为之着迷，他的眼神中永远都流露出纯实与幽默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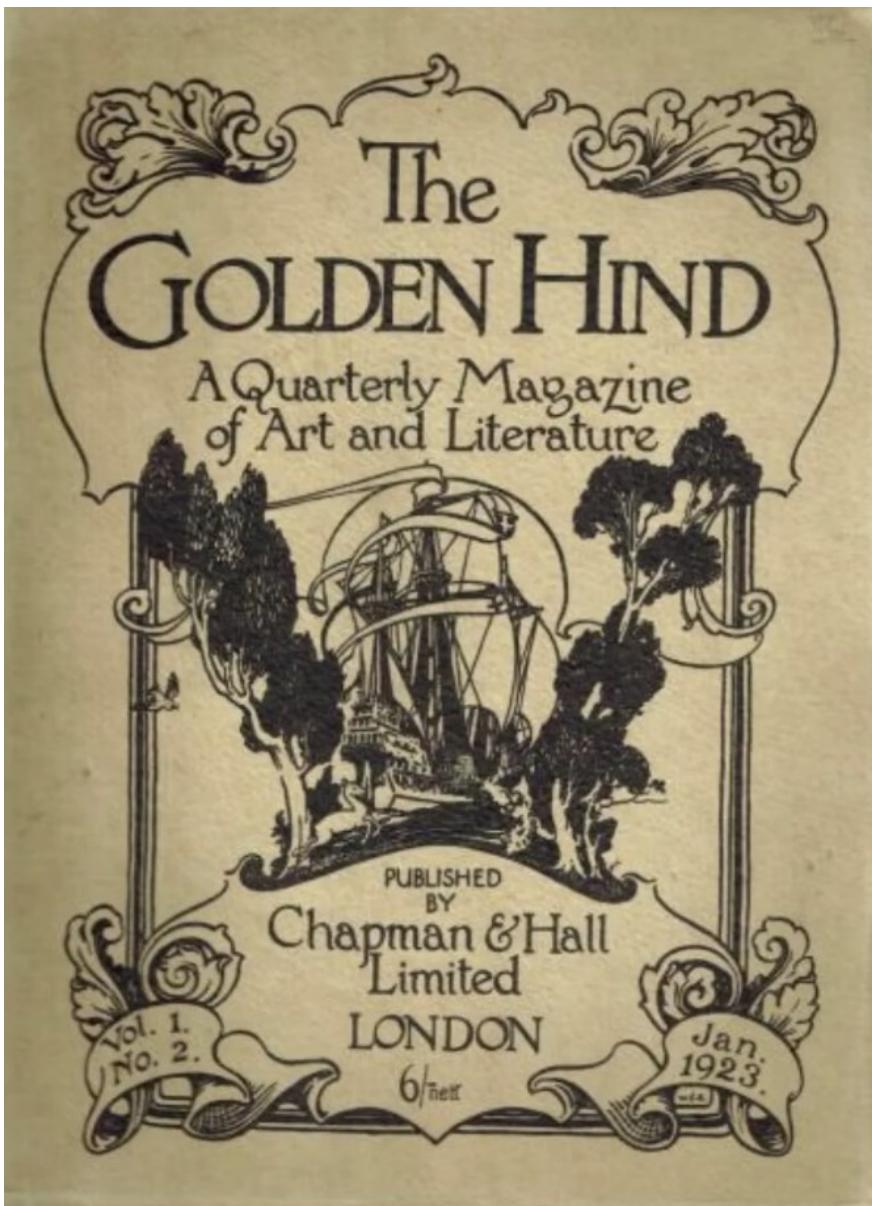


Self Portrait, 1923
斯拜尔1923年自画像

克里福德对斯拜尔外貌的描述，不禁让人联想到斯拜尔之前提到过的符文魔法，简单来说，人的状态的是由潜意识中蕴藏的欲望所决定的，而将符文植入到个人潜意识里面之后，个人的欲望便会显化出来。克里福德在他 1936 年出版的书籍《思想与人民》中提到了斯拜尔，当回想起斯拜尔的微笑时，克里福德这么写道：“看到他微笑时，我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的欲望是如此的贫瘠。” 斯拜尔与克里福德共同创办的这本杂志名为《金鹿》。

有趣的是，因为斯拜尔曾在杂志中收录过女性臀部肌肉的图像，这本杂志还因此得花名“金臀”。巴克斯曾这样评价杂志的停刊因由：“大家都应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主题的季刊仅仅属于有人们带着丝绸帽子、坐着华贵的出租车、家里有大客厅、一生只结一次婚的时

代（，而现在艺术与文学杂志已经过时、落后了）。”



此时斯拜尔迷上了英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也就是 2.L.O，他经常在家研究自制收音机设备，这个爱好给他带来了微薄收入，让斯拜尔得以糊口。不仅如此，这段时期的斯拜尔还完成了 3 本书，首先是 1924 年出版的《丑陋狂喜之书》(The Book of Ugly Ecstasy)，收录了斯拜尔采用自动绘画技法来创作的一系列怪诞的艺术作品。在 1925 年，斯拜尔完成了一本作品集，名为《自动绘画技艺之书》(A Book of Automatic Drawings)，但这本书直到他过世之后，在 1972 才出版。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一本书中，斯拜尔更是提升了自身自动绘画的水平，将其与拥有更加悠久历史的其它技

A N A T H E M A
O F Z O S
THE SERMON TO THE
HYPOCRITES
An Automatic Writing
By Austin Osman Spare



法相结合，该书名为《佐斯的诅咒：予伪君子的布道》(Anathema of Zos)。书中主角名为佐斯，大概可被理解为斯拜尔本人的化身，书中的佐斯不仅向当时社会流行的宗教习俗提出异议，还谴责了尝试模仿、抄袭他的一群追随者。



引用书中的原话就是：“你们这群蛆虫缠身的豺狼啊！还在执迷不悔吞噬着我呕吐出的污秽吗？我的追随者都会变为他自身的敌人；倘若将我作为偶像来崇拜，那么岂不是我毁灭的日子便是你消亡之时……去完成自己应当的工作吧！去完成自己先前所鄙夷的事情——成为自己原本该有的样子，发掘自身的信仰，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美德与品质。放任自己，让自身的善行仅为偶然之举；不要再频繁向他人施下善行，逃避他人对你的感激以及因此引发的虚荣心，来自天堂的怒火不会因为这样简单的自我放纵而降至你身。还要怎样！我是否得像他人那般，用拙劣的言语来讲述深奥的智慧？用如同儿戏一般的语法来表达神圣的字母背后蕴藏的真理？每一个已被他人讲述的真理，其

实都早已成为过去式，被人们所遗忘。我是否应像疯子那般用疯狂的笔迹划过智障，潦草地书写出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悖论？语言和文字，就只是单纯的语言和文字！我存在于无言无字的世界当中，昨天不再存在，明天也不存在……人类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概念。正因如此，我唾弃你们那些逻辑残缺不堪的所谓伦理道德、腐朽过时的谚语、如同水平低下的传教士一般的口齿不清的言辞、以及胡言乱语的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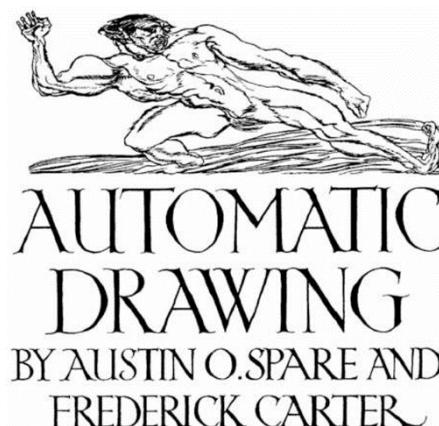
"What now! Shall I attempt wisdom by words? Alphabetic truths with legerdemain gramm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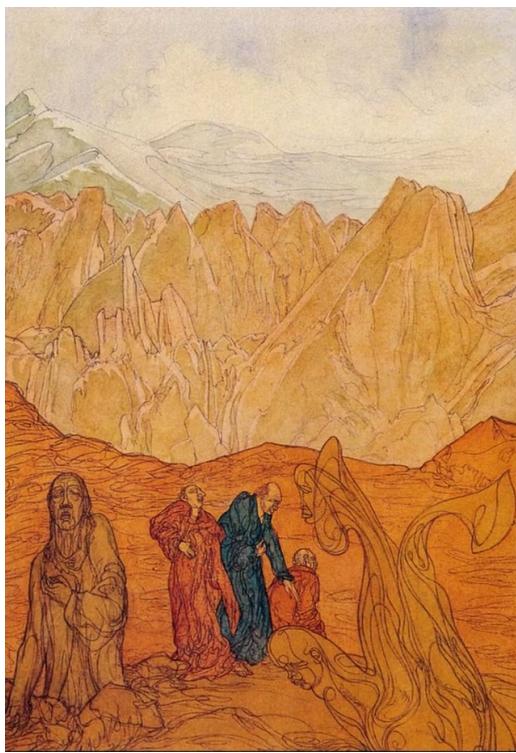
There is no spoken truth that is not PAST-more wisely forgotten.

Shall I scrawl slippery paradox with mad calligraphy? Words, mere words!

I exist in a wordless

world, without yesterday nor to-morrow-beyond beco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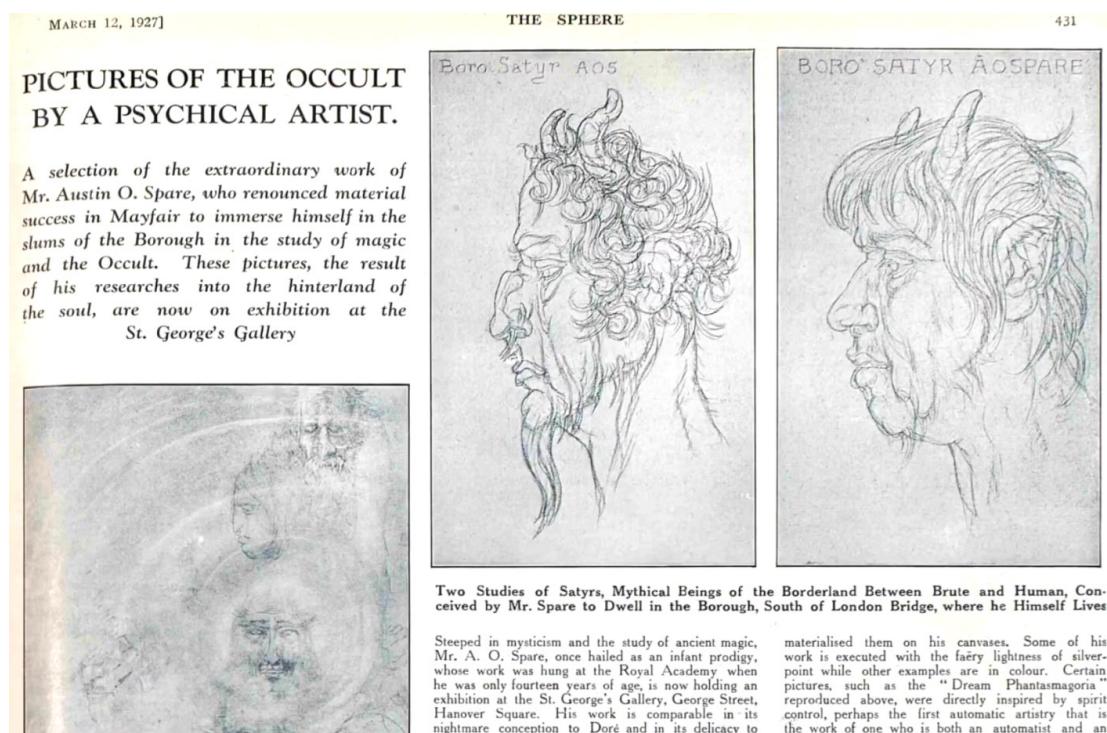
书中的上述内容或可被理解为斯拜尔对自己早期观点的重新审视，并向读者倡导，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读者应使用斯拜尔提出的方法来斟酌自己的信仰体系，换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而非盲目追随，无论是追随教会、社会主流，还是斯拜尔本人。从另一方面来讲，上述内容也可以被解读为斯拜尔对他终生所反对的——传统社会的文化规范——的否定，这些约定成俗的、流传众人之间的社会制度与管理应被重新考量；同时，正是这种否定传统公俗的思想，将斯拜尔日渐被社会孤立。

不幸的是，1928至1930年间，斯拜尔遭受了数起在他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斯拜尔父亲于1928年过世，同年离世的还有斯拜尔其中一位最为活跃和认可他的艺术赞助人。因父亲离世，家中的所有财产都归到了长女，也就是斯拜尔的姐姐茜茜的名下，茜茜本就是一位极其物质化和现实的人，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在父亲离世前，茜茜就已经对斯拜尔抱有高度成见与诸多不满了。而1930年，斯拜尔另一位长期的艺术赞助人皮克福德·沃勒亦离世，宣告着斯拜尔又失去了另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此时的斯拜尔不仅经济上捉襟见肘，更因其思想和风格而与主流艺术界隔绝，他的光芒逐渐黯淡。当时的社交名媛薇奥拉·班克斯曾前往拜访斯拜尔，以下引用薇奥拉的原话描述：“（斯拜尔）住在肮脏的廉价公寓中，这时候的他就像是天使加百列从天堂堕入地狱一般凄凉悲惨。” 薇奥拉将斯拜尔视作当时在世最为优秀的画家之一，并认为他的作品会在他死后流芳百世，卖出极其高昂的价格。斯拜尔本人对贫困生活的看法呢，则持有不寻常的态度，他甚至从清苦中感受到病态的乐趣。即便生活艰难，斯拜尔仍不断创作出诸多优秀的作品。



作品，并热衷于与仍肯与他交往的人们讨论作品及其背后的创作过程等等。



以下引用当时报纸上一篇名为“公寓里的艺术天才”的文章，副标题分别为“具有天赋的艺术家曾在 14 岁时被学院派「捧上天」” | “警察之子” | “或称为下一位列奥纳多·达·芬奇”：“斯拜尔曾跟我讲过他研习那些古怪事物：源自远古的宗教、奇异的仪典、催眠术、灵性主义等等。斯拜尔表示他的艺术创作根本不会涉及到他不感兴趣的日常生活，只有潜意识层面的内容才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他才会去动笔描绘。…斯拜尔，这位艺术家认为世间诸多巨作，比如《哈姆雷特》，都是基于作者自身的冲动而创作出来的，（就像是他所倡导的自动绘画的技法一般，）即便不是因冲动的激情迸发而自动创作的，他也将这种巨作的创作过程描述成有一位灵体引导自己画笔的移动方向。”

斯拜尔意识到解决自己财务困境属实是刻不容缓了，于是乎他开始采用非传统的形式，也就是跳过当时艺术家得在画展上卖画的繁琐过程，他开始直接将自己的公寓作为销售画作的场所。不仅如此，斯拜尔还将自己的画作定价拉低以提高销量，一幅画约在 1 几尼到 5 几尼不等，1930 年的 1 到 5 几尼约等于 2019 年的 60 到 300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500 元到 2500 元不等。当时的一张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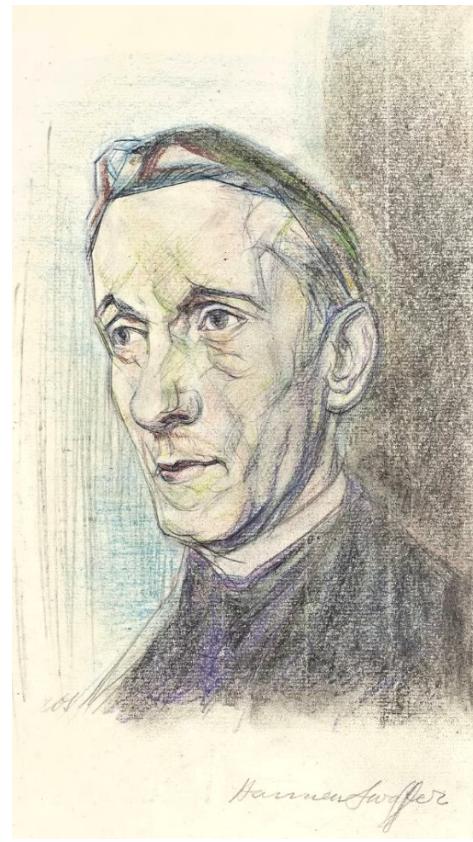
传他的公寓卖画的传单是这么解释的：“这位艺术家是面向那些对艺术领域陌生，且因为没有相关知识而之前感到不好意思了解的公众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画廊售卖是抽成非常多的；以伦敦西区画廊为例，一幅作品会收取高达 50% 佣金。

“This is an effort by the artist to sell to a shy and new public...”
“This exhibition is organised by AUSTIN OSMAN SPARE to circumvent some of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an attempt to give value for money.”

引用当时的报道：“..这位艺术家当时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便是，该如何与他广泛的受众进行联系，该如何进行宣传。斯拜尔当时付不起打广告费用。而出版社和其它媒体也几乎不会关注斯拜尔，将他视作只不过是在「搞噱头搏名利」。斯拜尔憎恨以自己的贫穷遭遇去博得他人的怜悯，但同时他更讨厌挨饿。斯拜尔有充足理由去质问社会现状——为什么他所在的这个世界上有如此之多钱袋满满、还乐意去购买他作品的人，他却默默无名难以维持生计？由艺术家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本人亲自策展，旨在规避传统画展的阻挠。来宾定能收获到物有所值的艺术品。”

但这段时期也还是有好事降临的，斯拜尔结识了汉南·斯瓦弗，这位年轻的记者早在 1904 年的时候便着迷于斯拜尔的艺术作品。汉南是当时伦敦弗利特街及周边地区的知名人物，因其对大众亲和与热心的态度而闻名。汉南前往贝克特公寓拜访斯拜尔，在画作、机械零件与其它斯拜尔自制的收音机半成品的围绕下，斯拜尔将自己对「天才」这一概念的理解讲述给汉南听，原话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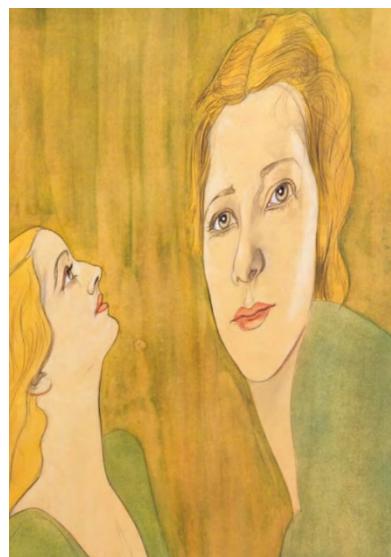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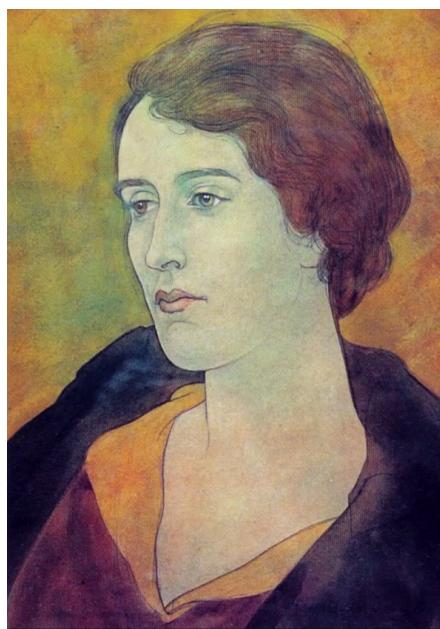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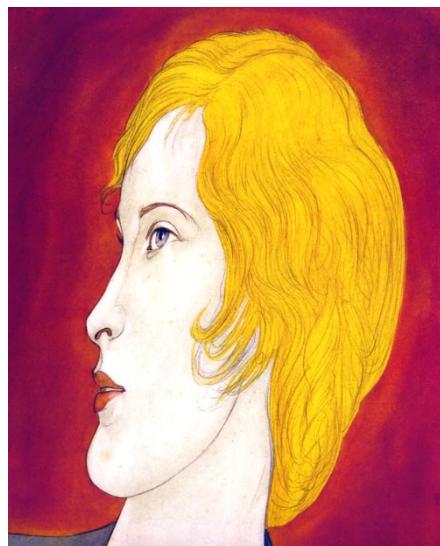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或许诸多艺术家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们的艺术是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影响，而非基于自己表层主观意志的创作，也就是借由潜意识层面的思维去创作的... 我认为，所有的艺术巨作都是来自潜意识的。虽然对其表述不同：灵感、启发、灵性的真相等等，但本质便是人的潜意识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1930年11月，斯拜尔于戈弗雷·菲利浦画廊举办了一场新展。该场画展的标题为“相对论系列实验”。经历了之前采用另类所带来的失意之后，这次斯拜尔选择回归到现实主义为主导的风格。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导的画展，但其中所包含的元素也令来宾感到意外和出奇。斯拜尔在这场展览中应用到了“歪像”、又称“变形艺术” / “扭曲投影”的技法，观众需要从特定的角度或是借由特殊的设备才能欣赏到艺术作品的全貌。

斯拜尔并没有近现代其它艺术家所做的这么夸张，这场展览中他画的大多为以特定角度展开的女性头部肖像，需要从特定角度观赏才是正常比例。

他将这种独特的风格称之为“侧面现实主义”（Side-Realism），并在日后的作品中继续使用这种绘画技法，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越来越多更注重艺术性、优雅品味的观众都开始欣赏这种画法，并开始邀斯拜尔给他们画肖像画。在这段时期斯拜尔绘制出了不少他最为之优雅和商业化的作品，但不幸的是他在名流、富人云集的伦敦西区的出场也将落下帷幕，不久，他便在戈弗雷·菲利浦举办了最后一次画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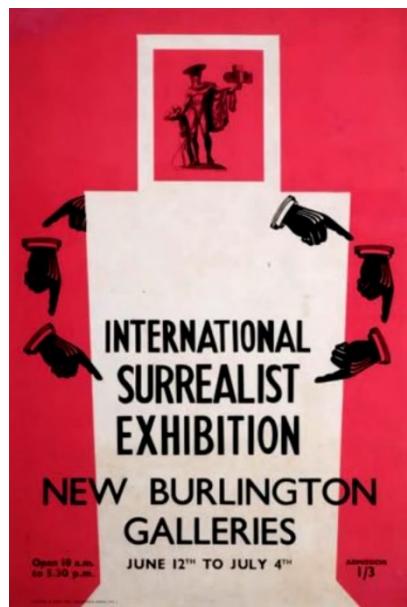




于 1932 年，斯拜尔搬到兰贝斯区的约克路 148 号，他的这个住所刚好就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上边，而斯拜尔这段时期的模特也大多是来自收容所的人士。对于模特的选择，斯拜尔则打出了这样特立独行的广告：“征求模特，优先选择五官不端正/不具备良好形象者、或年龄超过四十的中老年；艺术家本人则是一位有独特的气质风格，而非单纯的美貌的人。”在好友的协助与宣传下，斯拜尔成功在约克路举办了一场画展。好友还曾邀请萧伯纳来观展，但被萧伯纳拒绝道：

“我是不会去斯拜尔的画展的，首先，我本身不是艺术品买家，其次，倘若我真到访了也会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不会空手而归而让办展的艺术家失望。”虽然最后萧伯纳还是对斯拜尔这种，更尊重展览观众本人意愿的行为表示赞同的，萧伯纳甚至将其称为“像零售超市般销售艺术品”，可这并未打消他对斯拜尔作品的顾虑：“...依我看，我所见过的所有斯拜尔的作品都不大适合用作室内装饰。人们想要的是带来欢快情绪的画作。可以说，活到现在我都没碰见过任何一位正常的英国家庭话事人，愿意每天在家中悬挂这位斯拜尔先生的作品的，难不成要把斯拜尔作品中的那种沉思之情带给家庭每位成员吗。因此，我对斯拜尔现在这种零售艺术作品的行为抱有怀疑态度，不确定其是否能奏效...”

借着超现实主义风潮重回聚光灯下



自 1930 年起，斯拜尔的人生便愈发艰难，但时间来到 1936 年，他的生活似乎出现转机。在老朋友亚当·李斯特佩恩的帮助下，斯拜尔于象堡区找到了条件更好的住所，而巧合的是，这个地方恰好位于 Woolworth 零售百货的卸货区楼上。同年夏天，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将超现实主义带到伦敦，首次在英国进行展览。突然之间，超现实主义成为新风潮，但好笑的是，这一潮流的诸多特点都能在斯拜尔过去二十年的作品中找到，可当时的斯拜尔并未重视这些特质并将其作为首要卖点。

即便如此，斯拜尔的一众“好友”都开始纷纷称赞他为英国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者。其中一位朋友奥斯威尔·布莱克斯顿这样评价道：“超现实主义者们以隐晦和巧妙的办法将各位英国名人归到超现实主义名下，在超现实主义这股风潮出现并席卷全世界前，以下这些人士都早已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创作出美妙又宝贵



Mr. Austin Spare—Archsurrealist?

Austin Spare's successful studio exhibition at 56a, Walworth Road, introduced him to fame and re-introduced him to prosperity, as he early forsook (according to one authority) "ease for the easel." He is forty-eight, and claims to have been the first surrealist.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斯拜尔认识了那位朋友，是他让后来的我们得以窥见最真实的斯拜尔。时年 21 岁的弗兰克·莱奇福德某日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报社自称为新发现，实则内容老生常谈，标题为“记者 H. V. 莫顿发现了一位艺术天才”。莱奇福德对此很是惊喜又好奇，于是便决定动身前去拜访这位爱绘画创作多过爱金钱的艺术家。跟着地址他来到象堡区的那条小巷，按照墙上纸条的指示上楼梯左转，莱奇福德来到斯拜尔住所兼工作室前，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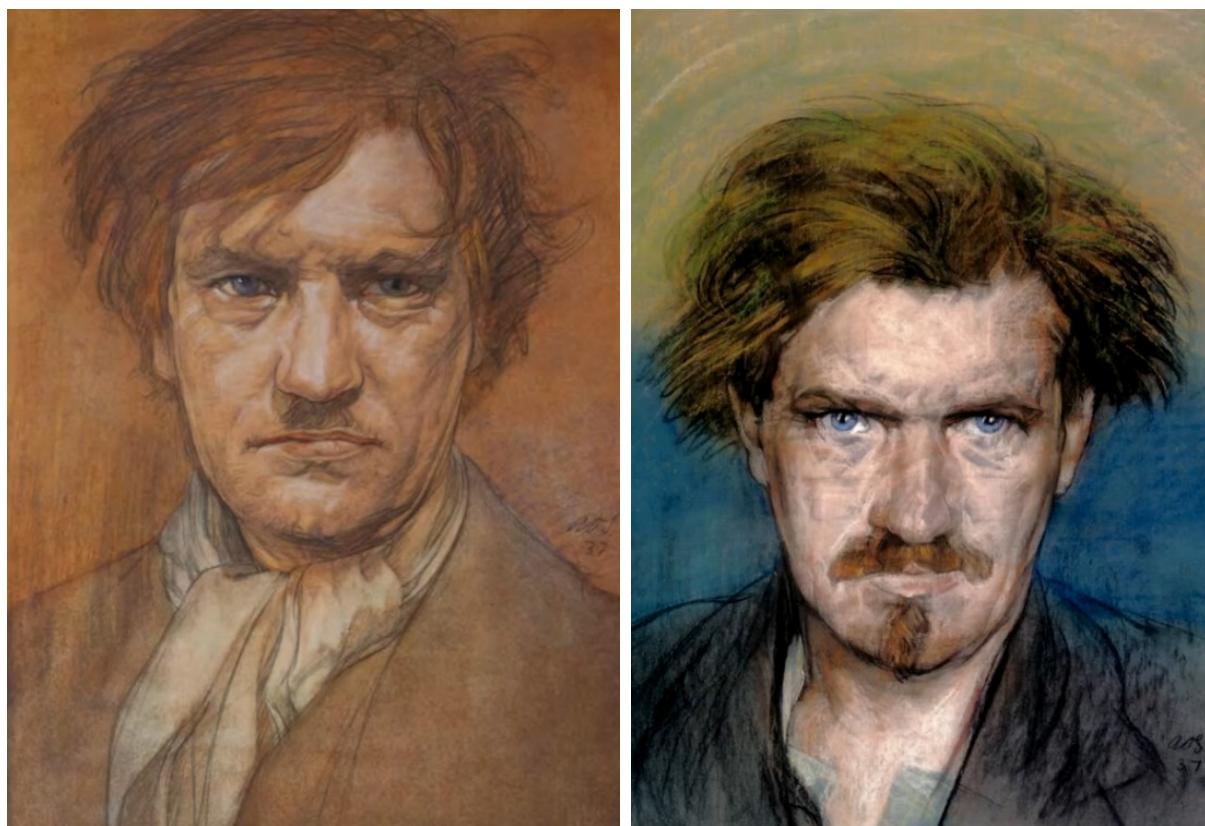
的作品。乔纳森·斯威夫特被称为可怕邪恶的、拉德克里夫人被誉为如风景般优美的、卡罗尔被唤作胡说八道的，等等等等。但没有人将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这位超现实主义中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者，列入到名单当中去。”

即便心存顾虑，斯拜尔还是借这股风潮给自己作品打上了超现实主义的标签。1936 至 38 年期间，斯拜尔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了数场成功的画展，并开始招收学生，开办了同名的「奥斯丁·斯拜尔绘画教学班」。同时，他还创作发行了一副用来占卜赛马结果的牌组。这段商业上成功的经历让斯拜尔意识到广告宣传与自我推销的重要性与其带来的诸多好处。日后，斯拜尔曾向好友弗兰克·莱克斯福德坦白说，他在 1936 年之前都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人。



据莱奇福德原话：“楼梯上跌跌撞撞地下来了一个身着皱巴巴正装、批着围巾的蓬头垢面的男人。那便是奥斯丁·斯拜尔，他疑惑地盯着我，不一会又转过身去，用一个大步子迈两台阶楼梯的方式跑上楼。”两人聊了许多。斯拜尔曾跟他谈到：“…有关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建筑学、雕塑、音乐与神秘学的方方面面，还有时下市场那惊人的肉价。”

就此，莱奇福德成为了斯拜尔最为亲密与忠实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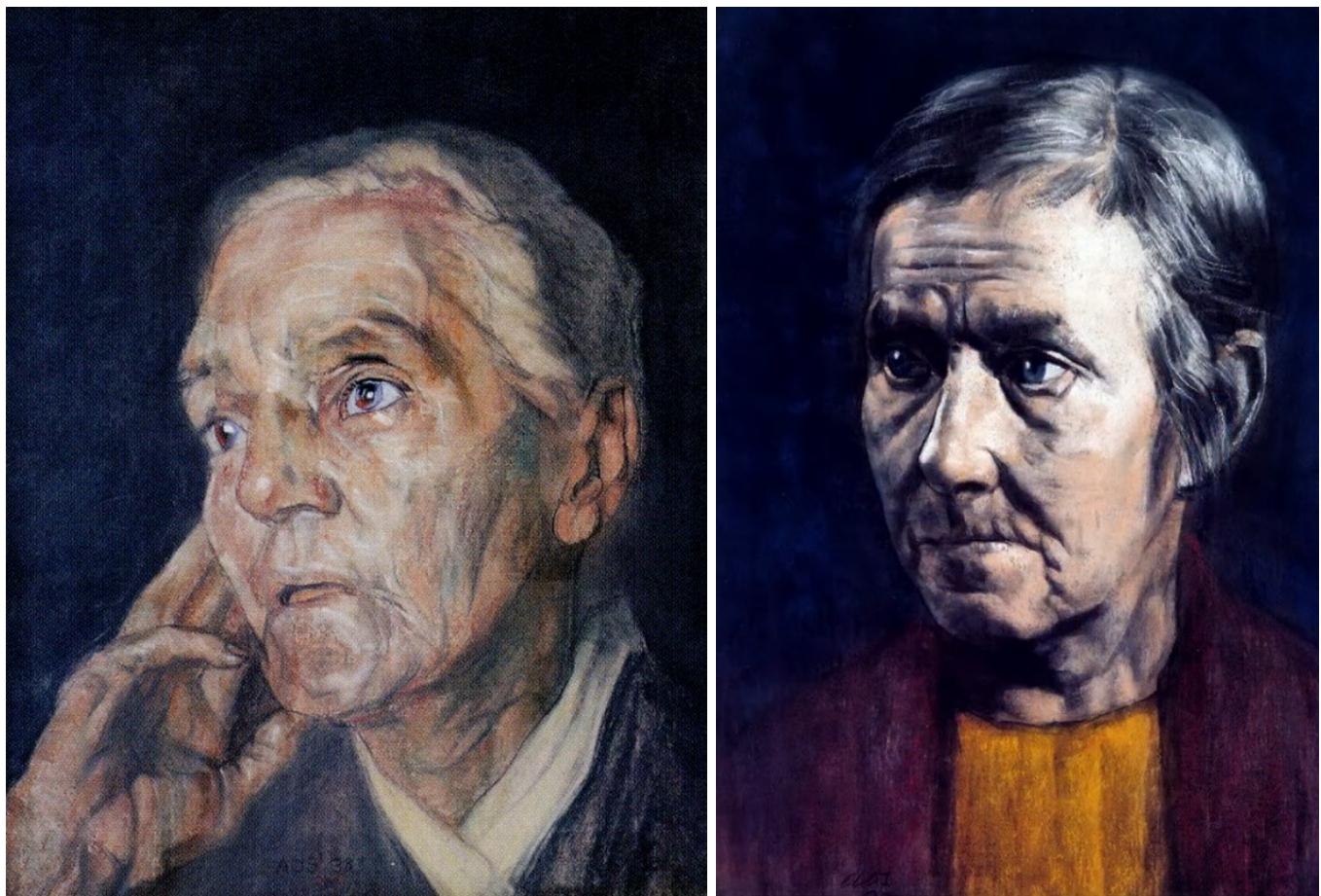
斯拜尔1937年自画像
Self portraits, 1937

这段时期斯拜尔大部分作品都是伦敦南部本地人的肖像画，据知名英国新闻工作者 H. V. 莫顿描述，这些人都是投机倒把的骗子、市井小贩、酒保、台球厅记分员、出租车司机。这段时期的模特大多选用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而据莱奇福德回忆，当时景象如是：“这些被选中来做模特的女士们都尤为活泼，而在画展的时候，她们会先带着羞涩走上楼梯，随后情绪便会变为兴高采烈，注视着墙上的自己与她们的密友。”

斯拜尔对这些年长的女士们怀有的钦佩之情，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长的女士们终日忍受着生活中所有的忧虑、工作中的劳累、疾病所带来的苦痛，但她们都被家人与朋友们需要着，因此她们必须

坚持活下去。”

以下这段评价，是来自菲尔·贝克撰写的斯拜尔传记中，引用罗伯特·安塞尔书籍《Borough Satyr》的段落：“1934年至1955年间，斯拜尔以伦敦当地居民为主题创作的一系列肖像画，不仅表现了他对身边那些过着苦日子的人们流露出的同情之作，更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些肖像画记录了当时正处于巨大变革的伦敦。”



二战前后

虽说一战时斯拜尔极不愿参军，但当二战打响，时过境迁，斯拜尔的心态与对人生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他想要尽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本人是反纳粹主义的。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一件趣事：斯拜尔曾被点名，要给阿道夫·希特勒画一幅肖像。1936年时，一位德国大使曾买下斯拜尔的画作，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希特勒，随后希特勒邀请斯拜尔给他绘制肖像画，但斯拜尔却回信拒绝道：“当我看到您的样貌时...我便知道，只有从质疑与否定的角度来看待，我才能构建出对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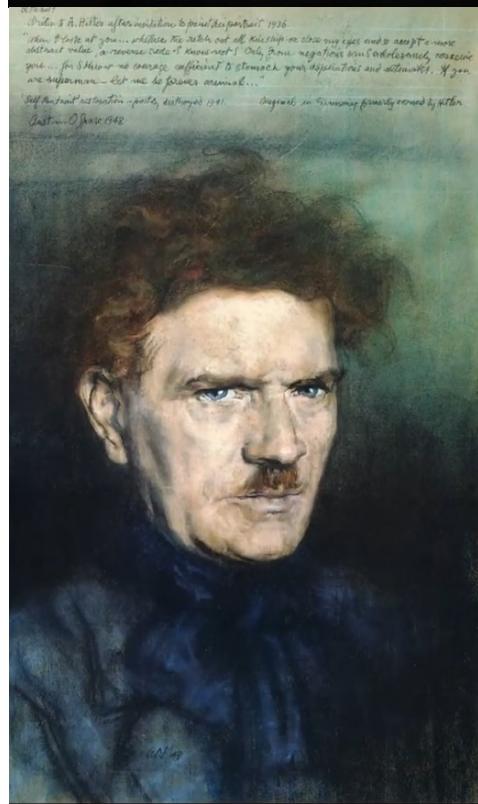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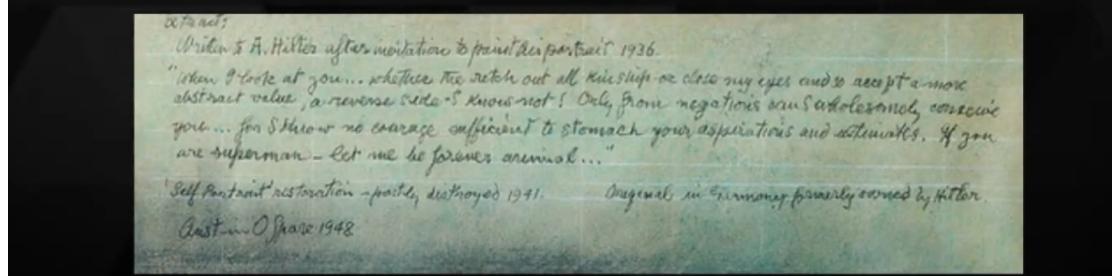
完整的认知。同时，我也清楚地了解到自身的不足，恕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与魄力去承受您那些宏伟的抱负与终极的追求。倘若用您所宣扬的「超人说」种族理论来打比方的话，您是那位超人，而我永远只是动物...”

不仅如此，斯拜尔后来还画了一幅将自己模样与希特勒样子融合的讽刺画，这幅画作可以引用《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对希特勒的评价来描述：“那张可悲的狗脸，那张犯下无数罪行的脸...”

“Written to A. Hitler after invitation to paint his portrait 1936

“When I look at you...Only from negations can I wholesomely conceive you. For I know of no courage sufficient to stomach your aspirations and ultimates.

If you are superman let me be forever animal...”



即便二战打响后的斯拜尔，热衷参军，想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但征兵评估，因为他身体与心理上的问题与 52 岁的年龄，斯拜尔被评为 C3 等级，因此留在本土并未能上前线。因曾在一战有设计迷彩的经验，所以他当时主要的精力便投在了战争迷彩设计之上。从自然界汲取灵感，斯拜尔认为战争迷彩都应当采用相似的色调，同一种色调的绿、棕色搭配起来，比起以前多种不同绿色的混搭，前者能更加隐蔽。当时的英国陆军部正好在面向全国收集战争迷彩的建议，于是乎，他便将这个想法投给陆军部。这个设计想法一直没有被陆军部注意到，直到有媒体注意到斯拜尔

提出的这个同色调理念，这才被突击队所采纳，他也因此收到 10 英镑的奖励。

此外，二战期间斯拜尔一直担任火警巡查员这个职位，同时，他还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伦敦处于防空状态的画作。时间来到 1940 年的冬天，伦敦正遭受空袭，一枚炸弹击穿屋顶落到斯拜尔家中，所幸没有爆炸。但这次只是侥幸逃过，1941 年 5 月 10 日夜，亦是闪电战最为惨烈的一个晚上，斯拜尔的家兼工作室被彻底炸毁。幸运的是，当晚斯拜尔因为当火警巡查员要值班，所以不在家中；不幸的是，斯拜尔往后的生活也因此遭受巨大打击。

因此，斯拜尔双手留下一定程度的瘫痪，以及出现失忆的症状；因家兼工作室被炸毁，斯拜尔无家可归，所有财物在大火中烧尽，他的两百至三百多张画作也化为乌有。泰然接受事实，斯拜尔去往伍尔沃斯路的一间旅社落脚，等好友莱奇福德听闻来旅社探访斯拜尔的时候，他只是淡然说：“弗兰克，我只是倒霉罢了。”

当地一位记者曾在 1943 为此事撰写文章，题为《著名艺术家成为闪电战的受害者，他将灾祸怪到命运的头上》。斯拜尔离开旅馆，先是在一所雕塑工作室找到新住处，并在那里努力将自己的绘画班开办下去。随后，斯拜尔收到好友爱德佩恩的帮助，那时她母亲不幸离世，爱德佩恩因此继承下一位于韦恩路的房子。他入住到黑暗潮湿的地下室，虽说条件并不乐观，但他还是期望这只是暂时落脚而已。战事仍在继续，斯拜尔病情日渐恶化，他住的地下室连床都没有，只能用背靠一把、晾脚一把的姿势睡在两把椅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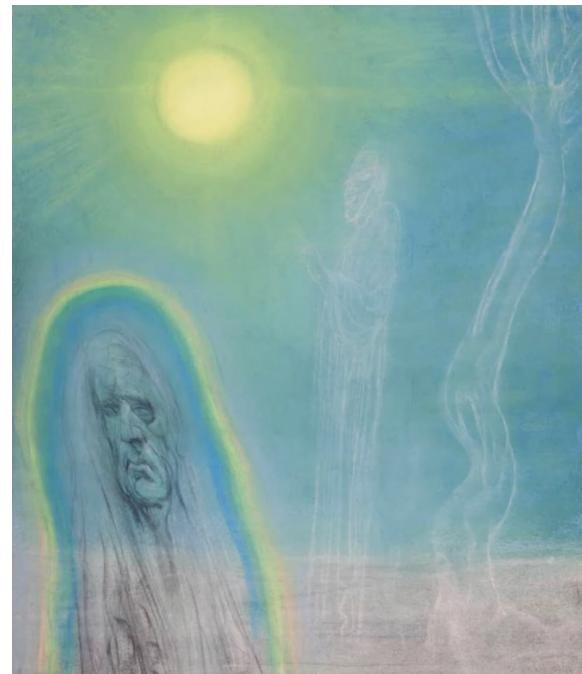
A BOUT once a year some journalist or other "discovers" Mr. Austin Spare, the artist who lives in Walworth Road and is content to live on a couple of pounds a week. Mr. Lionel Hale is the latest discoverer, and he has brought back some remarkable statements about Mr. Spare's experiments in the art of camouflag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t appears that Mr. Spare's researches a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nation. The War Office has not turned down his ideas for the very good reason that it has declined even to look at them. They won't even take the trouble to see if they are good ideas or not. It certainly is a strange war.



斯拜尔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一直是一个爱动物的人，所以可能是因为他将自己的食物分了给不少给附近来跟他一起住的流浪猫。即便如此，斯拜尔仍保持恶魔一样的创作劲头，速写本上画得满满当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并非灵光一闪的火花，而是持之以恒，艺术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是一种勇气。

魔法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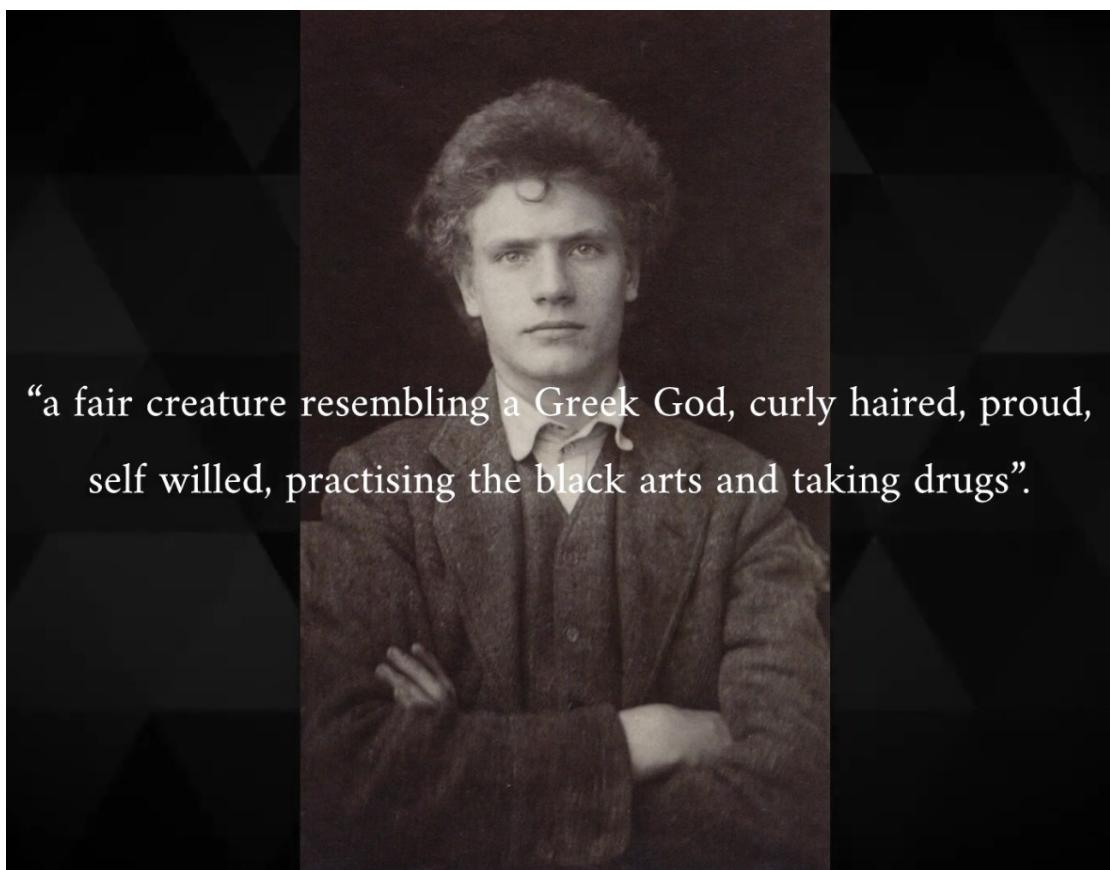
二战结束，除了前文提到的营养不良以及战火带来的伤口之外，斯拜尔还患上了其它多种疾病，胃溃疡、贫血、痔疮、听力受损。上述病痛都没能停下斯拜尔追求艺术的脚步，1947年11月，斯拜尔于亚彻画廊开了一场复出展。好友莱奇福德因为当时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的队伍，被派往马耳他执行任务而未能出席这次复出展。即便如此，莱奇福德还是让父亲代他观展，并买下三幅作品；这场复出展收获了诸多好评，但令斯拜尔恼火的是，大部分的媒体都将报道的重心放到了他当时的贫困上，而非他作品的艺术性。这段时期，斯拜尔重拾灵性主义并将其代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他不仅在展览上跟记者们讨论鬼魂的存在，还展出了数幅描绘当时知名的灵性主义者的作品，如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凯特·福克斯。此外，这次复出展还包括了在1930年那场“相对论系列实验”展中用到的歪像技法，如今斯拜尔将其称为“侧面现实主义”，借此对超现实主义做出微妙的嘲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侧面现实主义”一词可能也是斯拜尔在玩文字游戏，因为英文中该词在天文学里还有另外一个释义，指的是恒星；恒星，明星；而斯拜尔这些肖像画大多采用了电影风格，就像是在画明星一样。不仅仅是展示出来的这些女性人物，斯拜尔的讽刺也应用于男士，与女性不同的是，他笔下的男性肖像会稍稍更加令人恐惧。正如在斯拜尔的早期创作中便能窥见超现实主义的影子一般，我们也能够在他那些描绘电影明星的作品中，发现斯拜尔领先于同时代其它艺术家的特质。



美国评论家马里奥·阿玛雅曾于1964年发表评价，指出，斯拜尔的作品堪称英国首例波普艺术。

不久后，刚与英国神秘主义学家肯尼斯新婚的斯蒂菲·格兰特，在为赫伯特·巴德做模特时，读到了一篇以斯拜尔为主题的文章；她提起这篇文章，碰巧的是，巴德多年前曾与斯佩尔一起参加过皇家艺术文化活动。

巴德向斯蒂菲这样描述斯拜尔：“一位像希腊神祇般英俊的人物，有着一头卷发、散发出傲气、不仅实践黑魔法、还服用毒品。”



“a fair creature resembling a Greek God, curly haired, proud, self willed, practising the black arts and taking drugs”.

不出意料，巴德的描述引起了斯蒂菲极大的兴趣，她开始试图联系斯拜尔并安排见面，1949年春，两人相会。当见到斯拜尔后，斯蒂菲只觉惊讶，眼前这位颤抖着手开门、身着睡衣的老人居然是巴德所说的斯拜尔。

斯蒂菲惊讶道：“你知道吗，我以为你是如希腊男神般英俊的人！”

斯拜尔以甜美的笑容回应，脸上不带一丝怒色，并未感到任何冒犯之意，只是用手抹了抹脸。斯蒂菲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非常有个性，日后发现这个用手抹脸其实是斯拜尔的招牌动作。

他只是淡淡地回道：“你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我了。”

斯蒂菲是与自己丈夫肯尼斯·格兰特一同来访的，斯拜尔则给两人展示了一些画作。时年 24 岁的肯尼斯·格兰特早在见面前便对斯拜尔有一定的了解，他甚至还有一本斯拜尔的《欢愉之书》。肯尼斯沉浸在神秘主义中，不仅研习过密传印度教教义，他二战时也还曾参军，仅是期望自己能被派往印度战场，能够学习到瑜伽修行的技法。

时间回到肯尼斯 15 岁的时候，他读到了克劳利的 LIBER ABA《魔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读完后，他给那位已年近七十的魔法师，克劳利写了封信。因此，肯尼斯成为克劳利的门徒，他不仅仅是助手，肯尼斯·格兰特更在日后成为研究克劳利经典的权威人物之一。（右图为肯尼斯照）



简单来说，斯蒂菲带着丈夫一同去见斯拜尔，格兰特夫妇很快便与他结为密友。三人常常一同结伴去酒吧消遣，话题既有神秘主义又有来自世俗世界的日常；随着谈话的进行，世俗主题的聊天很快便只剩低俗，格兰特夫妇总会被斯拜尔那些放荡老妇的玩笑逗乐，据斯拜尔说，自己肖像画的模特很多都是光顾这些老妇人的常客。比如当地杂货店店主的妻子，斯拜尔是这么自嘲的：“她就是我认识的最下流的婊子，她喜欢我的作品只是因为她觉得我的画都很下流。”

（左图为斯拜尔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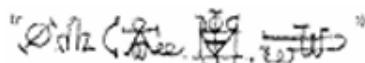


肯尼斯曾请求斯拜尔要他画一幅他年轻时的自画像。当寄到格兰特家中时，肯尼斯打开，却看见一根勃起的阴茎的画作，斯拜尔将其名为“18岁的自画像”。

遇见格兰特夫妇之后，斯拜尔对魔法的兴趣又被重新点燃。斯拜尔不仅教授格兰特夫妇有关符文魔法的技巧，还为他们讲解了他独创的欲望字母表；斯拜尔以两个例子进行来演示：我诅咒斯大林死掉、我渴望与吸血鬼交媾。不仅如此，在格兰特夫妇的资助与帮助下，斯拜尔还完成了数本魔法典籍作品，如《Logomachy of Zos》、《Zoetic Grimoire of Zos》。

THE LOGOMACHY OF ZOS

By Austin Osman Spare



Wisdom is a stasis: Knowledge is like the 'snake of eternity', constantly eating itself and never finishing.

THE ZOËTIC GRIMOIRE OF ZOS

The Formulae of Zos vel Thanatos
By Austin Osman Spare

First Formula: Of the White Sabbath—as first told me by a Wit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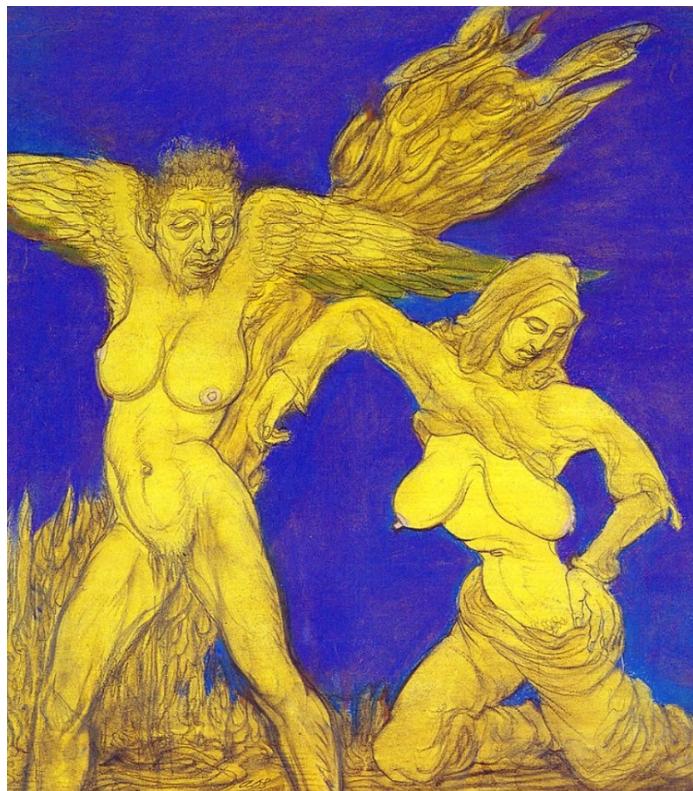
ARGUMENT:

Actually there is neither a Black nor a White Sabbath: the ethical criterion of *all* acts is whether they are anti-social or so motivated. Where two or more of a kind of equal maturity and inclination enact for consummation, then, if harm they do it is only to themselves—which I doubt—and far less harmful than the practices of those who mutilate or deny their bodies in the name of a culture or a religion. The latter are invariably prophets or propagators of sterility, whereas the one outward tenet of Witchcraft is silence to "unlike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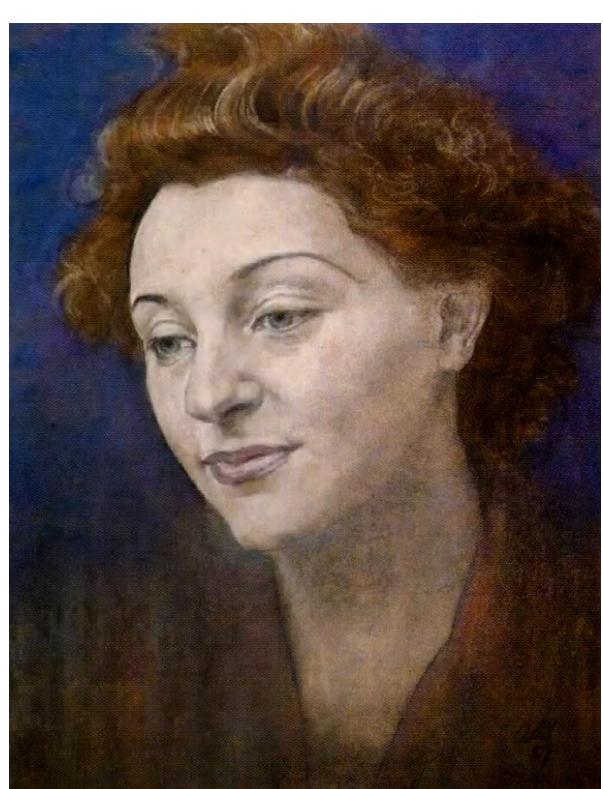
49年10月28日，斯拜尔在伍尔沃斯路的邓波儿酒吧进行了他的首次酒吧画展，

日后的斯拜尔还有许多次这样的酒吧展览。在肯尼斯的文章中，他是这样描述斯拜尔那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展的：“在看完斯拜尔的画展后，或许会有观众将斯拜尔描述成一个有胆量直面世间所有邪恶之

物的人，他就像将自己的画刷与铅笔浸泡在妖魔鬼怪所栖息的剧毒河水中，将起作为颜料，用精确的技法描绘出人类脸上所有的罪恶与疯狂... ... 让我来解释的话，我更愿将斯拜尔描述成一位亲眼见证过「形态」、「物质本身」的纯粹力量的人，此处所说的纯粹力量，以无导向的、致命的形式在「一切事物的核心」中悸动、存在。”



斯拜尔这段时期的作品：
左上
Vampires at Play, 1950
右上
Gynader-Mutation via Besz-Mass, 1955
左下
Effloration, 1952
右下
Flower Girl, 1951



这次展览除了常见的肖像画之外，还有先前提到的，斯拜尔将自己与希特勒形象融合的讽刺画，甚至还有一幅当地拍卖会上的三匹马的画作。让斯拜尔感到震惊的是，他画那三匹受伤马的起拍价甚至跟胶水和宠物粮的价钱差不多；他将首次酒吧展的收入捐给了动物慈善机构。此外，这段时期的斯拜尔谢绝了诸多付费画像邀约，据说大概共有 40 多个画肖像的邀请都被他拒绝了；但说回。这些酒吧展总共给斯拜尔带来约 250 几尼的收入，换算到 2019 年的汇率的话，值八千多英镑，约合人民币六万八千元。有趣的是，当时斯拜尔曾在酒吧展出时被偷走一幅画，但很快又被还了回来，还被附上一张简单写着“对不起”字样的纸条。

总的来说，斯拜尔这段时期所举办的酒吧画展都是非常出色的；即便他本人对仪式魔法还是抱有一定的异见，但还是能从他该时期作品中看出来自曾研习仪式魔法的格兰特夫妇的影响。之后斯拜尔在肯宁顿公园路举办的一场画展中，出现了可能包含有仪式魔法相关元素的画作，如作品 *Gynander Mutation, via Besz-Mass*, 以及 *Besz-Mass of Matter*. 同时，斯拜尔强烈的个人风格仍有体现，可见于作品 *Anatomy of Ecstasy, Hermaphrodite* 以及 *Dragon-bone Man*.

(左图为格兰特夫妇照)



斯拜尔对自己在酒吧开画展的行为如此评价道：“每当别人问我干嘛要在酒馆里举办画展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这样的行为更加亲民。”引用当时的一则报道：“所谓的酒馆展览俨然已成为一种时尚风潮，不仅是对策展的艺术家来说非常便捷，在酒馆里办画展对于公众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同时，这种形式的展览不同于传统的画廊，没有正式场合的那种拘谨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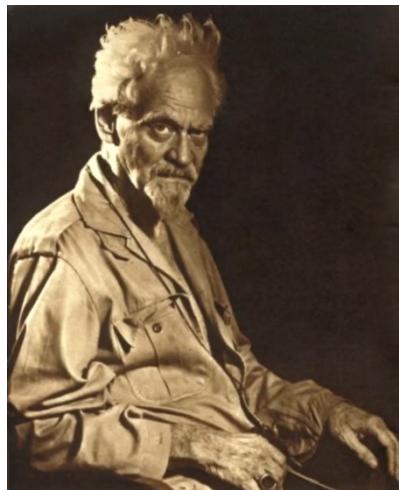
毫无疑问的，该种形式的展览确实给斯拜尔带来的一定成功，但等到收获了足够的名利之后，斯拜尔便决定画下句号，他曾这样评价道：“就此打住，我不会再在那些该死的酒吧开展了！”

斯拜尔得以摆脱二战留下的部分阴霾，他从这个战后临时落脚点，也就是地下室搬了出去。酒吧画展赚到的钱，再加上从莱奇福德那里借的 200 英镑，斯拜尔买下爱德佩恩的房子，开始搬到楼上住，同时爱德佩恩也开始向斯拜尔支付租金。实际情况亦非想象中的那么乐观，这座房子其实已经相当破旧了，斯拜尔搬到楼上住的第一个晚上就碰上了下雨天，天花板漏水滴到室内，他不得不去厨房睡觉。

现实生活给他不断带来失望，长年累月积攒下来，斯拜尔性格发生转变，随后，他给自己取了新称谓：“斯多葛派的 ZOS”：“斯多葛派的目标以及实践都是围绕着「美德」为核心的，而此处所讲的这种「美德」是以个人的发展和利益为首要前提，而非其他流派那种发自恐惧情绪之举措；每位斯多葛派学者应清楚，要为自己所有行为负责...追求个人自主的所有努力、尝试，即「美德」。”

也正是这段时期，肯尼斯·格兰特给斯拜尔取了个新的魔法名，Zos vel Thanatos，意为：ZOS 或死亡；肯尼斯还给斯拜尔创立的宗教思想取名为 Zos Kia Cultus；或许是因为格兰特夫妇的影响，斯拜尔开始愈发从巫术的角度去构建他在神秘主义上的种种概念。

在 Zoetic Grimoire of Zos 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斯拜尔所撰写的一篇以极度狂欢为主题的文章，其标题为“白色魔宴——由一位女巫传授给我的秘法”。我猜，此处的所说的女巫便是斯拜尔年轻时遇到的帕特森夫人，而对巫术的兴趣像是一列不停息一直向前的火车一般，日益发展、前进，不久后肯尼斯向斯拜尔引荐了一位，对当今威卡、异教、魔法、神秘主义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以 1735 年《巫术法》条例废除为前提，英国神秘主义者、魔法实践者、杰拉尔德·加纳德于 1954 年出版了《当代巫术》一书，围绕着他本人对巫术的实践与理解，构建了更适应现代的独特巫术体系。屏幕前的观众可能在观看本视频前也对威卡体系有所了解，基于个人经历可能看法有好有坏，但按下不表，格兰特夫妇都是加纳德的粉丝并且与他相识；就在格兰特夫妇的引荐下，斯拜尔于 1954 年与加纳德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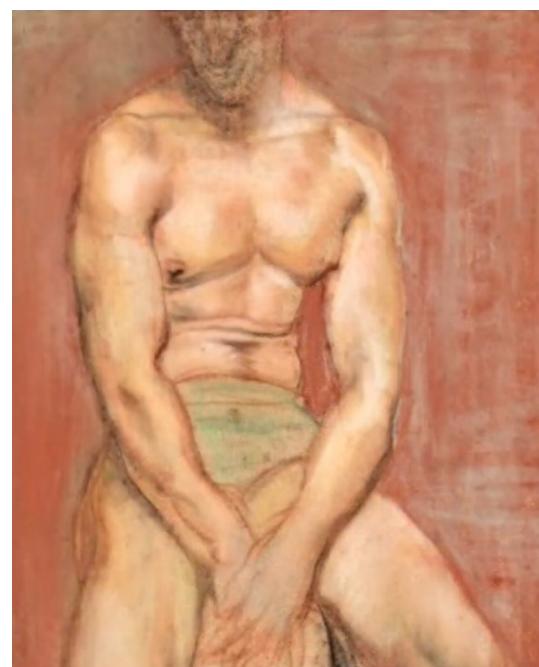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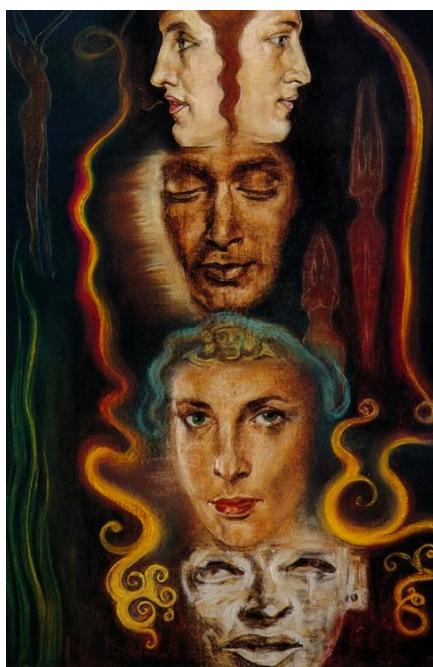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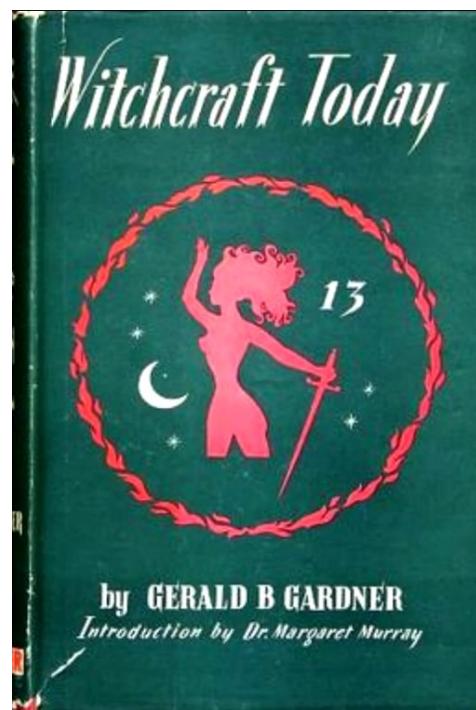


我们可以从斯拜尔在会面后写给格兰特夫妇的信中读出，与加纳德的会面他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惊讶或是惊喜：“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这位加纳德博士此前见过真正掌握魔法的女巫/巫师，那种懂得如何施展魔法的女巫——同时，当我初见他面时我便暗自确信，加纳德博士也没参加过真正的魔宴。”

(左图为 Gerald Gardner 照)

格兰特夫妇回信道：“或许可以换种说法，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加纳德博士应该是没有遇见过斯拜尔你年轻时的那位导师，那般强大的女巫。”

说到加纳德对斯拜尔的看法的话，那就是相反的情况了，在加纳德眼中斯拜尔是一位可以真正施展魔法的人，他还曾请求斯拜尔协助，要斯拜尔帮忙解除他身上的诅咒。斯拜尔答应了，并要求加纳德给一个致力于提倡动物福利的慈善组织，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寄一张 10 先令的支票，作为解除诅咒所需的象征性献祭。在加纳德汇款后，斯拜尔便给了他一个旨在「返还」的符文，意为将施在加纳德身上的诅咒原路返还给施咒者。不仅如此，还有一次，加纳德觉得肯尼斯·格兰特把自己的一位信徒挖到了肯尼斯的结社，即东方圣殿团的分支，新伊西斯教团；加纳德求助斯拜尔，谎称自己要一个用于“寻回被盗财产”的护符。制作护符时斯拜尔还不知道加纳德的用意，其实这个护符做出来是加纳德要用来对付自己好友的；以下引用斯拜尔的原话：“（这个护符会做成）一只杂交的猫头鹰，长着狡诈的蝙蝠的翅膀（能在夜间飞行并仔细观察），还有鹰的利爪（用来抓回属于自己的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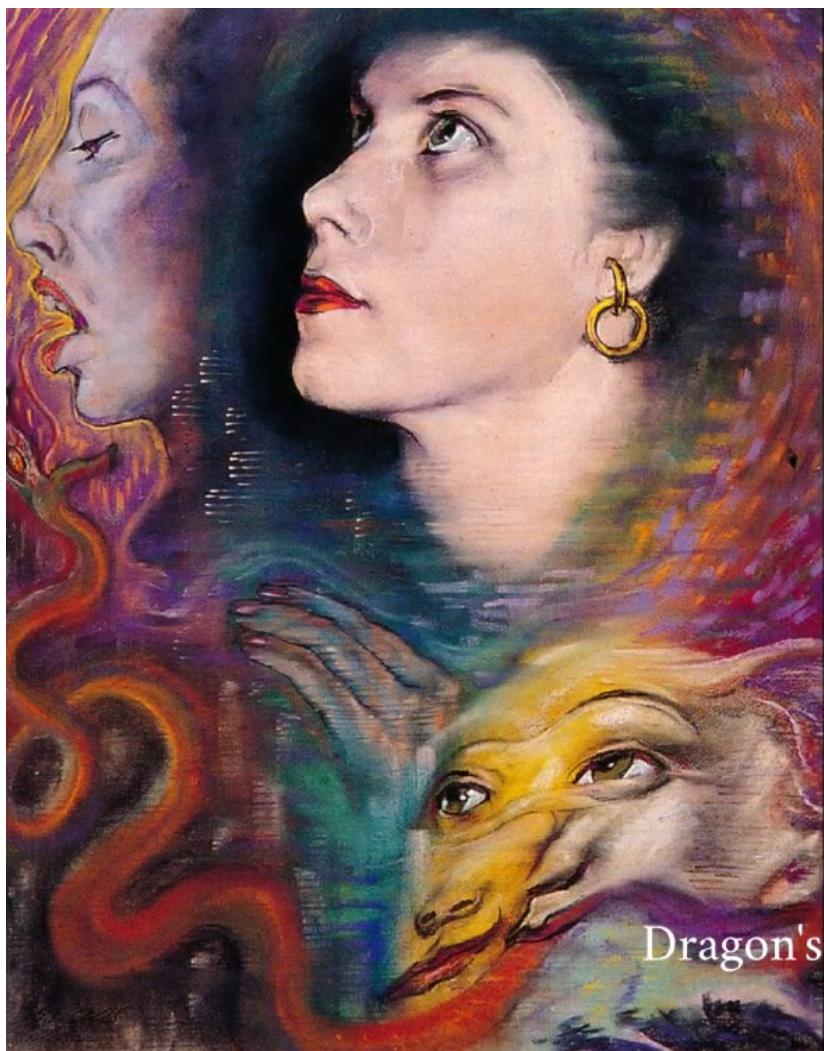


讲到这，不禁让我想起 1904 年一个记者观察时年 17 岁的斯拜尔所写下的报道，在斯拜尔首次公开艺术展里他便展出了画有秃鹫头骨的自画像，记者也曾描述他的眼神锐利如鹰；即便在 1954 年，68 岁的斯拜尔也未曾放下他的工作，如雄般锋芒毕露。正是这种对待自己职业、工作的道德理念——坚韧——促使了斯拜尔踏上斯多葛派的道路，同时斯拜尔也坚信斯多葛派的所提倡的观点，此处引用经典：“鼓起勇气直面生活，这种勇敢的坚韧亦个人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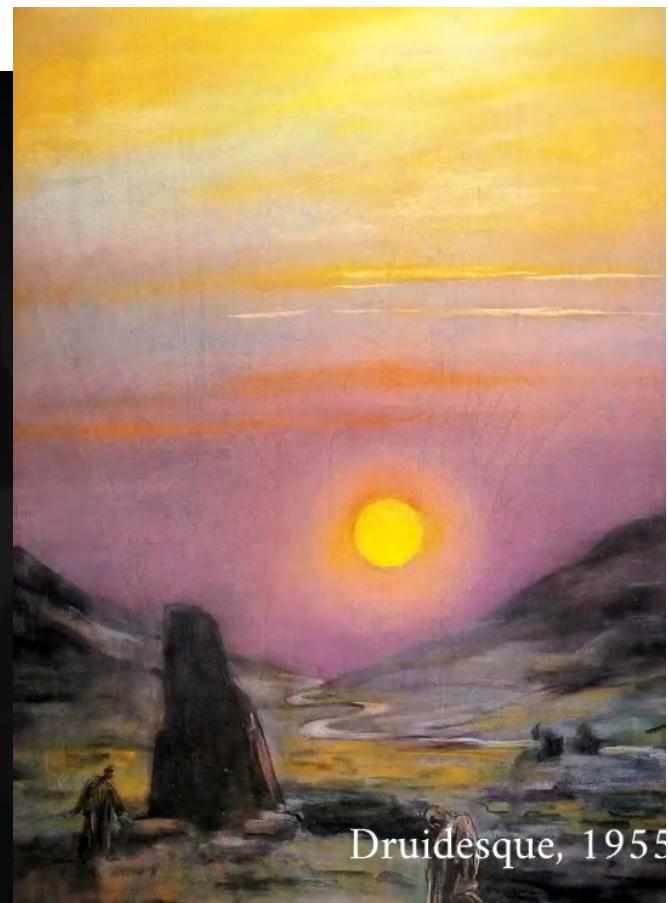


即便斯拜尔的精神状态如同烈火般熊熊燃烧，他的身体状况却日渐恶化，以下引用当时的一篇采访：“从小，他的身体状况便不是太过理想，可以这么打比方，斯拜尔是一个栖息于室内环境的生物；从思维的角度上来看，斯拜尔无论是思想还是视野都可谓是广阔无垠，但他对精神世界的专注探索并未能改善他的身体健康；斯拜尔不仅患有贫血，听力也不甚理想，接近耳聋，如今他只得将时间花费在画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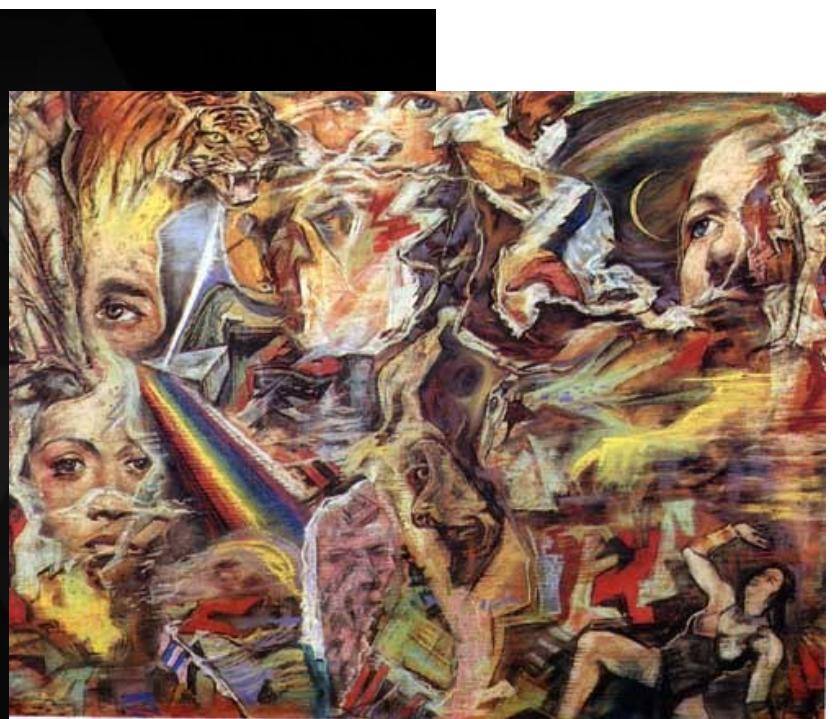
1955年10月，斯拜尔举办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艺术展，同时也是他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参展作品有二百二十多张画作，其中不乏他的知名作品，如《人不过是标识的集合》、《跨越纪元（自我）的旅者》等。参展的不仅有画作，还有斯拜尔制作的一些魔法符印，如，保护自身免受心怀恶意的人的伤害、实现与吸血鬼或魅魔交媾的欲望、实现个人通灵能力发展的欲望等等。



Dragon's Breath, 1955



Druidesque, 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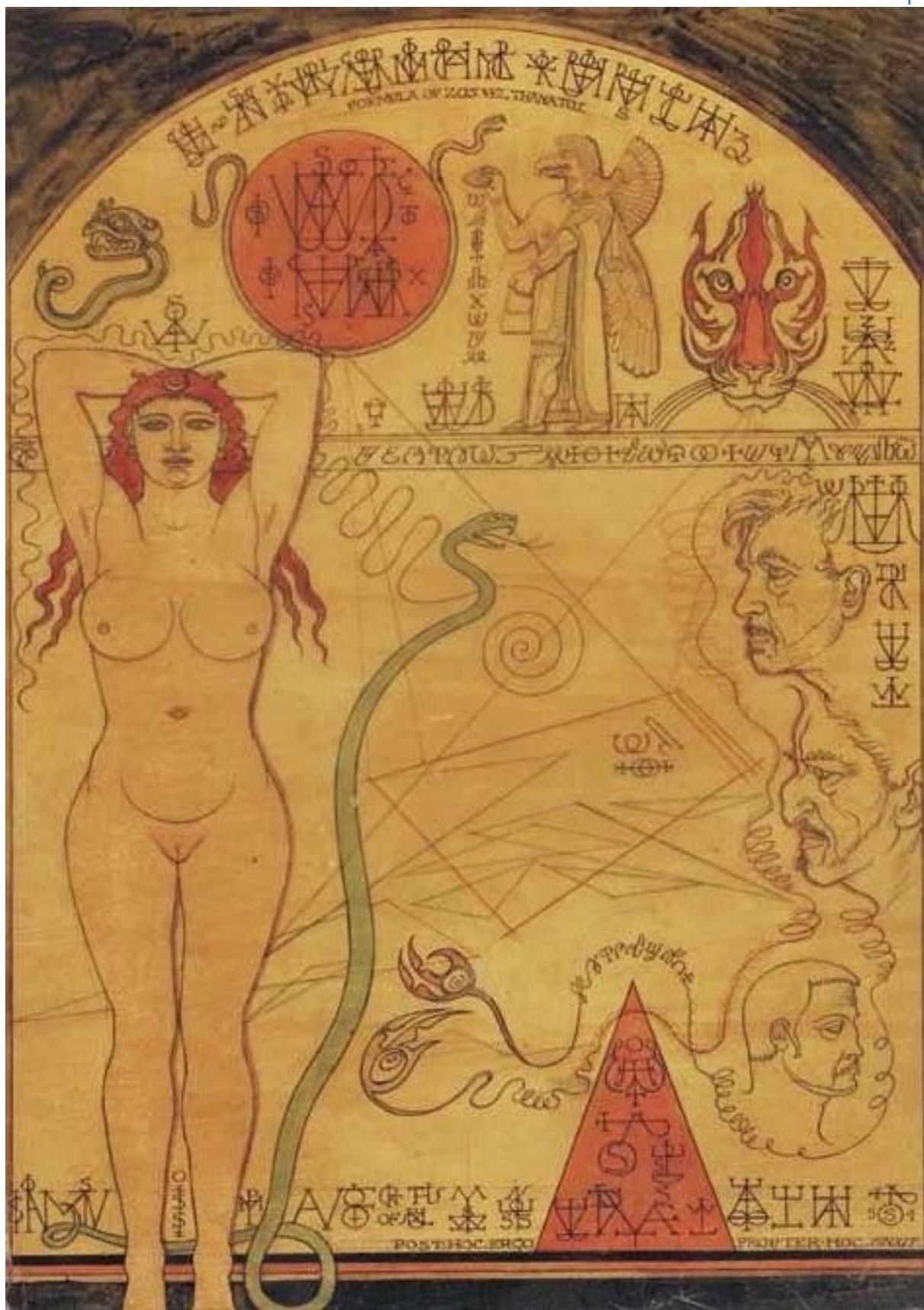
Elemental Materialisation,

1955

Sorcerer



Traverser of the Aeons (Ego), 1955



(上图为斯拜尔 1954 年作品，
Protection from Evil People, 驱恶人护符)

1956 年，莱奇福德与他的妻子结束巴黎之旅，回到伦敦。莱奇福德去到斯拜尔住处探访他，但无论怎么敲那扇沉重的铁门都没有回应。附近的一个窗户清洁工走过来跟莱奇福德讲，住这屋子的老家伙被救护车拉走了。说是斯拜尔因为阑尾胀裂，被送往斯托克韦尔的西南医院救治，听闻，莱奇福德立马跳上自行车直奔医院。去到斯拜尔的病床前，莱奇福德才第一次见到眼前这位同为斯拜尔密友的，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肯尼斯·格兰特先生。据莱奇福德回忆录的原话：“我被他那双明耀的双眼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莱奇福德和肯尼斯以及斯拜尔的一众好友都来到医院探望他，每次探视时斯拜尔都还兴致勃勃地跟大家一同分享自己对艺术创作的各种想法。

195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与世长辞。主治医师向莱奇福德讲斯拜尔的死因，生前斯拜尔忽略了自己本就不佳的身体状况，导致阑尾胀裂，感染扩散到整个腹腔引发腹膜炎，危及到了生命。此外，斯拜尔还罹患贫血、支气管炎、高血压与胆结石。根据斯拜尔的遗嘱，莱奇福德可以优先从他遗作中挑选 15 张，而格兰特夫妇则在莱奇福德后挑选 10 张，同时继承他所有的书籍收藏与文章作品。在开头提到的，看过 17 岁的斯拜尔人生首展的那位记者，汉南·斯沃弗支付了斯拜尔的葬礼费用；斯拜尔与他的父亲一同安葬于圣玛丽伊尔福德医院。

以上则是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的人生故事；这期视频花费了我数个月时间进行调查与准备，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厌倦，至今仍认为他是一位极其迷人的人物。

斯拜尔就这样，处在出名与默默无闻的边缘地带；举个例子，我的父亲出生在伦敦，在伦敦长大，甚至也在伦敦就读的艺术学院，虽然我父亲知道经常被拿来跟斯拜尔作比较的插画家奥伯利·比亞茲萊，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奥斯丁·斯拜尔这号人物。



虽说对公众而言，斯拜尔是一位鲜为人知的艺术家，但在了解他的艺术界与神秘主义学界的人士之间，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收获了诸多赞誉：超现实主义的先去、超前预见了未来的波普艺术、混沌魔法的鼻祖/奠基人、同时，他还是现代诸多神秘主义思想、流派的灵感来源。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斯拜尔就像是一股无处不在的暗流一般，只有当你因机缘巧合涉及到某个点，你便会意识到他的存在并被深深卷入其中。

回看过去，虽然斯拜尔的种种事迹都被肯尼斯·格兰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地故事被浪漫化、被夸张夸张化，造成了偏差，但客观上来看的话，斯拜尔本人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也是有夸大其词的成分的。但在我的制作本期视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斯拜尔无法质疑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贯穿他的一生，许许多多曾会见过斯拜尔本尊的人都给出了这样的赞扬：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一位良友、热爱动物的人；年轻时的“少年天才”，年长时拥有坚韧不拔品质的“斯多葛派的 ZOS”。

斯拜尔衷心爱着身边的亲友，我们或能从他终生对传统社会习俗规范的鄙夷之中，窥见到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些腐朽的规范，或无情利用或遗弃了斯拜尔的身边人，让他们成为被排挤之人。

无论是在艺术、在魔法、还是在二者的结合当中，斯拜尔的作品无疑是剥开了现实给他们披上的虚伪外衣，让艺术与神秘主义得以走出灰色地带，让更多人能够接受艺术与魔法原本隐藏的内核——非传统与怪诞；斯拜尔将这两种特质摆上台面，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且应被视作正常。虽然前文提到肯尼斯·格兰特将斯拜尔给浪漫化，或许我上述所写也是我本人对斯拜尔的浪漫化复述罢。



此处我便引用斯拜尔的话来画上句号吧：
“爱情给人带来的灾难便是，我们拥有了钟爱于某一个人的机会，却错失了博爱世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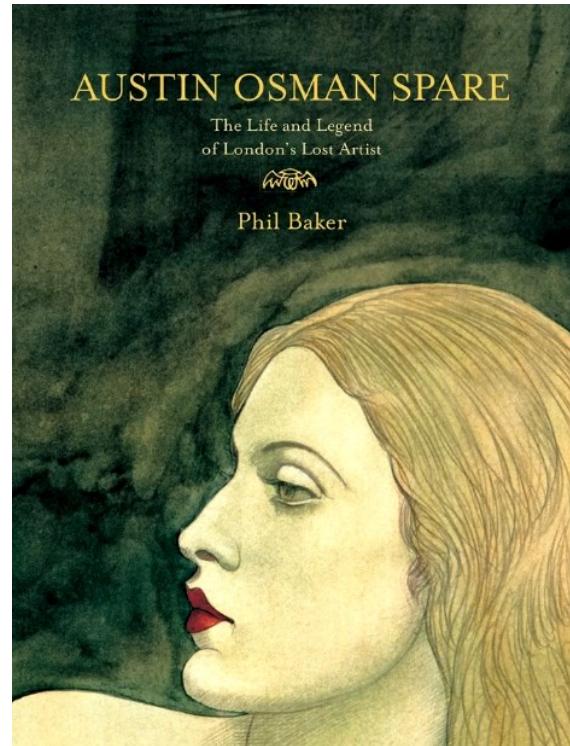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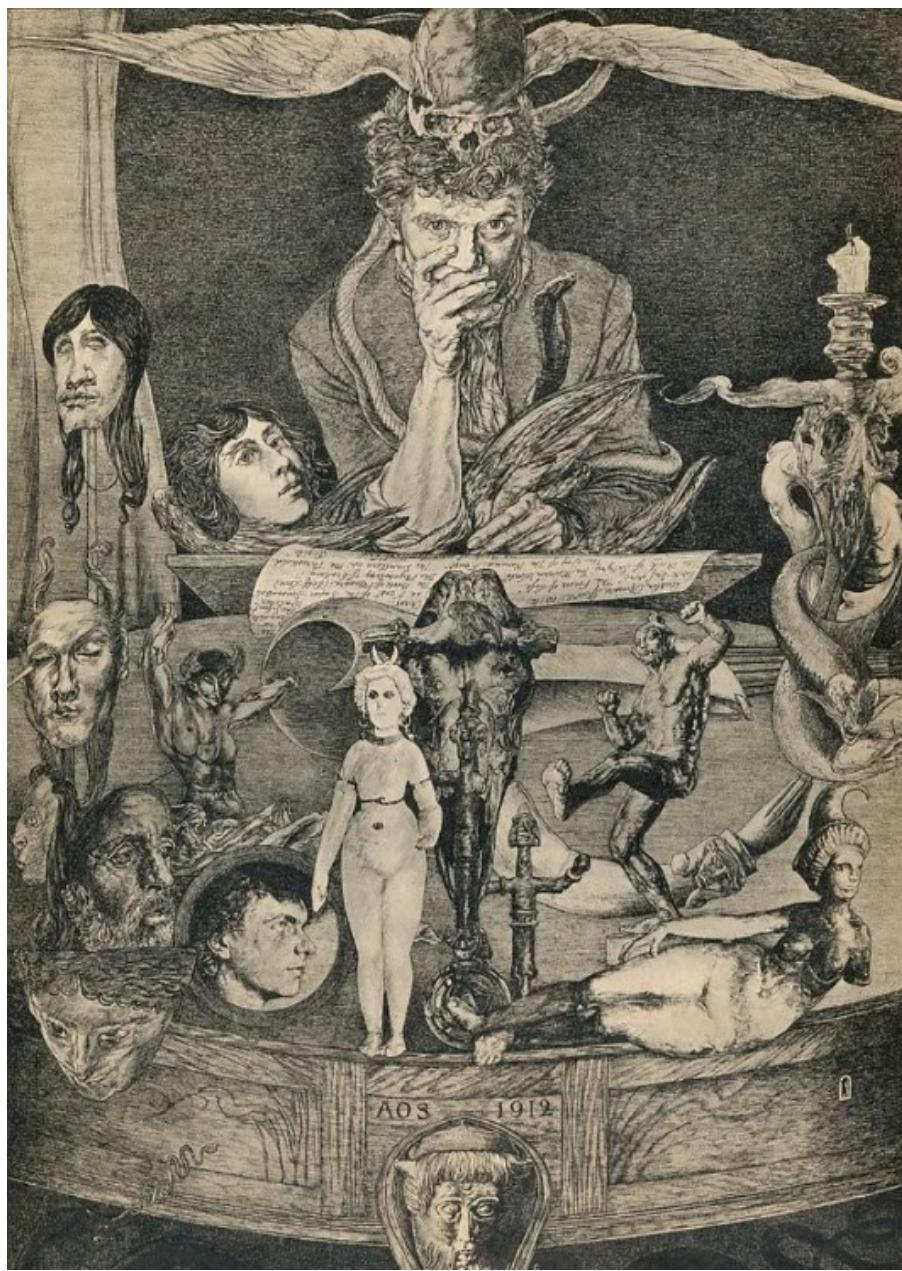
本期视频的制作周期无比漫长，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做视频的这个过程。

在撰写本期视频的稿件时，我尽可能地都去找到一手信息作为根据；但若是说全部资料都是我自己查出来的话，那我就是在撒谎了，因为在准备本视频时，我将研究重点放在菲尔·贝克所著书籍《奥斯丁·奥斯曼·斯拜尔：失落的伦敦艺术家的人生故事与传奇》(Phil Baker's Austin Osman Spar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London's Lost Artist) 上。比起只讲了大概脉络的本视频来说，该书所介绍的斯拜尔相关事迹更为详实，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与资料。如果屏幕前的您还想了解斯拜尔的更多相关内容，或者只是单纯喜欢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的话，不妨读读看这本，我个人是强烈推荐这本书的。

此外，还得益于英国报纸档案馆，本视频所用的绝大多数剪报都是从他们的网站上收集到的。不仅能助查找资料一臂之力，而且随意刷这个档案馆上的信息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像是穿越时空一般回到过去。同时也还要感谢所有看到这里的观众，谢谢你们在过去的一个钟头忍受我滔滔不绝（三万多字）的斯拜尔主题演讲。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作者简介 · Methamphetamines-

GAY



微信公众号: methamphetamines
邮箱: methamphetamines@outlook.com
知乎: <https://www.zhihu.com/people/methamphetamines>

记事

Some “Notes”

来自 M. 的导读
一本杂志怎么能没有分享个人经历与好故事的栏目呢？

祈祷爱情——从〈上邪〉谈起

by@若望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获得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毫无疑问，很多人想要获得或者维持一段情感，却不得不面对现实。或者难觅佳侣，或者难获欢心，或者感情渐淡，或者分歧渐多。如此种种，感情之事终究难以预测，无法强求。

魔法实践者无疑能察觉到有些事情完成得很顺利，而有些事情效果终究有限，好像种种因素都在妨碍。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在管理世间事物的运转和发展，实现预定的结果。上至天体的运转，下至草木的生长。人的生老病死，婚姻工作莫不如此。灵体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人生轨迹，但终究有其限度。个体的力量如此有限，以至于难以真正改变事情的趋势和走向。

谈及命运，很容易想到人出生时天体的排列。人出生时天体的排列是其人生轨迹的预兆，但预兆本身更多反映事物所受的影响，不决定结果如何。一件在预兆上不幸的事情可能有诸多阻碍，但依然可以有所收获。而一件预兆上吉利的事情可能开头进展顺利，但最终徒劳无功。我们应该记起，下级事物受上级事物的影响。尘世固然受天体的影响，但天体的影响同样受更上级事物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尘世，天使们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召灵实践者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了天使的效能。而上帝的威能则贯穿万事万物，以其智慧与能力使事物依次出现，持续并在适当的时间结束。正因如此，天使们才能告知我们那些尚未发生的遥远之事。

在此可以以某个人的案例为例子。某个当事人在获得将会结婚的预知梦后，尝试通过召灵来实现这个预知梦。天使虽然成功带来了一位未婚妻，但事实上当事人和那位未婚妻并未有良好的感情。当事人

祈祷释放天使之后，婚事中存在的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婚事也随之取消。

毫无疑问，上天予以当事人的预知梦是真实的。但召唤天使并未实现预兆所预示的，反而以释放天使，解除带来一位妻子的指令告终。当神意是配合当事人和某位异性时，即使天使遵从当事人的指令带来了另一位异性，依然无法成功。可见，虽然天使可以在神意允许的范围里调整人生轨迹，但终究无法违背神意本身。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位实践者身上。在天使宣告她不会和她当前的男朋友走到最后不久后，在她采取实际的措施改变命运以前，她和男朋友的关系便解除了。

容易魔法实践者被忽视：上天决定了世人的命运。固然，人生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魔法实践来干涉，但魔法所能调用的力量终究要屈服于更上级的力量。魔法师的主保圣人圣塞浦路斯与圣贾斯汀娜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无论魔法的效力有多么强大，这世界上有比我们手中的魔法更为强大的力量。魔法的实践始终应该小心尊重上天的旨意，以免遭遇难以避免的失败。恰如所罗门所言：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愚昧者蔑视智慧与规律。

让我们回到爱情这个话题：我们承认，命运在爱情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托比特的儿子多比亚与撒拉的相遇是这样的机缘巧合。当托比特和撒拉各自献上他们的祈祷时，他们的命运便被各种安排：拉斐尔被派遣带领多比亚的儿子多比特娶撒拉为妻，又在领他们二人回来时医治多比亚的失明。至高的神明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有力的促成婚姻。



我们不该奇怪上邪的作者呼喚上天保守她与恋人的情感。正如很多魔法师与牧师所强调的，向上帝祈祷是一项如此强大而有效的技艺，能发挥难以想象的效能。要获得爱情这一灵魂的火焰，有什么比出自心灵深处的祈祷更适合引燃和保守它的呢？向上天的祈祷深刻的影响了命运，使得人得以与另一些人相遇与分开。愿我们能在上天的指引下，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人生的另一半，相伴同行。⁵⁸

⁵⁸ 上图为 The Archangel Raphael and Tobias (Holy Trinity – detail) by Sandro Botticelli, 1491-1493, 非原文配图

补充

写于特朗普获胜之后。

我不是很想讨论那些诅咒特朗普失败的巫师的感想。大选背后灵界战争的激烈远远超出这份杂志多数读者的想象。我们对力量的体验与理解和这世界种种隐秘相比远远不够。当我们对魔法的愿望停留在喂养世俗的生活，维护个人的荣誉或者满足肤浅的好奇心时，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东西。

魔法，可以是一种神圣纯洁的力量，一种带来自由，真诚与幸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信仰上帝，扎根于智慧与真理，生长出快乐，富足与安宁。

对很多人来说，操练祈祷而非召灵或者仪式不像一个魔法师。其实正好相反。一个好的 Magus 应该祈祷与默想上帝与祂的创造，寻求神的智慧 Sophia，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从而蒙获至高者的赐福与保护。灵性阶梯的攀登漫长而充满考验，各种古老而远比人类强大和智能的生命林林总总，只有神的智慧 Sophia 能指引我们安全通过。愿那永恒的智慧指引我们。⁵⁹



-作者简介 · 若望-

永恒的智慧指引我们向上



知乎: <https://www.zhihu.com/people/Olam-Yetsirah>

⁵⁹ 上图为 Ignorance, Envy and Jealousy by James Ward, 1837, 非原文配图

记事

Some “Notes”

客户找我做驱邪，我把客户咒杀了

by@赛博识沌祭司

这次的事情非常的复杂，起因是一位道士在朋友圈说有个善信的爸爸被鬼缠了，他根本碰都不敢碰这件事情，生怕因果缠身，并且这个事情很多道士都来看过都说解决不了。

我出于好奇的心态就询问了这位道士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和我说：“这女的是我原来同学，来找我是她父亲被鬼缠了，并且问了很多人都解决不了，知道我在做这个，她知道他爸爸被鬼缠以后就来问我，我就让她报了她爸的八字查事，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问了祖师，祖师说她爸爸原来害死过一个人，这个人死后怨气非常大，死后成了厉鬼，这个厉鬼这次来就是要把我同学的爸爸害死报复回去的，让我不要介入这件事情当中。”

这是无解的题，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插手，介入了这样的因果，对今后影响很大。

但是当时的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无解的，就询问了我一个领字的师兄（类似五弊三缺，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是叫领字、绝教），他说他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只是方法绝对绝对是常人难以接受的。

于是我就向这位朋友要来了女善信的联系方式，准备着手帮她解决此事，善信姓黄，我之后就以黄女士称呼她，她爸爸就称呼成黄老板。黄女士通过那位道士简单的了解了她爸爸可能害过人，她说她爸爸以前做工程的，后面金盆洗手不做了，又成立了一家餐饮公司做供应链之类的，也非常的成功，她则是今年才留学回来，回来了才知道她爸爸撞邪的事情。

从她回国来前一年，他爸爸就整天做噩梦，甚至半夜醒来恍惚间会看见一道黑影，半年来身体也是经常不好，头疼去医院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说有可能是神经或者精神上的问题，让黄老板多休息，疼的厉害就吃止痛药。

后面又去看中医，吃药、针灸了几次也不行，完全没有改善，越

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明眼人看得出来要灯枯油尽的地步了，倒是有一位中医隐隐约约看出来点什么，就提醒他找一些奇能异士，还向黄老板推荐了一位全真的知名道士。

黄老板本想着这次总该十拿九稳了，结果去了那个全真的道士算了一卦说黄老板我帮不了你。

黄老板都懵了，但是他实在听不懂，就又找了几个道士，结果都说不能处理，据说去找的几家道士都立卦了。

立卦是什么意思？广东福建那边特别流行扔圣杯，如果一正一反则为圣卦，代表祖师同意的意思，有个笑话就是说一个福建人去申请去往美国的签证，结果那边不同意，于是福建人去妈祖庙里问妈祖，妈祖给了他一个圣卦，于是第二天晚上，福建人准时的到达了美国的边境，进入了美国。

还有就是俩个反，代表祖师不同意，俩个正则代表这个事情需要在考虑考虑，但是还有一种叫做立卦，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扔俩枚硬币下去，结果硬币不正也不反，直接立起来了，这种就叫立卦，这种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去干了可能会死，或者这件事情有大问题，千万千万不能插手。

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后面我得知黄老板有一次找到了一位佛教藏传红派密宗的法师，就问能不能给他说明白，为什么都不给他处理，他死好歹当一个明白鬼吧

那个大喇嘛就说，他早些年肯定是害死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怨气非常大，埋的地方又有点特殊，成长的非常快，已经达到了可以害死人地步，他不能插手这位已死的女施主和黄老板的私人恩怨。

黄老板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给他处理。

黄女士听他同学说了之后，也非常信任我和我的师兄，于是我们就让黄老板来我们的庙里，我们可以先帮他改善身体状态和睡觉不噩梦。

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果然好了很多，然后他又来我们这，这回我们要让他捐出一半的家产来做慈善，然后我们才帮他处理这个事情，黄老板想了很久，还是同意了，说自己跑了很多地方人家都不敢给他解决，要么就是解决了还是不行，他当年赚的钱都够几辈子也花不完了，捐一半也还是有钱，于是变卖了一些家产，但是公司留下来了，还能继续赚钱。

我们和黄老板沟通以后，说要他留下一些血液头发指甲头发下来，我们说帮他做个替身，替他挡下来，他也同意了。

我们和黄老板说，因为这个女鬼还是影响了他的气运，这方面我们不能出手，只能靠他自己挺过来，运气上可能会差些，我们暂时可

以让他短期好一阵，但是后面可能会倒霉，黃老板接受了。

于是那年黃老板病也好了，晚上也不做噩梦了，不在是一副灯枯油尽的状态，甚至送了一面锦旗给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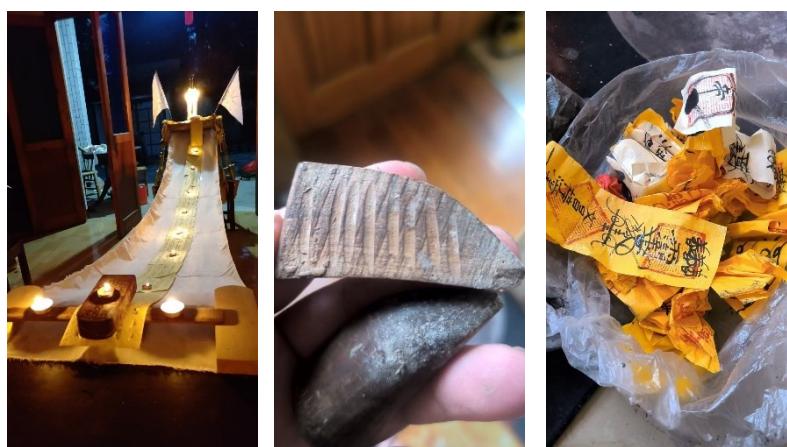
结果过了几年，黃老板有一次投资了类似蛋壳租房的那种，很多身家都投进去了还借了贷款，暴雷前老婆和他离婚，之前的公司也倒闭了，黃老板成了老赖，过了一年出了一场车祸给撞死了/

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按照当时的轨迹来说是一件双输的事情，女鬼杀了人，不得超生最后还是要到去地狱赎罪，黃老板也肯定不想死，他死了，这对俩方都不好，我们是怎么做到三方都满意的呢？听我细细道来：

我们其实当时做的可不是打死女鬼，这样会介入因果，我们强行把她锁了起来，解除了黃老板身上女鬼对黃老板造成的影响，包括一些阴气煞气之类的，黃老板自然身体就好了一段时间。

我们还给黃老板下了一点小小的惩罚，让他的事业和财运起不来，然后离合了他和他老婆，然后做一个很厉害的诅咒。

不久后，黃老板也死了，女鬼的怨气也散了，我们就把她超度了。⁶⁰



-作者简介 · 赛博识沌祭司-

赛博朋克祭司，民间先生，民间法师，法号李法池，籍贯云南，师从北传白莲教，茅山教等，擅长算卦治病驱邪。



微信号: HD_JISI

知乎: 赛博识沌祭司 - <https://www.zhihu.com/people/a-cr-tuo-li-ya-9-39>

⁶⁰ 应 M.的强烈要求，以上为作者分享的，三张道士日常照：超度、竹卦、还有画废了集中销毁的符

教程

Some “Tutorials”

Neophyte学习笔记：文字卡巴拉

by @Trihex

来自 M. 的导读
来点硬核的。

一切看起来都如此不同：这和那的区别可能是爱与恨的差别，苦与甜的差别，A 和 Z 的差别，+ 和 - 的差别。从最后这个表述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一点：绝对值相同的两个正负数可以互相抵消，却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数。这就是 $0=2=|+1|+|-1|= (+1)+(-1)$ 。不讲道理？怎么可以这样算？如果要就这个问题作一番辩解的话，那大概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数学，一种异于日常或较广为人知的多种研究范式的数学。这与王国中的事情看似联系稀薄，但依然是一个可研究的对象或系统。

「我们教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但没人说这些语言」。这句话带着克劳利式的傲慢（没人说希腊语？认真的？），但这也是有志者，尤其是 Probationer 和 Practicus 等级学习神圣卡巴拉的一根安全绳。

关于源质质点和/或路径，已有太多相关资料了，暂时略过。
[注：这并不是说路径研究不重要，恰恰相反，路径研究是重中之重，需要花极大力气和多种手段去深入挖掘。] 如有需要，在此推荐迪恩·福琼的《密契卡巴拉》（The Mystical Qabalah），个人认为比《所罗门王的圣殿》中的相关章节（摘编为 Liber 58 Qabalah）要更加深入浅出，但要警惕其中的旧纪元道德倾向。让我们专注于文字卡巴拉这个运用形式。练习神圣卡巴拉的方法，也就是 Gematria, Notorion 和 Temurah，可以参考 Liber 58，其中的方法解释、范例和工具都已十分清楚。这三种方法需要循序渐进，可以适当使用辅助工具。有志者可以制作自己的辅助工具来帮助练习，如算盘、笔记本或自动化的电脑程序，但最合适的是他自己的头脑。也有一种 Fr. PERDURABO 式的方法，也就是随意找一段文字（Fr. PERDURABO 选择了儿歌。想到克劳利受到的恋童癖指控，还挺幽默），然后以卡巴拉形式与合适的比喻去分析。这个方法的实例在 Liber ABA 的 II 中列为 Interlude 插曲章节。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诗歌并分析。

在文字卡巴拉的运用中，有志者发现了炼金术和塔罗奥秘。通过分析他的魔法座右铭，以及对万物联系的理解，他逐步横向（相对于攀登等级的纵向）实现了内在炼金术——他的困惑和失败是黑化，他的发现与精通是白化，他出神状态的转变是黄化，他在卡巴拉上的成就（也就是 Initiation）是红化。通过数字与万物联系和转化的实践性方法，他逐渐理解塔罗奥秘的内涵和外延，并得知塔罗占卜的真正原理和方法。反之亦然——炼金术（无论内外）和塔罗奥秘都可以加深对另外二者的理解。实际上，这三者也是同一件事。3=1。了解到这一点的占卜师也就不需要随身携带塔罗，而是可随意取象，然后转化为他脑内的塔罗，或另一个词。[注：Fr. TVKI 认为这是一些东方的类似有效技术，如梅花易数的原理，故作此宣称。]注意不要弄错钥匙。别开进别人家的门！否则 Binah 母亲会惩罚你。[注：但 Binah 的考验与「犯错」其实没有关系；无论犯错与否，Ordeal 都会到来；或者说反过来说，有志者会因为启蒙带来的观点转变而「认出」考验。]对新手而言是吸血鬼，对小达人而言是 K&C of HGA 的失败，对圣殿之主而言则是在深渊誓言中落入左手路径。可以看到，这三件事都与自性相关，又是同一件事。这也是 Liber 400 中三个等级：新手、达人和圣殿之主的含义：这三个关键的等级也是同一件事，因此其考验有同样的高度。我们可以继续下去：所有等级都是同一等级，所有事都是同一件事——消散-结合，或 Solve et Coagula，因此所有考验都是同一考验。[注：这种说法是在一个极高或极低的角度观测得来，其实对路径上的实际工作没有太大意义，并不能借此反对一切外部工作的需要，Ordeal 的实际表现也有所不同。]Gematria 的钥匙是通过对称的结合。Notorion 的钥匙是通过延展的结合。Temurah 的钥匙是内部秩序的结合。在练习和工作时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钥匙。我们还有不同语言字母（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以及更多其他文字）的钥匙。但我们总能找到一位锁匠来打开所有的锁：他知道如何配钥匙。这里可以思考 AL ii:76，那条线和那个圈起来的十字，以及整页，就是荷鲁斯纪元锁匠的新工具。

进一步（或退一步）说，神圣卡巴拉无非又是一种心灵游戏，正如整个 A::A:: 都是心灵游戏。而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把 to play 解释成演戏——宇宙戏谑之景，the Universal Joke。可以思考过家家，只不过我们现在在玩一场宇宙级的过家家。演戏也就是仪式——想想我们之中的那些等级仪式，因此卡巴拉研究可以带 Initiation，也就是亚伯拉梅林为何要如此强调卡巴拉。在这场戏剧里，有志者最初可能会认为各个角色和道具之间有所不同。而卡巴拉就是化妆室和道具间，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曾化妆成不同角色的同一演员，以及用来制作道具的同一原料。演员以艺名示人，而道具的原料则可能全是蜡（制作 Pentacle 的一种材料；它是 Qlippoth，但 L. V. X. 借此发出——Liber ABA）。这时也可以参考蜡像馆。这样的比喻还可以再继续下去，或者如果你要，也可以把卡巴拉从这个的角度看作是一连串比喻、隐喻和文字游戏的链环。每条链环总可以装上更多的环，拿起一

条也可能会带动其他。这也就是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所发现的，能指链和所指链的随意滑动，这一概念就是戴面具的神圣卡巴拉，在荷鲁斯纪元的开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或者，依然根据索绪尔的发现，这一切都只是巧合。也有这种可能：我们不过是凑巧把一些发音和文字对应在了一起，再把文字和数字对应在了一起，最后涌现了一些看似神奇的东西。然而，产生这样想法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实践 Liber 474 的第 12-13：「在这一切中，让他只受清晰的理性引导，并让他强行压制所有其他品质，如直觉、抱负、情感等。在这些练习中，他被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魔法艺术和冥想。他被禁止寻求任何逃避智力的庇护。」当然，光靠这两节并不能实现深渊誓言。我们由此发现，深渊誓言与卡巴拉有双方面的联系。首先，通过卡巴拉实践，有志者走上了实现深渊誓言或菩萨愿的旅程。[注：后来的讨论与思考中，Fr. TVKI 发现进入深渊并非必然实现的事件。虽然愿望和誓言都不是在深渊的「视角」上看深渊，深渊誓言对泰勒玛魔法师而言依然有非凡的意义，是「未实现」的仰望而造成的一个外部观点，一次对深渊的确认。]「爱一切事」和「做一切事」必须以意识到 AL i:45 「The Perfect and the Perfect are one Perfect and not two; nay, are none!」为起点。其次，在这样的思考中，有志者又在这考验中将自己抛在墙上一次。或者这就是墙。这是金字塔的墙，由此前等级的七块砖筑成，也就是他的魔法圆 $7^\circ = 4\Box$ ，作为树的卡巴拉。[注：魔法圆本身似乎也是树——年轮。一个有趣的想法。] $7=10-3$ ，着实是个可怕的数字。这是 Malkuth 新娘和 Binah 母亲，理解之幻象与幻象之王国联手将有志者推入深渊的阴谋，或努力。他难道不获得至理解吗？

如此，在潘之夜，他拿起钥匙，真正开启了等级之石砖搭建的金字塔，成为圣殿之主。

by Fr. TVKI=436

-作者简介 · Trihex-

Trihex or Fr. TVKI=436
赴地底涌泉，求哲人真金



知乎：Trihex - <https://www.zhihu.com/people/trihex>

附录：Notes on Stellae Rubeae

Apep deifieth Asar 就是 24 deifieth 6。24 就是死亡。而除了 93——意志和爱，深渊之下最重要的东西无非就是武器：符剑杯杖灯。符之外的武器在 6（戴冠征服之子 Ra-Hoor-Khuit）的命令下通过 Yesod 化入 Malkuth，这也形成了我们熟知的绝大多数事物，因此攀登卡巴拉的过程也是取回真正武器的过程。我们生于简单，死于简单，复杂是充满嘈杂波形的波峰。剑是将复杂处理为简单的武器，达人正是死于剑造成的失血过多，但也故而有机会成为超越简单波形的合奏的一部分——也就是 $8^{\circ} = 3\Box$ 的考验：重生。而武器之所以为武器是由于它做了武器该做的事情（见 MTP Ch. 8）。这是对 24 deifieth 6 的一种理解。

意志通过正确的简单形成魔法链接。所谓「正确的简单」就是：所有道理、方法和形式都是同一道理、方法和形式的连续衍生。沿着它往上可以看到 $8^{\circ} = 3\Box$ 、Nuit 的身体和金字塔之城，往下则可以看到「通过 9 化入 10」。这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就是魔法操作的起点。也可以说，链接就是为意志在具体操作中选择这一物的合适衍生阶段。如何是合适？「爱就是律法，爱在意志之下。」

至于「错误的简单」，可以思考癌细胞。它除了增殖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的结局是 Qlipoth 壳的永生=意志的永死。也可以说，其意志贯彻了黑魔法。⁶¹



⁶¹ 上图为 Eve by Anna Lea Merritt, 1885, 非原文配图

附录 2：范例：花车木乃伊，及论

这是 Fr. TVKI 在某件事之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即自己是一个坐在花车上的埃及木乃伊。挺古怪的想法，但依然可以来一次卡巴拉的分析。事实上，Fr. TVKI 当晚便用这个想法写作了一整篇小作文——也就是说，并非故意按照数值构建。

木乃伊： $\text{mem} + \text{vav} + \text{mem} + \text{yod} + \text{he} = 101$ 。

这是怎么一回事？ $101 = 41+60 =$ 母亲 aleph + mem + 箭 Samekh。这是 Binah 在起作用，从箭之路中柱直向 Malkuth 而来。或者还有更直接的： $101 = 45 + 56$ 。

他是谁？ $101 = \text{mem} + \text{lamed} + \text{vav} + \text{kav} + \text{he} =$ 王国。新手等级。

这花车是战车，Cheth。 $8=18=418=\text{ABRAHADABRA}$ 。戴冠征服之子的咒语托起他。

也就是说，他遭遇了 Binah 在新手等级的惩罚，但要反身高举 Ra-Hoor-Khuit 的咒语。为了恢复该平衡，需要一次隐居 retreat。Retreat 就是 withdraw，就是在执行 AL III:9。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评价这种分析和解释，不会有对错：这依然是自性的表达，就好像 Binah 的所有惩罚都是自性的表达。A::A::的律法只有两句，但为了解释律法，有志者们编排出了一整套合适的解释。是自性在摆盘。最终你会发现，你想要的和你不想要的也是同一件事——全是自性在起作用。又或许不是。但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你要做，是纯粹意志引导的爱之行动。「拼写已失效。」但「书写，并在书写中找到狂喜！」

62

⁶² 上图为 Le triomphe de Bacchus by Gustave Moreau, 1876, 非原文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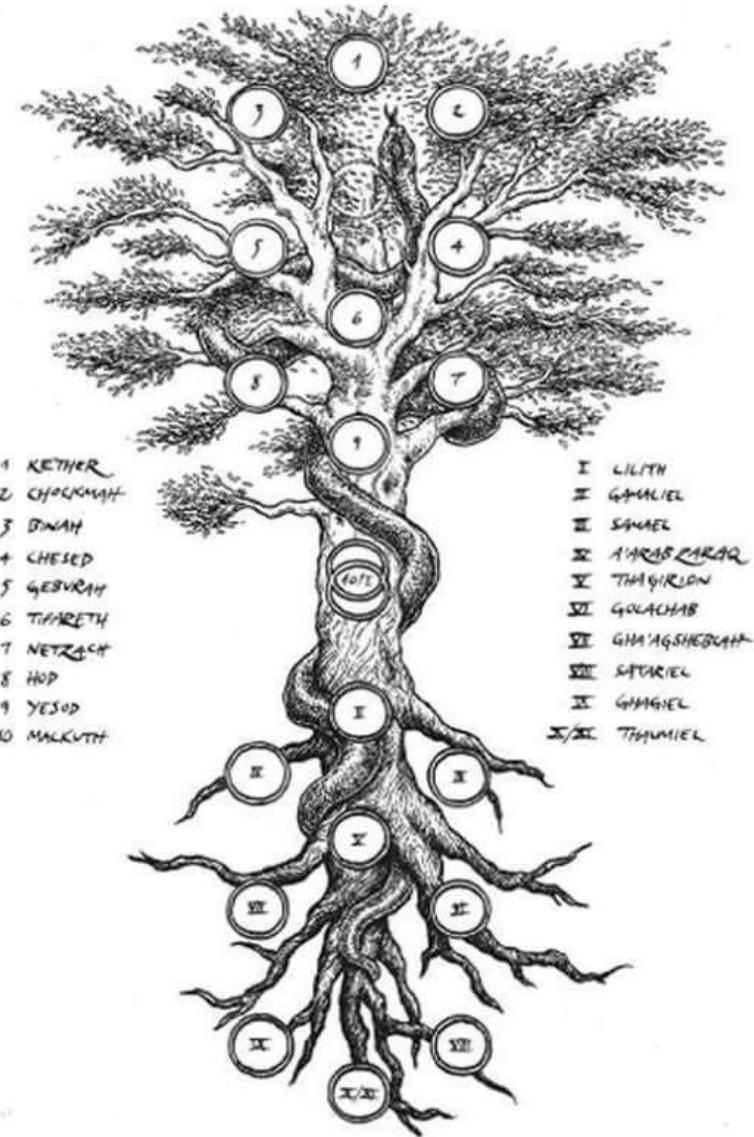
教程

Some “Tutorials”

善恶分殊——逆卡巴拉Qliphoth

by @ 破灭的 Sunny

来自 M. 的导读
来点有趣的。



Qliphoth，中文俗称逆卡巴拉，在早期的卡巴拉主义文本中又称之为 *sitra ahra*（直译为：另一边的），用以指代与卡巴拉质点 *sefirot* 相对抗的邪恶力量。与卡巴拉进入中文世界的契机相似，逆卡巴拉从单纯的学术与宗教走进大众视野也与日本 ACG 作品有着密切关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约会大作战》与《魔法禁书目录》。除此之外，还时常作为游戏的背景出现，如《Fate/Grand Order》中阿比盖尔的宝具：光壳流溢的虚树（Qliphoth Rhizome）；而代表人类恶的七大兽的背景似乎也与逆卡巴拉有一定关系。可以说，凭借其神秘莫测的结构与晦涩不明的含义，在涉及到西方神秘学的作品中，Qliphoth 往往能占据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偶尔在一些主流作品中出现，但真实情况下逆卡巴拉的地位与应用远不如卡巴拉本身广泛，这当然与这两者的宗教与哲学地位相关：卡巴拉是一套成型的神秘主义学说，包含了中世纪到现在的各种犹太思想。而逆卡巴拉只是这一学说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在一些反对善恶二元论的流派中被驱除出去。作为犹太教善恶二元论的重要主体，Qliphoth 的出现与成型相较于卡巴拉来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从历史来看，卡巴拉这一概念用于指代神秘主义思潮是在中世纪时期，即 12 世纪最后几十年，但是有关于质点、流溢的原始概念则能追溯到 10 世纪左右的佚名文本《创造之书》（*Sefer Yezira*），不过此时的质点还仅用于指代一些基础的要素与维度，如北、南、东、西、上、下、开始、结束、善和恶，亦或者从 1 到 10 的十个基本数字。在《创造之书》中，质点还只是依附于利用希伯来字母来阐述创世理论与宇宙原理的一个从属概念，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希伯来字母与宇宙、时间、人的生成、发展的关系。虽然质点并未上升到神圣力量的高度，但是 22 条路径与 10 个质点的基本模型已经被建立起来。直到 1185 年左右，另一本未署名的著作《光照之书》（*Bahir*）在犹太人群体中传播开来，并受到了普罗旺斯卡巴拉主义小圈子的重视，并得以发扬

光大。由于《光照之书》在卡巴拉主义的发展与成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也被视为最早的“真正的”卡巴拉主义文本。

（左图为《创造之树》中的卡巴拉结构）

	Ari ¹	Raavad ²	Isaac the Blind ³	Ramak ⁴
Beginning	Chakhmah	Chakhmah	Chakhmah	Keter
End	Binah	Binah	Binah	Malkhut
Good	Keter	Chesed	[Chesed]	Chakhmah
Evil	Malkhut	Gevurah	[Malkhut]	Binah
Up	Netzach	Keter	[Keter]	Netzach
Down	Hod	Malkhut	Yesod	Hod
East	Tiferet	Tiferet	Tiferet	Tiferet
West	Yesod	Yesod	Netzach	Yesod
North	Gevurah	Netzach	Gevurah	Gevurah
South	Chesed	Hod	Hod	知乎 @破灭的Sunny Chesed

《光照之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这也是所谓卡巴拉主义的核心标志：1. 对神性世界的描述。这一神圣的领域由被称之为 *ma' amarot*（意为言语，utterances）的十个实质或十种神圣力量构成，在后来的卡巴拉主义者那里，这一概念被称之为质点；2. 将十种神圣力量中的一个视为阴性的，这使得它与其余九种力量分离，构建了一个性别二元论的神圣世界；3. 将神圣王国描绘成一棵树（*iilan*），这是由于作者认为神圣力量互有高低，犹如树木的枝干。整体看上去，这就像一颗倒立的树，树根在上，枝干在下，这棵树向下生长，朝向大地。假设某篇文献显露出了这三种特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这是卡巴拉主义文献。同时，在这篇文献中，出现了比《创造之书》更为戏剧化的邪恶力量，但这种力量尚未与神圣王国分离，而是被视为“上帝的左手”，是质点 *Gevurah*（力量）在创世后引发的结果，并被 *Hod*（宏伟）所滋养。此时的邪恶力量仅仅与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关。如果人类能依靠自由意志战胜邪恶，那么便会以此荣耀上帝。

THE TRIPLET ARRAY OF THE TEN SEFIROT

KETER-CROWN

BINAH-UNDERSTANDING

CHAKHMAH-WISDOM

GEVURAH-STRENGTH

CHESED-LOVE

TIFERET-BEAUTY

HOD-SPLENDOR

NETZACH-VICTORY

YESOD-FOUNDATION

MALKHUT-KINGSHIP

知乎 @破灭的Sunny

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教善恶二元论诞生于西班牙的一名名叫以撒·哈科恩 (Isaac ha-Cohen) 的犹太拉比的著作《有关于左侧流溢的论述》 (*Treatise on the Emanations on the Left*)。这一文本约创作于 1265 年，描述了一套包含神圣力量以及相对应的邪恶力量的复杂宇宙体系。在文本中，神圣力量与邪恶力量如下表所示：

神圣质点	已被摧毁的邪恶质点 (源于 忏悔)	当下与神圣质点对抗的邪恶 质点 (源于忏悔)
精神-Sabi'el		
智慧-Peli'i'el		
忏悔-Yerui'el		
慈爱-Memeriron	Qamti'el	Samael
力量-Geviriron	Beli'el	Za'afii'el
怜悯-Yedideron	'Iti'el	Za'ami'el
基础-Satriron		Qasfi'el
胜利-Nashiriron		Ragzi'el
庄严-Hodiriron		'Abri'el
万有-Seforiron		Meshulhi'el

在这里，源于“忏悔”的邪恶的质点的生成并非是为了对抗神，事实上，无论是神圣的质点还是邪恶的质点都是神的造物。那为何上帝会创造邪恶的质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需要借助邪恶的事物，用来筛选出义人的激情 (*yetzer*)，用以证明行义的精神是存在的，正确的。正是由于邪恶的存在，才彰显出正义的真实本性。而最原始的三个邪恶质点 Qamti' el、Beli' el、' Iti' el 都未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最后的' Iti' el，他实在是过于黑暗，甚至想登上神圣之树的顶端，扭曲并砍掉神圣之树及其所有枝干。这种狂妄的行为最终引起了上帝的怒火，于是他如前两个质点构成的世界一样，被上帝摧毁了。这三个质点象征着犹太教圣贤所秘传的神话背景——上帝在创造这个善恶结合的世界之前，已经创造并摧毁过数个世界了。而这些被毁的世界释放出了“意愿 (Will)”，这些意愿构成了当下世界的众天使与行星。

在最初的三个邪恶质点之后，又产生了七个邪恶质点。这七个邪恶质点以萨麦尔 (Samael) 为中心，被作者形容为是“妒忌且憎恶”的。他们与神圣质点对抗，并最终被弥赛亚摧毁。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经久不息的善恶对抗呢？以撒·哈科恩认为，这源于莉莉丝

(Lilith)。正是因为莉莉丝与萨麦尔的配对，导致了一对平行的孪生子：亚当与夏娃——上面的配对；萨麦尔与莉莉丝——下面的配对。这两对配偶觉醒了性能力，并最终诱使名为 Nahashī’el 或 Gamali’el 的大蛇诞生，作为恶的象征，它潜入人类的世界中，成为了所谓的“噬人之蛇”。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民数记》21:6

作为早期的卡巴拉主义者，以撒·哈科恩建立了一套“善-恶”平行对举的神话体系。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作为恶的恶魔实际上与善的质点是平行生成的，萨麦尔-莉莉丝的配对也与亚当-夏娃的配对平行，甚至在文章的第 19 节中，萨麦尔之子，恶魔之王阿斯蒙蒂斯 (Asmodeus) 与小莉莉丝的子嗣 Harba de’ Ashmedai Malka (意为“阿斯蒙蒂斯王之剑”) 也与弥赛亚之剑 (Harba di-Meshiha) 对举。这一套二元世界虽然平行生成，但最终还是在弥赛亚之后转为纯善的世界，总的来说，这一形式及其类似于诺斯替的二元论，尤其是伊朗型的诺斯替。

毋庸置疑，这个二元的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后续卡巴拉主义者的宇宙观。尽管以撒·哈科恩和他的作品在后来逐渐被历史忘却，但是他的思想却凭借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得以发扬光大，这便是被视为卡巴拉基石的伟大著作——光辉之书，《佐哈尔》(Zohar)。在《佐哈尔》中，二元论式的宇宙结构被再一次强调，甚至更为深入——不同于《创造之书》、《光照之书》以及以撒·哈科恩的教义，恶不再是从上帝的神圣领域中流溢出的造物，一种“善的缺乏”，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激烈而强大的邪恶力量。虽然作者仍想维持犹太教传统的一元论结构，但作为恶的一方明显已经扩展成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领域，此刻，*sitra ahra* 则意味着“异教神”，那些被律法否定的“另外”的神祇。在这里，人作为宗教主题再一次被引入，如同诺斯替一样，人的身体以及欲求属于“另一边”，而灵魂与良善则归于上帝。二者在人身上也展开了竞争，犹如以撒·哈科恩文章中在天界的战斗一样。

13 世纪前后，赫罗纳的阿兹瑞尔 (Azriel of Gerona) 首次将新柏拉图主义引入卡巴拉，他首次提出，宇宙间的一切邪恶都来自于既往被摧毁世界的残骸。这些邪恶的力量被比喻为流溢之树的树皮 (*kelippah/kelipah/Kliphoth*，意为外壳/树皮，即 Qliphoth)。而另一些卡巴拉主义者则称这些邪恶力量为“外树 (*ha-ilan ha-*

hizon) ”，或者“隐蔽的知识之树”，并认为它与生命之树有隐秘的联系。起初，知识之树与生命之树的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亚当的缘故，知识之树潜在的恶被唤起，知识之树也成为了恶的实体承载。由于亚当的采摘，知识之树的果实与树分离，从而成为一切大罪的原型——即，对合一的分裂。正是因为这种分离，使得生命之树的“慈爱（lovingkindness）”与知识之树的“审判（jugement）”脱钩，前者毫不吝惜地涌动着，而后者却自我限制，意欲独立出去。在《佐哈尔》中，正是因为隶属于第五质点 *Gevurah* 的审判的力量失控，最终使得原本用于公正审判的力量变成不是控制的狂暴毁灭力量。

可以看出，以上的两种有关于邪恶力量的观念分别指涉了宇宙——阿兹瑞尔的世界残骸；与人——亚当的原罪。在《佐哈尔》这里，作者意欲将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在人与宇宙之间统一的邪恶的结构——“不洁的宫殿”（palaces of impurity）。这一不洁的王国拥有与神圣王国完全等同的结构，它们是如此相像，以至于通过观想这个邪恶的不洁王国就能获得有关于神圣王国的知识。这两个世界共同执掌着世界，推动不同力量发生运动，并最终开展永无止息的神圣战争。而代表神圣王国在此间出战的便是唯一的阴性质点——“上帝的女儿”——*Shekhinah*，即，*Malkuth*（王国）。*Shekhinah*与“另一边”的战斗取决于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否行善——每一次以色列人的恶行都会滋养“另一边”的力量，导致对*Shekhinah*的侵蚀，使得她衰落，无法抵御“另一边”的攻击，最终她战败而堕落，被侵蚀，至此，*Shekhinah*化身为“另一边”的“死亡之树（The Tree of Death）”，为王国带来死亡与蛇。

有关于 Qliphoth 的形式，在《佐哈尔》中有不少矛盾之处。有时候，Qliphoth 被视为流溢的末端，即最终堕向黑暗的结局，即所谓的“末日尽头（end of days）”。另一些时候，他们被简单地定义为上界和下界之间的中介，故而不一定被视为的邪恶的，而这一过程中 Qliphoth 的层次为 4 层，不仅仅与以西结书的异象相关，同时也引申了犹太戒律。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
《利未记》19:24

在其他描述中，这些邪恶的领域被描述为有机过程（organic process）的自然废物，并被比作坏血，流溢之树上的苦枝，脏水，黄金精炼后留下的杂质，或者美酒酿造之后的渣滓。在这一语境下，“另一边”的世界似乎成为了神自我净化的残余，由愤怒之火灼烧之

后的废料，而在时间上先于整个流溢过程——“以东王”先于“以色列王”出现。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
《历代记》1:43

无论如何，《佐哈尔》中的邪恶的真实存在的，而非善的空缺或背向。这种二元论形式的最终表现在犹太激进教派“沙巴泰主义（Sabbateans）”那里得以展露，对他们来说，世界起初就有两道光：“有思之光”与“无思之光”，有思之光是活跃的，创造的，而无思之光是静谧的，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对具有创造力的有思之光的拒绝与否定，导致了邪恶的生成——然而这不代表其本性是邪恶的，对于无思之光来说，除了原初之神（*Ein-Sof*），什么都不该存在。而《佐哈尔》中的 *sitra ahra*，只不过是无思之光在抵抗中产生的次级产物。然而，最终有思之光还是会渗入无思之光的内部，并最终带来彻底的神圣世界。届时，一切邪祟将重新被净化，如魔王萨麦尔（Samael）将摆脱“死亡（*mem*）”，被净化为 *Sa' el*，即上帝的72个圣名之一。

回到《佐哈尔》的 Qliphoth 系统。在书中，Qliphoth 也被分为10个与神圣王国对应的质点。然而在《佐哈尔》里，似乎并未出现这十个质点的详细名字。唯独强调了萨麦尔与莉莉丝的诞生与结合——在 *Geburah* 带来的怒火之中，第一个邪恶质点诞生了，他是萨麦尔，象征着影子；与之伴随而生的是莉莉丝，她象征着死亡。萨麦尔的位置较高，莉莉丝的位置较低，萨麦尔骑在莉莉丝身上，因此有时又用“骆驼”来比喻莉莉丝。他们依偎在一起，犹如光辉（*Tiphareth*）与王国的结合。如此，便诞生了“死亡之影”，它盘旋着，并成为这个邪恶王国的基底。萨麦尔与莉莉丝交媾，生殖力量促使新的路径诞生，这些路径围绕在萨麦尔周围，犹如百合花。正是他们的交媾，将苦痛注入了这个世界，使得死亡与蛇出现在地上。关于萨麦尔与莉莉丝所占据的位置，则等同于光辉与王国两个质点的位置。而与《佐哈尔》同时代的 Moshe of Burgos 的著作 *Sefer Amud Ha-Semali* 则提到萨麦尔与莉莉丝分别占据“左侧流溢”的第八与第十质点，分别对应的是左侧最低的质点宏伟（Hod）与王国。

（*Sefer Amud Ha-Semali* 应该也存在一套完整的 Qliphoth，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原文。我壮着胆子发邮件问了布朗大学的 Nathaniel Berman 教授，他告诉我可以在索罗姆的一篇 1933 年的老文章里面找到。此外，虽然《佐哈尔》没有明确提及 10 个邪恶质点的名字，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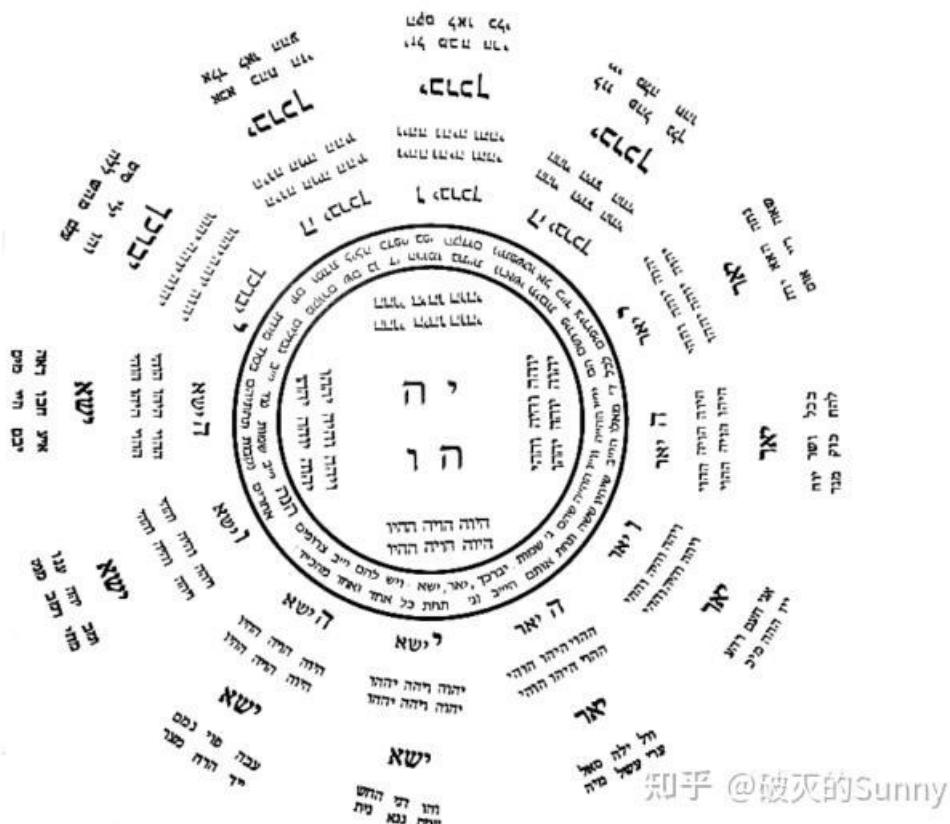
Tikkunei Ha-Zohar 108b 中有不同于 Moshe 另一个版本——当然，全是希伯来语，我看不懂= =)

在《佐哈尔》后，成体系的 Qliphoth 结构当属由 16 世纪的摩西·科多维洛 (Moshe Cordovero) 在《石榴乐园 (Pardes Rimonim)》中记叙的版本。这个版本与以撒·哈科恩以及 *Sefer Amud Ha-Semali* 的版本非常相似，尤其是有关于萨麦尔与莉莉丝的神话故事，明显与哈科恩的神话故事有继承关系。在格式上，这个版本的 Qliphoth 与现代常见的版本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现代的 Qliphoth 的原始版本。在书中，科多维洛列下了这样的一份列表：

质点名字	含义
Teomi'el (Thaumiel)	双生子，有时又被认为是 Tomi'el，即“神的死亡 (终结) ”
Ugiel (Ogiel)	障碍，阻碍
Satariel	隐蔽
Gasheklah	词源或与颤抖 (gash) 有关，意为干扰者，与妒忌相关
Golachab	纵火者
Thagirion	争吵者
Oreb Zaraq	离散的乌鸦，充满憎恨，或与《圣经》中诺亚放出的乌鸦有关
Samael	神之毒，恶魔之王
Gamaliel	淫秽者，即莉莉丝与萨麦尔交合而生的大蛇，又名为 Nahashi'el
Lilith	夜之女王，淫荡的妓女

我比对了希伯来文，证明网络上流传的版本确实与这一版本相关，且质点的名字未发生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最后一位是 Lilith 而非 Na'amah。有关于萨麦尔的配偶，在哈科恩的著作中是“大莉莉丝”，不过由于萨麦尔觊觎自己的子嗣阿斯蒙蒂斯的配偶小莉莉丝，因此也会与其交配。在《石榴乐园》中，小莉莉丝的名字为“阿格瑞特 (Agrat)”，她与莉莉丝被认为是《列王纪上》3:16 所罗门王断婴儿案故事中提到的两个妓女，其中，杀死自己孩子又打算撕裂婴儿的就是莉莉丝。除开莉莉丝与伊格拉特外，伊格拉特的母亲玛哈拉特 (Mahalath) 也被认为是侍奉萨麦尔的女恶魔之一。除了

Qliphoth 的结构，在《石榴乐园》之中，莉莉丝的坐骑无明之龙（*Tanin'iver*）也是重要的神话元素，它诞生于萨麦尔与莉莉丝之间，是盲眼且被阉割的巨龙，正是因为其身体残缺，所以才无法摧毁世界。这一形象或许与《圣经》中的利维坦有关。在《以赛亚书》27:1 中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科多维洛认为“快行的蛇”是萨麦尔；而“曲行的蛇”则是莉莉丝。



（上图为《石榴乐园》中上帝的 72 圣名）

可以看到，在 16 世纪的时候，卡巴拉神秘主义的神话结构已经愈发趋于复杂，其秘传特性导致了难以在整个犹太社群中广泛传播，再加之西班牙王国对犹太人的驱逐，使得整个犹太神秘主义充斥了激进的弥赛亚思潮。第一个系统公开表述这一思想表现的人就是与摩西·科多维洛同时代的伟大卡巴拉主义者，现代卡巴拉主义的开创者以撒·卢里亚（Isaac Luria）。在他这里，卡巴拉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他重新描述了整个世界的创造过程，并开创性地引入了三个概念：收缩（*zimzum*），破裂（*shevirat*）以及修复（*Tikkun*）。收缩源自于一个简单的思辨过程：既然上帝是无限的，那么最初的宇宙不存在供以创世的空间。因此，如果要在无限的上帝之中创世，上帝必须首先收缩自身。但收缩后空余的空间缺乏神的填充，自然是不应

该维持的。但是由于这里仍旧照耀着神的光辉，于是世界诞生了。正是这道闪耀的光芒构成了第一个质点。

在这里，卢里安思考了一个科多维洛等前人提出的问题：如果质点是神圣而完美的（如神一般的），那么它们就不应该有所差异。但是既然质点各不相同，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矛盾。在这里，卢里安引入了“容器（*kelim*）”这一概念，即质点由容器与神圣光芒二者混成，神圣光芒本性如一，而由于容器的约束显示出不同功能。

当上帝尝试用容器去承接神圣光芒时，意外发生了。低位的七个容器无法承载神圣光芒而破裂（*shevirat*），碎裂的壳（*Qliphoth*）掉落在下界。为何上帝要制造这一场意外呢？这是卢里安卡巴拉思想最核心的地方——因为最开始的收缩过程就是为了将上帝之中的潜在的“他者”释放出来，通过宣泄这些异物使得余下部分变得完整而同一。这些潜在的他者被称之为“印象（*reshimu*）”，他们被遗留在世界上，犹如倒去水之后的容器壁上残留的小水滴。在收缩之后，上帝主动地用激进的方式进行流溢，在流溢过程中，如果这些“印象”积极地参与建设，那么潜在的差异性就会被消除——但如果他们拒绝建设，就会展现出潜在的殊异性而脱离神圣王国，成为黑暗世界的渣滓。这便是卢里安的 *Qliphoth* 结构。在它看来，最初的神性便是不完美的，而创世的目的就是摆脱这种不完美，将原生的“恶”排挤出去。而真正要实现这个救赎过程的是人类——人类需要通过各种遵守正义、戒律、道德等方法救赎附着在 *Qliphoth* 上的残余的神圣光芒，直到最终全部归还到上帝手上。在这个叙事中，人类不再是等待弥赛亚到来的羔羊，而是主动地，修复（*Tikkun*）天国的神的勇士。在世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人的灵魂将会转世（*gilgul*）继续神圣的工作，好比佛教中消除业力，这些灵魂也为了这项伟大的任务不断净化自己。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尽管卢里安的想法激进且异端，但他的信徒却是在形式上最为遵从传统的人群，作为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学派，卢里安的教义却广泛地传播于犹太社群，甚至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旧大陆。

值得强调的是，在卢里安体系中，原人亚当·卡德蒙（Adam Kadmon）既是神圣流溢的体现，同时也是善恶斗争的重要推动者。当他被莉莉丝引诱而堕落时，他便是“以东王”，“死亡之树”的源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卢里亚的继承者中出现了沙巴泰·茨维（Shabbatai Tsvi）这样的神经质的伪救世主，不得不说也是一种离奇的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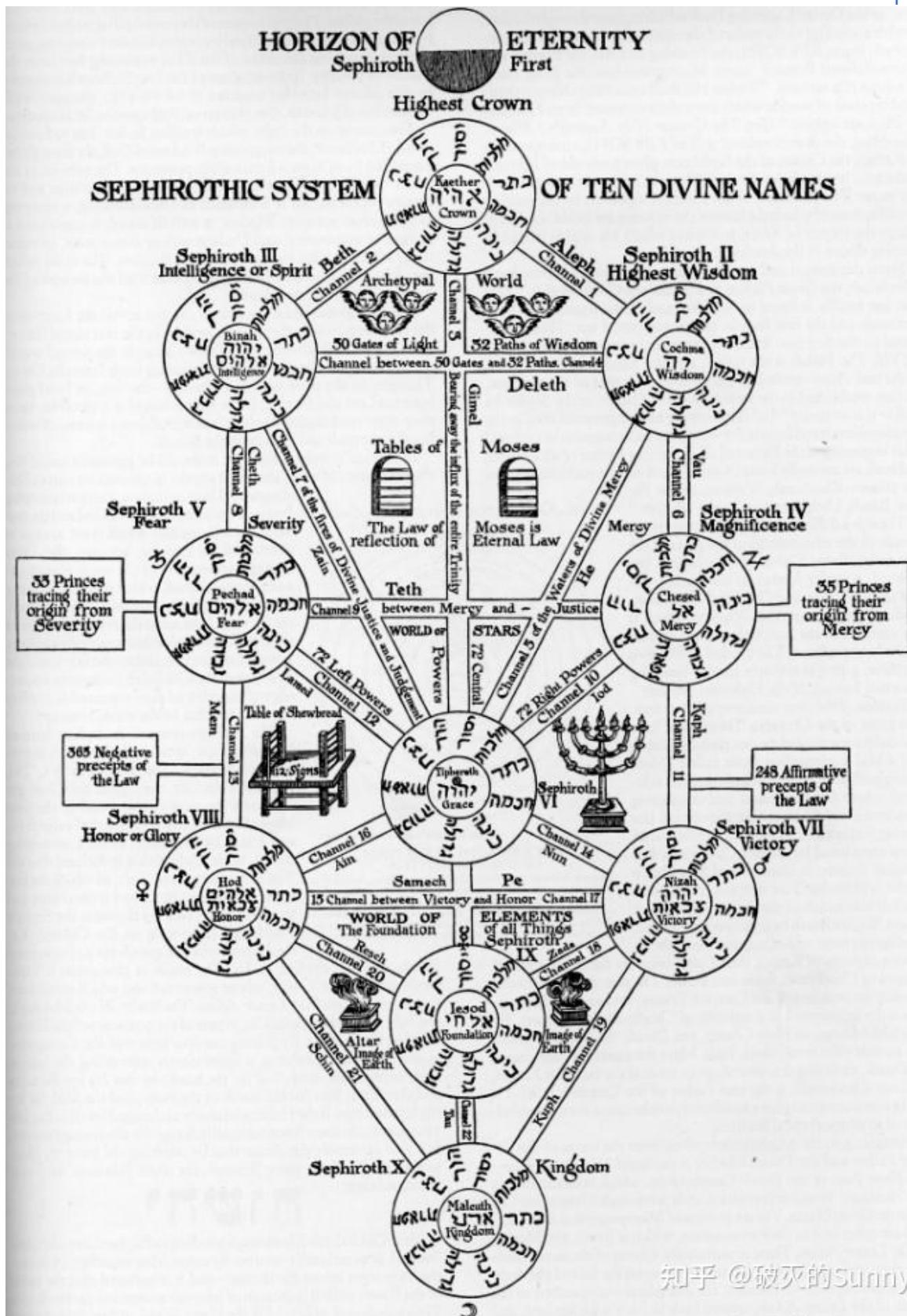
正当犹太社群经历西班牙大流放的痛苦之时，卡巴拉却在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国家里迎来了新的生机。文艺复兴时期，卡巴拉与赫尔墨斯秘籍、迦勒底神谕等各种古老智慧一道被引入西方世界，成为了当时探究“神圣智慧”的全新途径。在当时的人心目中，这些异域文明的智慧都是最崇高神秘知识的不同展现。

从 1437 年，普莱东 (Plethon) 作为“柏拉图主义东方学”的代表，在佛罗伦萨向西方学者首次展示了《迦勒底神谕》后，整个西方世界便开始了长达数个世纪的魔法探寻之旅。不久后，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伯爵 (Count Giovani Pico della Mirandola) 开创了基督教卡巴拉，这也正式标志了卡巴拉进入了西方文化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脱离犹太教背景的特殊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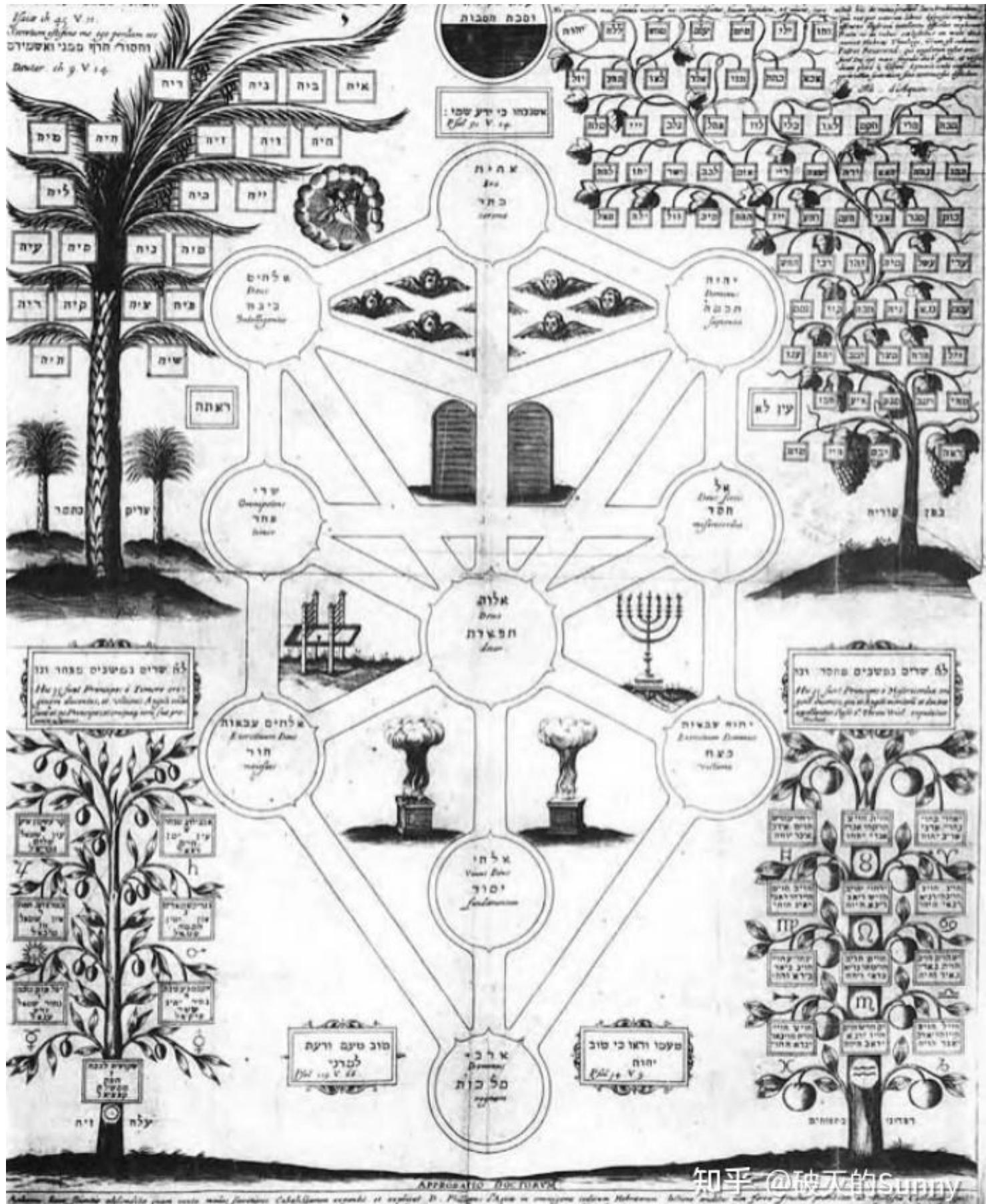
包括《神秘哲学三书》作者亨利·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 (Henry Cornelius Agrippa) 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学者、神学家以及炼金术士开始对卡巴拉产生了兴趣，并致力于为卡巴拉提供新的结构与素材。譬如，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经典的卡巴拉生命之树的图像，就出自于 17 世纪著名的耶稣会教士、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动画片的创造者、被称作“最后一位全知之人”的阿塔纳斯·珂雪 (Athanasius Kircher) 之手。

珂雪的版本源于一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教徒菲利普·达奎因 (Philippe d' Aquin) 于 1625 年的著作《卡巴拉树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e of Kabbalah)》，但是珂雪肆无忌惮地加入了大量他自己的想法，比如 22 条路径就很有可能是他最早结合在 10 个质点上的（生命之树最早的版本见于 13 世纪的拉比文献《光明之门》的拉丁文版本中，但那张图里面只有 17 条路径，而达奎因的版本也只有 19 条），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卡巴拉在这一时期流传的混乱与广泛。

(接下来两页的图片分别为珂雪的绘制版本；以及珂雪参考的蓝图，菲利普·达奎因的版本)



知乎 @破灭的Sunny



卡巴拉在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兴起与神秘学在 18 世纪的复兴有关。随着封建审查制度的没落与新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些古代著作的阅读与阐释之中。唯灵论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并与新兴的精神分析、现代艺术以及物理学共同填充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于卡巴拉而言，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法国人埃利法·莱维 (Eliphas Lévi)。这位本名叫做阿方斯·路易斯的法国人撰写了大量的卡巴拉主义相关的著作，而他有关于 Qliphoth 的文章也被当作“所罗门钥匙的古代碎片”而被收录在马瑟斯结集的《所罗门的钥匙 (Key of Solomon)》之中。我不能确定他这个“翻译自希伯来语”的版本究竟参考的是谁的文本，但是比对之下可以看到其与《石榴乐园》版本的相似性，莱维的版本如下：

神圣质点	邪恶质点	恶魔
Kether (冠冕)	Thamiel (双头者)	Satan (撒旦) 与 Moloch (摩洛克)
Chokmah (智慧)	Chaigidel (附着在物质之外的壳)	Beelzebub (别西卜)
Binah (理解)	Satariel (隐蔽者)	Lucifuge (路西法基)
Gedulah 或 Chesed (壮丽或慈悲)	Gamchicot (灵魂的干扰者)	Ashtaroth 或 Astarte (亚斯她录)
Geburah (严厉)	Golab (燃烧者)	Asmodeus (阿斯蒙蒂斯)
Tiphereth (光辉)	Tagaririm (争吵者)	Belphegor (贝尔菲戈尔)
Netzach (胜利)	Harab-Serapel (死亡之鸦)	Baal (巴力)
Hod (永恒)	Samael (诈骗者)	Adramelech (阿德拉梅莱克)
Yesod (基础)	Gamaliel (淫荡者)	Lilith (莉莉丝)
Malkuth (王国)	the wicked ones (邪恶的人)	Nahema (娜希玛)

这个版本几乎可以认为是现代所有 Qliphoth 的最近直系祖先，呈现出了一种极端的二元论倾向。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这个版本绝不可能真正来自于拉比文献——且不论这些繁杂的恶魔体系的来源，单从 Samael 与 Lilith 位置的分裂便可以看出来。在《佐哈尔》中反复强调的萨麦尔-莉莉丝对应光辉-王国的体系几乎贯穿了整个犹太二元论思想，而莱维的这个版本却导致了这种对举的割裂，使得亚当-夏娃神话的背景不再严整，这显而易见是违背犹太正统卡巴拉思想的。而更有趣的是在于最后一个质点居然没有希伯来名字，不清楚当时莱维创作这

个质点的时候是忘记写上了还是刻意做出不完整的感觉来暗示 Qliphoth 是“如猴模仿人”一般模仿神的秩序，不过无论怎样，这一篇文本还是成为了近现代 Qliphoth 的标准范本。

在莱维之后，神秘学卡巴拉的话语权被传递给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魔法师团体——**黄金黎明**手中。作为黄金黎明的创始人之一，山缪·李德·麦奎恩·马瑟斯（Samuel Liddell MacGregor Mathers）非常热衷于卡巴拉的研究。他一生中有大量著作与卡巴拉相关，同时也致力于翻译中世纪卡巴拉主义者的著作。在他的观念中，Qliphoth 是侵蚀王国的毒蛇，而受启示者（指假如参与 4=7 启蒙仪式的人）应当紧随梅特塔隆（Metatron）这条上帝的蛇而不受污染。这里提到了另一个神话，即大天使梅特塔隆就是出埃及时摩西用来拯救被火蛇撕咬的以色列人的铜蛇（Nehushtan）。这个故事连接到了哈科恩的神话故事，正是从他开始，大蛇作为恶的象征便一直联系着 Qliphoth，蛇蜕皮既能与 Qliphoth 作为壳的本意联系，同时它也与割礼相关——唯有丢去淫秽的皮肤，才能获得洁净。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怨讐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就必得活。”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民数记》21：6-9

在马瑟斯这里，Qliphoth 的结构并非单一的，甚至不必要与质点结构相对应。很多时候，Qliphoth 就可以单纯地被认为是“对抗的邪恶力量”。在马瑟斯翻译自 17 世纪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克里斯蒂安·诺尔·冯·罗森罗特（Christian Knorr von Rosenroth）的作品《揭秘卡巴拉（The Kabbalah Unveiled）》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古典的宇宙模型：被四层水包围着的世界。



知乎 @破灭的Sunny

四层水分别是“泪之水（亚当堕落的泪水）”、“创造之水（远离光明之后创造的海洋）”、“海洋之水（生物居住的海水）”与“虚假之海”（即星体界）。在这四层水中，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右侧是7层“大地”，它们是神圣质点的倒映，是由于无法承载神圣之光而毁坏的壳。而左侧，则是7层地狱，代表着邪恶的力量。他们的对照表如下：

左侧	右侧
Sheol—大地深处	Aretz—干燥碎裂的土地
Abaddon—毁灭	Adamah—发红的耕土
Titahion —死亡之泥	Gia—起伏的土地
Bar Shasketh —破坏之坑	Neschiah—牧场
Tzelmoth—死亡之影	Tziah—沙地或沙漠
Shaari Moth —死亡之门	Areqa—土壤
Gehinnon—地狱	Thebel或Chaled—水土交界处

除此之外，马瑟斯还描述了有关于《佐哈尔》中有关以西结所见异象的四个 Qliphoth 的版本。根据《以西结书》1:4 所言“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这里提到的四件异象便是四个 Qliphoth——分别是狂风、火焰、大云、光辉。它们对应着四个恶灵与四个王国，并被四活物所制服。这个结构虽然提到了神圣质点，但却没有直接对应，其结构主要还是建立在方向上，用于描述地上的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萨麦尔与他的三个配偶：莉莉丝、玛哈拉特与娜哈布，这与早期神话中的结构也是相符合的。

恶灵	邪恶质点	王国
Lilith (骑在异兽上)	Splendor (光辉)	Babel (巴比伦)
Machaloth (骑在蛇蝎上)	Whirling Fire (旋转的火)	Greeks (希腊)
Samael (骑在牛上)	Great Cloud (大云)	Medes (米底)
Rahab (骑在驴上)	Whirlwind (旋风)	Edom (以东)

在马瑟斯之后，著名的魔法师阿莱斯特·克劳利与亚瑟·爱德华·韦特也给出了他们各自的 Qliphoth 结构，但是相较于早期的卡巴拉学者专注于宇宙结构的描述，他们明显更倾向于构建一个神话体系并尝试将其与塔罗结合起来。严格来说，恶魔的名字和排位并不重

Mathers	Crowley	Waite
Satan (撒旦) 与 Moloch (摩洛克)	Satan (撒旦) 与 Moloch (摩洛克)	Satan (撒旦) 与 Moloch (摩洛克)
Beelzebub (别西卜)	Samael (萨麦尔)	Adam Belial (亚当·彼列) 或 Beelzebub (别西卜)
Lucifuge (路西法基)	Isheth Zanunim (伊西斯·扎努尼姆)	Lucifuge (路西法基)
Ashtaroth (亚斯她录斯)	Lucifuge (路西法基)	Ashtaroth (亚斯她录斯)
Asmodeus (阿斯蒙蒂斯)	Ashtaroth (亚斯她录斯)	Asmodeus (阿斯蒙蒂斯)
Belphegor (贝尔菲戈尔)	Belphegor (贝尔菲戈尔) 或 Chiva (希瓦)	Belphegor (贝尔菲戈尔)
Baal (巴力)	Asmodai (阿斯蒙德)	Baal Chanan (巴力·沙南)
Adramelech (阿德拉梅莱克)	Adramelek (阿德拉梅莱克)	Adramelech (阿德拉梅莱克)
Lilith (莉莉丝)	Lilith (莉莉丝)	Lilith (莉莉丝)
Nahema (娜希玛)	Naamah (娜希玛)	Mehema (娜希玛)

要，某些新引入的恶魔名字（如 Isheth Zanunim）很难找到出处，但含义却与已有的恶魔名字出现重复（比如这个名字意为妓女）。此外，在构建恶魔系统的时候他们显示出了奇怪的不一致性，虽然他们彼此认识且交流频繁，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不同的拼写，似乎在刻意区分出作者不是来自同一个人。

需要区分的部分就是恶魔与 Qliphoth 质点是不同的，但往往由于二者都会出现莉莉丝而导致读者的迷惑。以克劳利的《777 之书》(Liber 777) 为例，他在 Col. VIII 和 Col. CVIII 进行了区分，并列起来如下所示：

Orders of Qliphoth	Princes of the Qliphoth
Thaumiel	Satan (撒旦) 与 Moloch (摩洛克)
Ghagiel	Samael (萨麦尔)
Satariel	Isheth Zanunim (伊西斯·扎努尼姆)
Gha'agsheklah	Lucifuge (路西法基)
Golachab	Ashtaroth (亚斯她录斯)
Thagiriron	Belphegor (贝尔菲戈尔) 或 Chiva (希瓦)
A'arab Zaraq	Asmodai (阿斯蒙德)
Samael	Adramelek (阿德拉梅莱克)
Gamaliel	Lilith (莉莉丝)
Lilith	Naamah (娜希玛)

对于这个困难，Jon Gee 认为这是源于《佐哈尔》中的大、小莉莉丝的区分，在质点中的莉莉丝由于靠近王国地位更低，因此被认为是小莉莉丝。这种解释明显是马后炮，但是经过他们这一圈魔改，整个 Qliphoth 的结构变得离犹太传统越来越远。但是整个魔改的过程还未结束，在克劳利之后，有非常多的魔法师沉迷于对马瑟斯、克劳利等人的模型进行调整与阐释。比如现代著名的魔法师团体**胭脂之龙**

(Dragon Rouge)，他们将 Qliphoth 的各个质点作为自己团体内部的等级，一共列下了十一个等级——多出来的一个是 Thaumiel 的重复，因为它的含义是“双头者”。而 20 世纪 70 年代，一位名叫比尔·海得力克 (Bill Heidrick) 的魔法师发布了自己有关恶魔统领的笔记，在他的体系中，质点与恶魔的名字并未出现大的改动（除了引入了土八该隐），但含义却发生了变化——他给出的含义不知为何被日本 ACG

广泛吸收，成为了日本ACG作品两大Qliphoth来源之一。他给出的阐释如下：

Orders of Qliphoth	
Thaumiel	神的二元性
Ghaigidel	对神力的质疑
Sathariel	神的隐藏
Gamchicot	吞噬者
Golab	燃烧的躯体
Togairiron	悲泣与眼泪
Harab Serapel	神的燃烧的乌鸦
Samael	神的荒芜，或神之左手
Gamaliel	神之污染
Lilith或Nehemoth	夜魔，或低语者

Princes of the Qliphoth	
Satan与Moloch	敌对之王
Adam Belial或Beelzebub	邪恶之人，或苍蝇之王
Lucifuge	避光者
Astaroth	兽群之主
Asmodeus	毁灭之神
Belphegor	死亡之主
Baal或Tubal Cain	主，或制造锋利武器者
Adrammelech	有力的国王
Lilith (莉莉丝)	夜魔
Nahema	呻吟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制造这两份表单的比尔·海得力克是一个极其中二的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阐释很快就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了。不过很可惜，他的这一套结构一直以来都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虽然在中文网络偶尔会看到，但是基本都无法找到其出处。早先萌娘百科也有这一套结构，但是没过多久就被后来的编辑者删掉，换成了日本维基第一份Qliphoth结构——也是最离谱的一个，其展示如下：

- 1i サタンのバチカル (Bacikal、無神論)
- 2i ベルゼブブのエーイーリー (Iweleth、愚鈍)
- 3i ルキフグスのシェリダー (Sheriruth、拒絶)
- 4i アスタロトのアディシエス (Adyeshach、無感動)
- 5i アスマデウスのアクゼリユス (Akzeriyyuth、残酷)
- 6i ベルフェゴールのカイツール (Kaitul、醜惡)
- 7i パールのツァーカブ (Shakah、色欲)
- 8i アドラメレクのケムダー (Chemdah、貪欲)
- 9i リリスのアイーアツブス (Aiyatsbus、不安定)
- 10i ナヘマーのキムラヌート (Qimranut、物質主義)

(秋端勉『実践魔術講座』硯文社、第9・10章を参考) 原手本版Sunny

(小声吐槽：打算凑齐七宗罪吗这是……)

如果说，上面的海得力特的 Qliphoth 还可以看到从《创造之书》开辟而来的伟大结构，那么日本维基以及中文互联网最容易见到的这个 Qliphoth 就彻彻底底丢失了这个传统，变成了完全与原作无关的 OOC。这个版本在注释中说清楚了来自于秋端勉的《実践魔術講座》，这个秋端勉是何许人呢？他是活跃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魔法师，他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神秘学的著作，并建立了一个魔法学社 I::O::S ::。我虽然没有找到《実践魔術講座》，但是我找到了这个学社的官网，查阅了他们的讲义，这与日语维基的结构是一致的。我可以想象到有多少 ACG 创作者在构建世界观的时候看到过这个版本，然后一股脑的加到自己的背景里面，以至于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中二到爆炸且与正统体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倒霉玩意儿。

	逆セフィロト	魔神名	魔王	魔族	影の宇宙
1	無神論 (バサカル) בָּסָקָל	シャーマン שַׁמְמָרָן	サタン שָׁטָן	タクミエル ケレイエル	闇の海王星
2	愚鈍 (エーイーリー) אַיְלָה	ラー רָאָה	ペルセブブ כּוֹכְבָּלִישׁוּ	コーキュエル オーキュエル	闇の天王星
3	拒絶 (シェリダ-) שְׁלִידָה	ラシャー・ビ・カブル רְשָׁעָנְ פְּנוּחָה	ルキフグス לְקִיפָּעָת	サクリエル ハラエル	闇の土星
4	無感動 (アディッシュス) אֲדִישָׁוֹת	バカル פְּנָר	アシュクロス אַשְׁכָּרוֹת	カグ・シェクター	闇の木星
5	残酷 (アクゼリユス) אַקְזֵרִיוֹת	クナ・ベ・カリム כּוֹןְ פְּנוּלָה	アシュモダイ אַשְׁמוֹדָי	コラヘブ	闇の火星
6	醜惡 (カイツール) קִזּוּעָה	ラシャー・ハ・キア- רְשָׁעָנְ הַפְּנוּרָה	ペルフェゴール לְפִלְגָּה	ザ・エル	闇の太陽
7	色欲 (ツアガブ) קוֹבָד	ラシャー・カイル רְשָׁעָנְ חִילָּה	バアル לְלִיכָּה	ゲウフィエル	闇の金星
8	食欲 (ケムタ-) חַמְרָה	ベケリ・キラー פְּנָרִיּ חִילָּה	アドマレク אַדְמָלָק	サマニエル	闇の水星
9	不安定 (アイーアップス) אִירְאַצְבּוּת	ラシャース לְפִשְׁטוּת	リリス לִילִית	ナカエル	闇の月
10	物質主義 (キムラヌース) חִימְרָנוּת	シェアリス・ハ・シェオル שְׁאָרִיתּ הַשְּׁעָרָה	ナマー נָעָמָה	オブリエイ	闇の地獄

但是这还不算完，进一步去探查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个版本的 Qliphoth 并非秋端勉的原创，他其实是应用了英国魔法师威廉·格雷 (William G. Gray) 的《死亡之树 (The Tree of Evil)》。虽然格雷并非名不见经传的角色，但是他的这本书着实不太对劲。虽然套了一个卡巴拉的壳子，但是全书都在做心灵鸡汤般的论述。一开始，我完全无法理解物质主义是什么意思，是无神论吗？是反基督吗？直到看了格雷的书我才明白——啊，就是物质主义，耽于物质享受那种主义……不甘心的我尝试检索 Lilith 与 Samael，结果出乎意料——一本讲死亡之树的书居然压根没出现这两个核心角色……

TREE OF LIFE

- 10** The Kingdom (of God)
 - 9** Foundation (of Life)
 - 8** Glory
 - 7** Achievement
 - 6** Beauty (Harmony)
 - 5** Discipline
 - 4** Compassion
- Here the Abyss is crossed by Experience.
- 3** Understanding
 - 2** Wisdom
 - 1** The Apex of Spirit
 - 0** Light

TREE OF EVIL

- 10** Materialism
 - 9** Instability
 - 8** Greed
 - 7** Lust
 - 6** Ugliness. In harmony
 - 5** Cruelty
 - 4** Apathy
- Here the Abyss is imposed by Ignorance.
- 3** Antipathy
 - 2** Stupidity
 - 1** Atheism
 - 0** Darknes

至此，我简单地梳理了有关于 Qliphoth 的发展历史，虽然必然是缺漏巨大，但是我还是努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完成了这篇文章。我希望任何一个对 Qliphoth—逆卡巴拉有兴趣的朋友读了这篇文章都能有所收获——最起码，我们知道 ACG 作品中看似高深莫测的背景构建其实是来自于中二病与鸡汤文，不过，何必较真呢？

感谢您的阅读，下次见！

-作者简介 · 破灭的Sunny-

古生物学研究生，绝赞好评论文赶稿DDL中



知乎：破灭的Sunny - <https://www.zhihu.com/people/li-xin-35-46>

教程

Some “Tutorials”

开卷摘星辰：带你了解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

by @ 观文不止

来自 M. 的导读

做神秘主义杂志怎么能没有占星的内容呢？可能各位读者也有发现，无论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本刊选材大多都是西洋内容，甚少有中国传统的内容，那不如来点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占星——紫微斗数或者七政四余来平衡下吧；虽然我自己也下了个七政四余排盘的软件 Moira，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读各种占星相关的书，但奈何自己悟性不够，更别提写出这方面的文章了... 于是我便打起了 @观文不止 的主意，没想到能够邀到这篇介绍向的文章！希望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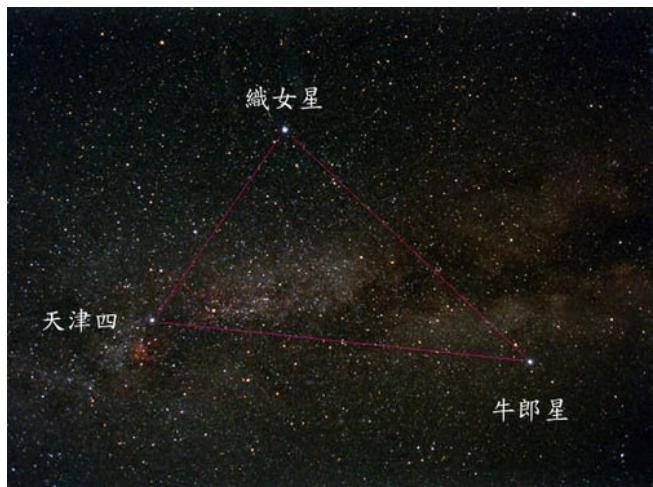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古诗十九首》

这首诗词想必大部分人都读到过，十分朗朗上口，可谓经典中的经典。而其中所含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内容，更是家喻户晓。诗中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是两颗恒星，由于从地上往天空望去，会发现他们之间被一道银河相隔开来，就如同牛郎和织女在隔岸相望。

~(￣▽￣)~

讲中国古代的二十八星宿，为什么要在开头讲牵牛星和织女星？因为二十八宿发源地当有牛郎、织女故事的传说——即牵牛星与织女星可对应于中国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女宿。除此以外，与二星有关的记载也是判断二十八星宿起源地的重要依据（这个放到后面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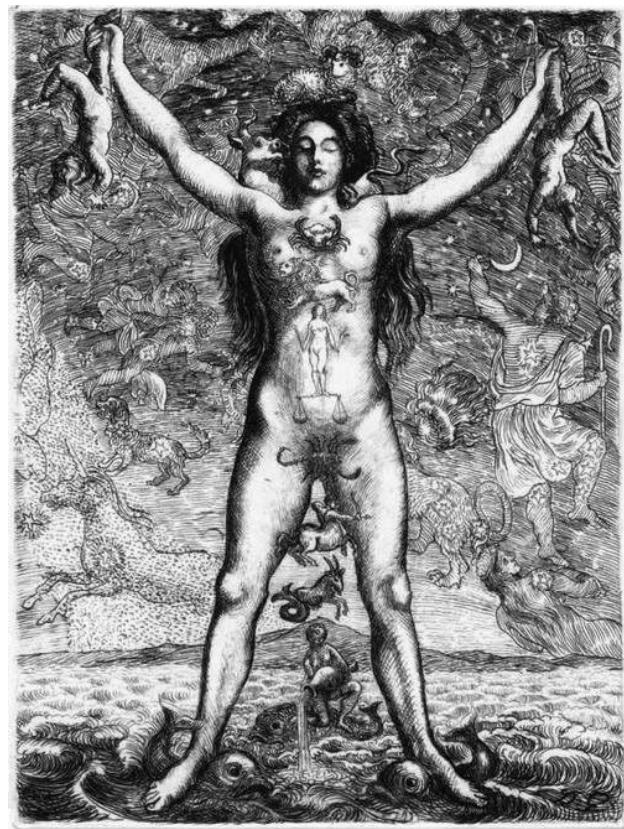
要想了解中国二十八宿，就得先搞明白为什么是二十八这个数字，而不是其他数字。（下为牵牛星和织女星位置示意简图）



二十八这个数字，与月亮的运动周期有关。月亮自某恒星起，运行一周又回到该恒星处，所需的时间称为恒星月，大约为 27.32 日。取其整数，便是 27 或 28 日。若将月亮每晚行经的星座看成一个星宿，那么，月亮绕行一周，便为 27 或 28 个星宿。这便是二十八宿的来历。

而我国习惯使用二十八宿，印度习惯使用二十七宿。

我国的二十八宿与普通的星座不同，它充当着星座和坐标系的双重角色。⁶³



⁶³ 本页下左为 An Allegory of Astrology by Placido Costanzi, 18th c., 下右为 Illustration by Demetrios Galanis for A Season in Astrology, 1945, 非原文配图

二十八宿的概念

我国的二十八宿是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位于当时（即创立二十八宿时）赤道附近的星座作为标志，并且用这些星座中的一个星作为距星，以便度量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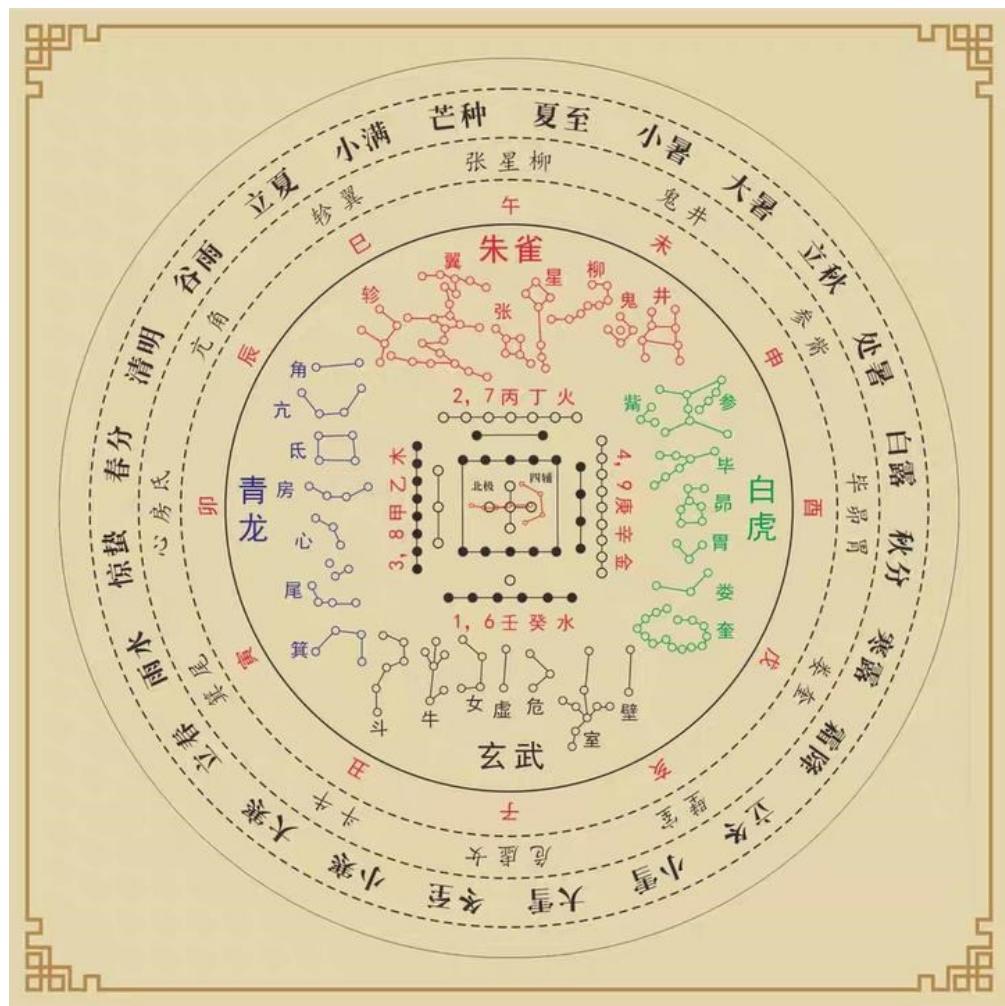
三十八宿分属四方，它们的名称是：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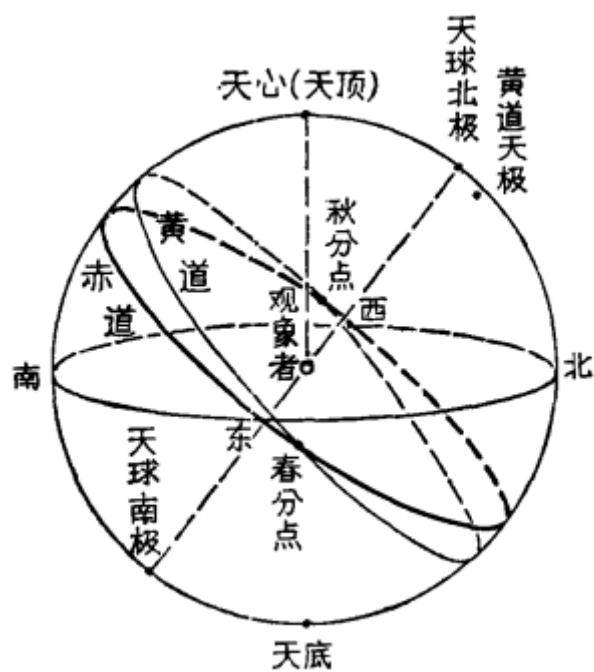
在这里说明一下赤道和黄道是什么：

赤道坐标是以天球上的南北天极为极，连接南北天极的轴线，是天体每日旋转的轴心。而赤道就是与这条轴线垂直相交的天球上的大圆圈。坐标名称是赤经、赤纬；

黄道则是从地球上来看太阳一年“走”过的路线，是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而产生的。这个视路径也形成一个大圆。

黄道和赤道成 $23^{\circ} 27'$ 的交角，相交于春分点和秋分点。

(右示意图是天球上的黄道与赤道)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二十八宿是以黄道为基准分布，此处说法不一，但在本人所查资料中，以赤道作为坐标系统建立起二十八宿体系的观点更具说服力，部分原因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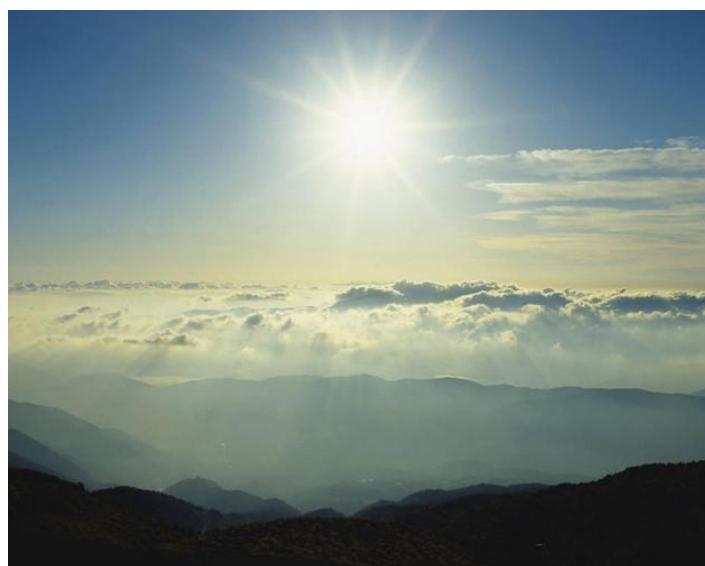
1. 中国二十八宿最早的文献记载，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在战国时期星占术有石氏与甘氏二派，两派别对于二十八宿记载的不同处仅有四宿，而在二者共同的二十四宿中，都不采用近于黄道的明星如天市、太微、轩辕，而是单独采取远在黄道以北的虚、危、室、壁和远在黄道以南的柳、星、张、翼；

2. 我国古代天文仪器中的浑仪，早期的只有赤道环，没有黄道环。东汉时才于赤道环的旁边加上黄道环，但是仍不常设。到了唐代，黄道环才和赤道环一样成为浑仪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十八宿星名含义

不同于西洋占星，中国星座中的绝大多数动物星名实际不是动物，而是远古华夏民族的图腾。

这是因为，中国人所认识的星空世界是人类社会在天上的反映，星名是人类社会在天上的缩影，星座的分布象征着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分布。



地上有山，天上也有山；地上有人，天上也有人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的记载，又据上古文献，有东夷人以龙为图腾，西羌人以虎为图腾，南蛮人以鸟为图腾，北狄人以龟蛇为图腾的记载。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二十八宿分野说，它极有可能起源于战国末期。

分野，简单来讲就是将天上不同片区的星空与地上的各个区域一一对应，天上与地下是对应的，即所谓天人感应。

《吕氏春秋·有史览》中，天有九野，每野有三宿（其中一野有四宿），地有九州。

到了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天上的九野二十八宿便与地上十三国名密切配合。

中国星座中的黄道带的四象，就是依据中国四方民族的图腾分布建立起来的，后人将其神化为二十八位星神——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所谓东方苍龙，是指分布于中国东部的以龙为图腾的东夷民族。东夷分布极广，先秦的郑、宋、燕，直到东北和朝鲜，都有他们的分布。故郑为龙首、宋为龙身、燕为龙尾。它们分别对应于角、亢、氐、房、心、尾、箕。天文学上称之为恒星分野。

苍龙七宿参见下图，从左上开始，右下结束，分别为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玄武即一种由龟和蛇组成的灵物。

所谓北方龟蛇，是指分布于中国北部的以龟蛇为图腾的夏民族。夏朝灭亡之后，相传匈奴为夏后裔，故后世于北方建立的国家常称为夏国或西夏国。又因为越奉夏祀，故黄道带北方分野斗、牛、女对应于吴越，扬州；虚、危对应于齐，青州；室、壁对应于卫，并州。

玄武七宿参见下图，从左上开始，右下结束，分别为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㺄。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畢、觜、參）



所谓西方白虎，是指分布于中国西部的以虎为图腾的西羌民族，东迁的黄帝族姬姓、炎帝族姜姓，留在原地的羌人及南迁的西南夷，均是其后裔。周民族姬姓，分封于鲁的周公旦，分封于晋的叔虞，均其后裔。故黄道带西方分野奎、娄对应于鲁，胃、昴对应于赵，毕、觜、参对应于魏，并有益州分野。

白虎七宿如上一页图示，从左上开始，右下结束，分别为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鸟、觜火猴、参水猿。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所谓南方朱雀，是指分布于江淮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族和汉水、长江以南的荆蛮族。秦人西迁关中，周人因受到羌人的打击被迫东迁而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定居于三河地区，秦人占有关中发迹，而建立起强大的秦帝国。秦人嬴姓，少昊氏鸟图腾的后裔，故黄道带南方分野井、鬼对应于秦雍；三河本鸟裔分布之地，故柳、七星、张对应于三辅；翼、轸对应于荆楚。

朱雀七宿参见下图，从左上开始，右下结束，分别为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介绍完星名含义，现在，让我们看回开篇引用的那篇古诗：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诗中提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就是接下来主要讲的内容之一，因为与这两颗恒星的有关记载是判断二十八星宿起源地的重要依据。

笔者在上网冲浪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星宿起源地也是众口纷纭，比如这个——

中又松工六由一川 (ウタマツ ニヨイハシ) へまつ, 仁

一种最具印度风格之占星术出现。据推测，印度之二十八宿乃传自西方；复有去牛宿

而本章就是笔者用搜集的资料和读友们共同探讨古代二十八星宿起源地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

认识牵牛星与织女星

牵牛星：是天鹰座“河鼓三星”中最亮的一颗，即“河鼓二”，现代天文学称天鹰座 α 星，是一等星。俗称牛郎星。联接三星的直线遥指隔银河相对的织女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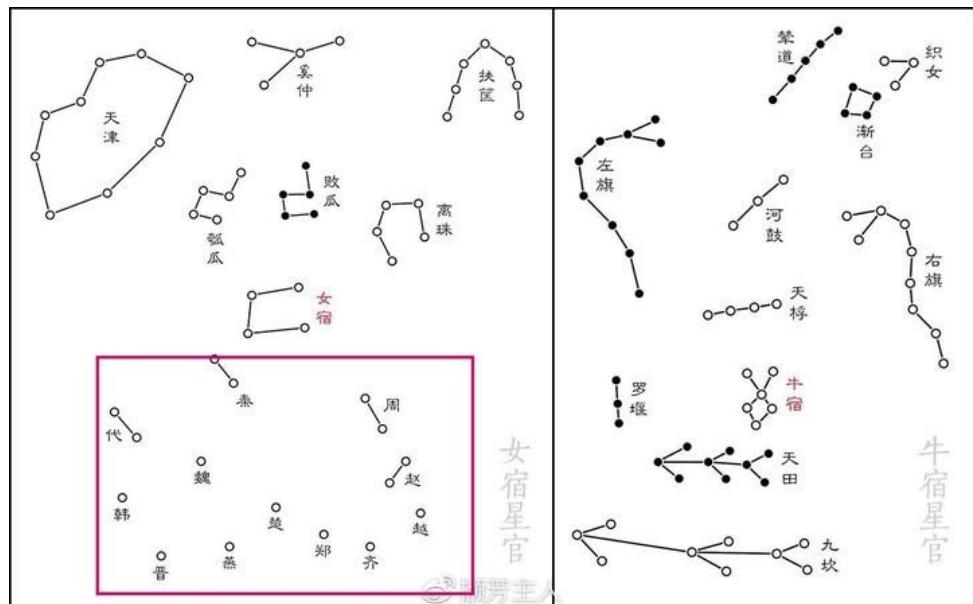
织女星：或者称为织女一或天琴座 α ，是天琴座中最明亮的恒星。织女星在夜空中亮度排名第五，是北半球第二明亮的恒星，仅次于大角星。它与天狼星及大角星一样，是太阳附近最明亮的恒星之一，距离地球大约 25 光年。在北半球的夏天，观测者多半可在天顶附近的位置用肉眼见到织女星。

夏季大三角：如下图示，指在夏季的东南方高空里由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鹅座的天津四及天鹰座的牛郎星组成的三角形，三角形横跨银河，十分明显。



认识中国的牛宿与女宿

牛宿，星官名，是我国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此处除牛宿外，还有 10 个相关星官。牛宿有星六颗，又称牵牛，因星群组合如同牛角而得名。每年八、九月黄昏时牛宿经过中天。



牛、女二宿示意图（红色框内为十二国星官）

女宿，星官名，是我国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此处除女宿外，还有7个相关星官。女宿有星四颗，星群组合如同簸箕，也如同“女”字，因而得名“女宿”。

中国与印度星宿同源

学者竺可桢在其所撰的（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天道与人文》一书中提到：“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

我们若把中国二十八宿和印度二十八宿相比较，知道中国二十八宿距星和印度相同者有角、氐、室、壁、娄、胃、昴、觜、轸九宿。

距星虽不同，而同在一个星座者有房、心、尾、箕、斗、危、毕、参、井、鬼、柳十一宿。

其距星之不同属于一个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虚、奎、星、张、翼八个宿。

而其中印度却以织女代我们的女宿，河鼓即牛郎代我们的牛宿。从此可以知道，二者是同出于一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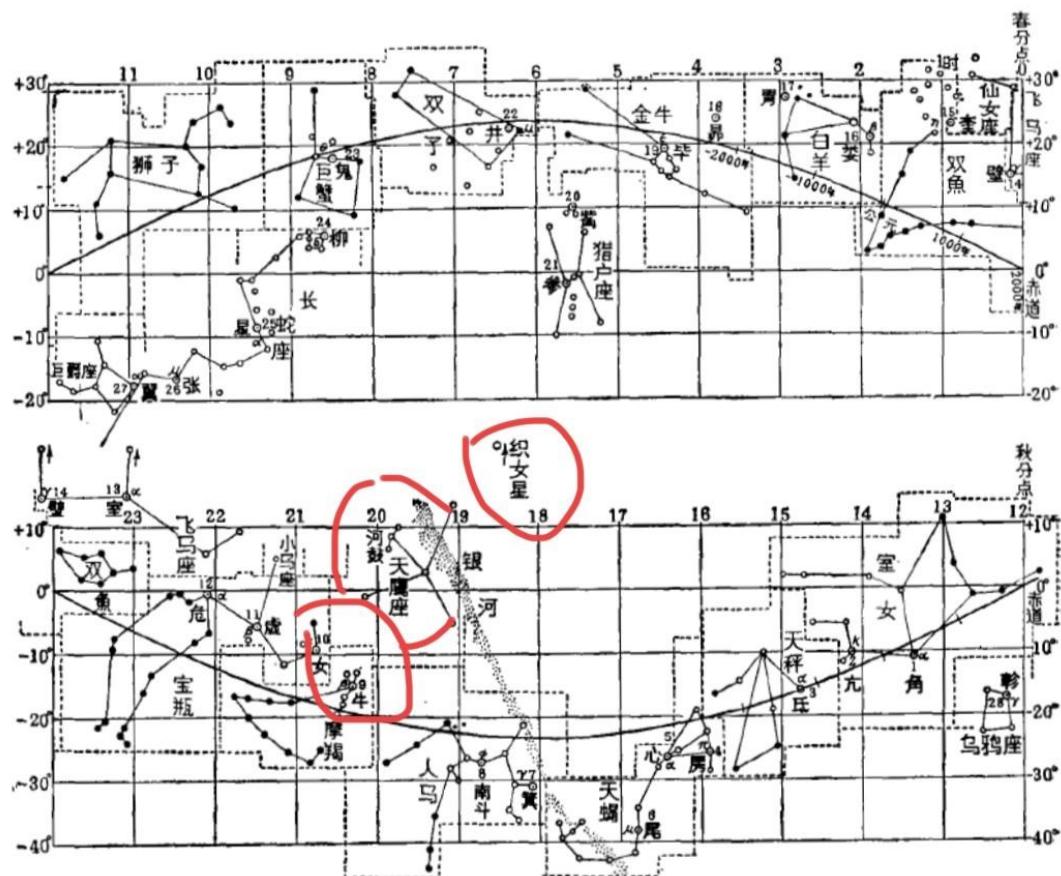
这二十八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从19世纪初叶起，西洋人热烈地辩论了100多年，不得结论。但从中国二十八宿以角宿为带颈椎的和牛、女两宿的变动看起来，二十八宿的发祥地无疑是在中国。”

之所以发生差异，是由于印度改取星宿中比较明亮的。又二者都曾以角宿开始，又都将昴宿作为一个重要据点。所以，二者同源是几乎无可置疑的。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它们的相对位置与五千五百年前大不相同——因岁差之故，今天的织女星赤经（以赤道坐标系统衡量的地球经度）位于河鼓（牵牛星）之西（织女赤经比牵牛早一小时）。而在五千五百年前，二星其实是在同一子午线上，甚至在更早前，织女星位于河鼓之东。

所以，根据二星的位置也可以判断二十八宿起源地：中国二十八宿位置排列牛在女先（北方玄武七宿中，牛宿对应的日期在女宿前），而印度的二十八宿排列是牛在女后。因此，可以推出二十八宿起源地为中国。



图一 二十八宿、十二官和赤道、黄道的关系图

(图中用直线连起来的是西洋星座；中国二十八宿用圆圈，有黑点为中心的圆圈是各宿的距星，虚线是十二星座的界线，○°处的粗横线是赤道，粗曲线是黄道。“—2000年”等是各时期春分点的年代)

中国二十八宿和赤道、黄道关系图

从中国引入二十八星宿体系的印度，后来将牛宿纳入了女宿变为二十七宿（在印度的二十七宿概念中不存在包含织女星的天琴座）。

印度将纬度较高的亮星牛郎、织女代替我国原先的牛、女二宿，这是由于中国所处位置纬度比印度高，从两地观察的星象有所差别，可能由于印度所处纬度较低，只能观察到织女这一类的亮星，而其他星体则较为黯淡，不便观察。

此外，从文化传承记载的角度来看，中国二十八星宿有着一套严整的历史系统，星宿间的关系合乎逻辑，浑然天成——进入五帝传说时代，人们便开始“治历明时”（出自《周易》的“革卦”，即治世的君子如果要改朝换代，就要取象于历法，顺应天时采取变革），接下来便有了四象、八卦、十二辰和二十八宿的创造结果。

而印度二十八宿（二十七宿）的含义则十分零碎杂乱、不成系统。其按顺序是珠子、珊瑚、一圈叶子、敬神礼物、耳环、狮尾、床、象齿、麦粒、人足、小鼓、宝石、二面像、床、小鼓、马首、羊胃、剃刀、轮车、鹿首、宝石、屋、箭、轮、屋、床、手。

有关星宿的分享到这里就先按下暂停键，以上内容是我将所阅文献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探讨。⁶⁴

-作者简介 · 观文不止-

新晋科普博主，西洋占星、国学爱好者，会不定期更新本人精心整理的科普文章。
昵称取自小众阅读软件“观止”，在其下架后，本人出于怀念而更名为“观文不止”，意在延续创始人好文分享的精神，做一名严谨勤恳的知识传播者以及先知们的“采诗官”，希望能用生动活泼的文字唤醒读者内心对多彩世界的美好向往。



联系邮箱：wenling6430@hotmail.com

知乎：观文不止 - <https://www.zhihu.com/people/xiao-shi-jie-li-de-xiao-wan-xiao-54>

⁶⁴ 参考文献资料——

陈久金《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2.02

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D].北京：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20.11

夏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J].哲学与人文科学 考古学报 1976.02 期
图片素材源自网络，侵删。

竺可桢《大家小书——天道与人文》[M].北京：北京出版社 136-137 页

轻松一刻

Some “Delighted”

游戏推荐：

受到神秘主义启发、影响的一些电子游戏作品

by @Methamphetam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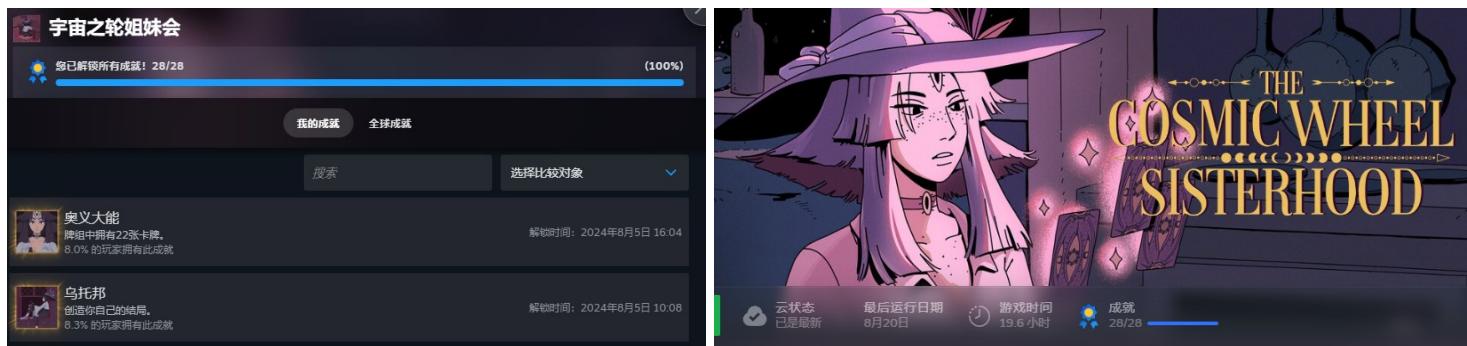
来自 M. 的导读
浅评三款我玩过的、喜欢的或不喜欢的、
涉及到神秘主义的电子游戏。

要说以魔法为主题的游戏可谓是海量，但无论是桌游还是电子游戏，绝大部分都是基于虚构的体系的，倘若要找一些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在或者说其体系也是基于现实中神秘主义等启发而建立的游戏可以说是蛮难的。

就我所知的话，最早将神秘主义放在电子设备运行的游戏，就是以下这些在 80 年代塔罗搬上家用机的尝试：



今天给各位介绍的第一款，就是在 40 年后，用熟悉的像素风格的塔罗主题游戏：《宇宙之轮姐妹会》(The Cosmic Wheel Sisterhood)。(秀一下我的全成就)



当然，此处就不直接赘述那些已经存在于游戏商店主页和百科页面已经有的介绍了，比如什么多结局、创建自己的牌组等等。

来讲讲为什么值得玩。首先，如果你是对塔罗牌已经有一定认知的甚至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占卜师的话，可能你会藐视这种困在他人所创立的框架下去体会“赛博算卦”的感觉——我干嘛要花钱来给人算牌？平时给客户看事情我都很累了。会有这种疑问是完全正常的，虽然我自己几乎不占卜，一年都不算几次的那种，但我当时也这么想过，可当我打开游戏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包括我后来读到的——黄金黎明结社的成员达到某个等级后会被要求自己设计塔罗牌组⁶⁵——虽说无论透特还是韦特等牌组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已有无数前人实践且留下了无数经验，但说到底，能够通过自己对 Divination 这门技艺的理解去构建起属于个人的体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才是最为理想的选择；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塔罗读牌师 Reader，“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占卜师 Soothsayer。其次这款游戏其实前期是非常治愈的，无论是人物设计还是故事线，绝大部分的情节都很暖心，借用本期杂志某一位投稿者（男）在玩《姐妹会》时的一句话：“嘘，别吵，在和我的闺蜜们聊天呢。”当你在《姐妹会》里扮演福尔图娜设计自己的塔罗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设计福尔图娜的选择。

另外，塔罗新手也不妨试试，虽然和以下介绍的另外几款游戏一样，游戏并不能代替书籍、文章，但能给到非常多启发。比如开篇时对四元素的解读就很有趣，还有游戏女主人公福尔图娜的吐槽都无比幽默——至少比我幽默就是了。按照惯例，放点截图。

⁶⁵ After cessation of the Order's activities some fifteen years after its inception, Waite, Case and Crowley went on to issue their own decks — the Rider-Waite, B.O.T.A. and Thoth tarot decks, respectively. Crowley first published a description of the Order's card designs in *The Equinox* in 1912. Prior to World War II, Israel Regardie included a description of the cards in his four-volume set, *The Golden Dawn*. Crowley's deck was not published during his lifetime. He worked with Lady Freida Harris, the artist, for five years from 1938 to 1943 before the deck was completed, but it was not actually published until 1969, twenty-two years after Crowley's death. The early members of 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 were encouraged to prepare personal tarot packs for their own use based upon Mather's deck and his work. The Society set down certain instructions for its members to follow, but these instructions were abbreviated at best. Not surprisingly, as time went on and new members copied decks based upon previously drawn cards, the variances and modifications grew more and more pronounced.



无论是从世俗意义上还是从积累神秘主义知识意义上来说，看书都很重要。第二款游戏主题就是看书。你说得对，但《司辰之书》（Book of Hours）是一款以书籍为主题的游戏，你将扮演一位图书管理员，在布兰库格的噤声之屋打工，揭开这座图书馆的神秘面纱…这句话写出来，我自己都尴尬得想给自己几拳…

和前面一样，不浪费笔墨写那些已经存在于游戏商店页面得内容了，直接讲适合什么人群玩以及为什么适合吧。

1. 前作《密教模拟器》Cultist Simulator 的粉丝：比起密教来说司辰之书放松太多了而且补充了非常大量的世界观、背景文本。

2. 喜欢“读”游戏的玩家：说实话，制作游戏的 Weather Factory 的画风确实是无话可说的，但是跟文本量比起来的话，美术就不是

《司辰之书》出彩的点了——想象一下那种在书籍、房间、美酒、访客等等游戏元素之间所串联的细节，错节盘根一般，让喜欢读游戏背景故事的人恨不得马上暂停这个反复开书开门读书看书学技艺的游戏，直奔 Wiki 读个爽…（确实，《司辰之书》的新鲜感在开完所有房间门之后很快就会过去，和同一世界观《密教模拟器》甚至已经有点读 Wiki 比自己上手玩更有趣的趋势了…）

3. 缺乏研习灵感的人：可能在你现实生活中的 the Great Work 因为自己一时之间理解不通某个点而无奈停滞…这时候就不妨试试《司辰之书》，游戏中不少元素都是基于现实来二次创作的，不少游戏中提到的教团、伟大之术、司辰等等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和前面一样，放点自己玩的时候截的图。



刚推荐的《宇宙之轮姐妹会》是视觉小说类型的，而《司辰之书》则是指向点击解谜，接下来讲的这款第一人称潜行游戏，可能屏幕前的你玩过，但从未真正留意过其中的神秘学元素有多精彩——没错，就是经典的 耻辱 (Dishonored) 系列（特指第一和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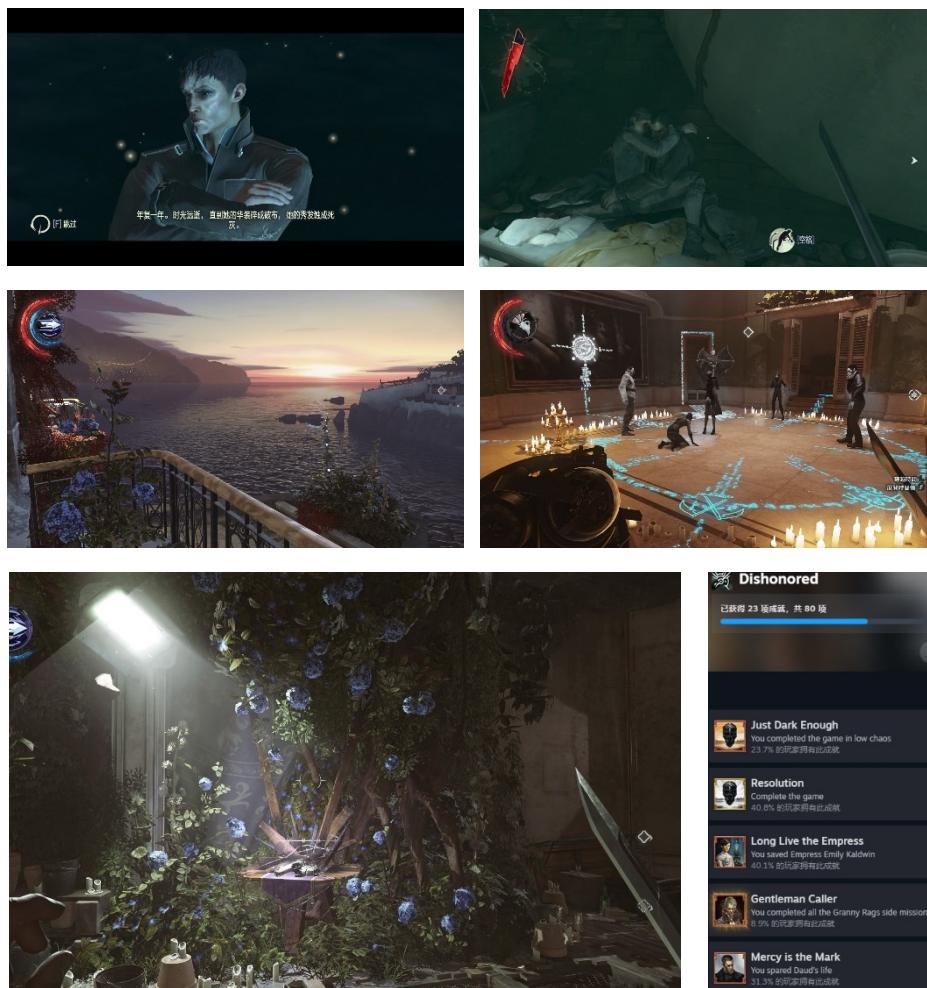
之所以推荐这款多年前的游戏，是因为某天我在刷匿名论坛4chan的超自然版 (Paranormal 板块，简称/x/) 的时候看到一则游戏推荐的帖子，而 Dishonored 荣登“最/x/的游戏之一”，我才记起这款经典中的经典，趁着 Steam 夏促入手了。

为什么说这款游戏很/x/？为什么会在本文推荐一款潜行、动作游戏？很简单，两点：令人恐惧的细节和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

1. 恐惧：4chan 素有“互联网厕所”之称，而/x/版更是坑中之坑，你能在其中碰到无数或可怖或可笑的阴谋论帖子，而耻辱系列更是将这种可怖和可笑演绎到淋漓尽致，当你仔细去读文本的时候便会发现制作团队是多么用心地去填充这个世界：鲸鱼骨头做成的符文和外神赐予的超能力、居民楼里的祭坛和皇宫里的女巫... 言语真的很无力，我的文笔也很烂，但想此处表达出的就是：Dishonored 的世界观真的太精彩了，一旦沉浸到其中，你便会变成像/x/版上发阴谋论帖子的人一样热衷，他们热衷于看阴谋论网站的每一则帖子，你会热衷于读科尔沃 (Dishonored 系列男主) 日志中的每一则文本；布置热衷还会变得偏激，无论多离谱，阴谋论者会偏激地相信自己所认同的观点，你一旦沉浸 Dishonored 其中，就会偏激地想要找到全部收集品和文件... 但跟阴谋论者一样，一旦将真相串联到一起，这款游戏就会变

得可怖又可笑：无论是杀戮比较少的较为光明的结局、还是大开杀戒的较为黑暗的结局，Dishonored（初代）最后都会用“过去的一切都在永远缠着你”的感觉让人感到丝丝恐惧，又会用那种无力的被宿命感所束缚、人类却又不断重蹈覆辙的挣扎感逗笑。就像阴谋论者们一样，认同那些阴谋论时会感到恐惧，不再相信阴谋论的时候又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可笑。

2. 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使用超自然力量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手段吗？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俗气到不能再俗气的问题，但 Dishonored（第二部）在即将结局前设定出了一个非常抓心挠肝的场景，为避免剧透，此处不详细展开讲；各位读者知道一点，道德问题是贯穿 Dishonored 全系列的。作为神秘主义实践者的我们，在给自己或者他人做仪式之前是否有考虑过后果？真的应该去改变他人的心意吗？等等。或许我们能在心理学论文中找到能够类比到这个情况的解答，或在自己所信仰的各个体系中找到诸如“三倍法则”、“替人破财消灾”、“善恶有报”、“命中注定”等等来作为慰藉，可是 Dishonored 作为一款游戏，却也能在游玩过后，作为玩家的我们给出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答案。



除了上述提到的三款之外，其实还有许多我中意的：扮演原始人占星师的 Grotto、欧洲中世纪迷必备的 Pentiment（出身能选神秘主义者、宗教氛围浓厚）、以炼金为设计灵感及主题的 Potion Craft、邪教氛围和剧情都压抑到极限的寂静岭归乡、受到魔法草药学启发的且美术风格极其出彩的 Strange Horticulture、Aleister Crowley 和 Dion Fortune 友情客串的 Curious Expedition...

上述都是玩过的，更别提愿望单中的 Astrologaster、Wytchwood、Potion Tycoon、I Was a Teenage Exocolonist 等等，这些一直等打折或没时间玩所以没买的游戏了。

话说回来，游戏和音乐品味、喜欢的神秘学/玄学体系一样都是一件非常非常私人的事情，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这个俗语适用以上三个讨论语境。同时，买游戏前还需谨慎，买了不玩喜加一这种事情还是少点好。如果你对我的推荐感兴趣的话不妨先去搜搜更多资料，下载个 Demo 或者看一会别人的实况，确定好自己的荷包和闲暇时间，再做决定吧！回看这篇文章，感觉自己写得也是尴尬得不行，文笔真的很差很差，AI 写得都比我好，但总之，还是希望你可以从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研习神秘主义的新灵感或是教诲！⁶⁶



-作者简介 · Methamphetamines-

GAY
AGAIN AND ALWAYS



微信公众号: methamphetamines
邮箱: methamphetamines@outlook.com
知乎: <https://www.zhihu.com/people/methamphetamines>

⁶⁶ 上图截自游戏 Eternal Home Floristry，自己随便打了句翻译上去

轻松一刻

Some “Delighted”

影视推荐：

受到神秘主义启发、影响的一些影视作品

by @Methamphetam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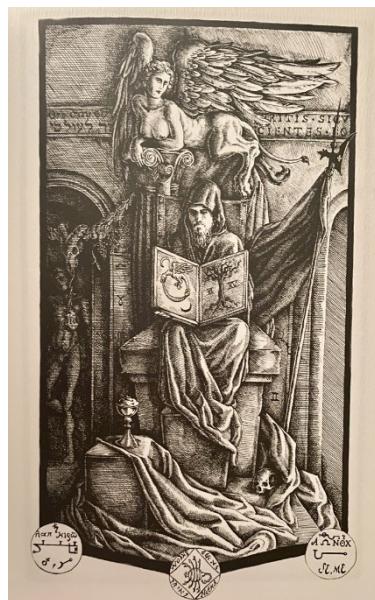
来自 M. 的导读

做杂志怎么能没有笑话栏目呢？好吧对不起，本期真的没有；一是因为我现实讲的所有玩笑话比《龙族》里的路明非还要烂还要冷；二是我犯懒，于是乎就把自己在知乎上写的回答复制粘贴过来了…但请放心，跟前面的游戏推荐一样，都是我自己打过的游戏、煲过的剧，即不是云玩家也不是小视频 2 分钟解说刷剧；烂的是真的烂，好看的好看的也是真的好看。请放心：M 严选。

（呃，比如这三个随便想到的字就是真的真的很尴尬…）

不请自来，想回答这个问题很久了，趁着万圣节临近，而且自己很久没码字了，来写点好玩的。可以根据目录自行选择阅读。

按照惯例，先来两张自己喜欢的图镇楼。



0. Intro: 相对精确描述魔法与西方神秘主义的作品，与不太符合现实的作品

楼上的大佬已经有提到黑暗之歌（A Dark Song）了，刚才也终于是看完了这部在我的观影单中很久却拖到现在才完整看完的作品，非常精彩，心血来潮就来码字吧；当然了，除此之外，个人所知的大部分相对精准描述了神秘主义、密契主义、魔法等体裁的影视作品属实较少，比如将播客转为动画片的午夜福音（Midnight Gospel，也就是答主的头像出处），真正咨询了美国撒旦教会的萨布丽娜的惊心历险（Chilling Adventures of Sabrina），或者在之前我回答里提到了描述了草药女巫、塔罗占卜、灵视、降神会等的低俗怪谈/英国恐怖故事（Penny Dreadful），再或是道教传统与拉丁美洲传统巫术大乱炖的六拳一气（Seis Manos），还有今年新出的绝命塔罗（Tarot）从个人观感来说都是很棒的。

当然了，不是那么符合现实中神秘主义的作品也不少，或换个别名来描述，绝大多数的相关作品都是比较符合大众视角的刻板印象的：阴沉的神秘主义者、吃小孩的女巫、坩埚里煲着的草药汤汤水水、在已经有星历的年代还在用传统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星象的占星师；这类作品比如：美国恐怖故事第三季与第八季（American Horror Stories），不得不吐槽的是拍得像是时尚 Show 群像剧，而且剧中除了巫毒胡毒之外的魔法表现更像是超级英雄；最近上映的阿加莎（Agatha All Along），看得是爽，但也不大符合现实；同样也是漫改的电视剧，死亡男孩侦探社（Dead Boy Detectives），其中的由女巫的乌鸦化身的占星男孩固然可爱，但是其它的确实加深了刻板印象——用献祭来换取青春永驻的女巫，在英文 Z 时代神秘主义文化圈中人气较高的崇拜对象——莉莉丝同样也以个人不太认可的表现方式出场了；还有大光头，呃，克劳利友情出演的阴宅瓦德马尔（La herencia Valdemar）确实让人绷不住，将克劳利与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结合起来的确很有看点，同样地剧情也是扣人心弦，主角颜值在线，但站在神秘主义者的观感上来说其中的仪式让我蛮汗颜的。动画作品的话那更不用说了，作为（自封的）资深美漫爱好者，欧美动画片中引用神秘主义或者以魔法为题材的非常之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完完全全由艺术家虚构的体系，如：猫头鹰魔法社（The Owl House）中的符文魔法；治愈神剧，希尔达（Hilda）中对北欧民俗神话的崭新诠释，包括但不限于雷鸟、巨魔、精灵等等；奇幻沼泽（Amphibia）；甚至在以武打和个人成长为主题的降世神通光头传奇（划掉）最后的气宗（Avatar: The Last Airbender）中也有 Guru，灵感来自印度教的古鲁指引主角冥想和进行类似星体投射（Astral Projection）之类

的实践；超级不准确的魔法表现也是有的，比如 DC 世界观下的少年正义联盟（Young Justice）的 Zatana 所用的“倒文”魔法，承袭自舞台魔术师父亲，完全是虚构的体系；阴谋办公室（Inside Job）里对秘密结社等的讽刺化表现；甚至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回忆作品，Ben10 里的魔法书、成龙历险记里老爹的斗法与在日常单元集里成龙四处历险时对世界各地的民俗魔法的体现、魔法保姆迈克菲（Nanny McPhee）、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Lemony Snicket's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就此打住，如果再废话的话估计真的写不完了。这篇回答就将目光放在【相对精确描述魔法与神秘学的作品】，并尝试浅析吧。



截自黑暗之歌，前半段的台词和布景可谓是看得我心血澎湃，但至于剧情嘛就一言难尽了，以下就来简单讲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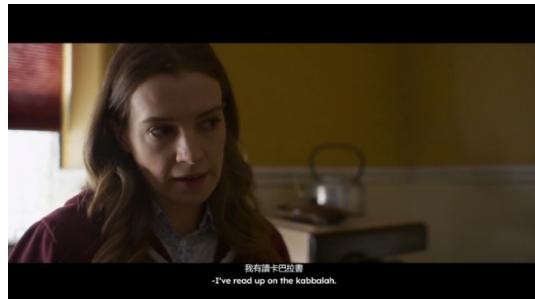
1. 黑暗之歌：精确的仪式魔法与脱线的电影剧情

站在神秘主义者的角度来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无论是整体的气氛烘托、女主在剧中欲望/动力的转变、对仪式魔法 Ceremonial Magick 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但遗憾的是，答主本人并非专家，只能浅显的分享一些我在观影过程中的截图并尝试给出自己的解读（梦回 10 年代的百度贴吧了可以说是，就像是图解一样不过我没这么专业，强烈建议爱好者亲自一看）。



对仪式执行者的要求无论是在古典仪式魔法还是现代仪式魔法，甚至是新兴的混沌魔法中都是必要的，剧中的表述很棒，包括但不限于：禁欲、饮食控制、心态调整等等。

虽然答主本人目前还未深入接触古典魔法的领域，但这本《亚伯拉梅林之书》可谓早有耳闻，经典中的经典。



这里个人认为是误译，应为“星体投射”与“卢恩符文”；诚然，两者比起繁琐的古典魔法来讲确实是少了那么一点点逼格。

这一段看得我笑得不行，全程嘴角上扬，真的很好笑，如果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强烈推荐自行观看原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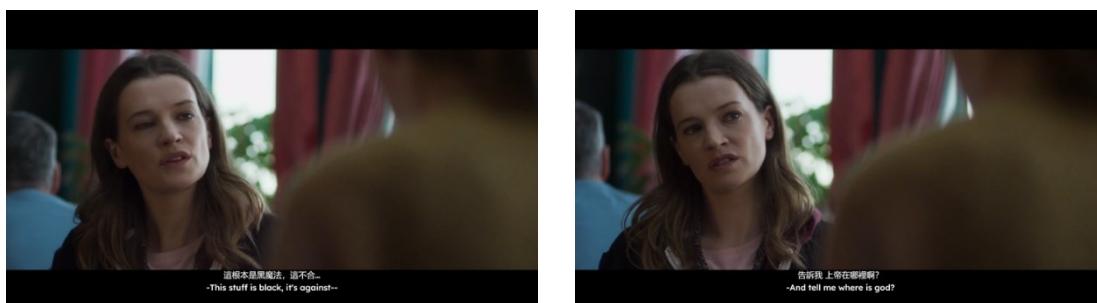


此处个人认为是误译，Altered State of Mind 个人理解是执行仪式前，执行者应达到的一种特定的心境，比如片中所讲到的用药品来唤起自身的恐惧，并不是字幕所理解的“将自己恐惧的情绪压抑下来，去改变自己的恐惧”，而是将自己的心境改变为恐惧。除恐惧之外，还有很多种其它不同的 Altered State of Mind，在不同仪式和不同体系分支中的描述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此处不再赘述。



此处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觉得女主在做仪式前于停车场看到的这幕“神秘人拿一个孩子来做仪式”是没有填好的坑，其实在个人理解来说，这一幕更像是女主内心真实意愿的在思维层面上的投射——女主对着 Mr. Solomon 撒了谎，不止一次谎——其实这一幕暗示了女主在见到天使之前的真实意愿：

向杀害了自己儿子的神秘主义者复仇。



与现实非常符合的是，许多人都是因为对现状无能为力，无法通过世俗的手段去解决、解释问题，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绝望当中才转投神秘主义的。



男主 Mr. Solomon 的金句时刻。



【不适当内容警告】：同样也是仪式执行前女主所见，个人认为同上，也是女主内心的投射，只不过这种心态投射倒物质层面上了。



男主摘草药，并将其应用到后续的预知梦当中，类似的草药魔法实践在世界各地的民俗传统中都能见到——用某种草药、花朵压到枕头底下，便能窥见未来；梦境相关的魔法也是威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不过这部作品中，用法是吃下去（强烈不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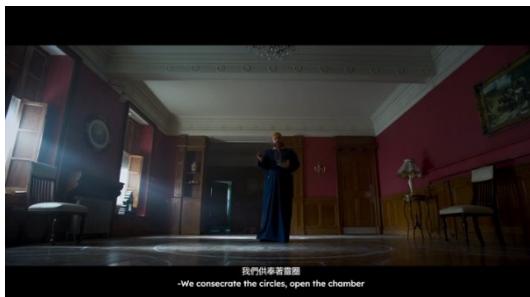


保护房子免受外界侵扰，类似于结界；答主不熟悉古典魔法，能想到的对应只能是很简单的，比如北美民间胡毒实践中用碾碎的红砖粉末绕着房子洒一圈起到保护作用。



開魔力陣..
-So magic squares.

此处讲的是幻方，也算是误译了。



我們供奉著圓圈
-We consecrate the circles, open the chamber



這就是你的守護天使會出現的地方
-This is where your angel will app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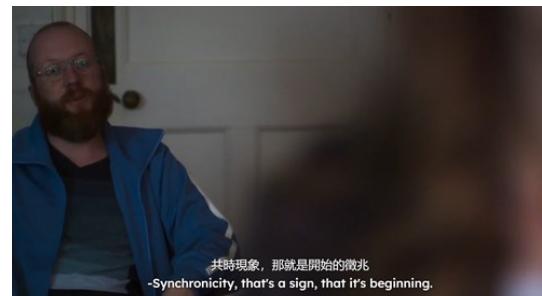
三角形 代表著「3」這個神聖數碼
-Triangle represents the divine order, three.



這是極充滿腐敗、死亡和暴力的世界
-This is the world of decay of brute fact.



感受它的重量和不動所動
-Feel its mass, its unmo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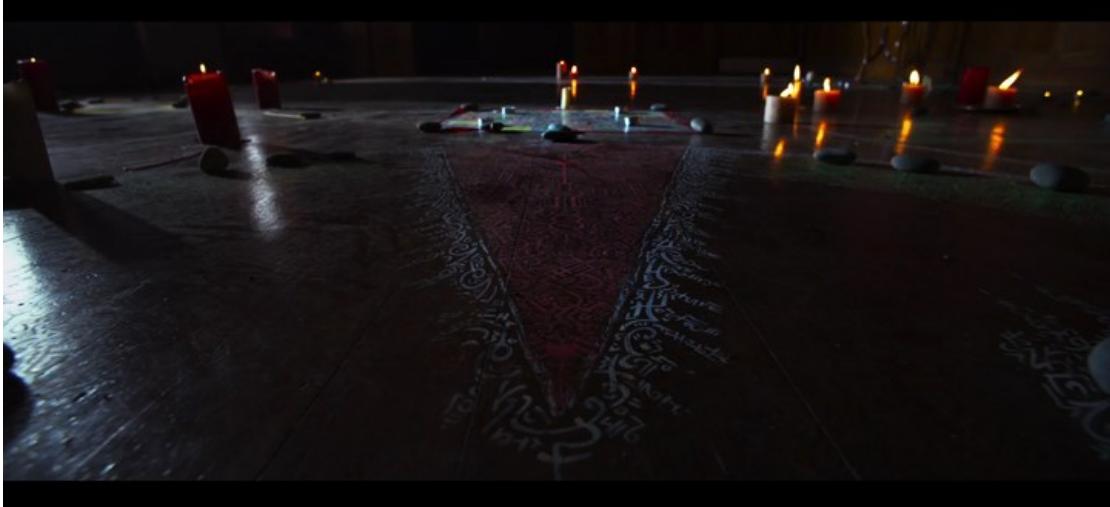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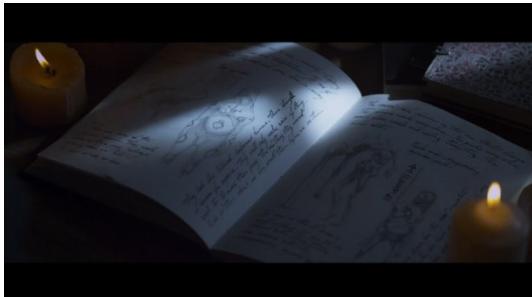
共時現象，那就是開始的徵兆
-Synchronicity, that's a sign, that it's begi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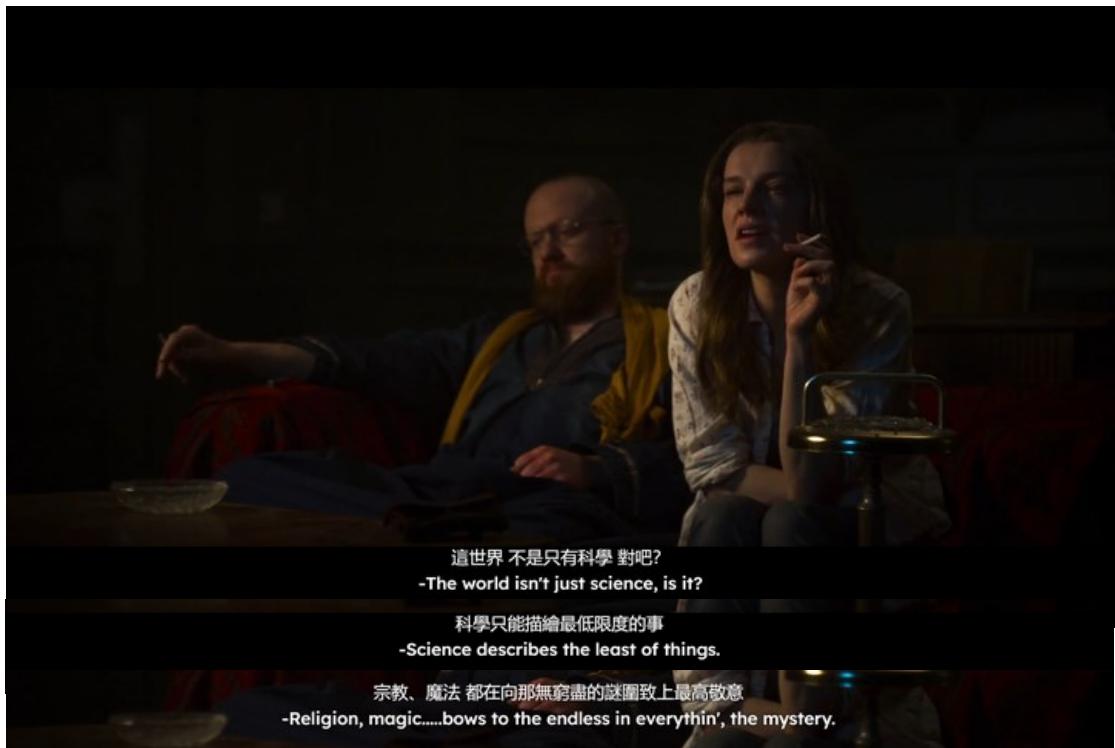
每一道都要花上好幾週的工夫
-Each one will take wee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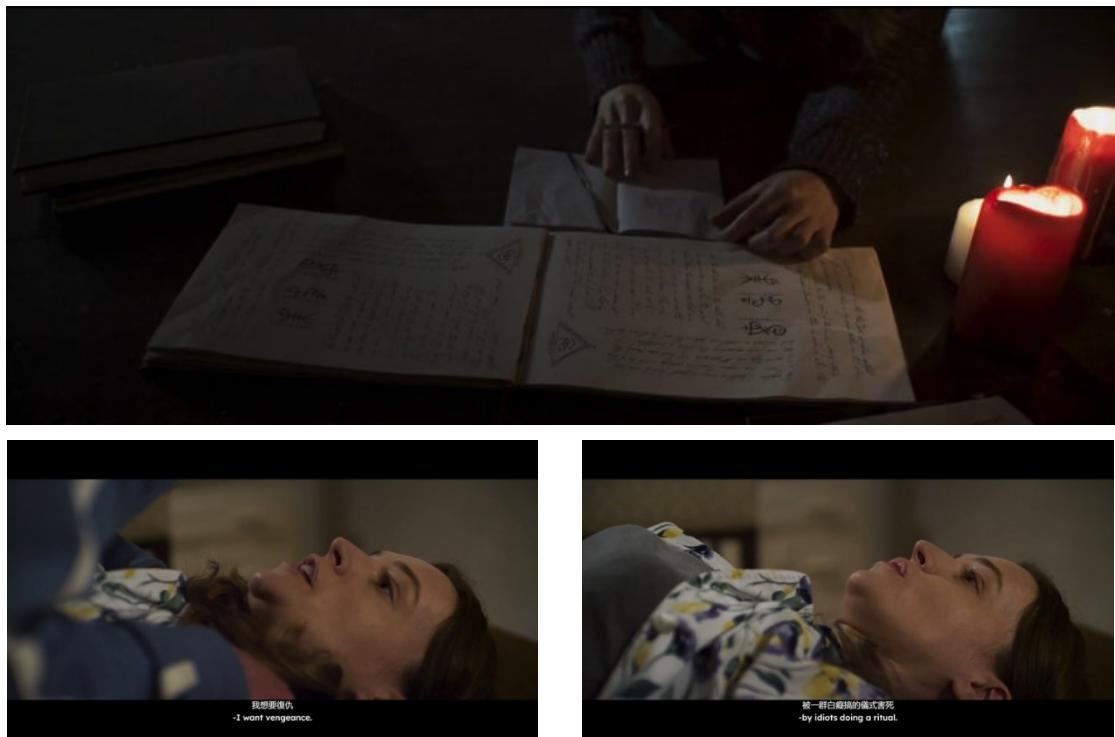
意識轉移、召喚亡靈、純淨心靈
-The shifting consciousness. Becoming one with the ceremony. Pure.



女主降智时刻，看得我真的气笑了。



以上这段没有截全，可以自己去看看，个人是非常认同的。可谓是男主的金句时刻，或者说编剧的高光时刻。



女主在见到天使前的真实意愿为复仇，她对男主撒谎了，不止一次，同上，看得我气得笑出声音来；观影前我还知为何这部作品评分为何这么低，看到这我总算是懂了，哈哈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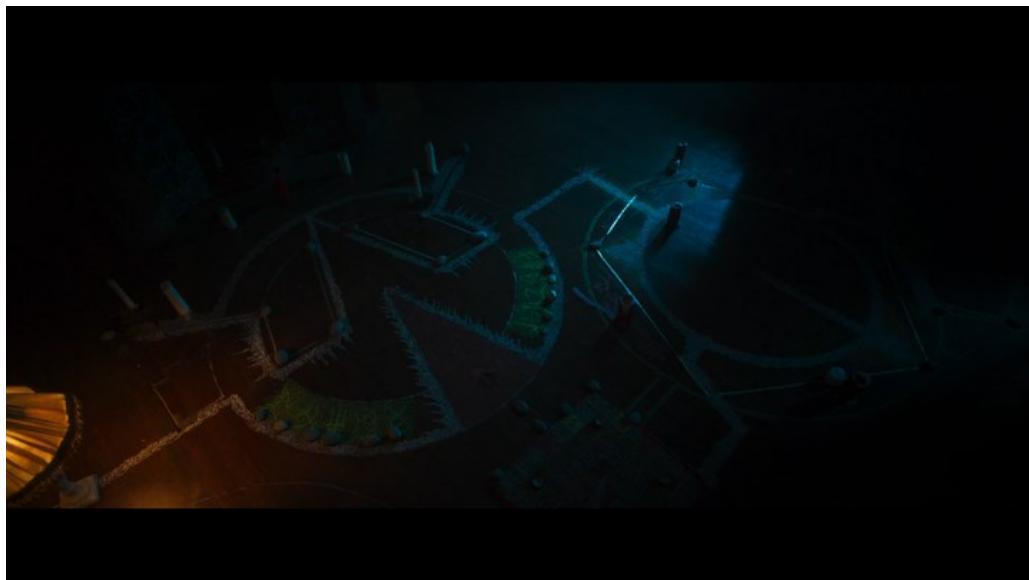
答主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异教意义上的，或者换个别来讲，神秘学意义上的：“再洗礼”。女主漂亮是一点，演技好是第二点，其演绎手法和镜头的切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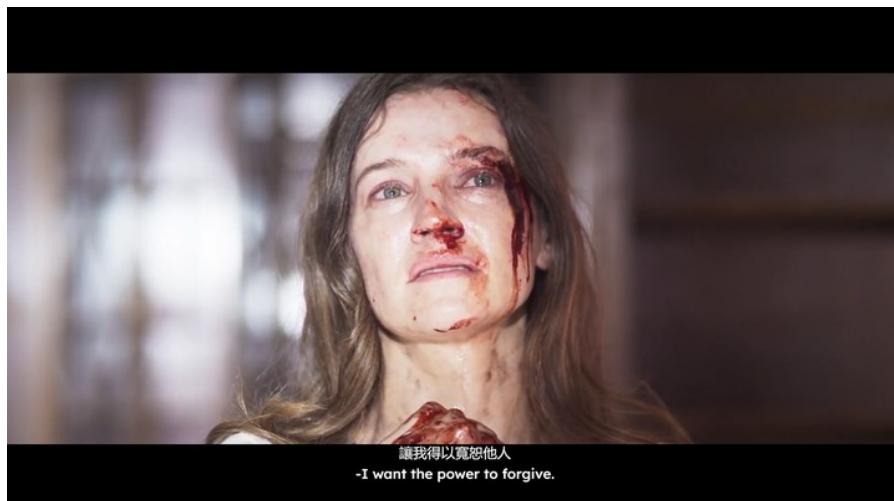
这张图可谓是“当心自己许的愿”（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的一个完美例子——女主表示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复仇，并且再次表现出质疑（之前一直没有计数，笑死，已经忘记女主这是第几次作死质疑仪式了），结果呢，Mr. Solomon 在争执中被厨刀刺中，致其慢慢死去。个人观点，接下来 Solomon 的死可以一方面可以解读为这次刺伤，也可以解读为作为助手的他死于女主的不诚实与不坚定。



男主，也就是我们的 Mr. Solomon 执行仪式想要实现的欲望；突然想起来，这里所讲的隐形能力其实对应上了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中第一位 BAEL 的能力，当然了，并不是影视作品中的那种改变光学的隐形，更像是气场上的隐形——走进房间，他人注意不到你；能够融入到环境当中，变得不起眼；能够藏好自己所想保护的、不被他人发现的东西；让别人失去对你的兴趣等等——这种意味上的隐形（这段描述来自 Damon Brand 所著书籍 Demons Of Magick，根据印象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错）。



影片自此开始，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象征意味极其浓厚的高潮部分了，强烈推荐这一部分自行观看；同时因为画面较为恐怖的缘故，此处就不放截图了，大概就是：男主离世，女主迈出封印圈尝试逃出宅邸，却发现自己汽车打不着火，徒步往前也只得鬼打墙一般莫名走回宅邸，停电，灵体侵扰，化身成为实体将女主绑至地下并活生生断指，女主凭借天使的光芒得以逃脱，最终在天使面前——选择了宽恕的能力，放过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吗呀女主你脑子有什么坑，怎么这么圣母，将自己全部积蓄用来租房请助手做仪式的是你，撒谎隐瞒自身意愿的也是你，直接/间接害死男主的还是你，前前后后产生质疑的又是你，最后的最后历经千辛万苦经历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你居然选择了宽恕？

听我这么概括，确实好像满脑残的，但换个角度看的话，或许可以解读为：

女主被实体击晕绑至地下其实类似于考验、手指被剪可类比为自身的牺牲/实现愿望的代价、因天使的圣光得以逃出生天类似于解脱与超凡、最后见到天使，受起神性感染，女主选择终止“冤冤相报”，不希望通过类似于奥德赛一样的“无限的血腥与暴力的循环”来解决，而是选择去释怀。

2. 低俗怪谈：再美的人儿碰了神秘学也得成颠婆

之所以将这部稍显古早的电视剧放在第二位，是因为这部剧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不仅仅是作为我的英剧入门，更是因为当时才上初中的我就看到了剧中各个美型角色：由 Eva Green 饰演的灵媒兼女巫兼读牌师 Vanessa、由正值颜值巅峰的 Reeve Carney 饰演的 Dorian Grey 道林·格雷...咳咳，好，不仅仅是颜值，还有剧中的各种英式美式经典大乱炖：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吸血鬼、（符合公众刻板印象的、住在恐怖 Mansion 里的）邪恶女巫、（相对来说其技法更加符合现实、用草药住在沼泽小屋里为村民救命治伤的）善良女巫、狼人、源自古埃及的诅咒、堕天使路西法、美洲原住民的萨满等等...

回到标题，美人想必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曾主演/参演戏梦巴黎、佩小姐的奇幻城堡、007、午夜毒药等等知名影视剧的绿娃，Eva Green。

强烈推荐各位自行观看，此处就不剧透了，但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随着剧情的发展，绿娃饰演的 Vanessa 理智值是直线下降的，到最后，呃，掉了个精光，用广东话来讲就是成了个“颠婆”。从这部剧另外一个中文译名也可以看得出来——英国恐怖故事（但其实随着剧情推进大家会发现不止是英国啦）。

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她都经历了上述所说的这么多来自异世界的、超自然的存在了，在当年那个看舞台剧里的喷血特效都会让观众吓昏，淑女还得闻闻嗅盐才能醒过来的年代，Vanessa 也算是意志力强大了（或者换个词讲，San 值很高了）。

在这部剧中，你能看到 Vanessa 从开头那位身着华服端坐在精美装饰的房间里给男主读塔罗牌的英式淑女，随着剧情发展，只身前往沼泽拜师学艺成为真正的女巫、用自己的血液画符咒抵御恶灵的（物理与）精神侵扰、甚至到最后预言揭开，成了古老诅咒的…

好，打住，不剧透了。

之所以非常推荐这部剧不止是上述的理由，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谓是影响我一生的——人必须要坚持纯洁与心善。呃，说起来很老套，毕竟不同人看同一部影视作品都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收获到这部剧中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诗歌与文艺、或收获到道林·格雷的玩世不恭的心境、爵士的勇气等等。但是嘛，就我来说，可能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来自 Vanessa 身上的，那种坚韧与善良，诚然，在后续剧情里她的坚韧被一系列不幸给击垮，但善良始终不变——从她对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友好谈话，到她与各位人士的互动，等等等等。

咳咳，写得蛮俗套老气的。

还要强调一点，剧中大部分对神秘主义与魔法的描述其实都是不大准确的。

好，不废话，接下来为大家看看 Eva Green 绿娃从优雅到颠婆…

第一季第一集（图很糊，Eva Green 的美貌一点都不糊）：





第一季第七集（渣画质都不能阻碍到 Eva Green 的演技，这时候已经...咳咳，不剧透了）：



剧中不少角色的演技、颜值、故事线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3. 午夜福音：我们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我头像这部美漫，改编自 Duncan Trussell 的播客。基本信息和剧情梗概随便一搜都能搜到，此处便不再赘述。

来写点跟这个问题相关的。

虽然整部剧的画面和剧情乍一看是非常天马行空的，只要是主角 Clancy Gilroy 在穿越到其它宇宙做播客时跟嘉宾谈话的集数，都显得有点“脱线”——谈话内容与主角/被访者的处境几乎不太搭边，但是其中对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是非常之精彩的，即便剧中的部分思想和提倡是不适合所有人的，但只要看了一集都能有新收获。

其中强烈推荐的是第三集，采访了一位在现实中曾入狱的仪式魔法师，不仅讨论了西方仪式魔法，还讨论了其它灵性主义、宗教信仰等等内容；第七集，与死神的对话，该集中藏有无数彩蛋，比如塔罗大阿尔卡纳的动画化，更是讽刺了当今互联网上那些所谓的“开悟得道”的人等等；还有第八集，探讨了人类的终极话题——如何面对死亡，源自 Ducan 与他母亲生前的采访，其中的情绪不仅真实更是沉重... 但需要注意的是，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需要 120% 的注意力，不同于可以用来下饭的低俗怪谈，午夜福音观看时需要大脑分为两部分——处理图像的部分，用来理解主角的境遇；处理声音文字的部分，来体会主角与被访者之间的对话。

除了上文提到的第三第七第八集之外，其实其它集数中也是包含不少神秘主义的内容的，只不过没有这么多，比如冥想、比如致幻药物在神秘主义中的应用、死亡与重生与解放与轮回... 强烈建议找一大段时间一口气刷完，如果你也是西方神秘主义爱好者的话，绝对不会浪费这段时间，肯定能有所收获。





4. 萨布丽娜的惊心历险：青春少女与撒旦那些不得不说（吐槽）的二三事

本来想写个大长文的，但突然想到，自己不是曾因为中途太无聊而弃剧了吗。

所以此处就简单写点点。

重点在于：这部剧是请到了真实的撒旦教会人士来作为顾问的，甚至搭出了一个撒旦教堂。

咳咳，欧美（特指美国）拍这种小朋友/青少年与神秘学、魔法组合的影视剧真的非常之多，比如什么魔女嘉莉，女巫也疯狂，魔法保姆迈克菲，文学作品还有经典的畅销书鸡皮疙瘩系列，甚至是角色年龄更大的圣女魔咒，家有仙妻...等等。

但是，咳咳，但是，划重点，这部剧请到了真实的撒旦信仰者来作为顾问，虽说剧中部分情节，比如说 Cannibalism（同类相食）、稍显血腥恶心的祭祀、有点太过于 imba 的魔法能力，是有点与现实不符合的——但个人认为剧集成功的一点在于，稍微消除了大部分人对于撒旦崇拜者的误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撒旦崇拜者要么是那种从不见太阳，信撒旦不信耶稣就为了显得自己叛逆，身着全黑身上无数穿孔和金属部件还爱听摇滚乐的不入流青少年；再或者就是那种笑面虎，相貌堂堂，但私下却在地下室/花园里建了一座撒旦祭坛，不时绑架无辜受害者来割喉...

咳咳咳咳，超级用力咳嗽，以上所说的两种人确实存在，但真相是，普通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能力，咳咳，也有不用见血的仪式，也有单纯的祷文，信仰撒旦不应也不能与邪恶画上等号。

咳咳。说回剧集本身，个人看来是有点玛丽苏的，而且第一季中间部分有点，怎么讲，无聊。剧是好剧，但可能不太适合我吧。

此处我就不自己截图了，截图手也累，就上 Twitter 找了张放在这里，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看看..



5. 绝命塔罗（2024）：震惊！这些读牌师居然…

咳咳，我这个小标题确实写得有点 UC 浏览器之嫌，但确实，这部剧的内核是围绕着读牌师的。

先出戏一下，写点个人关于塔罗的想法。Tarot Reader，读牌师，这个词语确实很不错，讲清楚了一个事实：塔罗牌的样式繁杂，图案与内涵都十分之丰富，但重要的其实并非哪一副塔罗牌，而是读牌师，是读牌师个人的能力与对牌面、对问题的理解、对各种神秘学隐喻的博学才使得窥见未来成为可能。

而本电影的核心则是围绕着古今两位读牌师的故事展开的，哦对了，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译名，就叫做塔罗，因其英文原名就是单单一个词 Tarot。

不同于第一篇的《黑暗之歌》，此处就不做剧透，但开头可以为各位总结一下：老气俗套的开场，一群青少年租下林中宅邸为好友庆祝生日，闯入被锁起的地下室后发现一副诡异的塔罗与诸多占星用具；其中一位女生在寿星与一众好友的怂恿下将西洋占星十二宫位与塔罗结合起来，为大家解读命运，殊不知，危险已然降临…

天，敲下上面那段字我都感觉自己真的应该到 UC 浏览器报道了。

但讲真，这部剧是非常非常适合跟好友聚在一起看作死的，Jump Scare 跳脸杀确实不少，氛围营造也远不及前面提到的黑暗之歌跟低俗怪谈，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是一部杀时间的佳作。而现代西洋占星与塔罗结合起来的技法绝对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剧集中表现得这么夸张而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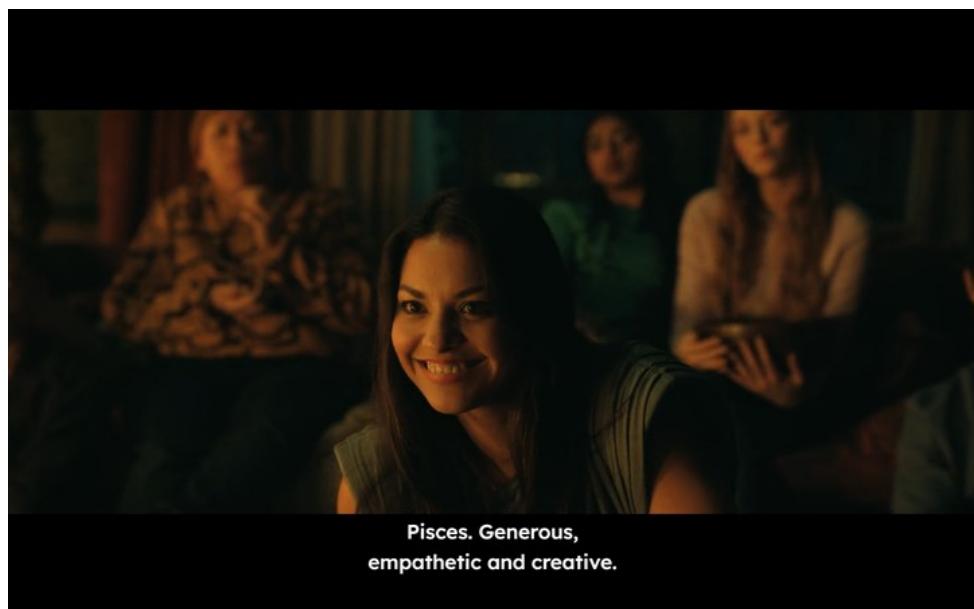
只是不能用来当作塔罗教程来看就是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 2024 年新出的，可能会有部分朋友对剧中的“政治正确”处理不满，比如剧中的亚裔角色并不是往美貌方面挑的，其中也有非裔美国人角色。但其实放开心看，至少人家带亚裔玩了… 可能这么说显得标准很低，但剧情中段时全员降智（不止那位亚裔角色）看着还是蛮好笑的，只要大家别带脑子看就好了，当成一部爆米花爽剧。



女主在开头的时候确实很理性，讲是有种说法，不能用别人的牌组，如果不是接下来好友的怂恿这部片子就拍不成了，笑死了

片中用的办法是一张画有十二个宫位的占卜桌布，每个宫位抽一张牌，中间放上第十三张来代表问卜者，结合到一起看时运



这时候还傻乐呵呵的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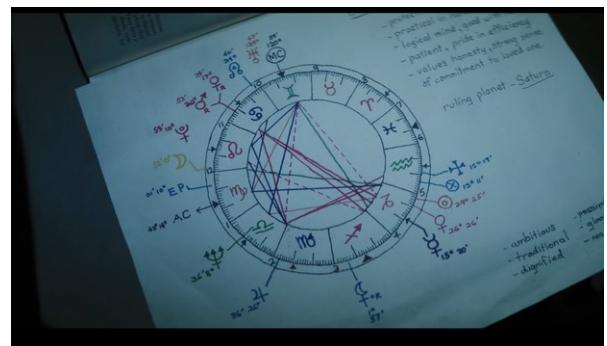
不是，我说，真的很降智，也导致这部片对我而言恐怖感大幅打折的一点就是：看到这么惊悚诡异、不明来源的牌怎么还敢上手来占卜的，呃呃

6. 其它：不太符合事实但看起来很爽的魔法/西方神秘主义相关的影视作品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 24 年新上的漫威剧（旺达的衍生剧），*Agatha All Along* 了，嗯嗯，就是那部阿加莎，其中对于女巫之路等等的描写都是非常，呃，不符合现实的，但是看得很爽，阿加莎这种嘴贱贱的反派不知为何非常讨喜，同样地，中意这种边缘科学（魔法）的人当中确实是有不少 gay kid 的，这部剧里 Joe Locke 也拍出来了一个 Twink（较年轻、身材偏瘦、皮肤好样子更好的男同性恋）形象，Joe Locke 也就 03 年的，脸有种又丑又帅的感觉（可能是眉毛跟脸型不搭的缘故吧）。咳咳，好像扯远了说多了。



另外也是一部根据漫画改编的，今年新出的剧，Dead Boy Detectives，死亡男孩侦探社，光听这个名字应该就能猜到剧中的画风了，选角有亚裔女生和非裔女生，男主角之一是 gay，对另外一位男主有好感，咳咳，但是耐不住颜值高啊。个人认为颜值最高的便是那位由女巫的宠物乌鸦化身的长发 Twink（这个词的意思在上面讲过了...），用占星术来靠近男主，解锁男主的 gay 属性，咳咳咳。俗话说，颜值即正义嘛。



↑说实话，这年头了还有人给你手算还手绘出生图，就嫁了吧...



从左到右：羞涩正经的英式口音靓仔，诱惑感清纯感双双爆棚的女巫宠物，看戏不嫌大磕 CP 不嫌事多的腐女

7. 总结：灵感可取自娱乐，寓教于乐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获取神秘主义知识

总结前很高兴有人能看到这里，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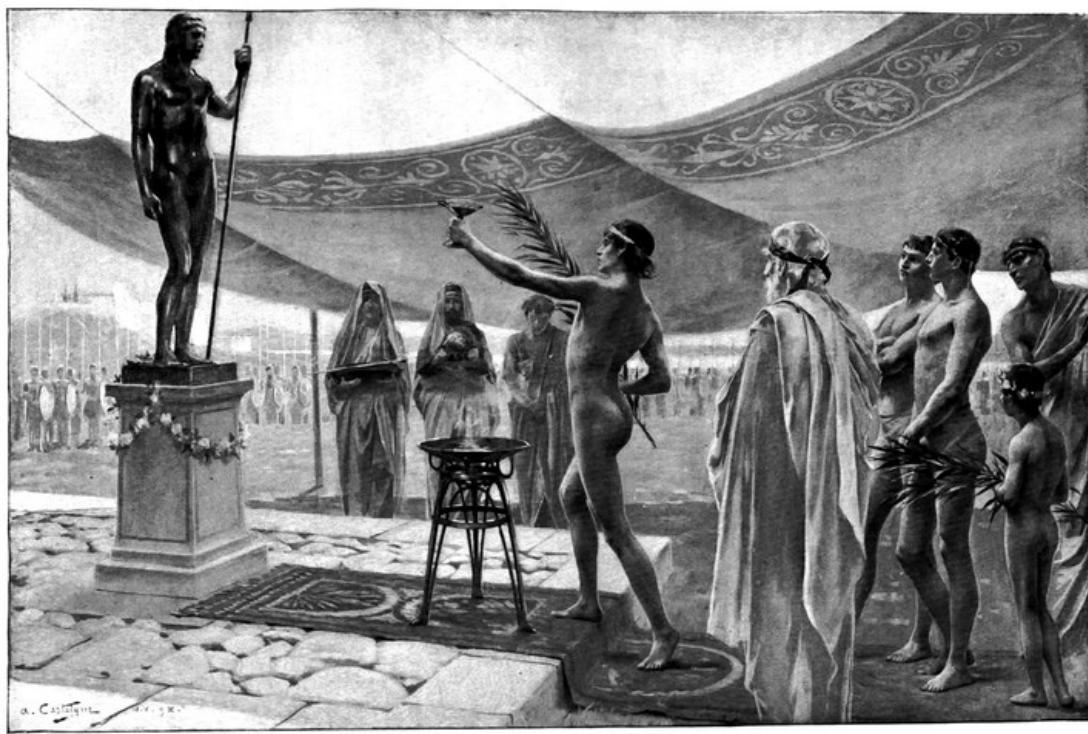
来讲讲核心观点：绝大部分的影视剧，无论是东西方的，其实对于魔法、玄学、神秘主义的刻画都是较为片面并且跟现实相比是有偏差的，不仅仅是从艺术加工的角度来讲，更是从神秘主义的核心“密传”来看——这些知识其实更多时候不是通过口口相传（比如民俗巫术），就是通过结社上下阶层之间的教授（比如仪式魔法）；确实在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海量资料都在一瞬间就可以被搜索出来，无数的 PDF、视频、文章等待着想要去接触的人，但其中的奥妙并不能通过简短的介绍和影视剧来传达，重要的是翻开书本抑或是亲身实践。

呕，我怎么会写得这么矫情，跟初中生作文一样。

但大概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懂，就小标题这句话了。

如果以后找到更多有趣的影视作品的话，这个回答应该还会再更新。

以下就放张最近看到的喜欢的画，来给本文划上句号吧。



The sacrifices at Troy by Andre Castaigne (1898-1899)

后记

Some “bull-sh*t talks”

万万没想的是到能成功邀到稿，更没想到自己居然克服懒惰与拖延将这九万多字的第二期排版整理出来，也未曾想过亲爱的 MechaTRex 将我脑海中这奇怪的想象绘制成封面：用 Joanna Newsom 专辑 Ys 的资质结合神秘学和欧美音乐的小彩蛋... 此处想写的东西很多可我的文笔很烂，还是就此打住揉捏做作和多愁善感，写点实在的。

还是开头提到的那句话，敬请支持各位投稿的朋友们，他们的主页就在各自的文末，请各位多多支持~ 我还欠各位投稿的朋友们和读者朋友们一句抱歉，其实已经月末了，我计划是 11 月初就发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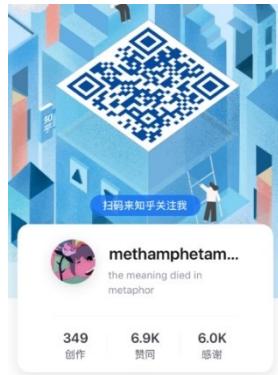
但总之，叫我 M. 就可以了，24 岁，男，没什么过人的译制水平，只是个有热情的、给神秘学这个爱好挤出了时间跟精力的普通人。和你们一样，我也因为时事而感到抑郁和惊恐，因现实的引力而感到无助，但我衷心希望打开这本杂志后能为你带来快乐。

如果你喜欢这本电子杂志，还请多多支持，转发、或是关注。如有宝贵意见、对本期杂志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指正、想要进一步交流，还请联系 methamphetamine@outlook.com，我会尽快回复。

想写的还有很多：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是时候来做盘点了；我还存了很多有趣的梗图没有翻译；斯拜尔的书才翻译了前三本，还有不少都没开始翻译；看到一篇主题为魔法被过度商业化的、且数据详实的论文，也很想翻译；或者试试原创... 可惜想法太多，我的时间精力实在太少太少，犯懒却太过频繁。

总之总之，感谢您的耐心阅读！望我们能在第三期再见。

All the best.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

Sincerely
M.
24 年 11 月
珠海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

感谢参与到本期投稿的朋友们

献给 Faye.Z.

Albert.W. Charli.L.

Gary.D. Luna.Z.

HaiYi.K. Jason.K.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

本期主编:

@Methamphetamines

(撰稿、翻译、编辑、排版等)

感谢 @MechaTRex

(bilibili/网易云音乐账号)

为本期杂志绘制的精美封面